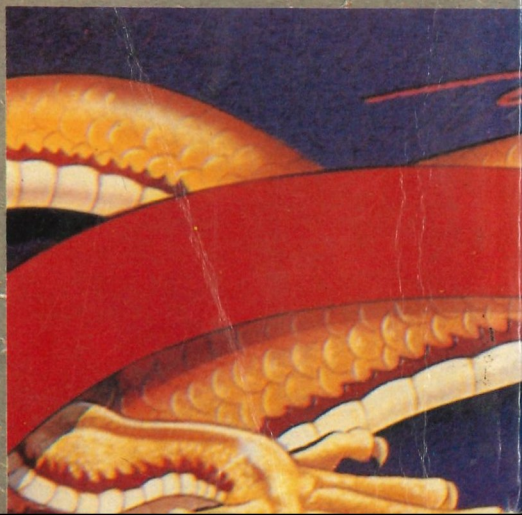
小說系列

王與黑教

諸葛青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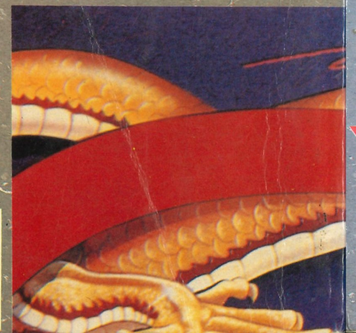
ISBN 957-577-059-5
00120
9 789575 770594

思昨日之過
創今日之機
定明日之計

貧者因書而富
富者因書而貴

小說系列

千王與黑敎



ISBN 957-577-059-5
00120
9 789575 770594

千王與黑敎

新高

千王與黑敎

得意時不忘受挫之心情
失意時堅定自己的信念

出版者：新高出版社
發行人：陳子琳
登記字號：局版台業字第四五六三號
發行所：台北縣新莊市中誠街一〇八號四F
電話：二〇二九九四九二四六
出版日期：八十一年六月
定價：一二〇元

千手與黑煞

目錄

摩登千王 5

鴻門黑煞 131

摩訶般若

摩登千王

相當豪華的俱樂部。

酒綠、燈紅、還有賭。

在非高級會員絕難進入的「貴賓室」內，賭的是一桌比較文雅，但却最重技巧經驗的「沙蟹」。

入局之人，共有六個，但因這一牌才開始便來勢洶洶，出價甚大，已有四人棄戰住手，只剩下7魚香綺和石天對賭。

魚香綺是位廿三、四的絕豔女郎，她的對手石天，則是位四、五十歲，色迷迷的瘦削紳士。

牌已發了四張，魚香綺除了暗牌以外，明牌依序是ＱＢＱ。

當發牌女郎梅巧玲把第四張牌，也就是第二張Ｑ；發給她時，魚香綺推出了一堆紅色籌碼，嫣然嬌笑；

「二十萬，石老板，你這種牌面，不必再跟了吧。」

石天的牌面果然極弱，他的明牌是４５６，在其他擁有ＡＫ等人，紛紛退局之下，委實可以不

賭，除非他孤注一擲，有博望「順」。

石天戴眼鏡了……

這是一副價值不菲的特製「紅外線」鏡。

「紅外鏡可以透視，石天先看看自己面前的暗牌，不必去翻，已可藉科學魔力，看出是張「方塊」3，加上明牌的456，可以博取27兩頭顧。

再看看魚香綺的面前，他的暗牌，是張黑桃2。

2，不會有錯，但石天却初看屬於「黑桃」，再看却變成「紅桃」。

那是因爲魚香綺的薄薄罹衣，也阻擋不了「紅外線」鏡光，她胸前美的不能再美的怒茁雙峯，8，看在石天眼內，極像是兩枚肥豔「紅桃」。

石天推籌碼了，他在笑，笑的十分詭異：

「二十萬我也要跟，再博一張，魚小姐，我看上了你的『本錢』。

魚香綺年齡不大，却老於江湖，當然聽得懂石天所謂的「本錢」的雙關語意。

他毫不在乎，揚眉一笑：

「看上我的『本錢』最好，有了香餌，那怕魚不上鈎？巧玲發牌，這一副彩頭不少，若是我贏，有你一成紅利！」

梅巧玲嫣然微笑，先後發給石天一張7。

石天心中大定，因自己順已博進，除非魚香綺會出老千，否則，桌面上的大堆籌碼，必已屬於自己。

魚香綺的最後五張牌，也發出來了，又是一張8。

面上Q8Q8，雖已構成「富而好施」可能，但石天毫無餒色，因他再度透視，魚香綺底牌未動，仍是那張黑色小二。

魚香綺突向石天伸手。

石天以爲對方窺察了「紅外線」鏡秘密，心中一震，趕緊取下眼鏡，揣進懷裏，煙滅了出千證據。

誰知魚香綺只是借用他面前的打火機，點燃了一根金頭「999」，邊對石天噴出一口蘭麝香煙，邊自嬌笑。

「石老板，牌發完了，我們是就止互翻底牌？還是再加一點籌碼？」

石天當然不肯放過這種勝機會，微微一笑：

「添點趣味吧，我們再加二十萬，魚小姐倘若是副『富而好施』，我就……」

他要加注，自然籌碼先推，但話猶未了，魚香綺居然也把二十萬籌碼，推了出去。

魚香綺居然也把二十萬籌碼，推了出去。

魚香綺人漂亮，手俐落，但這次却出了岔，籌碼雖然推出，却也牌也推掉。

五張牌，有四張推掉地上，面前只留下梅巧玲最後發給她的那張小8。

魚香綺正待彎腰拾牌，石天却相當有經驗的伸手一攔，帶笑叫道：

「魚小姐，打沙蟹有規矩，牌不離桌！」

魚香綺一怔，向石天投過一瞥憐憫中帶有　揄的目光，點頭笑道：

「石老板眞夠厲害，大家守規矩罷，我下地之牌，一概不要，面前只剩下一張8了，你也請亮底牌！」

石天眉宇間呈現七分得意地，一面伸手翻牌，一面冷笑：：

「當然，我不翻牌，怎麼能收魚小姐的……」

這句「……魚小姐的錢呢」話兒中的最後「錢呢」二字，在石天的喉邊，硬被嚥了回去。

因爲出怪事了，石天所翻出來的底牌，居然不是「方塊」3，變成了剛才曾使他爲之心蕩目眩的「紅桃」2。

4567再配上這張2，五張牌竟輸給魚香綺面前僅剩的一張8了！

魚香綺臉上堆滿了既揶揄又得意的嬌媚笑容，把賭桌中央的大堆籌碼，推向梅巧玲：

「這場沙蟹，到此爲止，巧玲，替我換籌碼吧，總算憑著我的『本錢』，贏了石老板了。」

語意雙關，並相當尖酸，但却使石天聽得有苦難言！

他明知輸得蹊蹺，但賭有賭的風度，捉賊要贓，只可當場出彩，不可事後找賬。

毛病顯然出在魚香綺向他借火、向他噴煙的一剎那間，但石天也有錯處，誰叫他先用「紅外線」眼鏡搞鬼，貪看對方甚麼肥豔銷魂的「紅桃子」呢？

××××　××××

魚香綺彼起雪貂外套，她上了「賓士四五〇」，並順手賞給司機小楊一張百元美鈔。

小楊眉開眼笑：

「小姐，是回家？還是……」

「刷」！魚香綺微一揚手，便有張「方塊3了」，從貂皮外套袖內，飛入她纖纖五指之中，嘴角間，浮現微笑：

「趁手氣好，再賭一場大的，去『摩登俱樂部』。」

「摩登俱樂部」如今正在熱鬧！

酒客豪飲，美女穿梭，一些運動健將，也在運用各形式的新潮運動器材。

賭的方面，更不寂寞，一桌牌九，莊家正大殺三方，金彪是豪客也是大輸家，他口袋中約莫七八十萬元的現款和支票，業已一文不剩！

豪客也難免爲了手氣頹喪，金彪退出賭牌九的人群，走向「摩登俱樂部」的會長王朝海。

王朝海在　酒，懷中偎著一名嬌豔酒女，身後左面，則站著身形相當雄偉的保鏢吳可。

「奪」！

王朝海剛剛端起一杯新斟滿的「XO」，酒桌之上，却添了一柄雪亮飛刀。

酒女發尖叫，吳可要翻臉！

王朝海却神色自若，他望望飛刀，再看看金彪，笑了！

「金朋友輸光了，我請你一瓶XO。」

金彪搖頭：

「我不　酒，想和王會長再賭一局！」

王朝海揚眉：

「用甚麼賭，我在牌九桌上，輸了七十五萬，還想撈本，如今，你的賭注是錢，我的賭注是命！」

王朝海又對金彪盯了兩眼：

「好，我特別通融，就算你能值七十五萬。」

話完，微一伸手，吳可已十分有默契地，遞過了一盒骰子。

王朝海望著金彪說：

「骰子如何？」

金彪點頭：

「好，但我們反過來賭，誰的點小誰贏，王會長請先擲吧，隨便你擲幾粒。」

王朝海自盒中只取了一粒骰子，不往下擲，是往上丟。

也不是丟，是彈，彈得那粒骰子像轆轤般，飛旋而上。

落下時，王朝海手一伸，掌心中落了顆紅豔豔的「么點」。

吳可大笑：

「么是最小的點了，金老彪，小心你的命啊！」

金彪神色怪異，但沒有驚容，他先飲半杯「XO」，也取了一粒骰子，擲向半空。

落下時，花樣來了。

金彪不用手接，是用口接。

他以口接骰，「咕嚕」一聲，嚥下腹去，却向王朝海伸出了手：

「王酋長，你是一點，我沒有點，請給七十五萬！

王朝海大笑：

「你眞沒有點？」

隨著話聲，一拳突發，重重地擊中了金彪肚子。

這一拳，份量不輕，擊得金彪爲之捧腹低頭。

在他低頭時，王朝海伸手向他口邊一接，一粒骰子落在掌中，赫然是個「三點」。

金彪變色慘呼：

「好，我輸得起，我給你命！」

閃電般動作，拔起酒桌飛刀，便向心窩猛捶！

他快，王朝海更快，一擋一奪，飛刀　入掌中！

「金彪，我不要你的命，但從現在開始，你這條命已屬於我了！」

「魚小姐國色天香，王朝海極願與你作個朋友，但絕不下流無賴，乘人於危，賭王千后，聯手無敵，我們合夥作生意吧！」

「魚香綺微覺驚奇，也似略有失望地，目光一閃：

「喔，我明白了……」

她輕輕掙脫王朝海那隻頗有熱力的手兒，走到書報幾前，取了一份報紙，送到王朝海的眼前。這是當地銷路最廣的第一大報，魚香綺翻到第二版，伸手指著這第版的頭條新聞，並唸著標題嬌笑：

「日本飯島株式會社的東亞部長周豪，來埠勘察投資環境，這位周部長，大概就是你要我合夥向他作生意的對象人吧？」

王朝海露齒而笑：

你不單是條要吃盡天下大魚的厲害小魚，也是一條極聰明，善解人意的小魚！」

魚香綺笑得媚人：

「聰明雖有一點，但主要還在於我們目標一致，靈犀相通。」

王朝海撫掌：

「好一個『靈犀相通』，這就是你願意和我合夥的變相相答覆吧！……」

魚香綺極爲嫵媚地，白了王朝海一眼：

「先別拿得那麼穩，說說你的計劃，合不合我的口味？」

王朝海指著報紙：

「飯島株式會社，力量相當雄厚，打算投資興建『觀光新城』，但周豪來了兩次，却一直找不不到理想建地，此地的工商人士，包圍周豪的人很多，假如我們能爭取到這份合約，至少可以獲得三成以上利潤，你那五十萬港幣的顧問車馬費，便不難加上兩個〇了！」

魚香綺「恩」了一聲：

「遠景似乎不錯。」

王朝海似乎不錯。」

王朝海取根香煙，啣在口中，却未點火：

「周豪明晚在飯島賓館設宴，款待當地工商名流，我有兩張請　……」

魚香綺接口：

「你要我陪你一同赴宴，我負責拉攏周豪，你負責爭取合約……」

下面沒有對話了，只有笑聲，從笑聲中可以聽得出「瀟洒賭王」與「摩登千后」的靈犀相通：這是美麗的夜晚，但並不靜，不靜的原因在於空中有夜航機聲。

×

夜航機快到站了，一般的旅客，部在扣緊安全帶，整理攜帶身邊的手提行李。頭等艙中，相當瀟洒挺拔的年輕旅客方雄，他沒有行李，只在機身平穩著陸以後，閤上了一路使他看得相當出神的一本相簿。

相簿中沒有明星，也沒有黃色裸照，但就在方雄閤上相簿的剎那之間，還特別對「擲骰子的王朝海」、「玩撲克的魚香綺」、「打高爾夫球的日本男士」等幾張生活相片，特別多看幾眼。

×× ××

又是夜晚，「瀟洒賭王」與「摩登千后」靈犀相通後的次一個夜晚。

這個夜晚，可熱鬧了。

「飯島賓館」建築本極豪華，再加上來的客人，都是工商鉅子，一方名流，自然賓影衣香，車水馬龍，可謂極一時之盛！

「摩登俱樂部」交遊廣濶，王朝海的名氣不小，他與魚香綺才走進裙屐如雲的賓館大廳，主人飯島株式會社東亞部部長周豪，和他保鏢而兼秘書的日本健男丹頂一郎，已含笑迎了上來。

周豪說得一口微帶中南部口音的流利華語：

「王會長，歡迎，歡迎，我們好久沒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大打『高爾夫』了。」

丹頂一郎則華語生硬，日本腔十足：

「王桑，你好，大大的好。」

王朝海與周豪、丹頂，握手寒喧，並引介魚香綺：

「好，周部長，丹頂先生，我來介紹，這位是我們『摩登俱樂部』最美豔的榮譽會員魚香綺小姐。」

對方的四道目光，立刻掃遍魚香綺的上下，停留在她的胸前。

魚香綺高聳酥，當然引人注目，但周豪却似對她胸前所佩一枚用奇形蝴蝶所製的別針，看得更是仔細。

對小姐目光眈眈，看得太細，本來不太禮貌，但魚香綺却不在，她大大方方的，嫣然一笑：

「周部長，丹頂先生，我久仰了！周部長是瀛商界名流，丹頂先生則似對日本劍道，有極湛深的造詣修養！」

區豪與丹頂一郎，雙雙微笑，正待與魚香綺這位全身散射熱烘烘媚力，和香噴噴氣息的豔美女郎，更作深談，忽見大廳，又有客來，他們身爲主人，只好對魚香綺、王朝海歉然一笑，轉身迎了上去。

王朝海雙眉微蹙，低聲發話：

「魚小姐請注意，剛剛走進大廳的那位中年貴婦叫江寒秋，是『楓葉機構總裁』，旁邊獐頭鼠目的瘦，是江秋寒的表弟白蓋，『楓葉機構』，在爭取「島株式會社』新社區合約一事上，便是『摩登俱樂部』最強勁最主要的對手。」

魚香綺笑的媚，也笑的刁，她瞥了周豪，揚揚眉，語音却壓得極低：

「放心，周豪是條不簡單的『大魚』，但我有把握，讓他逃不過我這專吃『大魚』的『小魚』之口！

「摩登俱樂部」的王朝海、魚香綺在笑，「楓葉機構」的江寒秋、白蓋在笑，「飯島株式會社」的周豪、丹頂一郎更在笑。

他們的笑更有理由，因爲「楓葉機構」似乎更識，不單人到禮也到，送給周豪和丹頂一郎每人一份心禮物。

周豪愛打「高爾夫」，江寒秋送他的禮物，是一套由歐美進口的特製名貴球具。

丹頂一郎的禮物，則是由白蓋雙手捧上的一柄日本古刀。

丹頂接刀過手，不必出鞘，都已微帶驚容。

他滿面欣喜的，從懷中取出自己所有的另一柄短刀，和新得鞘型色澤無不相同的長刀，略作比較。

這時，他們已從入口處，走回廳中，魚香綺突向丹頂一郎，嬌笑說道：

「恭喜丹頂先生，風聞你與日本武聖宮本武藏頗有淵源，如今擁有兩柄寶刀，眞成爲武藏的『二刀流』了！」

丹頂一郎滿臉都是高興笑容，王朝海也湊趣地說道：

「既得名刀，當獻絕藝，丹頂先生能不能令滿堂賓客，開開眼界，見識見識你日本劍道的湛深造詣？」

王朝海的這一番話，引起了滿堂賓客的如雷掌聲！

丹頂一郎興起，毫不推托，立刻拔刀！

但可能是因室內人多，施展不便，他所拔出的，不是新得長刀，而是舊有短刀。

刀光如雪，不試已知鋒芒，丹頂一郎把長刀放在桌上，手持短刀，從桌上供客消遣的用具之中，挑起了一張撲克牌來。

這張撲克牌，是「紅心A」，丹頂一郎確實有點功夫，腕未見動，「紅心A」突從刀尖震彈而起，飛向空中。

跟著刀光電閃，一張「紅心A」，被丹頂一郎的絕快刀法，劈成了漫空紛飛紙花。

刀光停，紙花落，衆人齊在鼓掌，王朝海却說了話：

「丹頂先生，你不是宮本武藏的『二刀流』，因爲你劈碎那張『紅心A』的刀法，分明是『殘月無雙流』的『閃電』一十八斬。」

丹頂一郎一怔？

中國人的眼力見識，著實使他吃驚，但更吃驚的事兒，還在後面。

王朝海的話兒剛完，魚香綺的嬌美語音隨起。

「王會長，丹頂先生確實是『二刀流』十八代的傳人，『殘刀無雙』，大概是他喜歡手法，所以這招『閃電一十八斬』，才會有略欠精純之處！」

人家都在讚佩鼓掌，魚香綺却說他略欠精純，怎不驚得滿堂無聲，丹頂一郎也發了話：

「魚小姐，我刀法的欠精之處何在？」

魚香綺向他歉然一笑：

「我說漏口了，能批評麼？」

丹頂一郎尚未答話，周豪已開了口：

「請，請，請魚小姐不必客氣，儘量批評，日本人的度量，比以前寬得多了！」

魚香綺目光流動，一掃滿堂賓客，緩緩說道：

「既稱『閃電一十八斬』，則碎牌至少也該有一十九片，但如今落在桌上的散碎紙牌，只有一十八片，是不是丹頂先生刀法略滯，少了『一斬』？……」

魚香綺話音剛了，白蓋已搶往桌前，開始數牌。

他不相信魚香綺的眼力那麼厲害，能數得清，看得明，從空中碎落桌上的紙牌，竟會恰好是一

十片，魚香綺又笑了：

「白先生不必數了，中國人講究『創道天心』，日本人却『有劍』『無心』，故而滿桌碎牌之中，恐怕恰恰會少了『紅心A』的那顆心呢！」

白蓋那裏肯信，他不單數，並還動手拼牌。

答案很快就有，碎牌正是一十八片，所少的果然是正中央的那一點紅心。

「我也不信，我來找！」

這是丹頂一郎的聲音，魚香綺趕緊嬌笑接口：

「對不起，丹頂先生，我向你道歉，收回我的淺薄批評，因爲你刀法太好，並沒有欠甚精純，只不過白蓋先生，偷了你那顆心，粘在他自己的鼻子上，才使我認爲你少劈一刀，以致胡說八道。」

魚香綺這樣一說，所有主客目光的注意焦點，自然都向白蓋的鼻子集中。

白蓋是隻酒糟鼻子，本來就有點紅，如今却紅得更豔！

因爲，他在鼻尖之上，果然粘著那一點「紅心A」的「紅心」。

丹頂一郎勃然大怒，怒視白蓋：

「你……你會中國功夫，故意要我出洋相，觸我耍頭？」

原來這位日本武士，雖然發音方面，略略欠準，但在急怒之下，也詞還達意地，能說不少華

語。

白蓋猛摸鼻子，神情大窘，急急向丹頂一郎解釋：

「丹頂先生請……請莫誤會，我……我一點都不會中國功夫。」

江寒秋見「楓葉機構」不惜重金，搜購高級球具和日本古刀，原想討好周豪和丹頂一郎，誰知白蓋竟出了　子，似乎弄巧成拙。

她大怒之下，向白蓋輕吒：

「蠢東西，別再出洋相了，把場面弄得輕鬆一點。」

白蓋立從懷中取出一具「打火機」般的東西，向周豪諂笑：

「周部長，我們『楓葉機構』，除了有一流工程人才，極強建築能力之外，還有不少新奇產品，這就是最新型最有效的『音樂燈光遙控器』……」

說至此處，白蓋已經把那具「遙控器」的機鈕，按了下去。

果然，燈光閃了，音樂響了……

燈光是閃自全廳，音樂更妙，竟似發自陳設在廳中一隻「飯島株式會社」製爲商標標誌的「金飯碗」內。

樂曲也不陌生，是日本人喜愛的「荒城之月」。

顯然，「楓葉機構」大費心機，並花了錢，白蓋的「遙控器」，絕對無此神通，定然是買通

了「飯島賓館」的執事人員，預爲佈置。

丹頂一郎果然大樂，立時一搖一擺地，收了怒容，下場跳起那種相當有民族意味的日本舞蹈。

賓客中，有擅長這種舞蹈者，也紛紛湊趣相從。

這一來，場面不單立轉輕鬆，並還相當熱鬧。

王朝海雙眉微蹙，冷哼一聲：

「白蓋這鬼東西的花樣眞多！」

魚香綺「噗哧」一聲，吃吃接口：

「他花樣再多，還能多的過我？……」

王朝海當然信的過魚香綺的能力，却猜不透她又要弄甚玄虛，奧妙何在？……

就在他剛剛想向魚香綺悄悄詢問之際，大廳中的所有燈光，就連閃幾閃之下，突然完全熄滅音樂自也立告停止。

周豪怒了，剛向賓館人員執問，燈光業已復明。

燈光雖一滅即明，但大廳之中，已出了怪事！

才還有「荒城之月」樂曲傳出的「飯島」標誌「金飯碗」竟突然失去蹤跡！

周豪高聲怒問：

「誰拿了『金飯碗』？這是『飯島株式會社』國際性的代表商標，不能開玩笑的！」

眾人紛紛找尋，丹頂一郎因站在白蓋身後，日有所見，遂高聲叫道：

「白蓋先生，摸摸你的屁股！」

怪不得他身後忽重，似乎有人扯衣，原來那隻「飯島商標金飯碗」竟被人用「快速粘膠」之類，粘在屁股之上。

白蓋情知玷辱人家商標，情形嚴重，自己這第二次的「屁股洋相」，比第一次的「鼻子洋相」出得更大！

心驚之下，難免腿軟，白蓋竟站不住脚，跌個筋斗，第三次出了洋相。

若向前跌還好，偏偏他由於身後加重，是往後跌。

日本貨往往不太結實，白蓋雖人瘦身輕，那隻「飯島商標金飯碗」，仍然禁不起他的體重。

這一聲脆響，太以驚人，白蓋坐骨欲裂，呲牙咧嘴，屁股下的「金飯碗」，則成了「扁飯碗」！

江秋寒的臉色煞白，她知道事難收拾。

相映成趣地，是周豪臉色鐵青，他向賓客舉杯，並向丹頂一郎發話：

「丹頂，今天的宴會，到此結束，我不喜歡這些太過份的幽默！」

魚香綺在她的寓所中，向王朝海嬌笑：

「王會長，我的顧問費，沒白拿吧？手段高是不高？」

王朝海的答覆，有點出於魚香綺的意料，他的答覆是：

「高而不妙！」

魚香綺雖被潑了冷水，仍嫣然笑問：

「不妙之處何在？」

王朝海苦笑：

「我要你拉攏周豪，你却偏偏得罪了他，合約前途，自然不太妙了。」

魚香綺把玩著胸前所佩的特製「蝴蝶別針」，櫻唇輕披：

「提前結束宴會，下令逐客，就是得罪他嗎，這也難怪，女孩子在感受反應方面，往往和男人不同，我認爲周豪急於結束無聊宴會，或許是想和我另訂一場有意義的約會。」

王朝海雖然曉得魚香綺不是信口開河，胡謅吹虛之人，却又不信她神通魔力，竟能如此廣大？

就在此際，門鈴忽響。

王朝海剛想開門，魚香綺笑道：

「你避一避，我去開，男人總不喜歡在女孩子香閨中，撞著別的男人，我們要謹防來人正是

你擔心被我得罪了的活財神周大部長。」

王朝海著實心中不信，但也只好乖乖聽話地，避入了洗手間。

門外來了，不是周豪，是丹頂一郎，但手中所捧的鮮花之上，却用緞帶粘繫了周豪的名片。

魚香綺開了門，丹頂一郎向她恭恭敬敬地，雙手捧上鮮花：

「魚小姐，這是周部長送妳的花。」

「謝謝……」

一聲又甜又嬌的「謝謝」，便打發走了丹頂一郎。

日本人雖多好色，但丹頂頭上司部長周豪，又似對名花有意，怎能自找倒楣，也湊這場熱鬧？

故而，任憑花香入鼻，花色入目，花語入耳，無不極爲動人，誘惑甚大，丹頂也毫不留戀，在一個九十度鞠躬之後，掉頭就走。

魚香綺望著丹頂背影發笑，王朝海却望著香香綺的背影鼓掌。

魚香綺關上門：

「你鼓甚麼掌？」

王朝海指著上繫周豪名片的大把鮮花：

「我修正我剛才『高而不妙』的粗淺評語，改爲不單太高，而且絕妙，周豪似乎要被你拴在

裙帶上了，但你們之間，還連隻舞鞋都不會跳過，你能對他『無相勾魂』，未必盡憑姿色，用的是甚麼招術？」

魚香綺揚眉：

「不是招術，是兵法，『孫子兵法』，中國最古老，也最高明的用兵之道，『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王朝海失驚道：

「你已在周豪身上，下過一番功夫？」

魚香綺領首：

「對，我自從看了報上『飯島株式會社』決定來此投資，便知道肥魚上桌，肥豬拱門，立刻作了不少基本工作。」

王朝海眼光中，有嘉許，也有佩服：

「對內不保密，提出你的研究心得……」

魚香綺摸著胸前的「蝴蝶」別針。方待答話，王朝海已自以爲反應超人地，搶先說道：

「你調查過周豪的情性，斷定『蝴蝶愛花』？……」

魚香綺搖頭道：

「不是『蝴蝶愛花』，而是『周豪太愛蝴蝶』！」

王朝海反應再快，也一時難明究竟，只連連點頭說道：

「的確有點玄虛，我在『飯島賓館』中，發現周豪賊忒兮兮的兩道目光，一直盯在你的胸前不知他極愛『蝴蝶』，還以爲他盯的是那片『蝴蝶谷』呢。」

魚香綺知道何謂「蝴蝶谷」，向王朝海輕啐一口，不再刁難，說了眞相。

原來，周豪的父親，雖是日本人，母親却是中國人，自幼就在本地附近的一座「蝴蝶谷」中長大，對於谷中特產的那種稀有蝴蝶，有足以勾起他兒時回憶的依戀難捨之情。

聽清奧妙，王朝海由不得地點頭微笑：

「高……妙，眞正又高又妙！假如我是周豪，可能就會選擇『蝴蝶谷』附近，興建『觀光新城』。這的確合了『攻心爲上』的「中國兵法』！『楓葉機構』本佔優勢，但遇上你這條比白蓋花樣更多、更高，而且更妙的厲害小魚，一場合約戰爭，難免要輸得慘了……」

「鈴……鈴……鈴……鈴……」

這次不是門鈴，是電話。

王朝海坐得離電話機近，剛一伸手，突又知趣地，縮了回來，向魚香綺微笑；

「你自己接吧！或許是周豪打來……？」

魚香綺拿起電話，聲音柔媚絕倫：

「我就是啊……剛剛收到，美極了，我好喜歡……」

就這幾句，王朝海已可確定自己沒有猜錯，正是派遣丹頂一郎，向魚香綺送花的周豪來電

魚香綺續作媚人嬌笑：

「好，這是我的榮幸，明晨十點，我一定準時赴約」

電話掛了，王朝海目注魚香綺：

「周豪約你？明晨十點，那有這麼早的約會？」

明晨既有節目，王朝海相當識相地，立刻起身告辭。

魚香綺一面送客，一面不驕不傲的笑問：

「第一步，似乎還算有點成績？王會長有沒有甚麼進一步的指示？你是『瀟洒覩王』，能傳授一手高招，夠我受用不盡！」

王朝海相當欣賞魚香綺的慧黠刁鑽，強自按納下心頭的本能衝動，搖頭苦笑：

「我沒有傳授，只有建議，請記住，「飽受遠 』，魚兒雖大，也快上鈎，但你要吝惜香餌別把大魚，餵得太飽！」

魚香綺丟過去的，是一瞥白眼……

王朝海則報以神秘微笑……

白眼與微笑之後，「瀟洒賭王」和「摩登千后」，就分手了，他們都睡得很甜，因爲事情順利，各有好夢，夢中的遠景，很美……

××　　××　　××

「蝴蝶谷」。

「蝴蝶谷」中，自然蝴蝶極多！

蝴蝶飛得像穿梭，人影追的像穿梭。

沒有其他遊人，在谷中來得這麼早，追捉蝴蝶的，只有周豪，和魚香綺。

周豪一身極輕鬆的運動休閒裝，魚香綺也一身野外輕裝，使她顯得更俏、更美，彷彿把那些紛彩蝶，都比得失了顏色！

周豪捉蝴蝶的技巧不錯，一隻一隻都上了手，但他却毫不加以傷害，只是略爲把玩，又放縱他們恢復自由，翩翩飛去。

魚香綺看著他酷愛蝴蝶的痴迷神情，忍不住嫣然笑道：

「日本沒有蝴蝶？」

周豪應聲而答：

「當然有，但這裏是我兒時生長之地，我特別喜愛這裏的這種特別變種蝴蝶。」

魚香綺也捉隻蝴蝶，湊在自己面前，曼聲笑問：

「除了蝴蝶，你就絕不喜愛別的東西？」

由於魚香綺的美豔比照，周豪目光注處，那隻蝴蝶，業已減色三分，遂微笑答道：

「當然更喜歡比蝴蝶更美麗的東西……」

魚香綺笑容更媚，語音更膩：

「那你不想試試？……」

周豪你不是傻瓜，右臂環攏魚香綺的纖腰，稍一用力，便向她的櫻桃小口，把唇兒湊了上去

魚香綺不僅是賭場老手，也是情場高人，深明擒縱之道，何況更經過王朝海「莫把大魚餵得太飽」的囑咐？她竟輕輕推開周豪似嗔似怨地，白他一眼，搖頭說道：

「太輕易了，越是美麗的東西，越不能不勞而獲！」

周豪所有誤會，嘴角一披：

「你需要錢，開個口兒好了，有價錢就好辦事。」

魚香綺的嘴角，比周豪披得更甚：

「錢，並不是萬能之物，你多，我也不少……」

周豪一怔，魚香綺繼續嬌笑：

「我們賭一局吧，你贏了，你便可以獲得你心目中比蝴蝶更美麗，更可愛的東西，我若贏了？……我再提出一件能使你兩兩利的『善意勒索』。」

周豪點頭：

「我接受這賭一局的建議，但此處沒有牌九、麻將、骰子、撲克……」

魚香綺披嘴搖頭：

「何必一定要用賭具嘛？那些東西，相當複雜，容易出『千』，我們何不選擇更公平，更簡單的眼前事物？」

周豪皺眉：

「眼前之物？難道你要賭一場『捉蝴蝶』麼？」

魚香綺微微一笑，俯身拾起一塊薄薄弧形石片：

「打過『水飄』沒有？」

周豪極感意外的大笑起來：

「換別的吧，我小時得了『寶塔冠軍』，若是用『打水飄』來分判勝負，那你根本就不必賭了。」

魚香綺哂然：

「別拿得太穩，強中更有強中手，不是猛龍不過江，你若接受這種別緻賭法，就出手吧。」

周豪果然選了一枚中心弧凸的薄薄石片，採了個極低姿式，向小溪水面，脫手旋飛而出。

石片劃波，不斷飛躍，至少形成了十七枚的水漩寶塔。

周豪見自己手法依舊，得意大笑：

「該你來表演了，但你已似無可能，再勝過我。」

這，並非狂語。

魚香綺也覺得周豪的「水飄」手法極高，自己想使「寶塔形水漩」之數，超過十七、八枚，贏得這場賭約，確實是不太可能。

但她是條聰明絕頂的小魚，又具有常人所欠缺的靈巧手法，在略一觀察周圍環境之後，便又計上心頭。

魚香綺看見什麼？

她看見了小溪對岸，有一株彎曲奇形枯樹。

枯樹就在岸邊，起初是角度不大的，斜伸而出，但又漸漸曲折，倒捲彎曲。

換句話說，這株略帶彎曲的枯樹，就像是根絕大手枚，斜插在溪邊岸上。

魚香綺出手了，石片跳波，也劃起一連串的「寶塔形水漩」，但數目似乎沒有周豪的多，約計只有十四五枚。

周豪以爲獲勝，他想笑，但笑容才湧，便告凝住。

因爲還有下文，魚香綺所拋出的漩飛石片，在劃起十四五枚「寶塔形水漩」之後，本已過了小溪，上了枯樹，但由於樹身彎曲角度，石片竟回飛掠溪，再度在波面上劃起三四片圓圓水紋。

周豪一嘆：

「好巧的手法，好靈的心思，我認輸了，你可以提出你認爲對我們兩利的『善意勒索』。」

魚香綺相當漂亮，她搖頭而笑：

「不行，你沒有輸，在純粹『水飄』技藝來說，還是你高，我不過只是見機而作，耍了花巧而已。」

周豪打心眼裏有點佩服這位美得撩人的女豪傑了，他也搖頭：「不行，你就是不算我輸，我也沒有這麼厚的臉皮，厚顏算贏。」

魚香綺媚笑：

「秋色平分好了，下次我們換個地方，換個法兒，再賭一次，但在彼此勝負分之前，我願意先給一些有限度的精神鼓勵！」

說到「精神鼓勵」，魚香綺的笑容更媚，一雙似乎在迸出熊熊烈焰的美妙大眼，也慢慢閉闔起來。

周豪也是情場老手，那有不懂得這種暗示之理？

他再度攬住魚香綺的纖腰，低下頭去……

魚香綺存心送吻，却期待落空。

在超過了預料時間，唇上仍沒有任何接觸，魚香綺不得不破壞氣氛地，詫然睜開了眼！

她發現周豪的目光發直，但絕不是爲她發直，周豪正望著遠方。

魚香綺相當刁，相當豔，却決不賤，她發現自己對於周豪，似乎誘力不夠，便略傷自尊，臉

上熱熱地，掙脫了他的懷抱。

經這一掙，周豪也明白自己似乎不識抬舉，對身邊美人構成了極大失禮。

他首先向魚香綺歉然一笑，然後手指前方一大片風景優美的青翠土地，正色說道：

「飯島株式會社要興建一大片觀光新城，却老是找不到我理想中的建築用地，誰知遠在天空，近在眼前，我可以和這片土地的所有人，簽合約了。」

魚香綺隨著周豪的手指注目，也覺那塊土地極美，地上並豎有界樁，標明是「三三八高地」

……

× × × ×

這是一幢紅磚舊宅。

宅子夠大，但由於舊而失修，遂有點破落戶的意味，也顯示出這宅子主人的經濟環，至少在目前，並不十分寬裕。

破舊的宅子中，有衣著極光鮮的客人。

那是打扮夠體面，風神夠瀟洒的「瀟洒賭王」王朝海。

王朝海的身後，仍然左是吳可，右是金彬，那份氣派，委實使坐在王朝海對面敗落世家子高大爲，十分密酸瑟縮。

原來，高大爲不單是這座紅磚舊宅主人，也是周豪所看中的「三三八高地」地主，王朝海之

所以紆降貴，便是來和他談那筆土地買賣。

但世間事往往好厲難成，王朝雄想買「三三八高地」，高大爲却硬是不賣。

現值地價，不過五百萬元，王朝雄已出了十倍高價，顯然經濟環境，並不寬裕的高大爲，居然硬能拒絕這筆五千萬鉅金誘惑。

高大爲說得也有其道理，他說：

「『三三八高地』，是高家最後一筆祖產，我高大爲便因吃喝逍遙，耗去不少家業，已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倘若再賣掉『三三八高地』，眞成爲高家最不肖的敗家子了……」

話剛說完，門口便有人鼓掌。

王朝海目光微注，不覺皺眉……。

鼓掌的人，居然是陰魂不散顯然與自己目標的鼓掌「楓葉機構」總經理白蓋。

高大爲剛剛起立，白蓋雙手遞上一張名片，自我介紹：

「我叫白蓋，是「楓葉機構」的總經理，高老弟不肯輕易變賣祖產，足見年輕人有骨氣，令我好生欽佩！本『楓葉機構』，有的是富裕資金，高老弟若想週轉，三千萬、五千萬隨你開口，只收銀行利息……」

高有爲欣然色喜，搖手揚眉：

「我不要那麼多，有個三五百萬，就可以花個痛快！」

白蓋親熱異常地，拉著高大爲的手兒，並輕拍他肩頭笑道：

「小事，小事，高老弟，我們一見如故，應該往深裏交交，來來來，我請你喝兩杯，並去打幾局彈子，我聽說你是有名的『花花公子』，對『花式司諾克』的技藝，幾乎有關國際水準，造詣精的很呢！」

×× ×× ××

高大爲換了身比較光鮮衣服，不理王朝海，跟隨白蓋剛走，魚香綺也帶著一陣香風，趕到這佔地不小，却已見破敗的紅磚大屋。

王朝海略說高大爲拒賣「三三八高地」，並被白蓋邀走的經過後，又對魚香綺冷笑道：

「白蓋陰魂不散，也著實有點神通，但他却在無意中洩露了高大爲愛喝酒和愛打彈子的兩種嗜好，使我們好作繼續進行準備，何況，『酒』字下面，是個『色』，『吃喝嫖賭』也往往牢不可分，高大爲若是愛『賭』，那就更方便了。」

魚香綺立刻搖頭：

「不見得，看高家家業敗落情形，高大爲愛『賭』，極有可能，但他却絕不好『色』！」

由於魚香綺的語氣太過肯定，王朝海不由詫問：

「怎見得？」

魚香綺神情似乎有點委屈：

「我剛剛進來時，恰好高大爲和白蓋出開，白蓋還目光灼灼，但高大爲却連正眼兒都不曾對我看上一眼。」

王朝海大笑：

「高大爲有點不正常吧？我不相信『摩登俱樂部』魚顧問的姿色，會突然消失了對男子的吸引魔力？……」語音至此略頓，側顧吳可；金彪：

「你們回去，我和魚顧問要追蹤高大爲、白蓋，大家各顯神通，好好和『楓葉機構』小氣？抑或白蓋花錢不夠大方？他既想攏絡高大爲，爭買「三三八高地」，却又選了這麼一個不氣派的地方喝酒。

這小酒廊並不漂亮，幾名侍酒女郎，除了尚且青春之外，似乎也不太出色，唯一特別的，便是燈光極暗。

由於燈光極暗，白蓋和高大爲，沒有發現比他們略爲後來的王朝海和魚香綺，也坐在距離他們並不太遠的另一角落。

王朝海和魚香綺，只點了兩杯極普通的「伏特加湯涅克」，但却喝得相當高興。

原因在於白蓋未佔上風，他想搶購「三三八高地」之事，似乎也觸了礁。

王朝海曾出到高於市價十倍的五千萬，高大爲却表示沒有一億不必開口。

一億的數目，似非白蓋所能作主，他在乾笑：

「只要有價錢，就可以談，讓我向我們『楓葉機構』的江總裁，請示一下，高老弟，我們換個地方好嗎？你身邊的『紫玲』，是這兒拔尖的紅牌小姐，你要不要帶她出場？」

高大爲的答覆，相當乾脆：

「不要，我不想再喝酒了，只想找對人，陪我去『滙中』打球。」

話方至此，突然起了一聲尖叫。

但這聲尖叫，不是嬌脆女音，却是　啞男音——

原來高大爲一面拒絕了身邊陪酒小姐「紫玲」，媚眼頻拋的妖豔誘惑，一面却伸手向一個端酒男恃應生的屁股上，摸了一把。

一聲尖叫，把王朝海叫得從恍然中鑽出一個大悟，哂然失笑，自語說道：

「哦！怪不得高大爲對女人不感興趣，原來這小子不走正路，別有嗜疵之癖！」

× × × ×

「滙中」，是當地最高級的「彈子房」，陳設有極標準的大型球檯。

魚香綺好快的動中，她已經變了型！

衣服好換，難髮難弄，好在魚香綺一向是短髮，遂在她急召專任髮師，急速處理下，已經由

窈豔女，變成了俊俏美男。

「俊男」在非特別人物眼中的吸引力，雖然不如「豔女」，但魚香綺一手漂亮球技，却在這

水準頗高的彈子房中，具有特別魔力。

她拿起球桿，才打了一兩個基本花樣，已吸引得不少人失聲驚讚，紛紛走過來。

這時，高大爲也進了門。

但白蓋却不知是對撞球外行，沒有興趣，或去找他表姐江寒秋，請示「三三八高地」，索億一億元之事，沒有陪高大爲同來。

高大爲果然喜歡俊美的男人，他才進彈子房，目光便被魚香綺的豐姿吸住。

常言道「看人打球，自己手癢」何況高大爲自信不弱於魚香綺，他也有一手既帥又準的精湛球技？

魚香綺何等人物，他從眼角餘光中，瞥見高大爲取下了存放於「滙中彈子房」的專用球桿，便嘴角間掀起微笑地，向高大爲把手一伸，表示邀他下場。

高大爲毫不客氣，取了黑、橙、藍、綠四球，在球　上排列成一條橫行直線。

然後，他用白球選了位置，相當帥氣地，一桿打出。

這位花花公子，果然球藝不凡，包括母球白球在內的五枚色球，經記撞擊之下，以五種不同方式，滾進了五個不同袋口。

「好一記『梅開五福』，看來今天我有對手了。」

高大爲盯在魚香綺身上的目光，顯露出某種貪婪，他挑戰了。

「你既然把我看作對手，我們就賭一局吧！」

魚香綺暗喜魚兒已將入網，毫不急燥地，微笑問道：

「既然說賭，總得加點什麼彩頭。」

高大爲一拍口袋，神氣十足：

「沒問題，多大的彩頭，我都敢賭，最多，我爲你賣掉一塊土地。」

魚香綺搖頭微笑。

「不行，你有土地可賣，我却沒有……」

高大爲不等魚香綺話完，就擺手接口：

「不必，你不必賣地，我用錢賭，你用人賭，我輸了，隨便你提出甚麼要求，你若贏了，就陪我環遊世界。」

魚香綺是大小通吃的鈎魚高手，她把握時機，立即收網：

「妙極了，不論輸贏，都是我佔便宜，我們一言爲定。」

高大爲眉飛色舞，向球童吩咐：

「擺球」。

魚香綺擺手：

「不必擺球，整局的球，要花多少時間，我們賭特技吧？」

高大爲點頭笑道：

「賭特技更有趣味，我剛剛已經打過『梅開五福』，你準備打什麼呢？『六出岐山』，還是『七擒孟獲』？」

魚香綺早已瞥見王朝海也換了服裝，唇上並粘了假鬚，手持烟斗，站在看熱鬧的人中，向自己不住微笑。

有了『瀟洒賭王』壓陣，這「摩登千后」魚香綺，自然更胸有成竹地，揚眉笑道：

「我們打一個『一戰成功』、『三請諸葛』，再加上『換巢鸞鳳』。」

高大爲臉紅了，原來他慢說是打，連聽話都不曾聽過「司諾克」特技之中，有魚香綺所說的這種花樣。

但高大爲雖然臉紅，絕不氣餒，也不露怯，他只是連連點頭：

「好、好，你先表演，我照樣奉陪，若是學不上來，你就贏了賭注。

魚香綺扭頭關照球僮。

留下黑球白球，把其餘球兒，統統收掉。」

發球僮收清球檯後，魚香綺把「黑球」放在球檯中央，向高大爲含笑解釋：

「所謂『一戰成功』，就是我們不消多打，只賭一桿，所謂『三請諸葛』，就是『黑球』經『白球』撞擊後，要走『三顆星』（三邊）落袋。」

高大爲輕鬆了：

「這種特技，很容易嘛？倘若在『換巢鸞鳳』上，不加深一點難度，你恐怕不太容易贏我。」對於「換巢鸞鳳」，魚香綺已不必再費言語，她用行動解釋……

首先，她卸下指上一枚白金鑽戒，平平安安放在那枚「黑球」頂端●

然後，選好定點，出桿猛擊白球。

好巧的勁頭，好準的球技，「白球」撞走「黑球」，搶了它的原位，並使那枚鑽戒，也「換巢鸞鳳」般，由「黑球」頂上，移轉到「白球」頂上。

「黑球既不多，也不少地，走過「三顆星」，落入「角袋」。

鑽戒，仍安安穩穩地，在球　中央的「白球」頂上，閃閃發光。

看熱鬧的人群，當然響起掌聲，高大爲也照樣鼓掌，臉上並有笑容。

魚香綺看得出，高大爲笑容之中，雖有佩服，却無怯意。

對方不怯，她不禁要看看王朝海。

王朝海向她眨眼一笑。

這眼色中，有嘉許，也有安慰，等於是叫她寬心。

高大爲借用魚香綺的鑽戒，照樣放妥在「黑球」頂上，他也微一凝神，開始出桿。

情況和魚香綺表演時，差不多一樣，「白球」奪了「黑球」的位置，鑽戒，「黑球」被趕得

走過「三顆星」，落入「角袋」。唯一不同的是，在「黑球」落入「角袋」的一剎那間，王朝海刁在嘴上的那支烟斗，突然歪了一歪。

烟斗一歪，「白球」頂上的鑽戒，便似是因移轉位置時，力量稍大，而慢慢滑了下來。

看熱鬧的人群，發出一陣嘆息，高大爲承認失敗地，目注魚香綺：

「小兄弟，你贏了，提出你的要求。」

魚香綺當然明白這不是耍風度的時候，遂直截了斷的說：

「我要買『三三八高地』。」

高大爲因自己對「三三八高地」，已開出一億高價，不禁略表懷疑：

「是你自己要買？」

魚香綺搖頭：

「是我老板要買。」

高大爲皺眉？

你的老板是誰？」

魚香綺微笑：

「在你家裏等你。」

×× ×× ××

高大爲回到紅磚大屋，王朝海果已恢復了原來裝束等地，桌上並放著兩份合同。

高大爲相當和氣：

「大丈夫說話算話，我彈子打輸，只好把『三三八高地』，賣給你了，價錢是一億一千萬。」

王朝海有點不高興：

「你向『楓秉機構』，明明開價一億，爲甚麼又向我要一千萬呢？」

高大爲看看魚香綺笑說：

『摩登俱樂部』能買到『三三八高地』，這位小兄弟的功勞不小，故而，一億是地價，一千萬是我替這位小兄弟的功勞不小，故而，一億是地價，一千萬是我替這位小兄弟提出的特別佣金，或許他在高興之下，仍會陪我這忽然又有錢的新億萬富翁高大爲，一同環遊世界。」

王朝海望桌上的合同，苦笑點頭：

「好，我願意多出一千萬：這塊土地，大概是近年來郊區土地中，交易完成的最高價，但請高先生到我『摩登俱樂部』，去簽合同好嗎？」

高大爲不解：

「爲什麼現在不簽？」

王朝海笑：

「不瞞你說，一億元不是小數目，『摩登俱樂部』的現金不夠，想向日本『飯島株式會社』週轉，他們的『東亞部』部長周豪，不願借款，却願意投資合購，合同上遂多他一份簽名，如今，地價有所變更，也應該讓他知道一下，周豪如今正在『摩登俱樂部』，享受用『凍頂烏龍』浸泡，最豪華，最新穎的『三溫暖』呢？」

高大爲頗感興趣，向魚香綺笑得有點曖昧；

「『凍頂烏龍三溫暖』？這名稱聽來就有吸引力小兄弟，我們同去『摩登俱樂部』，輕輕鬆鬆，一齊泡泡，乾脆就在洗澡池中簽合同吧。」

魚香綺也只好笑，但笑得有點尷尬」。

王朝海也在笑，他的笑，既非尷尬，也非曖昧，而是有點忍俊不禁！

他欣賞魚香綺，也佩服魚香綺，却想不透在三個光溜溜的大男人面前，要出現一條赤條條的美人魚時，是種甚麼局面？魚香綺能力再強，如何應付？她是臨陣脫逃？還是連衣下水，再加戴一副稍可遮羞的深色太陽眼鏡呢？

王朝海替魚香綺有點擔心，魚香綺自己到若無甚事，她好像胸有成竹，與高大爲坐上王朝海的「保時捷」名牌跑車，同去「摩登俱樂部」。

周豪不在三溫暖室，他已享受過了「凍頂烏龍浸泡，和健美女朗的「指壓按摩」，如今正穿了件舒適寬大睡袍，躺在「貴賓室」內休息。

魚香綺看見周豪，便向王朝海道：

「你們先辦正事，簽掉合同，我去變個魔術。」

王朝海似乎已猜出魚香綺要變甚麼魔術，點頭一笑，從身上取出「合同」，爲周豪和高大爲引介。

他們剛在合同上，簽下了字，開好了支票，魚香綺便不單恢復女裝，並特別穿上了身能完全展露美妙身材的「比基尼」，再度進入「貴賓室」。

王朝海開了兩張支票，他把一億的，已遞給了高大爲，如今把另一張一千萬的，遞給魚香綺：

「魚顧問，這是高大爲高地主爲你特別爭取的一千萬特別佣金。」

魚香綺接過支票，滿面媚笑地，走向高大爲。

高大爲有點發抖，面無人色：

「你……你……你是女……女的？……」

魚香綺笑得撩人：

「我從娘胎落地，就是女人，決沒有動過變性手術。」

高大浮如見鬼魅，彷彿有點懼怕魚香綺，往後退了一步。

魚香綺咬著下唇失笑：

「不要怕嘛，我們去洗『凍頂烏龍三溫暖』，你對我很好，我願意陪你環遊世界。」

高大爲連搖雙手，語音發抖，面無人色：

「你……你……你自己去，一千萬，應該夠你遊世界了……」

這位愛男人而怕女人的「三三八高地」地主，居然一面發話，一面奪門而逃。

背後，沒有送他，只傳來周豪、魚香綺忍俊不禁的失笑之聲，和王朝海的一句「眞有毛病」。

魚香綺笑得花枝招展，把支票折小，塞在胸前，目光却瞟向周豪。

周豪整理一下身上的寬大睡袍，防範有甚不雅情況外露，並向魚香綺笑道：

「魚小姐，支票是高大爲的禮物，我也另外有禮物送你。」

魚香綺向周豪揚眉：

「周部長，你要送我甚麼？我對錢，看得不是很重要，並不希罕再接受一張支票。」

周豪大笑：

「支票，太俗氣了，我打算替你在『三三八高地』之上，設計建蓋一棟極精美的別墅。」

魚香綺有點高興：

「眞的？……」

周豪笑：

「眞珠一樣的眞，連別墅模型，都由王會長派遣吳可、金彪，送去你寓所了，魚小姐對於別墅吧，『摩登俱樂部』打算和『飯島株式會社』，合建『觀光新城』，合約須等飯島社長親簽，飯島社長正由澳洲轉道新加坡趕來，雙方合作的範圍，可以擴大到什麼程度？以及有待商量的細則，還多得很呢？」

假如古人股相「比干」多上一竅，她明白王朝海的眼色，更聽得出「瀟洒賭王」的言外之意。

連「比基尼」都沒有換，魚香綺只加披了一件薄衣，便和周豪，驅車返寓。

魚香綺寓所的客廳桌上，果然陳設著一大片房屋模型，魚香綺略表驚訝：

「這……這是別墅？」

周豪失笑：

「桌上這片大的，是『飯島株式會社』，打算與『摩登俱樂部』合建的，才是我命令建築師，爲你精心設計的『蝴蝶夢幻別墅。』

由於那棟別墅的設計造型，委實太美，不由魚香綺不從臉上展露出極高興的笑容。

周豪見她高興，湊趣笑道：

「點個頭吧，一點頭，你就是這棟『蝴蝶夢幻別墅』的女主人了。」

魚香綺已想點頭，居然強行忍住，睨視周豪問道：

「什麼條件？」

周豪笑而不答，只伸手攬住魚香綺的纖腰，淡淡說了一句：

「我對你也很好吧？」

魚香綺當然明白在「摩登俱樂部」中，自己曾對高大爲說過：「你對我很好，我願意陪你環遊世界。之語，遂「哦」了一聲，向周豪媚笑：

「你要我陪你環遊世界？」

周豪居然搖頭：

「不，不，世界上那有地方，能比你美？我……我只想環遊你的世界。」

難怪他在商業上頗有成就，居然極善於把握機會，劍及屨及，一雙手兒，立刻在魚香綺身上。環遊起來。

魚香綺似乎自尊心受了傷害，臉色微微一變：

「你知不知道『西藏高原』和『紅河谷地』，一向都禁止非法入境？」

周豪窘了，探險隊立在峯下止步，不敢攀登絕頂，並苦笑接口：

「我……我已經申請簽證。」

魚香綺媚眼飛揚，佯作嬌嗔：

「申請簽證，那有這麼快的？」

周豪委實被她吊弄得有點心火上升，面紅耳赤說道：

「讓我『最速件』辦理好麼？我要知道我甚麼時候，才可以通行無阻，暢遊『魚的世界』？」

魚香綺手段高明，精嫻擒縱之術，居然自動湊上櫻唇，吻了周豪一下，並在他耳邊，極爲嬌地，呢聲說道：

「所謂『簽證』，著重在個『簽』字，『飯島株式會社』，和『摩登俱樂部』簽定『合建觀光新城』的合同之日，你就可以……」

下面的話，周豪當然明白，他不等魚香綺再說，便點頭接口笑道：

「我明白了，爲了『摩登俱樂部』，爲了『魚的世界』，也爲了我自己，我必然儘量運用我這『飯島株式會社』的『東亞部』部長權能，有多少力，出多少力……」

× × ×

飯島來得很快，據報刊新聞，他已從「新加坡」趕到，並似欲與「摩登俱樂部」，合建「觀光新城」，下午便勘察「新城」所選定地址「三三八高地」，就在當地，互簽合約。

「楓葉機構」的總裁江寒秋，看新聞看得怒摔報紙，向她表弟白蓋，大發脾氣：

「蠢才，你眞是蠢才，高大爲開價『一億』，算得甚麼？『兩億』我也肯買，『觀光新城』蓋好，左近地被炒熱，價格飛漲，少說也可以賺個三五億，還不包括附設利潤在內。如今，合約一簽，萬事泡湯，只好眼睜睜地，看著『摩登俱樂部』賺大錢了！……」

白蓋似乎並不氣餒，他涎看臉兒，向江寒秋諂笑：

「董事長不必著急，他們今天下午的合約，未必能簽得成，和『飯島株式會社』，合建『觀光新城』的，最後可能還是我們『楓葉機構』？……」

江寒秋也素知，白蓋鬼計多端，遂看他一眼，問道：

「你又耍了甚麼花樣，不要像上次在『飯島賓館』那樣，畫虎不成反類犬呢！」

白蓋得意怪笑：

「不會，不會，這次的花樣，精彩絕倫，我是利用日本人的衝動易怒性格，使飯島灰頭土臉，必然大發雷霆，說不定連周豪都炒魷魚，『東亞部』部長一職，請我白蓋去幹！」

× × ×

白蓋在亂蓋麼？

不，這回他沒有亂蓋，是當眞策劃了一條攪局毒計。

「三三八高地」，今天十分熱鬧，「摩登俱樂部」備了飲料點心，招待記者，還有「歌舞工地笑甚」，至於最流行的「脫衣豔舞表演」。

現場最涼快的地方，是一株大樹的地樹蔭之下，在那兒，設了一張舒服籐椅，椅前還有長桌、麥克風，準備給馬上就到的貴賓「飯島社長」休息，並對新聞界發表合作聲明之用。

地方選得不錯，可惜大樹之上，藏著一件極爲恐怖的東西。

枝葉之中，隱有一大團黑忽忽的東西，那不是「炸彈」，那是一隻別具威力，會令人頭痛無比的「虎頭蜂巢」！

「虎頭蜂巢」上，還連有長繩，便於藏在另一個隱秘的地方，加以控制。

這是白蓋苦心策劃，頗爲得意的一着妙棋。

他是先花錢搜集情報，怖置道具，準備在有錢的大老板飯島社長到場，尚未與「摩登俱樂部」簽署合約之前，從飯島社長的頭頂樹上，扯下那只「虎頭蜂巢」，便可使王朝海、魚香綺的美夢成空，大有好戲看了！

白蓋曾在電影界混過，他不單身兼策劃、製作，還想擔任更實際、更威風的執行導演。

既然要親手導演，白蓋必將趕到現場。

白蓋到了「三三八高地」之際，「工地秀」已又歌又舞，搞得相當熱鬧，報紙、電視的新聞記者，也到了不少，正由「摩登俱樂部」會長王朝海親切款待，唯一尚未抵達的，只是已由方豪開去接的飯島一人而已。

白蓋不參加熱鬧，他悄悄走到另一株大樹之後，察看自己所怖置的秘密武器。

還好，長繩仍在，也仍連繫那隻相當巨大的「虎頭蜂巢」，足見陰謀未曾敗露，局面成敗，可以由他控制。

白蓋寬心一笑，由於天氣太熱，熱得滿頭滿臉，都是汗水，他想取紙拭汗。

突然一隻極美的手兒，拈著一條香巾，送到白蓋眼前。

白蓋這一驚豈同小可？一面接過那條又涼又香的濕軟紙巾，一面急藏長繩，回身注目，發現來人竟是自己正疑惑她怎未隨同王朝海款待賓客的魚香綺，遂慘聲驚問：

「魚小姐，你……你怎麼不去接待那批新聞記者？」

魚香綺似乎未注意他的藏繩動作，望著白蓋嬌笑：

「王會長看見白總經理獨自走向這裏，生恐疏慢貴客，叫我迎駕，過去一同看『秀』，我們請得有名震東南亞，身材最惹火，動作最大膽的『八脫豔舞皇后』白露莎呢！」

白蓋瞪著魚香綺的惹火身材，故意搖頭：

「我不過去，我不覺得女人可愛，只覺得女人可怕……」

魚香綺聞言失笑：

「怪不得白總經理那樣怕你表姐，原來……」

話方至此，喇叭急響，已望見遠遠有輛豪華轎車，向「三三八高地」駛來。

魚香綺「呀」了一聲，向白蓋露齒歉笑：

「飯島社長已到，我要去準備簽約，不能接待你了……」

她頓住話頭，打開皮包，取出一隻精緻小瓶，又向白蓋媚笑：

「白蓋經理一身一頭都是臭汗，我替你噴點香水！」

魚香綺的動作和言語，配合得完全一致，加上那種香水，極爲清涼芬芳，白蓋遂不願意拒絕，也來不及閃避的，被她噴了個一身一臉。

魚香綺收了香水，嘴角一揚：

「白總經理，我要走了，你既不願意過去，就一個人在此懺悔、懺悔」。

白蓋一驚：

「懺悔？我……我爲甚麼要懺悔呢？」

魚香綺神色上略帶　揄：

「你是『楓葉機構』的『智多星』啊，一天到晚，老是出鬼主意，耍壞心眼……」

白蓋微怒：

「我壞也壞在臉上，不像有些人滿臉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

魚香綺薄怒，立改稱呼：

「白蓋，要做生意，各憑手段，你怎麼可以血口噴人？」

白蓋冷笑：

「誰血口噴人？我所說的『男盜女娼』，又沒有指名罵你。」

魚香綺見豪華轎車到達「三三八高地」，周豪已爲飯島開了車門，遂邊自匆匆走去，邊自瞪了白蓋一眼道：

「希望你不是罵我，不然你會遭報應——」

白蓋不和魚香綺鬥嘴，只目送她窈窕背，滿面得意笑容，低聲自語：

「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看誰會得報應？」

飯島一到，立刻成爲新聞記者搶鏡頭的焦點。

記者群中，有一張面孔，甚麼陌生，他是「摩登千后」魚香綺和「瀟灑賭王」王朝海訂交之夕的夜航機空中來客——方雄。

方雄不知屬於那家電視、報館？反正他重點雖在飯島，却也未放過王朝海、魚香綺、周豪等人，左一個鏡頭，右一個鏡頭，鎂光閃閃，拍了不少。

飯島就位，王朝海拿起麥克風。

「各位，爲了歡迎貴賓，請『摩登俱樂部』的顧問魚香綺小姐，向飯島社長獻花。」

掌聲雷動，音樂節奏加強，魚香綺用隻花環，套上飯島頸項，並親吻飯島面額。

以魚香綺的姿色，自然極易勾起日本人的好色天性，但飯島享受香吻，正樂得眉開眼笑之際，却突然樂極生悲！

所謂「生悲」，是白蓋眼看飯島那副色迷迷的魂飛魄蕩模樣，知道飯島的「株式會社」和「摩登俱樂部」合建觀光新城之事，必然永到渠成，遂迫不能緩地，立即發動他苦心策劃的陰謀攻勢。

長繩一抖一扯，那隻相當巨大的「虎頭蜂巢」，立從樹上滾了下來。

飯島面前，設有長桌，「虎頭蜂巢」便無巧不巧的，落在這長桌之上。

飯島的兩隻腫泡豬眼，剛樂得瞇成一條細縫，如今立被驚得像牛眼一般的瞪了起來。

「虎頭蜂」是生性極暴之物，不能輕易撩撥，劇震之下，蜂巢成碎，數以百計的「虎頭蜂」。均「嗡嗡……嗡嗡」地，從碎巢中飛了出來。

慢說飯島、周豪、丹頂等人色變，連王朝海都覺得事情要糟，雙眉深蹙，有點莫知所措？

傳播記者們，更時從「郊野新聞」中，知曉「虎頭蜂」的厲害，紛紛顧不得再搶鏡頭，立即四散奔避。

誰知這一群「虎頭蜂」，居然絕未向現場任何人加以襲擊，只是目標似有專注地，群向白蓋藏身的另一株大樹飛去。

於是，精彩好戲又上場了，「虎頭蜂」群才一飛到，白蓋便從大樹之後，蹦了出來。

他叫得像狼，蹦得像猴，但仍憑他山嚷鬼叫，亂蹦亂跳，大群「虎頭蜂」，仍窮追不捨，並時有幾隻落在白蓋的頭臉之上。

白蓋那裏跑得過「虎頭蜂」的翼翅，更受不了蜂尾毒針，他在別無他策之下，只有跳下「三三八高地」右前方的一條河水之內。

王朝海這才心寬，消問魚香綺：

「你怎麼沒把白蓋控制『虎頭蜂巢』的繩索弄斷？」

魚香綺得意嬌笑：「繩子若斷，他或許還準備了別的惡毒花樣？故而我是準備了能吸引任何蜂類的『蜂皇漿』，噴在白蓋的頭臉部位，使他作法自斃，當場出醜，你認爲不精彩麼？」

王朝海失笑點頭：

「虧你想得出這等絕招，精彩當然是精彩絕倫，但飯島受了驚嚇，事情怕有變化，你還要小作犧牲，去對他略相安撫才好。」

魚香綺白了王朝海一眼，正待施展她天賦媚力，安撫飯島，情況又起了極大變化！

不是白蓋作怪，是突然出現了十幾名男女老少農夫打扮之人，分持鋤頭，掃把，把驚魂稍定，正待重整旗鼓，繼續作秀的歌舞明星，趕得再度抱頭鼠竄，爲首的一個瘦　老人，並以手中拐杖，幾乎點到飯島鼻子尖上，高聲大叫：

「滾，滾，你們這些瘋子，快替我滾！」

王朝海大怒，指著瘦　老人：

「你說誰是瘋子？」

瘦削老人一臉盛怒：

「當然你們瘋了，不然怎會跑到我的土地上，胡亂唱歌跳舞？如今搞得我牛也吃草，鴨子也不下蛋了。」

王朝海幾乎要跳起來，舉手向外一指，怒問瘦　老人：

「這是你的土地？」

瘦削老人指著自己鼻尖，傲然揚頭：

「我叫林火旺，這是我的祖產●」

王朝海從懷中取出合約，向林火旺揚了一揚：

「這是我從高大爲手中買來的『三三八高地』，合約在此，有法律保障，你這發瘋老頭，再敢胡鬧，我就告你。」

林火旺果然火氣極旺，不住以拐杖頓地，怒火冲天吼道：

「何必你來告我，我要先控告你，我再告訴你一句，這裏是『三三九高地』，那片滿佈砂石的河川地，才是『三三八』呢！」

王朝海一怔，魚香綺立即悄囑吳可：

「趕快去找代書，查明地號。」

吳可領命急去，王朝海却向林火旺道：

「我不相信，這裏有『三三八高地』界樁。」

林火旺更怒：

「是那個王八蛋動了手脚？把河邊的『三三八』界樁，移來此處，而把我的『三三九』界樁

偷走……」

這老頭兒越說越火：

「你們再不快走，我用趕的……」

回手向後一揮，大叫：

「修理！……」

那些村民村婦，又復高舉掃把、鋤頭，一擁而上。

這時，周豪見情況不妙，生恐飯島受傷，早就招呼丹頂等人，悄悄上車溜走。

金彪勃然，想要拔刀動武，魚香綺怕會鬧出人命，悄向王朝海道：

「我們暫時走吧，好在我已叫吳可去查地號，等查清究竟，再細商處理手段。」

王朝海等一走，傳播記者，更即星散，只有方雄彷彿膽量甚大，他毫不害怕的留在現場，又拍了不少照片。

××　　××

「摩登俱樂部」的會長室。

王朝海叫金彪爲魚香綺和自己各斟了一杯「ＸＯ」，正自滿腹惡氣，吳可已苦著臉兒歸報：

「查清楚了，適合建築『觀光新城』的風景優美土地，是『三三九』，我們買的『三三八』，是無甚用處的河川地。」

王朝海一咬牙：

「我要控告高大爲！」

吳可苦笑搖手：

「我也問過代書、律師，他們說毫無辦法，因爲我們買地和提高地價，都是出於自願，地號沒錯，土地沒錯，錯只錯在界樁移動，若打官司，我們怎樣證明界樁移動是高大爲下的手呢？」

魚香綺嫣然失笑：

「高大爲扮豬吃老虎嘛，他的段數眞高！」

金彪摸摸他半步不離身的飛刀，厲聲挑眉：

「不必講法律了，我去把高大爲幹掉！」

魚香綺立刻搖手：

「我反對，不能亂來！」

王朝海看她一眼，魚香綺流波嬌笑：

「高大爲只不過騙了我們一筆錢，殺掉他，人死錢飛，一了百了，否則，我有把握翻本，或許還撈點利息！目前最急切問題，是必須爭取飯島，飯島倘若飛掉，『摩登俱樂部』豈非一敗塗地？」

王朝海點頭，向金彪擺手：

「不要動高大爲了，魚顧問說得對，我們先爭取飯島……」

魚香綺接口道：

「先下手的爲強，現要爭取，就快，我怕『楓葉機構』會乘虛而入！」

王朝海把整杯「XO」，一傾而乾：

「對，我們去『飯島賓館』……」

× × ×

「飯島賓館」的大廳中，有飯島、周豪、丹頂、江寒秋、白蓋，他們舉杯笑語，情調十分融洽。

唯一與融洽情調，有欠調和的，是白蓋頭臉部，至少包紮了七八處繃帶紗布，可以想像得出，定是「虎頭蜂」的威猛傑出。

王朝海和魚香綺剛進大廳，白蓋便怪笑叫道：

「王會長，這回你可眞所謂來遲一步！」

王朝海愕然不解：

「我遲了？」

丹頂在旁接口；

「是的，你來遲，江小姐和白先生不惜重價，從林火旺手中，買了『三三九高地』，飯島社

長已答應與『楓葉機構』，合建『觀光新城』，對你們『摩登俱樂部』，不再感任何興趣！」

王朝海大急，目注周豪：

周部長，有關合建『觀光新城』一案，是我先談妥的，我已投下大筆資金，假如『飯島株式會社』，轉以『楓葉機構』合作，我…可怎麼辦呢？……」

江寒秋有點冷嘲諷地地，向王朝海送了一瞥憐憫眼光，淡水：

「你還有一塊『三三八』河川地啊，我們興建新城，你可以開採砂石，提供建材，我保證高價收購！」

白蓋大樂，他立即附和江寒秋：

「對，對『楓葉機構』高價收買砂石，對你們『摩登俱樂部』，也算不無小補！」

王朝海愁視周豪，期望他有所轉圜，但此時飯島却正對周豪，用日語大吐。

魚香綺稍通日語，輕輕碰了周豪一下：

「他好像對你發脾氣嘛？……」

周豪苦著臉兒：

「他說我辦事不力，炒我魷魚，叫我馬上滾蛋！」

魚香綺有點關切：

「你……你怎麼辦？」

周豪突然又傲頭起來，一挺脖子：

「滾就滾吧，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只可惜，你的夢幻別墅飛了！」

他邊說邊自怒冲冲退出「飯島賓館」大廳，魚香綺跟過去，低聲：

「我回家，你……甩開別人單獨來我家一趟。」

××　　××

魚香綺回家不久，周豪跟著也到。

魚香綺並不勢利，招待他一樣殷勤，並關切低問：

「離開飯島，已成定局？」

周豪把雙眉略揚，答得很好：

「我受過中國教育，『士可殺，不可辱』嘛，『飯島株式會社』的『東亞部』部長，讓給白蓋幹吧！」

魚香綺低聲一嘆：

「你是個好人，你忠心爲飯島做事，錯不在你，飯島竟當眞炒你魷魚？我替他可惜，也替你可惜！」

周豪看著魚香綺：

「謝謝你的關切，離開飯島，我不在乎。」

魚香綺替他斟酒：

「你有何打算？」

周豪答應的很豪氣：

「我打算另行創業，自闖天下。」

魚香綺有點嘉許神色地，點了點頭：

「男子漢，本來應該有志氣，但常言道：『巧婦難爲無米炊』，你在資金方面……」

周豪接口：

「我本人資金不多，但還有幾個朋友，他們應該幫我！」

這回，魚香綺却在搖頭，她望著周豪：

「周豪你太純潔了，也太天眞，根本不識人心險惡！這是個勢力社會，你有利用價值時，甚麼人都會捧你，一旦失勢，不減色你的朋友，恐怕不會多了！」

周豪怔住？

使周豪發生之故，是魚香綺突然在纖纖玉指之間，夾遞過一張支票。

周豪展開支票，見票面是一千萬元，不由　眉問道：

「這是……」

魚香綺接的快：

「這是高大爲扮豬吃老虎時，送給我的『特別佣金』，我和你是朋友。朋友有通財之誼，也有相助之義，我就轉送給你，期望能對你開創事業，不無小補。」

周豪拈著支票，望著魚香綺，有點發呆？……

魚香綺媚笑：

「你想甚麼？又想『魚的世界』？放大膽吧，我這條小魚是絕不勢利的的呢？」

魚香綺媚笑：

「你想什麼？又想『魚的世界』？放大膽吧，我這條小魚，是絕不勢利的呢？」

周豪聳眉苦笑：

「沒心情了，彼此若有緣份，俟諸異日，只要我周豪，不從此淪落，總有一天，你會獲得一幢更精美更華麗的『夢幻別墅』！」

××　　××

高家紅磚大屋。

如今這幢紅磚大屋，不破敗了，內內外外都整飾得煥然一新！

當然，高大爲發了財，衣裳立刻光鮮，也不得不爲住所整修整修門面。

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周豪不留戀魚香綺的「溫柔鄉」，却造訪這紅磚高家大屋。

這是周豪離開「飯島株式會社」的幾天之後，他來看高大爲，要約高大爲先去打上半天「高

而富」，然後再玩撞球。

高大爲對於周豪的公然造訪，似乎有點驚異，「咦」了一聲詫問：

「你怎麼公然和我聯絡，不怕人家知道我們幾乎是童年玩伴的老朋友麼？」

周豪大笑，把魚香綺送給他的那張支票，遞給高大爲：

「生米業已煮成熟飯，何必還作甚麼隱藏，魚香綺認爲我砸了飯碗，境況悽涼，還把你想和她環遊世界的特別佣金，送給我呢。」

高大爲把支票還給周豪，表示佩服地，揚眉笑道：

「眞了不起，你的精密策劃，和演戲天才，眞了不起！魚香綺、王朝海，是多麼厲害人物，他們直到如今，只知道高大爲扮豬吃老虎，却不知道還有個裝羊吃象的周大豪……」

這位小名叫做「大豪」的周豪，把手中支票，彈出脆響，神采飛揚笑道：

「魚香綺和王朝海，大概作夢都沒想到，利用你那片河川地，詐取上億暴利的幕後主持人，是我周豪，他們那裏厲害，簡直是一對傻鳥，兩個超級笨蛋！」

「誰是超級笨蛋？」

這句話兒，接得已突如其來，還有更突如其來的一隻手兒，從周豪手中，把那張支票，搶了過去。

周豪愕然轉身，身後竟是王朝海、魚香綺等兩個超級笨蛋，和那身邊經常帶著飛刀的彪形大

漢。

「唰ㄎㄧ」連聲，支票到了魚香綺的手中，就不再是支票了，被她撕成了周豪所喜歡的片片蝴蝶。

撕完支票，魚香綺方對周豪，冷冷說道：

「周豪，起初我眞把你當作好人，但又不敢十分相信，才用這張支票，試你一試，其實你這幾天一舉一動，無不再我監視之下，連你去過幾次舞廳，上過幾次酒家，玩過幾個風塵女郎，都仔仔細細的，替你記下了一筆筆的風流帳兒，幸虧你沒去銀行提款，否則便發現我早就把這張支票掛失，你只消貪心一動，立刻涉嫌『侵佔』，難免進法院了。」

周豪神色上有點尷尬地，側頭高大爲道：

「大爲，你說得對，這魚香綺果然是個厲害脚色，幸虧上次我沒有沉迷於『魚的世界』，否則必如掉進『亞馬遜河』，被『吃人魚』連皮帶肉，啃嚙得一點不剩！」

王朝海冷笑：

「她是『摩登千后』，我是『瀟灑賭王』，你們兩個狼狼爲奸，竟敢欺騙我們，眞是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口內拔牙，不但『笨蛋』超級，還要自摸到底，加三番呢。」

說到此處，語音轉厲：

「金彪，替我下手修理，每人三刀六個洞吧！」

金彪一向沒動手，先拔刀，一聽王朝海如此吩咐，立刻便把他下過苦功的短柄飛刀，取在手中，軒眉獰笑：

「周豪、高大爲，我金彪早把這條命兒，賣給王會長了，他既吩咐三刀六個洞，我是多一刀不扎，少一個洞不行，桶屁股？還是桶大腿？你們選地方吧！」

周豪和高大爲面面相覷，想跑，目前似乎無路可逃，想挨，却又驚心於「三刀六個洞」的劇烈痛苦！

就在金彪即將出手，周豪、高大爲逃既不能，挨又不敢的極端尷尬之下，突來救星！

救星不是精於日本刀法的「丹頂一郎」，不是上次曾用掃把、鋤頭，把金彪打得十八狼狽的鄉土老兒「林火旺」，更不是江寒秋、白蓋、飯島等人，所謂「救星」竟是「吳可」!?

吳可是王朝海隨身雙煞之一，怎會變成周豪、高大爲的救星？

因爲吳可匆匆趕來，在王朝海耳邊，低聲報告幾句，王朝海便臉上怒容立霽，叫聲「金彪」，擺手笑道：

「不好桶了，明天我擺一桌『摩登大宴』，請周豪和高大爲，像魯小姐一樣，擔任『摩登顧問』。」

魚香綺剛瞟過一瞥詢問眼色，王朝海便加以補充：

「他們兩個，雖千騙了我一億之數，却屬於善意千騙，送了我至少一百億，一千億，甚至

一萬億呢！」

魚香綺不禁驚問：

「這麼大的財富，從何而來？」

王朝海笑道：

「江寒秋不是叫我挖砂石麼？我是賭徒性格，輸了就認，當眞在『三三八河川地』上，設起砂石工廠，那天我去勘察，因在大學中學過『地質』，覺得環境有異，值得注意，遂吩咐工人們儘量深挖探勘，他們稟報，『三三八河川地』上，挖出石油來了。」

「石油……」

這是魚香綺、周豪、高大爲的同時失聲驚呼！

當世之中，能源最爲短絀，西德「石油雜誌」之上刊載某科學家研究，「台灣是浮在石油上面的。」眞想不到富堪敵國的這種無價寶藏，居然竟在「三三八河川地」上發現。

吳可又向王朝海遞向兩份請帖：

「會長，我們明天不方便請客吧，因爲正有別人要請我們。」

王朝海接過請帖一看，看見「楓葉機構」與「飯島株式會社」投資合建的「觀光新城」，上式開工，柬邀各界觀禮，遂哂然笑道：

「他們請他們的，我們請我們的，明天我觀光『觀光新城』，楓葉的江寒秋、白蓋同來參加

我們的「摩登大宴」，吳可注意，主菜中我點一味『石油氣炒楓葉』，你並在宴會現場，替我佈置一隻，和『飯島株式會社』所用標誌，完全一樣的『摩登特大飯桶』！」

×× ××

「三三九高地」，「楓葉機構」和「飯島株式會社」合建的「觀光新城」，果然業已正式開工，新聞記者和各界人士，到的比上次更多。

江寒秋，白蓋春風得意地，陪著飯島，四處款待賓客。

「王會長，我聽說你的『三三八河川地』上，居然開出石油來了？」

王朝海微笑：

「這要謝謝江總裁，因爲由於你提議開採砂石，我才有此發現，但生產石油之下，砂石仍是副產品，我會飲水思源，以最便宜的成本價格，供應你的。」

江寒秋神情尷尬，而帶苦笑：

「我不相信你的運氣這樣好法，會碰上如此罕世難逢的事兒？」

白蓋諂笑：

「總裁，常言道耳聞是虛，目睹是實，『三三八河川地』就在右前方，我們過去看看。」

飯島似乎對這樁奇聞，特感興趣，第一個拉著丹頂一郎，陪他走去。

王朝海、魚香綺，和江寒秋、白蓋，當然相隨，他們剛剛走到「三三九」和「三三八」即將

接壤部分，「三三八河川地」中央部份的一根油管中，已噴出大量黑色原油，洒得砂石工人，和王朝海等，好不狼籍。

飯島居然不怕髒，伸手在頭上，抹了一點黑色原油，先用手略捻，再放上舌尖，辨辨滋味。

「江寒秋不必問，他只從飯島的驚羨神色之上，便看出那黑色原油，絕對不假可能還是上等品質。」

白蓋也又驚又妬地，伸出雙手，捧了一捧黑色原油。

王朝海一伸手，打得白蓋鬆手，酒落原油，並冷然說道：

「這是我土地上的產品，你們可以看油，可以摸油，甚至於可以嚐油，就是不准揩油。」

魚香綺爲之大噱，白蓋爲之奇窘，飯島和江寒秋則表情凝住。

後隨報紙、電視的新聞記者，一陣驚笑，紛紛互搶鏡頭，其中仍有那神采奕奕，舉動俐落的方雄在內。

××　　××

這是「三溫暖」的「蒸氣烤房」。

周豪和高大爲面前放了一隻「沙瓶」，正烤得滿身大汗，突然飯島在腰間圍了一條浴巾，也自推門進入。

飯島一進「蒸氣烤房」，便用日語向周豪招呼。

周豪以一種厭煩神色，冷淡飯島：

「有話就說華語，我不喜歡日語。」

飯島以尚算過得去的華語，連連點頭：

「好好，我說華語。」

高大爲奇望周豪：

「咦，他會說華語嘛？」

周豪冷笑：

「他本來就會說華語，可是他有民族優越感，老以爲日本是天下第一。」

飯島不在乎周豪的冷嘲熱諷，滿面推笑：

「周兄……」

周豪哂然：

「別假惺惺了，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飯島連碰釘子，仍無慍色，肥臉上笑容可掬地：

「周兄，你是商界好手，難得人才，我想聘你重回公司，加薪一倍！」

他語調着重在「加薪一倍」四字，說得特別響亮。

周豪只把眉兒挑一挑；

「我知道，『三三八河川地』是我和王朝海簽約的，『飯島株式會社』似乎還可以佔有二分之一股權，你想利用我，去找王朝海交涉，收回股權，告訴你，辦不到。」

飯島委屈求全，立刻見風轉舵：

「我加薪兩倍，倘能收回『三三八河川地』的股權，我再分享你石油紅利的百分之十。」

周豪冷然擺手：「飯島，你一向刻薄成性，如今，厚利在望，才想以金錢誘人，我周豪不是揮之即去，呼之即來的人，我不接受你的條件。」

話完，立與高大爲，披了浴巾，走出烤房。

飯島也匆忙追出。

飯島追到「三溫暖」來找周豪，江寒秋和白蓋，居然也追到「三溫暖」，來找飯島。

飯島出得「烤房」，不理江寒秋、白蓋，仍向周豪低聲下氣，猛陪笑臉：

「周兄，二十如何？只要你點個頭兒，我分你百分之二十的石油紅利。」

他說的囉嗦，周豪却答得乾脆，只有兩個字兒：

「不幹！」

飯島還想拉住周豪，再復糾纏，江寒秋和白蓋，却把飯島拉住，江寒秋並正色急急說道：「『觀光新城』業已開工，有多少費要付，你們株式會社，只撥款一期，爲什麼不撥第二期款？」

飯島見周豪和高大爲已入「更衣室」，生怕被他們走掉，遂邊自向江寒秋，白蓋

擺手：

「我沒時間，改天再說。」

江寒秋微怒：

「飯島，我知道你看中『三三八河川地』的石油暴利不想再建，『光觀新城』你是個卑鄙短視小人，我已厭倦你反覆無常的日本作風，現在決定取消你的投資，另尋合作對象。」

話完，不理飯島，便自幸幸而去。

飯島目送江寒秋、白蓋、喃喃自語：

「『觀光新城』那裡有利用『石油』賺錢來得快捷？利益方面，更是不能相比……」

等他自語一畢，推開「更衣室」時，只見室內空空，那裏還有周豪、高大爲的人影，不禁再度愕然自語；

「他……他們去了何處？」

××

「去何處？……」

高大爲也是這麼詢問周豪；

「我們是不是去參加『摩登俱樂部』的『摩登大宴會』？」

周豪冷笑：

你以爲王朝海所囑咐安排的『石油氣炒楓葉』主菜，會有什麼好滋味麼？尤其那隻諷刺「飯

島株式會社』的特大飯桶，看起來更會令人臉紅難過。」

高大爲苦笑道：

「我們就這樣認了？……」

周豪毅然搖頭：

「我周豪做事，向不認輸，我們先趁著夜間，探探「三三八河川地」，查清楚挖砂石會挖出石油一事，有沒有甚麼玄虛？

高大爲滿口唯唯，他一向以周豪馬首是瞻。

「三三八河川地」的氣勢，和以前不一樣了……

「石油」是無價之寶，有了這種寶藏，當然值得王朝海等一干「摩登俱樂部」的「摩登大亨」，加以傾力投資。

鐵絲網圍繞，油管縱橫，警衛森嚴，除了時時四轉照射的「探照燈」外，還有守衛人，牽著狼犬，加以巡察。

一來。有錢好辦事，二來，油井重地，也不得不戒備謹愼，萬一被甚仇家，加以惡意破壞，那種不堪後果，簡直難以想象。

周豪，和高大爲，悄悄掩到鐵絲網外，見了這等局面，周豪不禁向高大爲苦笑搖頭，低聲說道：

「這一大片河川地，是你家祖產，你一直不知道下面有油？」

高大爲想了一想，壓低語聲：

「這一大片河川地，是你家祖產，你一直不知道下面有油？」

高大爲想一了想，壓低語聲：

「我想起我祖父下葬之時，有位風水師，會說過這是塊『牛眠吉地』，將來會發大財，叫高家子孫，不要輕易賣掉。」

周豪嘆了口氣：

「『牛眠』會和『石油』發生關係，那隻牛兒，豈不成了神通廣大的科學怪牛『牛博士』了？我們既然到此，辛苦一些，鑽鑽鐵絲網吧！非把王朝海手上這張王牌，究竟是實是虛，摸它個清楚不可！」

這時，恰有探照燈轉過，二人遂隱蔽起來，等燈光轉移方向，才悄悄向鐵絲網中爬進。

二人衣褲雖被鈎破數處，總算鑽進鐵絲網，看到油井工程人員，砂石工人，以及吳可，金彪等一干「摩登保鏢」，更精細分工的內部作業。

高大爲嘆道：

「這樣看來，的確是有油了……。」

一語未畢，高大爲踢翻了一根鐵管，惹得兩隻犬狂撲過。

周豪身手相當敏捷，趕緊拉著高大爲，鑽進一根極粗巨的油管，暫時躲避。

狼犬的天賦嗅，果然極爲靈敏，周豪與高大爲雖已藏入了巨大油管，他們却仍在油管之外，狂犬不已。

一名「摩登警衛」，似乎「拍」的打了狼犬一鞭，失笑罵道：

「叫甚麼魂？油管以內，馬上就要抽油，難道還能藏得住甚麼妖魔鬼怪？」

周豪一聽油管中馬上就要抽油，知道事情不妙，拉著高大爲，趕緊就跑。

這時，濃烈石油氣息，業已迎面撲來……

周豪剛驚時已不及，高大爲突然怪叫一聲，一頭撞向油管鐵壁之上！

周豪失驚問故？高大爲疵牙咧嘴答道：

「有……有隻老鼠，在，在鑽我……我的屁股……」

周豪聽得不禁「噗赤」一笑！

高大爲愁眉苦臉罵道：

「我都快痛死了，你……你怎麼還……還笑得出來？」

周豪失笑道：

「我是笑你這傢伙，從小就只愛男人，不愛女人，專走邪路，不走正路，如今果然報應臨頭，連老鼠也遇上同道，鑽你後門……」

石油氣息，忽更加濃，一股又黑又黏的原油噴來，把周、高二人，噴了一身一臉。

周豪發現身邊有個圓形穴蓋，趕緊扭開鑽出。

高大爲驚呼：

「外面還有狗叫，那些『摩登保鏢』，似乎還沒走呢？」

周豪催他快走：

「我們滿頭滿臉，都是油汚，這副模樣，沒人認得出了，再不冒險逃命，非嗆死在這油管之中，成爲『油管老鼠』，又成爲王朝海『摩登大宴』上的一道好菜！」

外面的「摩登保鏢」和狼犬，果還沒走，一見有人出現，立刻圍了過來。

周豪瞥見有輛卡車，正在開動，遂試一招手，卡車司機居然頗爲合作，立即將車開了過來。

但他們剛剛跳上卡車，有隻狼犬，却毫不客氣，一口咬在高的屁股之上！

高大爲像殺豬似的，失聲大嚎，那卡車司機，却以一種聽來令人意消魂盪的歷歷鶯聲問道：

「你們要去那裏？」

這一開口，周豪耳力甚聰，立刻聽出駕駛卡車救他們出險之人，竟是魚香綺，只不過在秀髮上加戴了一頂鴨舌帽兒而已。

高大爲幾已話不成聲，急急說道：

「快……快……快去醫院……」

魚香綺失笑而問：

「被狗咬得重麼了？」

周豪接口：

「狗咬到不緊，但他遇見了『鼠黨』之中的『玻璃同好』，於是，災情慘重，後門硬被鑽開，肚子裏面，多了一隻老鼠！」

魚香綺問明經過，不禁笑得花枝招展……

到了醫院，高大爲果然情況嚴重，開刀以後，進入加護病房。

周豪看了高大爲一眼，向魚香綺苦笑：

「看來，他至少也要躺上三五天了……」

魚香綺嘴角一披：

「報應！誰叫他鬼板眼太多？一會掉換『地椿』要當『土地老千』，一會又心理變態，加入『玻璃協會』……」

周豪投過一瞥感激目光：

「我呢？我幾乎欺騙了你的感情，你怎麼還肯假扮卡車司機救我？」

魚香綺白他一眼：

「別再自命瀟洒，我救人從不自救。

周豪「哦」了一聲：

「我還有利用價值？」

魚香綺雙眉一挑：

「自從『三三八河川地』噴出石油以後，王朝海太囂張了，使我看不順眼，我要利用你來，對他壓制壓制！」

周豪當然明白自己的「壓力」何在？微微一笑說過：

「你和飯島一樣；也想利用我和王朝海共同簽約，購買高大爲河川地的那點法律作用！但不知所提出的條件，苛不苛刻？

魚香綺笑得不夠和善，却夠嗲媚：「不必談條件，『石油』是『無價之寶』，我只要能幫得上忙，還怕弄不到一幢更精美的『夢幻別墅』？」

周豪豪興忽發：

「別墅算得甚麼？我乾脆送你一座『夢幻新城』，走……」

魚香綺笑得更媚：

「走？走去那裏？你難道窮星未退，色心高照，又想環遊甚麼『魚的世界』？」

周豪看看自己的一身黑膩油汚，搖頭苦笑：

「我如今『色大膽小』，怕遇到『吃人魚』，暫時把『魚的世界』，放在憧憬中吧！你看我

一身臭油，還是去『摩登俱樂部』，泡在香噴噴的『凍頂烏龍三溫暖』中，和王朝海談談石油股權，來得實際。」

××

「凍頂烏龍三溫暖」不單足以去除一身油膩，對於去乏提神，也是絕佳上品。

但周豪在「凍頂烏龍三溫暖」中，提了神，却在「摩登俱樂部」的「會長室」中，洩了氣。

王朝海似乎意氣飛揚，他對於周豪，不像魚香綺那麼友善。

問明周豪來意，王朝海把脚翹在辦公桌，雙手托住後腦，兩眼望著天花板：

「好吧，看在你有點可憐兮兮，我願意退還你購買『三三八河川地』的所有現金，但絕不讓股。」

周豪自己取了一根三五牌香烟，搖頭苦笑：

「我不要現金，我要『三三八河川地』的一半股權。」

王朝海答得乾脆，只有兩個字：

「不行！」

魚香綺似乎當眞想幫周豪，她有點不平地，在一旁問道：

「爲甚麼不行？」

王朝海微微欠身，從辦公桌裏，找出一份合約，揚眉冷笑：

「不錯，這份購地合約上，確實有周豪簽字，但他的簽約身份，却是『飯島株式會社』代表，如果他堅持要分股權，至少也得『飯島株式會社』出面。」

周豪知曉被王朝海佔住理由，苦笑說道：

「好，我這去找」飯島，他想石油股權，正在想得發瘋，已出高價，要我重回『株式會社』，作他的特別助理，如今，不管我說甚麼，他一定會點頭的……。」

天下事，往往奇巧無比，周豪剛想去找飯島，飯島居然先輕輕扣門，獲得王朝海允許之後，便推門而入，出現在這「摩登俱樂部」的「會長室」內。

周豪有恃在身，氣焰比飯島還高，連站都沒有站起來的，只「咦」了一聲說道：

「你到眞是鬼靈精，居然會不請自來，及時趕到。」

飯島不等別人招呼，已在魚香綺的身邊，選了個座位坐下，笑嘻嘻地說道：

「我想起一件事兒，特來報告你們幾位。」

周豪如今好像他才是「株式會社」的社長，目光斜眈飯島，嘴角微披問道：

「有甚麼事，快說，但記住，在中國人的面前，最好不講自語。」

飯島答了兩個「哈衣」，乖乖用華語說道：

「我覺得有些錢兒，一個人賺，很難，兩個人賺，也很吃力，但三人同心，或是四人合力，那就容易多了。」

魚香綺嬌笑：

「只要有錢可賺，當然不妨大家聯手……」

「聯手」二字才出，王朝海突然一拍桌子：

「不行，可以和美國人聯手，可以和韓國人聯手，但就是不能和日本人聯手……」

飯島方弄得一臉尷尬，王朝海已拿出支票簿來，猛開支票。

他開了兩張面額極大的支票，目注飯島冷冷說道：

「飯島，你來得正好，當初周豪代表你的『株式會社』，與我暨高大爲，共簽買賣『三三八河川地』的合約，如今，價款在此，全數退回，你如果想要一點利錢也可彼此商量。」

飯島有點怒容：

「這不公平，我不答應。」

周豪如今與飯島站在一邊，一旁叫道：

「如果談錢，『飯島株式會社』有的是錢，我們也可以把你的現金，退還給你，而且立即照算利息。」

「王朝海把脚翹得更高，成了鞋底朝天：

「我要土地，不要現金。」

飯島把脖子一挺：

「我也要土地，不要現金。」

王朝海把眼一瞪：

「我付了錢，並親手和高大爲簽約，我有絕對的權利」。

飯島想緩和局面，堆起了一臉笑容：

「合約是周豪和你共同簽約的，而周豪我當然也享有股權。」

王朝海冷笑：

「不行，我寧可退錢，決不讓股，權力更是休想！支票則在桌上，希望你們拿了就走。」

飯島似也有點惱火，他也瞪眼：

「王朝海，今來我來，是和你講理，你若是不肯退讓，我準備控告你違約、詐欺、侵占，我準備去提供擔保，申請假執行，查封油井——」

王朝海勃然震怒，從轉椅上挺起了身，把眼睛瞪得更大：

「飯島，我老實告訴你，王朝海生平吃軟不吃硬，錢可以不要，你如果想以法律壓我，我不在乎！」

飯島臉紅：

「好，你不在乎，我也不在乎，我們乾脆在法庭見！

魚香綺見事情弄僵，只有自己設法打個圓場，遂伸手攔住業已要走的飯島，嬌笑說道：

「別急，別急，兩位都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何必爲了閑氣，自擋財路，我們且來商量一個兩全其美：」

話還沒了，王朝海首先搖頭：

「不可能『兩全其美』，因爲我絕不信任日本人，發誓也不會和飯島合作。」

魚香綺笑得好像一朵花，目光中充滿自信地，揚眉說道：

「就算你們彼此不肯合作，也可以想出其他的變通辦法！」

王朝海盯著魚香綺：

「魚小姐，你雖然是『摩登俱樂部』的顧問，我仍不相信你有說服我的力量！」

魚香綺把飯島仍拉得坐在自己身邊，媚笑說道：

「我一定會有我所自信的說服力，因爲你是『瀟洒賭王』，血液中流竄著天生賭徒性格！」

王朝海幾乎跳了起來，伸手遙指魚香綺：

「你……你這樣說法，難……難道是要……要我和飯島賭上一局！」

魚香綺的目光，閃爍有點詭譎：

「對，與其廢時廢事的上法庭，不如直截了當的上賭桌，雙方不合作，一賭見輸贏。『三三八河川地』的原地價是一億一千萬，如今地下有寶，當然增值，贏的一方，以十倍地價，也就是

十一億，付給輸方，享有全部地上地下權利，輸的一方，則當場撕掉合約，徹底放棄權利，但也輸中有贏，不算白忙，賺了九億九千萬，相當一大票了！」

王朝海立即表示意見：

『三三八河川地』如今的價值，何止十一億，保守一點的估價，也值一千億吧？」

魚香綺失笑：

「價值越高，賭起來才有勁啊！你只要能贏，再付十一億，就享受千億以上利益，難道不划算麼？問題就在你敢不敢賭？」

王朝海似乎有點受到蔑視，語聲立刻翻高：

「我會不敢，你不要忘記剛才還提過我的外號，我是賭王！」

魚香綺嬌笑：

「日本人也是精於並愛好賭博的啊，我記得有一群日本遊客，幾乎贏垮過澳門的『葡京酒店』？如今就看飯島社長，敢不敢和你豪賭一場？」

飯島認爲魚香綺的方法，絕對比法律解決，來得直接爽快，遂也很豪爽的點了頭：

「我也敢賭，並同意賭注條件，但我却要請周豪作爲王朝海的對手，因爲我相信周豪的技術，他賭得好，贏過日本『東京、大阪、北海道』的『三大賭王』！」

提到光榮往績，周豪也突然豪了起來，他先向飯島點頭：

「我先宣布接受你的邀請，重回『飯島株式會社』，擔任『社長特別助理』，但必須聲明，不是貪圖加薪，而是爲了有在『中國瀟洒王』，王朝海先生前的討教機會……。」

語音至此頓住目光盯在賭興已濃，滿臉都是傲氣的王朝海身上，揚眉問道：

「王會長，我們用甚麽賭？麻將？沙蟹？牌九？骰子？還是更新式一點的輪盤？番攤？是一陣分勝負？還是幾陣定輸贏？」

王朝海傲然道：

「我號稱『瀟洒賭王』，自然無賭不精，隨便你出題吧？但這場賭，既有國際性質，賭注又大得驚人，決不能缺少驚人絕技，換句話說，也就決不能賭得俗氣！」

周豪目光電掃，在魚香綺身上，特別多停留了一會兒，面含微笑說道：

「當場最不俗氣之人，是魚香綺小姐，我要求魚小姐，以她的慧心巧思，來爲我和王會長賭鬥之事，出一個『不俗題目』。」

王朝海點頭同意，飯島也縮回正在魚香綺身上，暗暗揩油的一雙肥手，連連鼓掌……

魚香綺當仁不讓，朗聲說道：

「好，我先徵求意見，由於賭注太大，應該留給偶然不愼失手的人，一個翻本機會，故而我建議以三陣定輸贏，能在三陣比賽中，獲勝兩陣之人，便算是賭鬥勝者！」

一陣掌聲，顯示了王朝海和飯島、周豪雙方，對魚香綺所提出的「三陣定輸贏」之議，都不

反對。

魚香綺笑了一笑又道：

「既要賭得不俗，則賭法必須遠遠脫離傳統，我主張不用麻將、牌九、撲克、骰子等傳統賭具，改用運動器材好麽？」

飯島的臉色，似乎有點猶豫，他望向周豪，周豪却毫無所懼，神采飛揚，與另一位神采飛揚，一同點頭默掌！

王朝海一面鼓掌，一面向魚香綺笑道：

「妙極了，用運動器材，來考較中日賭王，的確是不落俗套的新穎辦法，但不知三陣之中，有沒有一陣是『魔術方塊』？」

魚香綺知道王朝海是藉機諷刺自己用「魔術方塊」對他「出千」之事，遂搖頭一笑說道：

「人要跟得上時代，才算『摩登』，『魔術方塊』已過時了，如今在國際間，最流行是『飛鏢』？」

魚香綺的話兒剛完，第一個高興得有點手舞足蹈的，居然竟是飯島？

飯島的肥臉之上，堆滿歡悅神色，高興得笑嘻嘻的說道：

「妙極，妙極，魚小姐的提議，眞是妙極！你大概還不知道，周豪是飛鏢高手，以全日本而言，他也可以排列在三名以內。」

王朝海把眉毛挑了挑，臉上的神情，似乎是未能深信之中，還帶些傲然不屑意味。

周豪如今對於飯島，是既不奉承，又不客氣，竟直呼其名的，「哼」了一聲說道：

「飯島，你別高興得太早一些，遇上歐美人士，我周豪敢出狂言，約莫有七分自信，但中國功夫，却威震世界，武林高手們的暗器，往往出乎想像，超神入化的呢！」

飯島叫道：

「周豪不要氣餒，這是看眞功夫的比賽，不是看武俠小說。」

周豪不再理會飯島，笑了一笑，望著王朝海道：

「王會長對於魚小姐所提議的第一陣賭鬥題目，有無意見？」

王朝海神色從容，語音平淡地，含笑答道：

「凡是你所樂意接受的任何花樣，王朝海無不奉陪，但這種技藝比賽，有時很難分得出絕對明顯勝負，我們需要一位公證人，兼任評判員吧！」

周豪點頭笑道：

「不必亂找不相干的人了，一併煩勞魚小姐吧，無論我和你誰贏得全部石油股權，都有她百分之一紅利。」

王朝海點了點頭，目注魚香綺道：「周豪的出手，很大方啊，『百分之一』，雖很微小，但以石油股權而言，不管換算成英鎊、美金、盧布、馬克，都將是全世界任何一種運動項目中，史

無前例的最高裁判費了！」

周豪看著王朝海道：

「『飛鏢』，是正在流行的『摩登』玩意兒，這裏又是『摩登俱樂部』，……」

話猶未了，王朝海便已知其意地，接口笑道：

「有，『摩登俱樂部』中，當然有『飛鏢』設備，但用我的『鏢』，用我的『靶』，對你不公平吧？」

周豪相當佩服王朝海的態度，點頭說道：

「『靶』沒關係，『鏢』的輕重份量，則略微有點影響，不過……」

魚香綺不等周豪往下再說，便嬌笑接道：

「不過也不成問題，據我知道，『摩登俱樂部』中，根據輕重份量，備有一十三種『飛鏢』，你可以選你最合手的一種使用。」

王朝海從他極舒適的「大轉椅」上，站起了身，把手一伸笑道：

「我來引路，去『飛鏢』室……」

一到「飛鏢室」，王朝海命人取來十三種不同「飛鏢」，請周豪隨意挑選，並按下了電動「靶」的機紐。

剎那之間，便令飯島嘆爲觀止了，「走獸靶」、「飛禽靶」、「星光靶」、「銅人靶」，一

一在眼前出現，但却全是高級活靶，沒有一樣是普通死靶。

周據掂掂份量，選了三支「三號鏢」，對選了三支「一號鏢」的王朝海笑道：

「王會長，我們射同一靶位？還是射不同靶位？」

王朝海看了看手中的鏢，揚眉笑道：

「鏢已輕重不同，便各射各的靶吧，我選中國意味較濃的『銅人靶』，目標是前胸『七坎』死穴！」

周豪點頭道：

「我選西洋意味較濃的『星光靶』，目標是與『北斗七星』，在位置上略有關係的『北極星』！」

王朝海笑道：

「周兄請準備了，我要按電鈕了，『北極星』在群星之中，雖然光度較強，但出現的時間，也較短，只有三秒鐘呢！」

周豪點了點頭：

「謝謝王會長的提醒，但請放心按鈕，我在全日本『飛靶大賽』之時，曾射過『星光靶』的！」

王朝海不必觀看周豪的實際技藝，僅從談吐神情之上，已知這是一位不可輕視的「飛鏢高手」。

他果然按下電鈕，其他燈光，立即轉暗，但靶壁方面，却立即閃亮起錯雜疏落的一片星光。

周豪好快的手，「北極星」的星光，於三秒鐘後，果然先滅，但周豪却掌握時間，把三支「飛鏢」，一齊出手。

全室燈光齊明，王朝海首先鼓掌，因爲「星光靶」重行出現，並穩住不動時，「北極星」上，已毫不偏差地，插著周豪的三支「飛鏢」。

掌聲拍得比王朝海更熱烈的，當然是飯島，他認爲周豪表現極佳，已使王朝海無法在第一陣上獲勝。

周豪等魚香綺驗過靶位，起下「飛鏢」，對飯島笑道：

「飯島先生，留著你的力氣，準備爲王會長多鼓掌，『銅人打穴』，是中國功力中傳統絕技，王會長定會表現出足以令你蹙眉咋舌大開眼界的驚人絕技！」

話方至此，靶壁方面，業已出現「銅人」！

王朝海的「鏢法」，果然有點與衆不同！

他是先向後退三步，每退一步，揚一次手。

三步退完，燈光全明，那隻原本在搖搖晃晃的銅人，也立即靜止不動。

飯島目光初注，咧嘴想笑！……

因爲銅人「七坎穴」上，雖然只有一支「鏢」，這支「鏢」却比別的「鏢兒」，長了三倍！原因在於王朝海第一「鏢」是射中在銅人「七坎穴」上，第二「鏢」，是插上第一「鏢」的「鏢尾」。

飯島居然覺得這場賭鬥，可能算是平手，他向魚香綺擠著眼睛笑道：

「魚小姐，你的評語如何？我看他們兩位，三『鏢』都是射中同一點上，倘若定要加以區別，則王會長似乎射得準一點，周豪似乎射得快一點……」

魚香綺十分同意飯島的話兒，點頭笑道：

「飯島先生的看法不錯，『準』和『快』的優點，可以抵消，但王會長的發『鏢』距離，却比周豪多向後退了三步。」

飯島還想再爭，周豪却相當有風度地，向飯島板著臉說道：

「飯島，三陣定輸贏的賭約，雖然輸了一陣，在第二陣和第三陣上，仍可撈本！但你若輸不起時，我就立刻宣布棄權，讓你在『三三八河川地』上，賺點地價，回日本吧！」

這是殺手鐧，飯島果然不敢再復囉嗦，撅起一張豬嘴，自己去生悶氣。

魚香綺彷彿又對周豪漸漸欣賞起來，趁王朝海陪著飯島，走出飛鏢室之際，向周豪低聲說道：

「下面就要準備第二陣了，你有沒有甚麼拿手項目？」

周豪當然感激魚香綺的暗對自己關切，低聲答道：

「只要不太『中國化』的，我都有自信，可以和王朝海搏上一搏！」

這時，飯島突然退後兩步，用手肘輕碰魚香綺道：

「魚小姐，幫幫忙，第二陣最好是比賽『射擊』！」

王朝海的耳朵，特別尖，不等魚香綺答話，便已笑道：

「不必請她幫忙，我同意賭鬥『射擊』就是，但飯島先生可能還不知道，我是經常獲得滿分的『特級飛靶』射手！」

飯島聽得不禁又皺眉頭，正想再換別的花樣，王朝海已命吳可，金彪，準備車輛，去飛靶場。

魚香綺請王朝海陪飯島坐一輛車，她則和周豪坐另一輛車。

周豪知道魚香綺此舉必有深意……

果然，魚香綺除了在車中和周豪相當親熱外，並向他嬌笑說道：

「第二陣輸不得了，你在賭鬥『射擊』之上，能有幾成把握？」

周豪豪氣來了，答得極快；

「我可以百發百中！」

魚香綺的兩道柳葉眉，立時皺了起來。

周豪看出她的神情不對，訝然問道：

「百發百中，還不夠麼？」

魚香綺頷首道：

「當然不夠，因爲你雖『百發百中』，王朝海大概也必『百發百中』，這樣賭鬥起來，你怎樣勝過他呢？」

周豪嘆道：

「我只能盡力而爲，一方面保持自己正常，一方面等待對方失手！」

魚香綺爲之嗤笑：

「等待人家失手，雖然也是戰略，但這戰略却能有幾分可靠性呢？」

周豪苦笑：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了？你是條極聰明的小魚兒，定然有甚麼妙計教我！」

魚香綺從眼神中流露得意，以及胸有成竹的神情，揚眉笑道：

「盡我的能力，幫你的忙，你只要服從我的每一句話，大概總有機會。」

××　　××　　××

「飛靶場路並不遠，車輛飛馳卜，不久便到。」

王朝海相當上路，取了兩管槍，遞給周豪：

「周豪，你選槍吧，至於彈藥，我以名譽擔保，每一發都品質相同，決沒絲毫軒輊。」

周豪笑著搖頭：

「不必選，隨便那管都好，但在未曾正式比賽前，請讓我先試兩槍，我們是『定向射擊』？」

王朝海大笑：

「你是『日本槍王』，我是『中華特級射手』。怎能像小孩子般，再射擊甚麼『定向標的』？……」

他見周豪已在槍中裝好彈藥，遂向「靶場服務」的「對講機」中說道：

「放兩隻『不定向的泥鴿』！……」

兩隻「泥鴿」，一東一西的應聲斜飛而起，周豪槍口舉處，也跟著「砰、砰」兩響。

王朝海見周豪槍法精準，把兩隻不同方向的「泥鴿」完全擊落，便推過兩箱彈藥笑道：

「這槍是五發裝填，「泥鴿」也每次放起五隻，我們同時開始射擊，等每人擊中的三十發子彈射完，再請魚小姐審查成績紀錄，宣佈勝負！」

周豪點頭，立即裝槍。

剎那間，耳邊不斷地響起槍聲，空中則不斷地，碎落泥屑。

三十發霰彈，共分六次裝填，王朝海和周豪，不單均射攻精準，把先後飛起空中，或東或西的六十隻不定向「泥鴿」，每人擊碎了三十隻，連速度方面，也幾乎毫無快慢，可以說是同時開槍，同時住手。

飯島暗忖，周豪在「飛鏢」上，已然先輸一陣，第二陣「射擊」較技，又難於超越王朝海，豈非對於三陣定輸贏的「三三八河川地」股權賭約，業已沒有勝利機會。

他心中結望，臉上也立即有愁容，噘著兩片肥厚嘴唇，喃喃說道：

「日本槍雖然厲害，中國射手，也頗不俗，魚小姐是公證人，這一陣算和局吧？」

魚香綺瞟了周豪一眼，搖頭嬌笑說道：

「一共只賭三陣，最好避免和局，若是你來我往秋色平分，『三三八河川地』的『石油股權』到底屬誰？我這中間公證人的應獲收益，豈不像那六十隻『飛天泥鴿』，成了一地碎泥，還向那個要呢？」

周豪因早已獲得魚香綺的暗送秋波，知道她既如此發話，定是要暗助自己，出甚巧妙點子，遂精神一振，揚眉問道：

「魚小姐是不是要我們另換一種射擊方法？」

魚香綺的妙目中閃媚光，桃腮上展露詭笑：

「若是這樣射擊？再比三十發，你們也必均各得滿分，怎樣判別勝負？故而我主張換槍換靶。」

王朝海首先搶問：

「換甚麼槍？……」

魚香綺笑道：

「不要以大蓬彈藥，像向目光噴洒酒花雨一般的『教練槍』，換用獨立裝彈的，『來復槍』，你同意嗎？」

王朝海豈是肯向任何難題低頭之人，應聲點頭說：

「我同意，用『來復槍』，比用『霰彈槍』，更見眞功夫，但不知是改打『死靶』？還是仍打活靶？」

魚香綺失聲嬌笑：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你們都是第一流的特射手，甚至於可稱『超級射手』，好意思打『死靶』麼？……」

一面說話，一面從攜帶的大型手提袋中，取出一枚「狀若十字架」之物，雙手一分，便成了兩枚前端交粘的奇異『燕』形木片。

飯島也頗有見識，便自笑道：

「這是非洲土人，和澳洲土人們所擅於使用的原始獵具『飛去來』嘛！」

魚香綺把兩枚「飛去來」，分遞給王朝海、周豪，一人一枚笑道：

「你們先看看靶子，等吳可把『來復槍』取來，你可以再度比射……」

話方至此，吳可已取來兩支「來復槍」，含笑說道：

「王會長和周先生，隨便選一支吧，這是亞運比賽選手所用的標準槍，維護得相當良好，性能是第一流的。」

周豪向王朝海伸手笑道：

「不必選槍，王會長請，我想先瞻仰你的精妙槍法，然後再邯鄲學步。」

魚香綺百媚千嬌的嫣然一笑，目光中對周豪的「讓先」一舉，流露相當嘉許，也似含有叫他安心的某種暗示。

王朝海不客氣，隨意取了一支槍，向槍膛中裝填了一發子彈，目光魚香綺道：

「魚小姐請擲『飛去來』吧，但望你隨手而擲，不要施展什麼過度驚人手法，讓我當衆出醜才好！

魚香綺取了一枚「飛去來」在手，揚眉嬌笑：

「除了『蝴蝶翻飛』，和『燕還巢』外，我還會些甚麼？何況我猜想王會長可能會急於一彈成功，根本不允許我施展甚麼漩廻翻飛等巧妙手法……」

語音方頓，右手已揚，那枚「飛去來」不是向側方旋擲，竟是向前上方，直直飛擲而出，口中並朗聲喝道：

「三丈！」

魚香綺果然用了高級巧勁，她嬌喝「三丈」之意，是暗示這枚「飛去來」，在擲出三丈

以後，便會由直飛改旋飛，開始表現甚麼「蝴蝶飛」、「燕還巢」等精妙手法！

「砰！」

魚香綺的話響了，王朝海的槍也響了！

他的槍法，不單極準，並且絕快，就在魚香綺所擲「飛去來」，直飛到三丈距離，要變化而未變化之際，便被王朝海一槍命中，毀墜落地。

但在王朝海槍響之時，魚香綺的話反響了。

她這次不是朗聲發話，是向周豪耳邊，悄聲說的。

她是說：

「周豪，你不要學王朝海的打法，要等我所擲『飛去來』，開始『燕還巢』時，再瞄準中心，迎頭發射！」

她語聲既低，又加上吳可等人爲王朝海奇準槍法的喝采之聲，自然沒有使別人聽見。

飯島見王朝海竟有能用「來復槍」射擊飛靶的上乘造詣，已經有點發白的臉色，不禁越發蒼白！

魚香綺也爲王朝海的表現，叫了一聲「好」，目光微睨周豪笑道：

「周豪，快準備好，該你的了。」

周豪是一點就透之人，順著當前情勢含笑說道：

「魚小姐請擲靴吧，我有自知之明，要慢慢來，有開發槍速度，是絕對比不過王會長的，假如到了美國西部？……」

魚香綺失笑道：

「美國西部講究拔槍就射，誰快誰就掌握了一半勝利，有望作成英雄！慢的一方，不單難免失敗，甚至於會躺進棺材，讓對方享受豐碩成果，但東方人比較優閒，我們不太講究速度，却着重於比較快速進度更深，也看來更美的細膩勁頭花巧……」

她是一面發話，一面向前擲出了手中的第二枚「飛去來」。

魚香綺這個公證人，至少在形式上作得相當公平，她這次所擲「飛去來」的速度方向，與號第一次擲給王朝海射擊時，完全一樣。

而且在「飛去來」出手時，也喝了一聲：「三丈。」

與第一次所不同的情況是王朝海在魚香綺「三丈」二字才出口時，槍擊聲立響，於「三丈」距離之內，毀「飛去來」，不使它有任何飛旋變化機會。

周豪不然，他雖持槍瞄了一瞄，却未扣動扳機，似乎他想看看魚香綺的手法如何？能不能表現出「蝴蝶飛」、和「燕還巢」的巧勁？

魚香綺絕未吹牛……。

在場諸人，多半是體育名家，均具有目測距離的起碼能力。

「飛去來」初係直飛，一到「三丈」之處，便即微微一側，向右迴旋。

迴旋以後，飛得不平穩了，那枚「飛去來」是忽而偏旋，忽又側滾，飛得好看煞人，簡直像是一隻隻翩翩蝴蝶！

王朝海見周豪仍未開槍，不禁臉色微變，揚眉笑道：

「周豪兄，你若能在『飛去來』這種『蝴蝶翻飛』的進行狀態之中，用『來復槍』把它擊落，便是你神乎其技，我認輸了！」

王朝海在對周豪高聲講話，魚香綺却在對周豪低聲講話。

她講得很簡單，只有短短兩句話兒，是「注意零點，時機稍縱即逝！」

在王朝海發話之中，那枚「飛去來」已由右而左，從空中翻飛一個大大圓弧，又凹到正面的「三丈」以外。

不過，方向相反，剛才，它飛到「三丈」處，是開始迴旋變化，如今，它回到「三丈」處，似乎由絢爛歸諸平淡地，仍以直線向「起點」飛回！

周豪掌握機會，恰到好處，他的槍聲響了！

就在「「飛去來」剛剛回到「三丈」歸零的一剎那間，被他一槍命中。

先前，王朝海是擊中「飛去來」的尾側部，使它毀去落地。

如今。周豪是擊中「飛去來」的頭部，使它雖毀去落地。

如今，周豪是擊中「飛去來」的頭部，使它雖毀不墜。

一具「飛去來」被擊得分成兩片，但這兩片翼狀木片，居然一左一右，仍然繼續向起點飛回。

魚香綺左右手齊伸，剛好一手接著一片業已從中裂分與「飛去來」，向周豪笑道：

「周豪兄，『飛去來』已『燕還巢』，這一陣，王會長業已表示，你所射擊的速度雖緩，但勁頭精巧，難度稍高，應該算你獲勝，『飛鏢』，『飛靶』，秋色平分……」

王朝海果然漂亮，他不等魚香綺再往下說，便接口笑道：

「我們兩陣成和，究竟由誰收買誰的『三三八河川地』石油股權，全看第三陣了，這關係重要的第三陣，我和周豪兄誰也不肯暗佔便宜，就請公證人魚小姐出個題目如何？」

飯島、周豪，同時鼓掌，表示同意由魚香綺決定賭賽方式。

魚香綺好像早已成竹在胸，毫不思忖，應聲笑道：

「好，我來出題，我知道你們兩位，都是造詣超越職業選手的業餘高段，第三陣便比賽也可以算得上『摩登運動』的『高而富』？」

王朝海的確是「高而富球」高手，只是看不上那等微薄獎金，不屑於參加職業比賽，地所魚香綺出了這種題目，點頭笑道：

「高而富球比賽，不單可比手勁、動力，也可在其中添加各種巧思，的確是極富趣味，又定

可分出輸贏的絕佳題目，但十八個洞，半天大概無法比完……」

魚香綺噗赤一笑，接口說道：

「王會長，你號稱『瀟洒賭王』，怎麼竟會死腦筋呢？誰規定要比『十八洞』，我認爲只比『兩個洞』，就是距離最遠『最長一洞』，和陷阱最多『最難一洞』，已足夠分判勝負，兩位意下如何？」

周豪撫掌大笑：

「魚小姐眞是冰雪聰明，持論絕妙，比『兩個洞』，用不了多少時間，我們還來得及趕回來，享受一頓豐富風光的『慶功宴』呢！」

王朝海看了周豪一眼，揚眉說道：

「周兄，你倒滿有信心……」

周豪一笑：

「傲心不可有，信心不可無，和王會長這等瀟洒人物，作爲對手，我只有盡力而爲，求其心安理德而已！反正不論我們誰是打完兩個洞的勝利者，都應該爲敏慧可人的魚小姐，慶慶功，息息勞的！」

魚香綺飛過一瞥眼波，好像感謝周豪對她稱讚似的媚笑說道：

「大家同意，那就走吧，不要遲誤得洩漏風聲，讓那些新聞記者，追蹤而至，弄得大煞風景

！……

說來極妙，她這「大煞風景」一語，剛剛出口，眼前鎂光燈已閃！

魚香綺眼快，已瞥見攝影者，正是曾在「三三九萬地」等場所，屢次出現擾影的記者方雄，遂高聲叫道：

「方雄，你是甚麼報的，腿倒跑得眞快！」

方雄遂從一堵障礙物後走出，却沒有過來向魚香綺等，訪問搭訕，只是走向他一輛ＢＭＷ超級摩托車，並邊行邊高聲笑道：

「這麼精彩的超級飛靶比賽，若不拍上幾個鏡頭，我還怎樣在『聯合國正義報』混？……」

在方雄引擎雷鳴，機車電視之中，魚香綺滿臉迷惑地，向王朝海問道：

「王會長，『聯合國』還報得有報紙？你聽說過有個『正義報』麼？」

王朝海雙眉微蹙，未答魚香綺所問，却向吳可低低說道：

「這個方雄，似乎陰魂不散，有點問題，少時他若也趕去『高而富』球場，你和金彪，不妨找個理由出手，店店他的分量？」

吳可詭笑點頭，一行人便分乘兩部轎車，馳赴「高而富球場」。

這場「高而富」的比賽，又是旗鼓相當，……

王朝海的腕力稍強。

周豪則抄巧優秀。

以長補短，打完第一個洞，雙方桿數相同。

第二個洞，也都是同桿，上了「菓嶺」，兩人的球，雖然方位有異，但距離洞口，約莫都是「十呎」。王朝海把「菓嶺」上的草皮、風向，都仔細加以察看後，向周豪軒眉笑道：

「周兄，以你我的『高而富』『造詣，距離『十呎』，都不難一推入『洞』，故而，我不得不加點花巧，免得又成平手，難分勝負！希望你不要笑我是小家子氣，蓄意賣弄玄技！」周豪點頭微笑：

「王會長請，你要打『跳躍球』或是『旋轉球』，讓我開開眼呢？」

王朝海笑而不答，重新又從自己的球，到洞口之間，測量距離，觀察草紋風向。

等他把所有應注意而能注意的有關條件，有了確切掌握之後，方以一種極帥氣的瀟洒姿態，揮出一桿。

「果嶺」入洞，照例都用推桿，似乎不應該以「揮」字形容。

但王朝海不是正常擊球，他被周豪猜中，是擊「旋轉球」，故而，不推撞球的後部，却揮桿切擊球的側面。

「高而富」小球先向左方滾出，然後循著「旋轉」巧勁，向右折回。

弧度走得甚大，但方向、位置仍十分準確，絲毫不偏，落入洞內。

周豪十分佩服，首先鼓掌。

王朝海面有得色……

魚香綺嘴角問題出一絲其意難測的詭異笑意。

臉上有愁容的，只有飯島，他不住以手杖頓地。

因爲他覺得王朝海這種「旋轉球」的手法太高，就算周豪能照樣學得上來，也無法超越對方，被評爲獲致勝利。

但就在他滿面愁容之際，魚香綺却帶著滿面笑容，向他說道：

「飯島先生，常言道好戲壓軸，他們兩位下注上億的這場豪賭，輸贏就要見分曉了，請把你的手杖，借我一用。」

飯島自然不知道魚香綺要借手杖何用，但也毫不遲疑的伸手遞過。

這時，遠處又有相機「喨嚓」之聲，王朝海認爲可能又是方雄陰魂不散，遂轉過臉去，對吳可微一呶嘴，示意吳可吳金彪過去，把這陰魂不散，多管閒事的「聯合國正義報」記者，好好教訓一頓。

魚骨綺乘著王朝海回頭，把飯島那根手杖，斜插在球洞側方約莫一尺之處，

飯島這根手杖，握手處並不曲似傘柄，只約莫有易於把握的些微曲度。

魚香綺是略爲斜插入土，手杖彎曲部份，便於尺許以外空中，遙指洞口。

慢說飯島不明白魚香綺借去手杖，插在洞側則甚？就是周豪也不明白魚香綺好似想暗助自己，但她葫蘆之中，却究竟賣的甚藥？

魚香綺插好手杖，發現周豪臉上的惶惑神情，不禁嫣然一笑，伸手在自己胸前所佩戴的「蝴蝶別針」上，摸了一摸。

女人的確往往比男人聰明，眼睛會說話，眉毛會說話，甚至於在一些不經意的小動作上，都會表現暗示出極深含意。

周豪有小聰明，可以聆音察理，鑑貌辨色，他從魚香綺秋波送情的情兮巧笑，以及那杖拉攏兩人訂交的「蝴蝶胸針」之上，立時勾動靈光，恍然大悟。

看到「蝴蝶胸針」，想起「蝴蝶谷」，想起「蝴蝶谷中打水飄」，是小溪對岸那株微斜枯樹，幫助自己贏了魚香綺一個香吻的旖旎往事……。

他明白了，立刻明白魚香綺煞費苦心，期望自己能勝過王朝海，收買「三三八河川地」的全部股權。

這時，王朝海的臉色，相當難看，因爲他已瞥見，在遠處偷偷攝影之人，果眞是方雄，但自己派去教訓人的慓悍打手吳可、金彪，却反而被人家教訓得滿地亂爬亂滾。

他臉上有點掛不住，正想親自過去，魚香綺却嬌笑叫道：

「王會長別管此事，這場關係重大的賭賽，已到最後決勝關頭，周先生要打球了。」

經魚香綺這樣一叫，加上王朝海也瞥見方雄已騎了他的「BMW特級機車」馳去，自然便回過臉來。看周豪在這最後分勝負的一擊之上，施展甚麼特殊球技？

周豪一點都不特殊，他完全效法王朝海，只似乎比王朝海多用了一點勁頭。用勁既然稍大。他所擊「旋轉球」走的弧度，遂也比王朝海擊球時的廻旋弧度稍大。前半情況相同，結果却不一致。

王朝海的「高而富」球廻旋到了洞口時，最恰好落入洞內。

周豪因用勁稍大，却不曾入洞，而告滾越洞口。

看來是周豪輸了，連一些看熱鬧的人，都發出了惋惜之聲，其中自然有飯島在內。

但事情並未結束，居然還有下文……

下文是高而富球雖越過洞口，却餘力未盡，居然餘力未盡，爬上了那根斜插入土的「飯島手杖」。

手杖末端，雖未如傘柄之曲，却也微有彎度，高而富球遂循著那點彎度，又向原先來處飛回。

好看煞人的鏡頭出現了，一枚白色小球，在空中飛行了一段小小圓弧後，耗盡餘力，奇準無比地，落入了「果嶺球洞」之內。

雙方都算是在「果嶺」上一擊入洞，似乎又屬秋色平分，但王朝海和周豪的入洞情況有別。

他們爲了爭勝，都不是直接推桿，而是用高度技巧，使所擊的高而富小球，於進行中有了弧度。

但王朝海的「弧度」，是在草地之上，周豪的「弧度」，却在空中。

一個是「平面」，一個是「立體」，以「難度」而論，自然是周豪稍勝，但周豪也有缺點，是「利用道具」，有了那根「道具手杖」的末端彎度相助，

故而，王朝海若不認輸，身爲公證評判的魚香綺也頗難逕行把勝利成果，推向周豪一面。

不過，王朝海不愧是贏過大錢，也輸過大錢，見慣大風大浪的「瀟洒賭王」，他相當夠風度的，先摘下頭上所戴的運動帽來，再向周豪，一翹拇指：

「周豪兄，高桿，高桿，佩服、佩服！」

周豪臉上，有七分得意，也有三分慚愧，照樣表示禮貌地，也摘下帽子，笑了一笑：

「王會長，你佩服什麼？是佩服我的球技？」

王朝海從身上摸出一件金光閃閃之物，揚眉笑答：

「球桿揮得極妙，我是對周兄的才藝及心智，表示雙重佩服，並代表『摩登俱樂部』，頒贈你一枚『摩登勳章』，聘你爲本俱樂部的『榮譽會員』……」

他一面說話，一面把那枚金質「摩登勳章」，替周豪佩在胸前，並向飯島笑道：

「飯島先生，三陣分勝負的偉大賭局，業已見了分曉，我是輸家，如約把價值在千億以上的

『三三八河川地石油股權』，以十一億代價，讓給你了，你準備開支票吧！」

在場諸人，臉上全有笑容。

王朝海雖「瀟洒」，但在賭局上輸了大錢之人，再怎麼強裝洒脫，總難免在嘴角、眉梢、流露出幾絲苦笑意味。

魚香綺笑得狡黠，她右眼　著王朝海，左眼瞥著周豪，手兒則摸著胸前的「蝴蝶別針」，笑容是七分嬌媚，三分刁蠻。

周豪笑得得意中有點「色慾」成分，他看著那枚「蝴蝶別針」，目光中有幾分得意，幾分會心，但看著能使「蝴蝶別針」，不時顫動，栩栩欲活的魚香綺胸前高聳雙峯時，却不禁把她幻想成「蝴蝶別墅」的女主人，而目光中呈現出煽情慾火，憧憬那足令人骨蝕魂銷的「魚的世界」。

飯島則金錢第一，他贏得夢寐思之的「石油股權」，幾乎連鼻子都笑歪了，肥臉上一片油光，連連點點：

「當然，當然，如今就去『飯島賓館』開支票，或是付美鈔現金，都可以我因對周豪老弟，幾乎有百分之百信心，業已命令賓館中準備了一席價值美金三萬元的『滿漢全席』，爲周老弟賀功，爲王會長慰勞，也向魚小姐致謝，我對魚小姐是十分感謝，百分欣賞，更要私人贈送她一隻價值不下於美金五萬元的『飯島株式會社標誌』，四邊鉆鑽的『白金飯碗』。

除此以外，還有兩個人在笑，但笑得更難看了！

那是吳可、金彪，他們被方雄揍得鼻青臉腫，滿身泥土，故而也笑得呲牙咧嘴！

××　　××

「飯館賓館」中的這一頓飯，著實山珍海味，佳　畢陳，酒也是飯島遠自法國帶來的名貴陳釀，吃喝得十分爽快！

飯島的錢，也付得十分爽快，十一億元，居然不開支票，全付美鈔現金，並笑呵呵地，向王朝海說道：

「王會長，你對此地的新聞界，比較熟悉，替我召集他們，明天在『三三八河川地』油井現場，開次規模龐大的招待會吧！我要當衆宣布：「三三八河川地」石油藏量遠景，以及權利已爲『飯島株式會社』，獨家購得，從此將集合中、日兩國的財力，暨科技之力，在極短期間，把此地變成第二個『科威特』了！

聽了飯島的話，在席諸人，包括周豪在內，均自相視微笑，周豪襟上所佩的那枚「摩登勛章」，更是金光閃閃襯托他臉上展靈的勝利笑容，越發不可一世！

××　　××

常言道，得人錢財，與人消災，王朝海相當龐大的十一億元到手，果然替飯島把這次記者會，籌備得十分隆重龐大。

但或許是對十一億的鉅額收入，需要愼重處理，三三八河川地的記者招待會上，王朝海並未

到場。

不單他本人未到，連魚香綺也居然芳蹤縹渺，未見形影。

飯島對此，並不在意，因爲現場夠熱鬧的，已使他趾高氣昂，志得意滿。原油，從油井中不斷高噴，五色繽紛的綵帶，飄飛得到處皆是，樂隊演奏，美酒騰香，加上賓客如雲，所謂「賓客」，是當地各大報刊，暨電視公司的新聞記者、工商業鉅子，以及一些消息迅靈，及時趕來的外地通訊界人士。

這樣盛大的招待會上，攝影，當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閃閃鎂光的舉機獵影人士中，又有方雄，但王朝海未到，他手下的哼哈二將吳可，金彪，也不在場，故而，並沒有人對方雄表示甚麼明顯敵厭態度。

某電視公司社會新聞的權威記者，搶先訪問飯島，他手持雞尾美酒向飯島含笑舉杯：

「飯島先生，恭喜你啊，原油又稱「黑金」，如今是不是已全部屬於飯島株式會社？」

飯島的把臉上，滿是喜悅油光，他拍著陪他同在一起的周豪肩頭，呵呵直笑：

「不錯，飯島株式會社，享有這片『三三八河川地』，地上物和地下物的全部主權，這樁事業成就，我的特別助理周豪先生，應居首功，故而我答應周豪先生，可以享受有關權益的百分之十紅利。」

另兩家競爭激烈的大報記者，急著發問，他們幾乎是同時間口，更巧的是所提問題也居然完

全一致。

他們的問題是：「請教飯島先生，『三三八河川地』的石油藏量，約有多少，以及每天有多少生產計劃？」

飯島更把臉上的成堆肥肉，都笑得連連抖動起來：

「我在簽約購買全部權益之前，曾經請教專家，據稱蘊藏極富，無盡無窮，至於生產數量，則因剛剛開始，應該循序漸進，不可過度躁急，我準備每天生產一百萬桶。」

又幾乎是三四位新聞記者同聲提出的同一問題：「內銷？還是外銷？準備供應那些國家？」

飯島笑得在同意中略含詭譎：

「對於這項問題，目前沒有答案，因爲既然投資必圖回饋，日本人最愛賺錢，也最會賺錢，我們當然謀求高價。那個國家，或那個地區，出的錢多，才可以獲得我的石油供應。」

「呀……」

「咦……」

第一聲「呀」，是在場工商鉅子暨記者們，聽得「三三八河川地」石油生產的遠景，如此美好時，所共同發出的羨嘆之聲。

第二聲「咦」，是在場人物共同看見一樁奇怪景象，而共同發出的訝異之聲。

所謂「奇怪景象」，是從油井中噴空而起的原油噴勢，突然由強轉弱，終於完全的停止，不

再有油噴出。

樂隊方面，不知是巧合？是湊趣？抑或故意調侃，如今所演奏的曲調，也成了「魂斷藍橋」。

飯島頗覺掃興地，側顧周豪問道：

「爲甚麼不抽油了？是工作人員休息？還是油管、機械方面，發生了阻塞事故？」

周豪不敢遽作猜想答覆，雙眉微蹙說道：

「可能的原因很多，無法猜測斷言，我去看看好……」

飯島搖手：

「你替我招待客人，我自己去看，假如機械不好，我立刻去電歐美，空運最新機械，假如是人員怠忽，我就毫不客氣地，對他們予以減薪，或革職處分。」

飯島說走就走，有幾個記者，想要追蹤，却被飯島示意周豪，含笑攔住。

「直著出去，橫著回來，是小說中常見語句，如今恰好用來形容飯島情況。

因爲，飯島不是老回的，是躺在一副擔架上，被抬回來的。

周豪大驚趕過……

飯島人雖躺在擔架上，却知覺未失，呆住喃喃：

「我……我的十一億呀……我……我的……一……億……呀……」

周豪見飯島不是中風，也未暈厥，心頭寬，含笑勸道：

「社長不要着急，機械不好，我們更設備，人謀不臧，我們以高薪聘用優技人員，十一虧不掉的，不消多久，可以賺回一百億，甚至一千呢？」

飯島臉上不單已收斂笑容，連肥肉都似突然有那些走油收縮地在擔架上瞪起雙眼叫道：

「賺？還賺個屁？中國人早就說過：巧婦難爲無米炊』，這『三三八河川地』的地下，只有砂石，根本就沒有油。」

周豪一怔：

「大家都看見的啊，社長不單看過，我記得你還用舌尖。和嘗過。」

飯島如今慢說是笑，連哭都哭不出來地，苦著臉兒說道：

「假的，全是假的，油是從後山一個掩蔽極好的『強力幫浦』中，噴出來的，我……我根本遇見騙子，上了王朝海巧設陷阱的一個大惡……」

「莫大惡當」的最後一個「當」字，並未說出口來，飯島便因過份激動，滿臉通紅的，暈了過去。

現場立時大亂，周豪當然是把飯島立即送去醫院，一干記者則紛紛趕去後山，藏放「強力幫浦」，堆積空油桶之處，拍照爭取新聞。

只有工商界的一位來賓白蓋，不貪多看熱鬧，趕緊跑回「楓葉機構」，向他表姐江寒秋，報

告這樁出人意料之外，也有點原在意料之中的天大笑話。

江寒秋見白蓋一進董事長辦公室，便捧腹彎腰，幾乎笑岔了氣的怪模樣，便訝然問道：

「你……怎麼了……」

白蓋笑得一時無法暢言，只是吃吃答道：

「飯……飯島成……成了『飯桶』……」

江寒秋更感迷惑：

「怎樣成『飯桶』呢？莫非飯島竟把吃喝不完的石油權益，讓出多少股了，給我們『楓葉機構』？」

白蓋心神稍定，連連搖頭：

謝天謝地，飯島沒有讓給我們這種『天大便宜，他已經因爲消受不了這種『大便宜』，而氣得像是中風，被周豪送醫院了……」

當江寒秋聽完白蓋所說的「三三八河川地」失油經過，不禁目注她陳設在辦公室中的「三三九高地新城模型」，面露微笑：

「做人，要本本份份，安穩守法，做生意也要實事求是，將本求利，不貪非份之財，如今，全世界景氣復甦，台灣寶島，更是外資僑資的主要投資良好地區，我們『三三九新城』，遠景美好，一定有理想收獲！」

「楓葉」機「構」中，江寒秋在憧憬未來，「摩登俱樂部」，王朝海却在享受現實。

「摩登俱樂部」會議室中的會議桌上，擺了五堆美金現鈔，四堆較大，一堆較少，每一堆美鈔之上，並放了一枚似是代表享有人錢身份的金質物件。

最少的一堆上，放的是隻代表「PLAY BOY」的兎子頭，其餘四大堆則是一項鑲有「黑桃、紅心、鑽石、梅花」四隻「A」的「賭王皇冠」，一條體態玲瓏的美人魚，一隻色澤、形態均極罕見的異種蝴蝶和一枚「摩登俱樂部」的會員徽章。

會議桌的「主席」位上，坐的當然是「瀟洒賭王」王朝海，魚香綺、高大爲，和剛自醫院趕來的周豪，亦均在座。

王朝海滿面都是得意神色，目光一掃在座諸人，從容發話，他首先目注周豪：

「周豪兄，你是『飯島株式會社』的核心人物，應該知道『飯島』並不是正經生意人，他的鉅額資財，是從那裏來的？」

周豪微笑：

「飯島除正當生意以外，也是日本毒、賭等黑道巨擘，他並在南北美、歐洲，暨中東方面，用不正當的手段，騙了鉅額財富……」

王朝海大笑：

「這次，他想不到他手下大將，竟和我合作千他，以致在此栽了跟頭，一條老命，恐怕活不

成了！」

周豪接口：

「老命雖不要緊，前途却告完蛋，因爲他在歐洲方面的一件千騙巨案中，證據消滅得不夠完美，漏了馬脚，國際刑警，已在著手找他，飯島才急於在此創建可以賺大錢的投資事業，作爲退步，加上此人好色如命，魚小姐姿容既美，手段又高，把他胃口吊足，遂使我們如願以償，得竟大功。」

王朝海面前所放，本來就是那堆上置「賭王皇冠」的鉅額美鈔，他如今把上置「異種蝴蝶」的一堆，推向周豪，上置「玲瓏美人魚」的一堆，推向魚香綺，上置「兎子頭」的一堆，推向高大爲，並指著另外上置「摩登會徽」的一堆，含笑說道：

「大功既成，我們自然分享成果，除各位應得者外，這一堆作爲『摩登俱樂部』的常備基金，作爲犒賞吳可、金彪等有功人員，以及應付意料不到的突發事件之用，諸位認爲我分配得夠公允麽？」

魚香綺、周豪、高大爲等，是用掌聲作爲回答，吳可、金彪等「摩登俱樂部」重要幹部，則如所謂「犒賞」，決非「少數」，一個個躊躇滿志，笑容可掬。

就在笑容和掌聲之中，鎂光忽閃！

鎂光才閃，王朝海便暴怒喝道：

「一定又是方雄，他怎麽鬧得進來？俱樂部的警衛人員，不想分獎金了……？」

「分獎金」三字，方雄「英挺」超越周豪，「瀟洒」不遜於王朝海的俊拔身形，已出現於會議廳內，手指會議桌上的大堆美金，揚眉笑道：

「王會長，你分配得不公平吧，怎麽沒有我的一份？」

王朝海怫然：

「你憑甚麽要？」

方雄「咦」了一聲，朗然答道：

「人在江湖，見者有份嘛！」

王朝海仍然沉著臉兒：

「你只說『人在江湖，見者有份』，爲甚麽不說『無功者不受祿』啊？」

方雄取出一疊照片，丟在王朝海的面前，笑得有點詭譎說道：

「既然無功者不能受祿，我就作筆生意，向你賣照片吧！」

王朝海連看都不必看，便已知道那些照片內容，甚至於剛剛分贓的最新情況，都已進了方雄相機，或是變成了即攝即有照片。

他的眼睛不看照片，却看何處？

他是全神貫注在方雄身上，並以眼角餘光，暗暗照會吳可、金彪等一干幹部，暗示他們要

下辣手，務把方雄除去。

會議廳中的「摩登幹部」，頓時刀槍齊動。

他們才動，方雄已動！

「才」字比「己」字，至少也慢了那麼「一剎那」！

方雄身手，太矯捷了，他掌握了「一剎那」的先機，以近乎神奇的動作，奪下了吳可、金彪，以及所有「摩登幹部」的手中刀槍。

他雖顯身手，絕未傷人，只把這些刀槍，全丟在會議桌上，向王朝海微笑說道：

「王會長，拿刀動槍，過時代了，這裏是『摩登俱樂部』，你若眞想動手，我們何不來一次『摩登決鬥』？」

他一面說話，一面用手玩弄著自己雪白襯衣胸前的「紅色領帶」。

王朝海本來已在皺眉，突然從這「紅色領帶」上，引起幻想，不禁把眉頭皺得更緊：

「你……你會不會就是『俠盜羅平』？」

方雄微微一笑：

「你終於在這會經是我闖江湖的標誌「紅領帶」上，想起來我是誰了，不過，今天應該稍加解釋，『俠盜』二字，已成過眼雲烟，『羅平』二字，則是我用過的許多姓名之一。」

王朝海得知對方竟是自己心儀甚久，却尚未會過的絕頂人物，不禁向面前的大堆美鈔，看了

一眼，苦笑說道：

「你雖然慣作『黑吃黑』的手段，但所得往往都捐給慈善機關，才在江湖上闖出了『俠盜』美譽，羅先生，請開口罷，要捐多少？捐給什麼機構？假如我面前的美鈔現金不夠，王朝海爲了尊敬前輩，我替你再開支票。」

常言道：「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這位「瀟洒賭王」王朝海震於對手盛名，竟然甘讓到口的饅頭飛掉，有不戰而屈之意。

但方雄卻不接受王朝海的低姿態，搖手笑道：

「不必，不必，我不向任何慈善機構，捐助不義財了，因爲剛才我已說過，『羅平』姓名，或者尚有歷史，『俠盜』二字，卻已成過眼烟雲。」

王朝海平素頗爲高傲，在碰了一個釘子後，略有怒意，反唇譏道：

「我明白了，羅前輩以前是專爲別人，今後是只爲『自己』……」

方雄以微微一笑，截斷了王朝海的話頭：

「不對，以後我是爲更多的『別人』……」

「更多的『別人』？……」王朝海詫然叫道：「『這更多的別人』一語，有點費解！」

方雄笑道：

「答案簡明得很，但揭曉的時間，應該是在你我的『摩登決鬥』，分了勝負之際。」

王朝海知曉難免要見眞章，神色凝重問道：

「甚麼叫『摩登決鬥』？」

方雄目光微注被自己空手奪來，丟在會議桌上的幾件刀槍，含笑說道：

「不必把局面弄得殺氣騰騰，用『牌』，代替『刀槍』豈不比較『摩登』？面對『瀟洒賭王』我和你賭一局。」

王朝海對於方雄這種提議，頗感意外地，揚眉問道：

「用甚麼牌？怎樣賭法？」

方雄伸手指著桌上現成的幾副簇新樸克牌道：

「現成的工具最好，勞動魚香綺小姐玉手，替我們發上五道，只消底牌一翻，馬上便決定勝負。」

這是「賭法」，「賭法」卻不必談，很明顯的，王朝海若贏了方雄定拍腿就走，若是方雄贏了，王朝海便俯首聽命，任憑對方開出條件。

換個別的對手，王朝海身爲「瀟洒賭王」，對於這種「發五張牌」的「摩登決鬥」，自有必勝信心，但面對之人，竟是身經無數大小賭局，傳說精嫻各種賭技的「俠盜」羅平，王朝海不禁有點心中打鼓，他以眼角餘光，向魚香綺瞟了一瞥。

因爲，魚香綺是被指定的「發牌人」，她幾乎有左右勝負的絕對影響力，王朝海遂想看看魚

香綺有何表示？

魚香綺是聰明絕頂之人，她知道在「俠盜」羅平的面前，打不得任何過門，故而，她毫無表情，只在目光中，相當的堅定絕未流露出絲毫怯色。

這是極爲高明，不作表示的表示……

魚香綺不怯，王朝海立刻壯膽，向方雄點頭說道：

「好，我接受這場摩登決鬥！」

方雄聞言，向魚香綺伸手笑道：

「魚小姐！勞你玉手，請發牌吧！」

魚香綺嫣然一笑，取過一副新牌，動手拆封。

她以極大方、又極美妙的手法，把牌洗了三遍，並表示公平地，向方雄嬌笑伸手道：

「羅前輩，請切牌。」

方雄雖一再聲明「羅平」只是化名，「俠盜」更成過去，但王朝海與魚香綺，卻均因人在江湖，仍對他以「羅前輩」相稱。

這位「羅前輩」，見魚香綺請他切牌，不禁微微一笑，擺手說道：

「不必切了，我既信得過魚小姐，更想瞻仰瞻仰長江大浪的後起之秀們，有甚麼能使我自慚落伍的新奇手法？」

魚香綺秀眉微揚，方雄雖表示不必「切牌」，她仍展現了表示無私，並着實相當新奇的「切牌」動作。

魚香綺是從方雄那疊攝影照片中，隨意取了一張，拋向空中，等它落下時，用業已洗了三次的撲克牌去承接。

照片插入牌堆，即從此處「切牌」，魚香綺伸出右手食指，在牌堆上，輕輕畫了一個圓弧，那五十二張撲克牌，變成了既像一朵花，又像一張扇面的美麗圖案。

魚香綺順著這切好的牌堆，先發方雄，後發王朝海，四明一案，每人一張。

前三張牌，是方雄領先，他一連獲得了紅心、鑽石、梅花的三張大「A」。

王朝海則一連獲得三張「K」，恰巧比方雄弱了一級。

但第四張牌，有了變化，方雄所獲得的，是紅心「Q」，王朝海則獲得魚香綺發給他的第四張「K」。

勝負至此，已逆轉了，假如方雄的第五張暗牌，不能博到黑桃大「A」，則勝利之神，便將傾向王朝海的一面。

第五道是暗牌，兩人同時取張自己的明牌擋住。慢慢過癮。

王朝海開始落後，雖在第四張「K」發進，似乎扭轉局面，眉宇間仍未釋憂，但看完第五張暗牌，眉頭立展，恢復了瀟洒神情，向方雄含笑說道：

「羅前輩，這場『摩登決鬥』，是你輸了，王朝海僥倖承讓，你不必翻底牌了，王牌在我這兒。」

語音落處，先翻底牌，赫然竟是一張足以左右賭局勝負的黑桃大「A」。

照理來說，方雄業已輸定，絕無平反機會，他的那張底牌，縱然是「Q」，但三「A」兩「Q」的「富而好施」，也仍將成爲王朝海四條「K」的牌下敗將。

怪的是方雄也看完底牌，卻毫無輸了賭局的絲毫懊喪神情，反而笑吟吟地，向王朝海揚眉笑道：

「王朝海，你錯了，輸的不是我，是你們這群空有聰明，不圖上進的『摩登千王』，眞正的王牌，在這兒呢！」

說到「眞正王牌」，方雄伸手把自己那張底牌，翻了過來，

王朝海、魚香綺，甚至於周豪、高大爲等，因均知方雄已無底牌可翻，卻偏偏仍出大言，一齊訝然注目。世間事，往往會變化無端，出人意料！

如今便大出意料，方雄所翻轉的底牌，並無任何撲克圖案，赫然竟是一枚「國際刑警警徽」！

更是令王朝海等驚魂喪膽的是，「國際刑警警徽」的底牌才翻，尖銳的警笛聲息，隨從四方八方警起，這「摩登俱樂部」會議廳的每處門窗出口却出現了武裝警員。

鴻門會敘

鴻門黑煞

是深夜。

有悲啼！

悲啼聲從一座傍山而建的茅屋之中傳出。

茅屋門外，已有一個年約半百的老婦陳屍血泊，屋中所傳出的，卽是年輕女子的宛轉悲啼，與粗暴男人的桀桀厲笑！

驀然間，白影一閃，在茅屋門外，出現了一個劍眉星目，相當英挺，約莫二十七八的白衣少年。

這少年手橫長劍，劍眉雙挑地，向室內怒聲叫道：「那個江湖敗願，休要無恥損人名節，趕緊出室受死！」

室中怒哼一聲，稍停片刻，一團黑影，破窗而出。

白衣少年似乎不屑暗襲，未加理睬，但那黑影，亦非人體，只是一張木椅。

室中人是個黑衣壯漢，從後窗翻出，向白衣少年厲喝道：「何方小輩，可是吃了熊心豹膽，竟敢破壞你家大爺好事！」

白衣少年冷笑不答，手中長劍一震，朵朵劍花，錯落飛出！

李姓黑衣壯漢見對方武功極高，心中骸甚，一面揮刀抗拒，一面口中連連發胡哨，招聚同黨。

山林中四條黑影，電掠而至！

但白衣少年劍法神妙，在那四條黑影，未至之前，李姓壯漢已遭淫惡報應，作了無頭之鬼。

那四條黑影，與先死的李姓壯漢，同一裝束，均是一身黑色勁裝，並在左臂之上，繡有白色骷髏圖案。

白衣少年目光一掃，橫劍問道：「爾等是何幫派？」

一名身材比較高大的黑衣人，厲聲答道：「瞎了你的狗眼，連最近崛起武林，威震西南的『黑煞幫』也不知道，竟敢傷我幫中弟兄，豈非自尋死路？」語音甫落，舉刀一揮，四人便各舉兵刃，向白衣少年群攻而至！

白衣少年清嘯一聲，手中長劍指處，身形拔空四丈，衝天飛起！

半空中分臂俯身，斜撲而落，洒落了萬點劍花，把四名黑煞幫徒的身形，一齊密罩在內！

那些黑煞幫徒，幾曾見過如此劍法，驚怖萬分，欲逃不及！

慘號迭起聲中，一人斷頭，一人洞胸，另一人死得更慘，竟被白衣少年攔腰斬成兩截，把心

肝腸肺，流得遍地皆是！

只賸下站得稍遠一人，見此情形，那裏還有絲毫鬥志，嚇得七魂皆冒，拔腿飛逃！

白衣少年游俠江湖，一向心狠手辣，怎肯放過這條漏網之魚？清叱一聲，施展上乘輕功「龍形一式」，轉化「八步登空」，趕上那「黑煞幫」徒，一劍向他後心刺去。

眼看這名「黑煞幫」徒，也要在劍下橫屍之際，徒然從道旁小林之中，閃出一條高大黑影。

這人手執一對相當沉重的八角銅鎚，居然將白衣少年的長劍架住。

白衣少年內力暗凝，沉劍往下一壓。

誰知他這約莫八分勁的一壓，竟未把那高大黑衣人的雙鎚壓動！

白衣少年知遇勁敵，收劍飄身，退後數步，目注對方問道：「尊駕何人？」

那身高約有六尺四五，頭如巴斗，眼若銅鈴，看去異常魁偉之人，應聲道：「在下常獨，江湖人送外號『大力鬼王』。如今在『黑煞幫』中，擔任內三堂堂主之一——」

常獨語音至此微頓，巨目雙睜，朗聲問道：「尊駕適才一劍連誅三人的那招『天河倒瀉』，似是『天遁劍法』中，三大絕招之一？」

白衣少年相當佩服對方眼力，點頭說道：「常堂主的眼力不錯……」一語甫出，常獨便接口笑道：「尊駕既精『天遁劍法』，又復如此年青瀟洒，定是當世武林中，頗負盛譽的「乾坤小八劍』之一，『追風劍客』茅浩的了！」

白衣少年點頭答道：「常堂主猜得不錯，在下正是茅浩，貴屬不守江湖規戒，欺凌婦女，殺老姦幼，被我劍下行誅，連其黨羽，殺了四個，這帳兒……」

常獨不等茅浩語畢，便即堆着滿面笑容，接口說道：「茅少俠千萬不必如此說法，四條人命，算得甚麼？何況他們所行當誅，常某還感謝茅少俠代敝幫清除敗類之德呢！」

茅浩想不到這「大力鬼王」常獨，長相雖頗兇惡，說起話來，倒頗合情理，竟弄得自己臉上訕訕地，不知怎樣開口？

常獨向他看了一眼，含笑道：「茅少俠，在下有句話，不知當不當講？」茅浩笑道：「常堂主有何話兒，儘管說出。」

常獨雙眉一挑，朗聲說道：「本幫幫主黑煞眞人，藝業極高，已參造化，除了內三堂外三堂無數健者之外，近又邀得名震江湖之『毒心秀士』姚遁天，『惡漁翁』董沛，『紅娘子』劉華等絕代好手加盟，實力之強，超越當世武林中，任何門派，茅少俠何不同參盛舉，共謀……」

話猶未了，茅浩已連連搖手說道：「多謝常堂主盛意，一來茅浩一向輕於名利，閒雲野鶴，難受羈縻，二來『黑煞幫』聲威雖著，令譽不佳，幫中莠過於良，業已近於盜寇……」

『盜寇』二字才出，常獨臉上便勃然變色叫道：「茅少俠，本幫有椿規矩，凡被本幫邀約不允之人，便……」

茅浩挑眉接道：「是否不爲『黑煞』之友，便爲『黑煞』之敵？……」

常獨搖頭答道：「那倒不是，只是拒絕本幫邀請之人，必須展示一項絕藝，則本幫仍對其照樣尊敬！」

茅浩「哦」了一聲，點頭笑道：「原來如此，但不知常堂主要我展示軟硬輕功，抑或兵刃、拳脚、玄功、暗器……」

常獨忽然雙手一舉，把手中兩柄八角銅鎚，向地上猛力砸去！

「噹」的一聲巨響，在月色朗照中，飛揚起好大一片塵土！

茅浩目光注處，覺得這「大力鬼王」常獨的膂力着實驚人，兩隻八角銅鎚的斗大鎚頭，業已被他砸得深陷入土，只剩鎚的柄在外。

他劍眉略軒，目光凝注在常獨臉上，問道：「常堂主此舉，是否想攷較我的膂力？」

常獨一抱雙拳，點頭陪笑道：「常某這兩隻銅鎚，共重五百一十八斤，便由於略具濁力，才獲贈『大力鬼王』之號，茅少俠若能將雙鎚拔出，並高舉過頂，不單殺死本幫四名弟子之事，一筆勾消，常某也不敢再爲邀請加盟之事，有所囉嗦！」

茅浩笑道：「好，常堂主既已出題，茅浩雖無霸王貫獲之勇，也願一試其難！」說完回手肩頭，長劍入鞘，雙手分持銅鎚柄，暗凝眞力！

可惜這位「追風劍客」茅浩，畢竟是位胸少機心的正派豪俠，他只顧全神貫注地滿凝內力，却忽略了一件事兒。

所謂忽略之事，便是在他凝功之際，那「大力鬼王」常獨的臉上，曾掩不住地，流露過一絲獰笑，雙目之內，也閃現過一瞥兇芒！

茅浩凝足內力，雙手一拔，果然把兩柄深陷入地八角銅鎚頭，拔得離地而起！

然後一翻雙腕，便把重達五百一十八斤的兩柄巨鎚，高舉過頂！

誰知就在此時，常獨一聲獰笑，竟有五六綫烏色精芒，從他袖中飛出，向茅浩當胸飛去！

一來雙方距離太近，二來茅浩手舉雙鎚，前胸門戶大開，正是對方突施暗襲的絕好目標，那裏還來得及抗拒閃避？

總算茅浩動作快捷，一見常獨變臉發難，便趕緊撤手釋鎚，人往後縱！

兩柄巨鎚的鎚頭落下，擊落了三綫烏光，但另外三綫烏光，却仍打中了茅浩當胸致命要害部位！

茅浩退了丈許，身形搖晃，足下踉蹌，胸前雪白儒衫之上，露出了三根刺尾，刺頭顯已貫衣入肉！

常獨見狀，一面拾起雙鎚，一面獰笑叫道：「茅浩，你胸前所中，乃本幫獨有暗器『黑煞刺』，刺上之毒，無藥能解，你這不識抬舉的狂妄小輩，趕緊找個風水好點的地方，收屍去吧！」

茅浩手撫胸前，鋼牙一挫，厲聲答道：「善惡報應，昭彰不爽，茅浩縱化厲鬼，必復此仇，你這萬惡匹夫，要替我好好記住今夜之事！」說完，立即步履踉蹌地，轉身馳去。

常獨因對方連中三根毒刺，必死無疑，遂也不加截擊，只向被自己從茅浩劍下，所救得性命的那名幫徒，暗作囑咐，叫他悄悄跟踪，等茅浩毒發身亡以後，將其頭顱割下，回幫領賞。

× × ×

「四海遊龍」東方鐵，也是當世武林後起俊秀，列名於「乾坤小八劍」中，並與「追風劍客」茅浩，結爲金蘭兄弟。

這次，東方鐵遠遊關外，興盡歸來，帶了幾枝上好野山人參，至茅浩所居的「烏蒙山絕龍嶺」下，探望結盟兄長。

誰知他在距離「絕龍嶺」尚有兩座山頭之處，便遇着一位手持利斧的年老樵夫，向他叫道：「東方老弟，你是來探望你茅浩大哥的麽？」

東方鐵抬頭一看，認得在路邊壁上的，正是茅浩隣居龐姓老樵，遂止住脚步，抱拳道：「在下正是往『絕龍嶺』，探望茅大哥，我們約有半年多未見，龐老人家的一身傲骨，可更硬朗了！」

龐老樵暫止伐木砍樵之舉，長嘆一聲道：「東方老弟，你要探望你茅大哥，爲何不早來兩日？」

東方鐵雖見龐老樵夫神色，有點悽然，尚未想到茅浩有甚不幸，只把雙眉微揚，仍然帶笑問道：「老人家何出此言，莫非我茅大哥於兩日前出外遊俠了麽？」

龐老樵夫忍不住目中淚光閃閃地，悲聲答道：「東方老弟，你猜錯了，你茅大哥不是於兩日

前出外遊俠，而是於兩日前，已歸道山！」

這「已歸道山」一語，宛如一記平地焦雷，幾乎把這位「四海遊龍」東方鐵，震骸得暈了過去。

他木然片刻，失聲叫道：「老……老人家，……你……你……你……此言當……當……當眞……」

龐老樵夫嘆道：「怎麼不眞？東方老弟若是去得快點，或許尚未蓋棺，可以見你茅大哥最後一面！」

東方鐵鋼牙挫處，右足一頓，足下山石，應脚而裂！

他向龐老樵夫，略一抱拳，閃動身形，宛如電掣風馳般，便向「絕龍嶺」下趕去。

雖然龐老樵夫如此說話，東方鐵仍不相信「追風劍客」茅浩，那等一個生龍活虎的少年英雄，竟會遽爾夭亡！

他一面奔馳，一面心中「卜卜」連跳，眞期望龐老樵夫之語，有所失實才是！

「絕龍嶺」到了，茅浩所居草屋之前，素旛飄然，果有喪事！

東方鐵一聲長嘆，萬念俱灰，彷彿連舉步都沒有氣力。這時，茅家的老僕茅忠，正取了一隻瓦盆，從室中走出，在門口焚化紙錢。

東方鐵身形電閃，從六七丈外，一縱而至，伸手抓住了茅忠右臂。

茅忠起初嚇了一跳，回頭見是東方鐵，「哎呀」一聲，愁眉說道：「東方相公，你……你……你這次怎會這……這久才來？……」

東方鐵不暇作答，向茅忠急急問道：「茅忠快說，我茅大哥內功精純，體格極健，宛如生龍活虎一般，他……他……他……他怎會遽……遽殞天年？」

一提此事，茅忠頓時老淚縱橫，並未作答，只從懷中摸出一根長約兩寸，粗如縫針，非金非木的黑色小刺，向東方鐵遞去。

東方鐵接過一看，竟不知名，只看出刺尖之上，沾有極厲害的劇毒！

他一雙虎目之中，突閃精芒，盯著茅忠問道：「茅忠，難道我大哥竟……竟死在這毒刺之下？」

茅忠滿面淚漬地，點了點頭，表示東方鐵猜得不錯！

東方鐵猛一回手，重重地摑了自己一記耳光，悲聲說道：「該死，該死，好端端地，我要嚮往甚麼白山黑水風光，來個遠遊關外？若與茅大哥同在一處，或許可使他脫過這場劫數……」說至此處，又向手中黑色小刺，看了一眼，目注茅忠道：「茅忠，我大哥有沒有向你說過，發這毒刺，傷他之人是誰？」

茅忠搖頭道：「我家相公，前胸中了三根毒刺，回家便不能言語，故而不知這發刺之人，究竟是誰？」

東方鐵虎目之中，英雄熱淚又流，搖頭一嘆，舉步走進室內。

室中素燭高燒，香烟繚繞，供桌之後，擺了具臨時覓得，質料不算太好的六尺紫漆桐棺，棺木並業已上蓋。

東方鐵想起平日交情，暨盟兄茅浩的聲音笑貌，不禁鼻間奇酸，拜倒棺前，放聲大哭起來。

茅忠在一旁答拜，也哭得滿面都是縱橫淚漬。

東方鐵哭了好大一會，才在茅忠相勸之下，收淚起身，向茅忠叫道：「茅忠，你把棺木開開，讓我瞻仰大哥遺容，見上最後一面。」

茅忠聞言，臉色倏然一變，顫聲說道：「東方相公，我家相公已死，不必多加驚動靈體，你——你還是不要瞻仰遺容了吧！」

東方鐵是何等人物，目中神光一閃，沉聲問道：「茅忠，你臉上變色則甚？莫非其中尚有甚花樣？我茅大哥之死，到底是眞是假？」

茅忠流淚道：「這個不祥慘禍，焉有虛假之理？老奴勸東方相公不必開棺，只是不願使你更增悲痛——」話方至此，東方鐵心中疑念更濃，搶步走到供桌之後，自行伸手，把棺蓋揭開，移至一旁，

目光注處，東方鐵也不禁臉色大變，口中鋼牙，咬得「格格」作響！

原來，茅浩屍體的六陽魁首，業已被人割去，只見在他一向喜着的儒衫胸前，尚露出半截黑

色毒刺刺尾！

東方鐵霍然轉過頭來，怒視茅忠道：「茅忠，你適才不是曾說我茅大哥中了毒刺而死的麼？他……他的項上人頭，怎會失去？」

茅忠含淚答道：「事情是這樣的，那日深夜，我家相公步履踉蹌返來，胸前插了三根毒刺，業已不能言語，勉強寫了幾樣藥名，揮手命我趕緊出外購買。」

東方鐵皺眉問道：「難道是你出外購藥之際，那仇家竟然又追蹤前來，再下毒手？」

茅忠舉袖拭淚，連連點頭地，悲聲答道：「正是如此，等老奴購齊藥物，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地，匆匆趕返，我家相公已遭慘禍，屍身仆倒門前，連頭顱也被那萬惡賊子割去！」

東方鐵滿懷義憤，苦於無可出氣，指着棺內茅浩的無頭屍體胸前的那根黑色小刺刺尾，向茅忠厲聲喝道：「茅忠，你是茅家老僕，一向忠誠，怎麼今日說起話來，前後矛盾，顯有不實之處！」

茅忠被他罵得一頓霧水，惶然問道：「東方相公何出此言？老奴縱有天膽，也不敢對東方相公，有絲毫瞞哄欺騙！」

東方鐵臉上神色，異常不悅地，冷冷說道：「你方才說我茅大哥胸前共中三根毒刺，如今他遺體之上，留有一根，你給我一根，共才兩根，還有……」

茅忠聽東方鐵問到此處，「哦」了一聲，接口說道：「東方相公有所不知，另外一根毒刺，

我給了二小姐，她要尋找使用毒刺之人，爲我家相公報仇雪恨！」

東方鐵聽得「二小姐」三字，揚眉問道：「茅忠，你所說的『二小姐』，難道是指英妹？」

茅忠頷首道：「我家主人，只有兄妹兩個——」

東方鐵不等茅忠語畢，便又問道：「英妹不是遠去『四川青城』，跟隨心如師太學劍了麼？你是怎樣把那根毒刺，送給她的？」

茅忠嘆道：「我家二小姐業已藝成，離開『青城』，遊俠行道，昨日恰好返家，得知相公已遭慘禍，遂憤然攜刺，矢志天涯尋仇。」

東方鐵道：「英妹還有何話說？」

茅忠含淚道：「我家二小姐，瀕行時並囑老奴將相公棺木暫厝，俟她攜回仇敵心肝或項上人頭，祭靈以後方才入土。」

東方鐵點頭道：「英妹說得好，我茅大哥一世英雄，在大仇未報之前，他怎會九泉瞑目？」

說完，幫茅忠把茅浩的棺木蓋好，正色向茅忠說道：「茅忠，我如今盡摒百物，專心爲我茅大哥尋仇，途中能與英妹巧逢最好，否則每隔兩月，必回此處一次，她若返來，務必叫他等我，大家商量商量！」

茅忠「喏喏」連聲，東方鐵又復目含熱淚，向茅浩靈棺拜別。

× × ×

這裏是「貴州」西境，接壤「雲南」的「盤江」江邊。

「盤江」乃「粵江」上流，以江水盤曲得名，此處恰巧水勢盤行，魚量頗豐，遂有不少漁翁，依江築屋。

東方鐵離開茅浩所居「絕龍嶺」，便一直奔此而來。

他盟友之仇，鬱於胸臆，自然不會有甚臨江垂釣，或負手觀魚的逸志閒情，他是前來拜訪一位武林前輩。

東方鐵此行所欲拜訪之人，是位歸隱已久的武林奇俠，姓胡，名叫太清，昔年「天河釣叟」四字，威震八荒，相當卓著聲譽！

東方鐵知道此老久歷江湖，見聞甚廣，遂特來求教，想請「天河釣叟」胡太清，看看那根毒刺，或可查出仇家來歷？

他抵達胡太清的漁舍之日，胡太清適在病中。

但東方鐵一報自己「四海遊龍」之名，胡太清仍然立刻延見。

東方鐵走進草堂內室，鼻中嗅得一片藥香，有位白髮老翁，躺在軟榻之上。

他知曉榻上老人，便是胡太清，趕緊抱拳恭身，深施一禮，說道：「武林末學東方鐵，拜見胡老前輩，倘請老前輩恕我魯莽晉謁之罪！」

胡太清在枕上含笑擺手說道：「東方老弟無須多禮，請坐下敘話。」

東方鐵欠身稱謝，在榻旁椅上坐下，低聲問道：「胡老前輩有何清恙？晚輩能否……」語方至此，胡太清接口笑道：「多謝老弟關心，老朽是多年老病，偶然發作，有靈驗舊方，服上幾劑便好，東方老弟還是談談你來此之意吧。」

東方鐵道：「晚輩有樁事兒，想請老前輩不吝指點！」

胡太清笑道：「東方老弟乃當世武林中有名健者，位列『乾坤小八劍』之中，我這告老已久，衰朽殘年的頹廢漁翁，還有何事能爲老弟效力呢？」

東方鐵道：「晚輩有件東西，想請老前輩過一過目，指點指點來歷！」

胡太清點頭說道：「好，老弟請拿來看看，但我歸隱已久，成名舊物，或有所知，但是一些新出道的東西，便未必認得出了。」

東方鐵取出那根烏黑小刺，向胡太清雙手遞過。

胡太清接將過去，反覆一看，搖了搖頭，說道：「東方老弟，抱歉得很，你白跑了一趟寃枉路了，這東西我不認得，只知道蘊有特殊劇毒，多半見血封喉，中者無救！」

東方鐵知道這等前輩奇俠，絕對不打誑語，聞言之下，不禁好生失望地，長嘆一聲！

胡太清發現他面帶重憂，注目問道：「東方老弟，你要查察這根毒刺的來歷之意，是否想藉此尋仇？」

東方鐵毫不隱瞞地，立即點頭答道：「老前輩猜得不錯，東方鐵有位盟兄，便慘死在這毒刺

之下！」

胡太清道：「老弟的盟兄是誰？你把他遇害經過，說將出來，或許可以判斷推究出一些蛛絲馬跡。」

東方鐵英雄虎目之中，淚光微閃，答道：「晚輩的盟兄姓茅，單名一個浩字……」一語方出，驚得胡太清從榻上坐起，失聲問道：「茅浩？就是與東方老弟，一同名列『乾坤小八劍』的『追風劍客』茅浩？」

東方鐵點頭道：「正是，胡老前輩如此吃驚，莫非認識我茅大哥麼？」

胡太清嘆息一聲，苦笑說道：「我和茅浩茅英之父茅山通，乃多年至交，怎麼不認識呢？在我歸隱之際，並曾把兩件防身用物，分贈給茅浩茅英兄妹，眞想不到那樣一位少年正直的豪傑英雄，竟會遽殞天年，身遭慘禍……」

說至此處，拉著東方鐵的手兒，急急叫道：「東方老弟，茅浩老弟遇害之事，是你親眼目睹的麼？你把這樁經過，詳細說我聽聽！」

東方鐵聞言，自然立把自己關外遠遊歸來，「絕龍嶺」下，探友聞耗之事，向胡太清轉述一遍。

胡太清聽完經過，雙眉緊蹙地，沉思有頃，緩緩說道：「東方老弟，關於此事，你不妨注意一個方興幫派，但你只有一人，其勢太孤……」

東方鐵不等胡太清語畢，便接口說道：「老前輩不必考慮我是否勢孤，儘量告訴我該注意那個新興幫派？」

胡太清道：「我所指的，便是『黑煞幫』！」

東方鐵聽得爲之一怔，皺眉說道：「晚輩眞是孤陋寡聞，我怎麼竟未聽見過這『黑煞幫』的稱呼字號？」

胡太清道：「這絕非東方老弟孤陋寡聞，而是由於你近來遠遊關外，在白山黑水間，難聞訊息之故，你未注意我會說這是個新興幫派麼？」

東方鐵接著問道：「這『黑煞幫』的主腦人物是誰？他們的巢穴，建於什麼所在？」

胡太清苦笑一聲，搖頭答道：「我由於臥病之故，所知不詳，但『黑煞幫』徒，多在滇黔邊境逞兇，或許巢穴離此，並不太遠，老弟先於雲南貴州兩省之間，查查看吧！」

東方鐵看出胡太清出語至誠，已傾所知，遂一抱雙拳，恭身說道：「多謝胡老人家指點，晚輩盟兄之仇在念，必須立即緝兇，無法侍奉老人家的病榻……」

胡太清聽至此處，急忙擺手說道：「東方老弟不必客氣，你且先行一步，我則趕緊調理，只要病勢一癒，也要爲了此事，再攖鋒鏑，去往江湖走走！」

東方鐵雙眉一軒，恭身稱謝，說道：「胡老人家義薄雲天，東方鐵謹代表我盟兄茅浩的地下英靈，拜謝老人家的深恩大德！」

東方鐵拜別胡太清後，因當地屬滇黔邊境，遂向一般漁民村戶，探詢左近可有橫行不法的兇惡江湖人物？

探詢結果，知道此處因漁夫貧瘠，無甚強人，但離此百餘里外的一座青陽鎮上，却時有牛鬼蛇神出沒。

東方鐵身如閒雲野鶴，一心只爲盟兄茅浩，緝兇報仇，聞訊之下，遂直奔青陽鎮而去。

「四海居」，是這青陽鎮上，規模頗大的一家茶館，也兼賣酒菜等物。

東方鐵因茶館酒樓等處，最爲魚龍混雜，遂信步走入這「四海居」內。

但才走入店中，東方鐵便覺一怔！

使他發怔的是青陽鎮是個大鎮，又係通行要道，商旅不斷，相當繁榮，但這擁有數十副座頭的「四海居」中，却只有寥寥三五茶客。

東方鐵選了個座位坐下，店夥殷勤招呼，他要了一壺好茶，半斤美酒，和兩色酒菜。

等到所點各物送來，東方鐵略一嘗試，不禁向店夥詫問道：「夥計，你們茶香酒醇，菜也不錯，這『四海居』的座位，更頗寬敞，爲何生意却不大好呢？」

店夥笑答道：「小店酒好菜香，是本鎮的金牌字號，早晨，下午，經常滿座，如今因時已過未，遂只賣些外來過路的客人，顯得——」

他的話猶未了，東方鐵便聽出蹊蹺，接口問道：「奇怪，爲甚麼只要賣些外來過路客呢？本

鎮客人都到那裏去了，莫非此地有個特殊習慣，一過未牌時分，大家便不喝茶，不飲酒麼？」

店夥搖頭答道：「那裏會有此習慣，本來越到黃昏，生意越盛，但……」

說到此處，向店門看了一眼，壓低語音道：「但最近有批客人，每天到了申牌時分，便……」一語未畢，竟住口不言，搶步跑往店外。

東方鐵注目看去，只見「四海居」外，走進了六七人來，僅從他們穿着打扮，以及橫眉豎目的兇惡神情以觀，便可看出是地痞匪徒等絕非是良善之輩。東方鐵恍然頓悟，定是這批人，每日此時前來，以致使本鎮居民，望而裹足，才會使茶館生意，頓告清淡，自己少時到要找點話兒，把這些青皮混混的，好好教訓一頓……

他一面心中暗忖，一面游目打量這「四海居」中，其餘三五位茶客。

靠著左牆坐的三人，果然像是個小本生意的過路行商，但靠著東方鐵右邊數張桌兒以外，獨自飲酒的一位客人，却吸引得這位「四海遊龍」爲之注目不瞬！

那是一位年約二十的白衣書生，秀眉星目，英挺無倫，尤其是雙目中所閃射出的炯炯神光，更顯得絕非俗子！

東方鐵暗爲對方的風神傾倒，暗忖：「這白衣書生，品貌非凡，像是個內家高手……」

念方至此，突覺有人向自己的座位走來。

東方鐵抬頭一看，知是那等青皮混混爲首之人，心想自己還未找他，誰知對方居然先已上門

……

念方至此，那青皮混混業已走到東方鐵座位之前，站定脚步，指着他放在桌上的青鋼長劍問道：「這柄劍是誰的，好像蠻不錯嘛！」

東方鐵冷冷答道：「我的！」

那青皮混混，一陣「嘿嘿」陰笑，笑完說道：「小哥兒，像你這等文弱書生，怎配帶甚寶劍？還是趁早送人，免得把這兇殺之物，帶在身邊，招災惹禍！」

他的語音剛住，突地「噹噹」兩聲脆響，起自身後。

那名青皮混混，轉身看去，見是那白衣書生，從懷中，取出兩柄短劍，放在桌上。

僅僅從那鯊魚皮鞘，以及明珠嵌柄等外表裝飾看來，已可猜出這兩柄長不盈尺的短劍，多半是前古神物！

那青皮混混被這兩柄短劍，吸引得不再理會東方鐵，舉步走向白衣書生座前，口中嘖嘖的讚道：「好劍，好劍，這兩柄劍兒，比那小子的一柄破銅爛鐵，強得多了！」

白衣書生自顧低頭飲酒，連眼皮都不抬地，聲冷如冰，緩緩說道：「這兩柄劍兒好麼？你想不想要？」

青皮混混笑道：「當然想要，小哥兒捨不捨得送我？」

白衣書生毫不吝嗇，異常大方地，點頭答道：「好，我送你了，你拿去吧！」

這回，他停杯不飲，是邊自說話，邊自幌頭，把兩道湛如秋水的眼神，盯在那青皮混混臉上這兩道目光，一點不兇，但却出奇的冷！

冷得使那平常作惡多端，膽大包天的青皮混混，居然周身毛髮微豎，未曾立刻伸手，去取桌上短劍。

白衣書生眼皮微翻，嘴角一披哂道：「怎麼？憑你兩頭蛇王大彪，在這青陽鎮上橫行霸道的兇名，竟不敢取這兩柄短劍麼？」

這幾句話兒，聽在東方鐵和那王大彪的耳中，發生了不同作用。

東方鐵是恍然悟出，這白衣書生定係查出「兩頭蛇」王大彪，在青陽鎮上惡跡，特來此處等候，欲加儆戒！

但自己與這白衣書生，分明初見，爲何不僅覺得面目有點相熟，連語音也似在何處聽過？

東方鐵的心中，是疑思如雲。

那王大彪的心中，却是怒氣如火！

他倚仗着身閒靠山，在這青陽鎮上，委實橫行霸道，幾曾受過人家如此輕視？

故而，他聽得白衣書生問他是否不敢取劍之語，便立即「哼」了一聲，揚眉說道：「小哥兒，你太以小看我了，慢說小小兩柄短劍，就是英雄豪傑項上的人頭，與腹中的臟腑，我王大彪也說取便取，毫不皺眉！」

王大彪一面說話，一面便自伸手去取放在桌上的那兩柄珍貴短劍。

但一取之下，竟未能將那兩柄小劍取起。

這不能取起之故，並非雙劍在桌上生根，而是那白衣書生，雙手分持兩根筷兒，輕輕點住劍柄所致。

王大彪雙臂頗有三數百斤蠻力，平日並以此自負，如今竟敢不動被箸尖輕點的兩柄劍兒，心中自然驚疑交迸。

他不肯服貼，力貫雙臂，吐氣開聲地，雙手分執劍身，猛勁一奪。

儘管他已蓄足全力，但桌上短劍，却仍然動都不動。

這一來，王大彪有點無法下台，目注白衣書生，滿面通紅，喃喃說道：「咦，你這小子，莫非是個妖人，會使邪法？」

王大彪「邪法」兩字才出，與他同來另一名混混，高聲叫道：「王老大莫怕邪法，我會避邪！」

說話之間，拔出一柄精光奪目的匕首，脫手向白衣書生的面門飛擲！

東方鐵因早就看出這白衣書生，是個身懷絕藝之人，遂暫不插手，只在一旁靜看。

果然，匕首飛到，那白衣書生連閃都不閃，只微一偏頭，略一張口，便把飛來匕首用牙咬住！

王大彪目睹對方竟有如此身手，悚然一驚！

就在這一驚之下，白衣書生不再用著點劍，却將手中雙箸，翻腕一挑！

桌上兩柄短劍，被他挑得化成兩道奪目寒光，出鞘飛起半空！

但劍光並非空起，還帶了兩隻血淋淋的人耳作伴。

王大彪於劍光起時，先覺耳根一涼，等到看見空中人耳之後，又覺奇痛徹骨。

他知道遇見高人，雖然失耳其痛，也不敢再作停留，急忙向店外竄去！

白衣書生一聲冷笑，放下手中竹箸，手持劍鞘，向外一伸。

空中兩道劍光，無巧不巧地，恰巧墮入白衣書生所持劍鞘之內。

在此同時，另一混混所擲的匕首，也從白衣書生口中，化爲一道寒光，電射而出！

這道寒光，先在空中貫穿了一雙人耳，然後再追上剛剛逃到店門口的王大彪，穿過他頭上髮髻，「奪」的一聲，把他釘在門柱之上！

可憐那王大彪也不知自己還是活是死，竟嚇得頭兒一垂，心驚膽碎地，暈了過去。

其餘五六名混混，見狀之下，自也嚇得亡命飛逃，因見白衣書生不曾追趕，才在經過店門時，把王大彪從柱上弄下，一齊遁去。

東方鐵直等這場趣劇，業已暫告結束，方對那白衣書生，一抱雙拳，含笑說道：「兄台俠膽絕藝，小弟佩服得很，藉杯水酒，聊表敬意！」說完，斟了一杯酒兒，舉在手中，邀那白衣書生，隔座對飲。

誰知那白衣書生，連正眼都未向東方鐵看上一眼，只把嘴角略披，根本不加理睬。

東方鐵碰了一個釘子，臉上也有點訕訕的不是意思，只得把舉在手中那杯酒兒，重又放回桌上。

這時，那白衣書生，又向愁眉苦臉的店夥，招手叫道：「店家，你不要害怕，且替我多燙一壺酒，多弄點菜，我知道王大彪身後有人，我還要在此等到他酉未時分。」

說完，取出一錠十兩重的銀元寶來，擲向店夥又道：「少時萬一起甚打鬥，損壞店中雜物，這錠銀子，應該足夠作賠，若是無事，便算賞給你的小帳。」

店夥愁眉苦臉之故，是怕白衣書生走掉，王大彪等回來尋仇不見，自己難免晦氣。

如今聽得白衣書生不走，已放寬了不少心腸，再獲得十兩紋銀重賞，自更喜出望外。

他接過紋銀，哈腰恭身地，「喏喏」連聲，趕緊跑向廚下，爲白衣書生，添酒添菜。

白衣書生仍然不理東方鐵，轉過面去，向靠着左牆坐的三位行商，含笑說道：「那王大彪無殊盜匪一流，少時定將同黨邀來，恐有鬥毆，三位若是怕惹麻煩，不妨先行一步……」

話猶未了，那三位行商中，比較年長的一人，已起立抱拳相向。

那位行商說道：「在下雖然不諳武學，但久歷風塵，倒還有點眼力，看得出少俠是位絕世高人，願意留在此處，開開眼界，看少俠大顯神威，爲這『青陽鎮』一帶的良民除害！」

白衣書生揚眉一笑，點了點頭，轉面對剛給自己送添美酒的店夥說道：「快去給那三位客官

添些酒菜，是我請客，少時一併結算。」

店夥應諾走去，那三位行商，似乎知道這等江湖豪俠情性，只抱拳略一稱謝，並未多說什麼客套之語。

那白衣書生對店夥頗爲大方，對其餘三位行商，頗有禮貌，就是不睬東方鐵，未免使東方鐵覺得相當蹩扭！

他自我檢討，覺得毫無開罪對方之處，不知怎會使對方對自己顯有反感？

越想越覺悶氣，又不便向白衣書生責問，只得愁鎖雙眉，獨飲悶酒。

「四海居」外，起了步履聲息，走進一個人來。

東方鐵以爲是王大彪的身後靠山尋來，但抬頭看去，却發現了兩點意外。

第一點意外是來的並非成群結黨，只是單獨一人。

第二點意外是，此人並非匪徒打扮，是個手提魚簍的年老漁翁。

但雖有兩點意外，東方鐵却仍在一眼之下，便看出這漁翁目中神光炯炯，步下沉穩異常！

由此可見，這位老漁翁不單是武林人物，身手並相當高明，決非王大彪那等青皮混混可比。

老漁翁入店以後，目光一掃，緩步走往白衣書生座位之前，含笑說道：「老漢今天運氣不錯，網得幾尾上好鮮魚，相公幫襯幫襯，買兩條吧！」

白衣書生雙眉一揚，搖頭笑道：「老人家，在下不愛吃魚……」一語方出，老漁翁便指着白

衣書生尚放在桌上的兩柄帶鞘短劍，狂笑說道：「相公說那裏話來，老漢年紀雖老，老眼不花，認得出這『雌雄鞭劍』是『天河派』鎮派之寶，相公既持此劍，必與『天河釣叟』頗有淵源，那有不愛食魚之理？……」

東方鐵聽得對方談話中竟提起「天河釣叟」胡太清來，不禁停杯不飲，越發注意！

老漁翁語音略頓之下，又自「呵呵」笑道：「倘若相公是爲了捨不得花錢，而故意如此說法，那倒好辦，老漢且奉贈兩條如何？」說完，竟從魚簍中取出兩條活跳鮮魚，向白衣書生擲去。

白衣書生自然也看出，這老漁翁是有意尋釁，遂一伸雙手，把兩條鮮魚接個正着！

鮮魚入手，覺得並無花樣，白衣書生便向那漁翁點頭笑道：「多謝老人家厚賜，店家拿去，替我好好作碗魚湯……」

誰知「魚湯」兩字方出，老漁翁雙手所捧的魚簍之中，突然「搜搜」連響！

約莫有八九道烏光，從簍中飛出，向那白衣書生的面門飛射！

白衣書生不防有此一着，倉卒間不及離座閃避，只得以手中雙魚，遮擋那些電射烏光！

「叱叱」作響，兩條鮮魚身上，連被四五根黑色小刺打中。

東方鐵隔座飛箸，又用巧妙手法，代爲擊落兩根，但仍有一根黑色小刺，險煞人地，穿在白衣書生的頭戴儒巾之上！

跟着，「波」的一響，魚簍突爆！

整個「四海居」中，都被一片濃烟所蔽，幾乎成了伸手不見五指程度！

東方鐵正不知那老漁翁又有什麽毒着？忽聽得濃烟之中，有人沉聲叱道：「老賊敢爾！」

這是白衣書生的聲音，再下面是「颼颼」兩聲，彷彿老漁翁與白衣書生，已一先一後地，縱出「四海居」外。

東方鐵雖然受了那白衣書生冷落，但因正邪有別，滿心仍願幫他。

遂留了一塊碎銀子，放在桌上，也隨後追出店去。

那蔽目濃烟，在店外已淡，東方鐵目光掃處，見鎮街東頭，有白影一閃而逝。

他生恐那白衣書生空負一身絕藝，却因江湖經驗不夠，吃了老漁翁的刁惡暗虧，電疾向東追去。

一直追去「青陽鎮」外，約莫二三里之遙，方看見那白衣書生獨自站在一片小松林外。

東方鐵到了距離白衣書生六七尺外，方一止住脚步，那白衣書生又自臉色如冰地向他冷然問道：「尊駕是否覺得你的一身功力，頗自傲麽，又追來多事則甚？」

東方鐵再度碰了一個釘子，眞有點啼笑皆非，不由雙眉深蹙，怔在當地。

白衣書生眼角瞟處，哂然一哼，便欲轉身離去。

東方鐵忽然瞥見白衣書生的儒巾上，仍插着一根黑色小刺，似乎與盟兄茅浩的屍上所遺，極爲相像。

他心中怦然一跳，抱拳陪笑叫道：「兄台請暫留貴步，在下有一事相商。」

白衣書生雖然止住脚步，回過頭來，但臉上神色，却極爲勉強地，皺眉說道：「尊駕究竟存的是什麽心？一再找我麻煩，在下有要事在身，無意交結……」

東方鐵不等白衣書生再往下說，便把雙眉一挑，接口朗聲道：「兄台世間高士，在下草野俗人，原本不敢高攀，自慚形穢……」

那白衣書生竟接著東方鐵這自謙之語，點頭說道：「不敢高攀最好，彼此風來水上，雲度寒塘，並無絲毫關及，倘若互詢姓名，豈非多事？……」

他說到「豈非多事」之時，衣袂一飄，竟似又欲轉身走去？

東方鐵忍著一腔被冷淡的蹩扭氣兒，抱拳叫道：「兄台，適才那老漁翁所發毒刺，尚有一根，留在你頭巾之上，借我一看好麽？」

白衣書生因頃間一意追敵，忘記了此事，聞言之下，遂伸手從頭戴儒巾之上，取下那根黑色毒刺，先仔細盯了兩眼，然後目注東方鐵，說道：「你要看這根毒刺則甚？」

東方鐵因對方神情，始終拒人千里，極爲冷淡，自然不肯深言，遂目光凝注在白衣書生掌中所托的那根毒刺上，隨口答道：「因爲我也有這種刺兒，但却好像比兄台掌中所托之物，稍粗稍長一點，遂想借來比較比較，看看是否同一種類？」

對於東方鐵的這幾句話兒，那白衣書生好似頗感興趣，雙眉軒處，目閃神光，「哦」了一聲

問道：「你有這種刺兒麼？快點拿出來給我看看！」

東方鐵遂把懷中所藏，取自茅浩遺屍上的那根毒刺拿出，托在掌上。

兩根毒刺互一比較之下，果然要比白衣書生那根，略粗分毫，略長少許！

他見兩根毒刺，未盡相同，不禁雙眉微蹙，心中略感失望。

誰知就在他蹙眉失望之間，一縷勁風，竟從白衣書生的右手食指尖射出，襲向東方鐵的脅下！

東方鐵大吃一驚，駭然疾退。

白衣書生屈指一彈，先用掌中那根毒刺，追襲東方鐵，然後跟蹤而至，趁他半空中因閃開毒刺，落足未穩之際，向他接連攻出三招威力極強的內家重手！

東方鐵既驚且怒，一面盡力應付對方這猝然攻擊，一面沉聲叱道：「兄台不要太過份了，我東方鐵並非毫無骨氣，任憑欺侮之人……」話方至此，白衣書生的攻勢忽收，兩眼凝望著東方鐵，一片紅雲，倏然佈滿雙頰。

東方鐵被他這副神情，弄得怔了，方想動問，那白衣書生已然向他問道：「你方才說些什麼？你……你是東方鐵？」

東方鐵略一點頭，那白衣書生又復問道：「那個東方鐵？是不是『乾坤小八劍』中的『四海遊龍』東方鐵？」

東方鐵因受夠這白衣書生惡氣，遂冷然答道：「不錯，想不到我東方鐵這點微名，竟會有污

尊耳？……」

白衣書生雙眉微蹙，把兩道秋水似的眼神，盯在東方鐵的臉上，暗含疑惑說道：「據我所知，『四海遊龍』東方鐵的年紀並不大呀，爲何你額上那麼多皺紋，唇上又長了鬍子？」

東方鐵失笑道：「我是因欲查察一件事兒，才略加化裝，兄台既然問及，我便對你顯示我的本來面目便了！」說完，果然先取掉唇上假鬚，再拭去額上所繪的淡淡皺紋。

白衣書生頓覺眼前一亮，見對方已由一個中年風塵客，變成宛如玉樹臨風的英姿勃勃少年，不禁目中流下了兩行珠淚。

東方鐵見這白衣書生先是臉紅，又是流淚，不禁被弄得莫名其妙地，訝聲問道：「兄台，你……你這是……」一語未畢，那白衣書生竟更爲傷感，淚珠兒撲簌簌地落下，並悲聲叫道：「東方二哥，我……我是小英兒呀！」

一聲「東方二哥」，已把東方鐵叫得惑然，因爲白衣書生的語音突然變了，變得嬌脆宛若女子！

但隨後那句「我是小英兒呀」出口，頓使東方鐵從恍然中鑽出一個大悟，知道眼前這白衣書生，竟是甫從青城學劍，藝成出道的茅浩之妹茅英。

東方鐵驚喜交集之下，不禁雙目凝注着對方問道：「你是剛從青城學劍歸來的英妹？……」

白衣書生帶着滿面淚痕，點頭說道：「正是，東方二哥因臉上添了化裝，使我認不出來，小

妹則因改作男裝，也使二哥認不出我……」

語音至此，略略一頓，望着東方鐵道：「二哥怎會藏有這種黑色毒刺？莫非你已去過『絕龍嶺』了？」

東方鐵頓了頓足，長嘆一聲，說道：「英妹剛走的第二天，我便趕到『絕龍嶺』，得悉滔天禍變，立刻四海尋仇！可恨這次我竟鬼迷心竅，遠去關外，作甚白山黑水之遊，倘若早來幾日，或許會幫大哥脫過這……這場刼……刼……數……」說到後來，他也因悲愴良久，語不成聲，抽抽噎噎地，流下了兩行英雄虎淚！

茅英見東方鐵不住流淚，只得止住悲聲，向他加以勸慰道：「人壽修短，似有定數，二哥何必爲你遠遊之事自責？在這場禍變未生之前，誰又想得到呢？」

東方鐵拭淚之間，茅英又向他問道：「東方二哥，你對於殺我大哥的兇徒身份是怎樣查察？有沒有查出些蛛絲馬跡？」

東方鐵苦笑道：「除了那種黑色毒刺以外，根本別無其他資料，可加推究，我遂帶了毒刺，去謁見『天河釣叟』胡太清，請他以數十年的江湖經驗，看看那毒刺來歷！」

茅英「哎呀」一聲，連連點頭說道：「二哥的這種措施，大是正確，我倒忘了胡老伯了，但不知二哥見着胡老伯沒有？他老人家對此有無指示？」

東方鐵道：「胡老人家未看出這種毒刺來歷，他只要我注意一個新興幫派『黑煞幫』中人物

！」

茅英一軒雙眉，目閃神光說道：「這點倒與我所偵察的情況相同，我也覺得『黑煞幫』值得注意！」

東方鐵急急問道：「英妹查出『黑煞幫』巢穴何在？以及幫中有些什麼值得注意的人物麼？」

茅英搖頭道：「還沒有，我剛在開始偵查，因覺得王大彪可能是『黑煞幫』的狗腿子，所以才到『四海居』，加以折辱，意欲把他身後人物引出！」

東方鐵點頭道：「英妹作得對，那老漁翁相當可疑，他所發毒刺，雖與我們所藏不同，但從色澤形狀看來，也必有相當關係！」

茅英銀牙一咬，恨聲說道：「可恨這老賊的身手，相當滑溜，竟然使我未曾追上，被他逃到這片密密的松林之中，失去蹤跡！」

東方鐵想起「四海居」中之事，向茅英問道：「英妹，那老賊放起蔽目濃霧之際，你曾怒叱『老賊敢爾』，莫非他除了毒刺以外，另有其他毒着？」

茅英玉頰一紅，赧然答道：「那老賊可惡已極，竟在濃霧一起之際，發出套索，把我放在桌上的『雌雄雙劍』，偷將去了！」

東方鐵皺眉道：「這一着着實出人意料之外，難怪英妹會措手不及，被他把劍偷走！」

茅英撅着嘴兒道：「那柄劍兒是胡太清胡老伯送給我的，決不能輕易丟掉，我非要找回不可

！」

東方鐵點頭道：「慢說是胡老前輩，贈送英妹的罕世寶劍，即使是一針一線之微的東西，也容不了那老賊，妄加奪取，但不知……」

茅英聽他說至此處，秀眉雙揚，接口說道：「東方二哥，你不是擔心適才那假扮漁翁的老惡賊，藏在何處？」

東方鐵「嗯」了一聲，正色說道：「我正是此意，以四海之大，八荒之廣，倘那老賊，於奪得『雌雄雙劍』後，竟不聲不響地，隱藏起來，眞夠我們苦苦尋找的呢！」

茅英道：「不，那老賊並未打算隱藏，他在『蜈蚣嶺』。」

東方鐵聞言愕然，目注茅英問道：「英妹怎知他人在『蜈蚣嶺』呢？莫非你已看破那機心相當陰險的老賊來歷？」

茅英搖了搖頭，伸手向林口一指。

東方鐵順着茅英的手指看去，只見林口一株松樹之上，有些縱橫刻痕，近前細辨，看出是相當潦草，顯係倉促刻成的「蜈蚣嶺」三字。

東方鐵看清楚了字跡，向茅英問道：「這『蜈蚣嶺』三字，是那老賊所留？」

茅英榛首微頷，應聲答道：「我因被濃烟蔽目，追蹤稍遲，與那老賊前後之間，頗有一段距離，看見他在林口樹上，刻木留字，在我追到的剎那之前，才匆匆逃入林內！」

東方鐵聽完茅英所說，重行向「蜈蚣嶺」三字，略爲注目，便雙眉深鎖，陷入沉思狀態。

茅英見了這副神情，一旁低聲問道：「東方二哥，你在想些什麽？是否你認爲這『蜈蚣嶺』三字，不大實在？」

東方鐵似已沉吟有得，俊目閃光答道：「地名大概不虛，但那賊既已盜寶逸去，何必留下地點，自找麻煩？這種反常情況，定必有非常含意。」

茅英以一種十分佩服神情，目注東方鐵道：「二哥高見，我在發現字跡之下，也有這種想法，但其非常用意，究屬何在，二哥可猜得出麽？」

東方鐵適才因爲已盤算思忖，遂應聲答道：「我認爲那老賊留下『蜈蚣嶺』地名之意，不外兩點，第一，是在這『蜈蚣嶺』，藏有厲害黨羽，或設下厲害埋伏，他自忖單打獨鬥，不是英妹之敵，遂想把你誘去『蜈蚣嶺』，倚仗地利人和，再施辣手！」

茅英連連點頭地，妙目流波說道：「二哥分析得極有道理，如見那老賊肺肝，但另外一種用意，又是什麽？」

東方鐵道：「另外一種用意，可能是『移花接木』之計，企圖嫁禍於人。」

茅英把兩道朗澈眼神，盯在東方鐵臉上，揚眉叫道：「東方二哥，請你解釋得明白一點，『嫁禍』二字，究竟是嫁禍給誰？」

東方鐵目閃神光，答道：「可能是嫁禍給英妹，也可能是想嫁禍給第三人，譬如說，那『蜈

蚣嶺』上，隱居有性情極爲怪僻，武功又極爲高明之人，英妹尋去查詢，雙方起了衝突，便可使那老賊，陰毒得意地，隔岸觀火！」

茅英「呀」了一聲，道：「這一點我根本就未曾想到，可見得『世事淵明皆學問』一語，確實含有至理……」

語音至此略頓，閃動秋水眼神，看着東方鐵道：「東方二哥，以二哥的高明意見看來，關於老賊所留的『蜈蚣嶺』地點，我們究竟去不去呢？」

東方鐵毫不考慮地，斷然軒眉答道：「去是一定要去，不過我們要遇事先加研判，不可舉措操切，上那老賊惡當！」

茅英忽又把秀眉雙蹙，「哎呀」一聲，說道：「東方二哥，這『蜈蚣嶺』是在什麼地方，你可知道？」

東方鐵搖頭道：「地方雖然不知，但想來定必不難打聽，一問便可問出，否則，那假扮漁翁的老惡賊，也不會沒頭沒腦地，留下這『蜈蚣嶺』三字。」

茅英同意東方鐵的意見，點頭說道：「東方二哥說得對，我們便趕緊去找人問地方吧，因爲奪回『雌雄雙劍』，還在其次，主要是，我覺那老賊也會施放毒刺，情實可疑，要想從他身上，加以追究，看看是否可以發現一些我大哥被害的蛛絲馬跡？」

東方鐵聞言，遂與茅英離開這片樹林，重回「青陽鎮」上，邊行邊自問道：「英妹，『天河

釣叟』胡太清老人家說他歸隱江湖，不問世事之際，曾以兩件武林至寶，贈送給你及茅大哥，除了削鐵如泥的『雌雄雙劍』以外，另一件寶物，又是什麼？」

茅英答道：「一件是可以攻敵，無堅不摧的『雌雄雙劍』，另一件則是足以防身，可避一般刀劍，暨掌力暗器的『天孫軟甲』……」

說至此處，兩道秀眉突然深深愁皺起來！

東方鐵發現了她的神情變化，低聲問道：「英妹，你……你好像突然有什麼心事？」

茅英微微頷首道：「我這次回家，曾經找過這件『天孫軟甲』，但却未見蹤影，不知是怎樣遺失……」

東方鐵接口道：「不一定是遺失，或許穿在大……大哥的遺體之上……」

茅英妙目之中，微轉淚光地，悽然接道：「東方二哥，你這絕頂聰明之人，怎會也說出糊塗話了？」

東方鐵先是爲之一怔，旋即恍然說道：「對，我眞糊塗，茅大哥身上，若是穿了『天孫軟甲』，那區區毒刺，也未必能夠……」

東方鐵恐怕引起茅英的傷心，遂把未說完的「要得了大哥的命」半句話兒，倏然頓住。

東方鐵雖已考慮週到，茅英因兄妹情深，已在舉袖拭淚，並幽幽說道：「東方二哥，除了我大哥之仇，誓所必報以外，對『雌雄雙劍』暨『天孫軟甲』之失，也要設法追回，否則，萬一落

入兇人手中，仗以濟惡，委實無法對胡老人家交代，這幾件事兒，艱難頗甚，二哥要好好幫我呢！」

東方鐵異形於色，軒眉接口道：「英妹放心，從今後我與你天涯海角，形影不離……」

這「天涯海角，形影不離」八字一出，東方鐵便發覺含有語病，趕緊頓口不語，滿臉都是窘色。

茅英起初也聽得玉頰微紅，芳心略跳，但因偷眼瞥見東方鐵的臉上窘狀，遂把雙眉一揚，低聲說道：「多謝二哥金諾，小妹定當終身追隨……」

雖是倜儻俠女，遠勝尋常女兒，但「終身追隨」一語出口以後，茅英也不禁玉頰飛霞地，低下頭去。

夠了，夠了，這四個字的份量夠了！

東方鐵起初是滿心惶恐，深怕由於語病，使茅英誤會自己爲輕薄之徒，如今聽了這「終身追隨」四字，宛如吃了定心丸，服了清涼散，滿心熨貼地，向茅英注目看去。

他在看茅英，茅英也在看他，兩人目光一觸，茅英不禁玉頰添緋，風情更美地，低聲叫道：「二哥，那邊有幾個農人，正在閒談，我們可否向他們探詢探詢『蜈蚣嶺』……」

後話猶未了，東方鐵業已走去，向那幾名　談老人，抱拳叫道：「在下有事請教，不知是否擾及老人家們談興？」

其中一名正在抽旱烟的灰衣老者，向東方鐵看了一眼，含笑說道：「相公太客氣了，有甚麼事兒，儘管請講，只怕我們這些村野老人，未必能夠效力……」

東方鐵道：「在下是想打聽一個『蜈蚣嶺』地名，老人家可否賜與指示嗎？」

灰衣老者眉頭一皺，目注東方鐵道：「相公有何要事，欲去『蜈蚣嶺』呢？倘若不是非去不可，最好……」

話方至此，另一黑衣老者，目注茅英，緩步上前，向那灰衣老者耳邊，低低說了幾句。

灰衣老者「呀」了一聲，手指茅英，向東方鐵問道：「那位相公就是下午在『四海居』中，削去惡棍王大彪雙耳的大俠麼？」

東方鐵看出「蜈蚣嶺」中，必有兇險，灰衣老者才有勸阻自己，不必前往之意，遂不加否認地，點頭說道：「不錯，我那位賢……賢弟，正是身懷絕藝的大俠客，老人家儘管直言，指點『蜈蚣嶺』的所在，無須有甚顧忌。」

灰衣老者果然不再遲疑地，伸手向東一指，含笑說道：「『蜈蚣嶺』就在這『青陽鎮』東，約莫六十里左右的『九迴山』內……」

語音至此，茅英已因心急追尋失寶，並查緝兄仇之事，向那幾位老者，抱拳一禮，並對東方鐵叫道：「東方二哥，應謝這位老人家指點，我們驪珠已得，不必多作耽延，趕緊撲奔『九迴山』吧。」

語完，身形一閃，便自向東馳去。茅英一走，東方鐵自然抱拳一禮，謝過那灰衣老者，便轉身相隨。

他們行約數步，聽得身後那灰衣老者叫道：「兩位相公前去『蜈蚣嶺』時，請要記住『蜈蚣不惡金鷄惡，子午二時最斷魂』之語……」

茅英聽在耳中，側頭向東方鐵道：「東方二哥，你是聰明絕頂，反應敏捷之人，對於這『蜈蚣不惡金鷄惡，子午二時最斷魂』兩句話兒含意，參不詳得出？」

東方鐵略一思索，邊與茅英並肩緩馳，邊自答道：「第一句話兒，意義明顯，是說『蜈蚣嶺』內，有隻惡毒『金鷄』要加提防注意！」

茅英妙目微颺，瞟了東方鐵一眼道：「所謂『金鷄』，是人，是禽？」

東方鐵搖頭道：「無法斷言，這問題大概要到了地頭，才會獲得解答。」

茅英道：「第二句『子午二時最斷魂』呢？」

東方鐵想了一想，劍眉雙揚答道：「第二句若指第一句而言，似乎是子午二時，正屬那惡毒『金鷄』，出現之際……」

茅英嫣然笑道：「二哥猜得妙……」

東方鐵苦笑一聲，接著往下說道：「但若另有所指，便無法空自亂猜，好在六十里路，沒有多遠，我們到了地頭，凡事謹愼一些，也就是了！」

茅英連連點頭，目注東方鐵道：「二哥放心，小妹知道敵暗我明，敵衆我寡，絕對不會莽撞，定必事事謹愼，聽從二哥領導！」

六十里山路，常人來說，約需一日行程，但在東方鐵，茅英腳下，却僅個把時辰，便告到達。

顧名思義，「九迴山」定必峯嶺群矗，壑谷迂迴，山勢法不單薄。

茅英駐足在一座小峯半腰，望著眼前群峯插天的蒼茫夜景，秀眉雙蹙說道：「二哥，看來只有明天再說的了，在這黑夜之間，地形又極爲生疏，却到那裏去找『蜈蚣嶺』呢？」

東方鐵完全同意地，點頭含笑說道：「好，我們且等明天再找，但如今是對坐行功，抑或信步遊山，遣此長夜？」

茅英想了一想，秀眉雙揚地，嬌笑說道：「爲了對這『九迴山』的環境，稍爲熟悉，不妨先信步遊山，等到有所厭倦之際，再略爲覓地靜坐，調氣行功，不知東方二哥，認爲……」

東方鐵不等茅英把話問完，便點頭笑道：「我完全同意英妹高見，何況，這『九迴山』，峯壑深幽，定也有不少可遊之處。」

計議既定，茅英和東方鐵，遂根本不問眼前是何峯何嶺，隨興所之信步走去。

果然，這「九迴山」中景色，相當清幽，到處部是些飛瀑流泉，奇松古石，令人塵俗胸襟，爲之一滌。

起初，茅英指點烟嵐，遊興頗佳，但是登臨了兩座峯崖以後，臉上便變了顏色，終於在玉頰

上垂落兩行珠淚。

東方鐵發現她神情有變，吃了一驚問道：「英妹，你……你怎麼又突然傷感起來了？」

茅英舉袖拭淚，低嘆一聲，幽幽答道：「我從小便愛夜遊，在未去『青城』學劍之前，老是磨着大哥，帶我到處賞月，如今空山新月，夜景雖好，帶我去遊賞的，却是東方二哥，我大哥……再……也看……看不見了……」說到後來，語不成聲，又復珠淚紛落。

東方鐵與茅浩金蘭情重，心中自也難過，但爲了安慰茅英，只得強抑悲懷，低聲勸道：「人死不能復生，英妹悲痛何益？我們應該努力緝兇復仇，方能使大哥含笑於九泉之下。」

茅英妙目中含蘊着晶瑩淚水，微頷榛首說道：「我知道大禍已成，徒悲無益，但我雙親早逝，原本也只有兄妹二人，相依爲命，如今，大哥突遭慘禍，我變得形單影隻，榮榮無伴……」

話方至此，東方鐵接口說道：「英妹請抑悲懷，我先前業已說過，只要英妹不加嫌棄，你東方二哥今後便與你永不分離就是。」

東方鐵先前雖也有「天涯海角，形影不離」之語，但却沒有如今說得這樣露骨，故而話兒出口以後，一顆心兒竟卜卜跳個不住。

這番話兒，聽得茅英的玉頰上，起了一片紅霞，更添幾分嬌艷。

這位相當倜儻大方的武林俠女，竟沒有勇氣答話，也沒有勇氣與東方鐵目光相對。

她只是伸出柔荑玉手，把東方鐵的手兒，輕輕握住。

柔荑一握情千縷，勝似尋常山海盟！

先前，茅英本已對東方鐵有過「終身追隨」之語，如今再加上這柔荑一握，等於是英雄俠女，已訂鴛盟……

誰知就在這靈犀一點，脈脈相通，妾意郎情，栩栩欲化的最高享受之際，突有一片歌聲，從前面山坳中傳來。

茅英偷偷瞟了東方鐵一眼，縮回玉手，目注山坳。

但聽歌聲唱的是：「心好命又好，富貴直到老，心好命不好，天地終須保，命好心不好，中途夭折了，心命俱不好，貧賤受煩惱，心乃命之源，最要存公道，命乃心之本，窮通難自料，信命不修心，陰陽相虛矯，修心不聽命，造物終須報，李廣誅降卒，封侯事虛杳，朱祁救螻蟻，及第登科早，善乃福之基，惡乃禍之兆，陰德與陰功，存忠更存孝，富貴有夙因，禍福人自召，救困與扶危，勝於作齋醮，天地有洪恩，日月無私照，子孫受餘慶，祖宗延壽考，我心與彼心，各欲致榮耀，彼此一般心，何用相計較，第一莫欺騙，第二休奸狡，萌心欲害人，鬼神暗中笑，命有五分強，心要十分好，心命兩修持，便是終身寶！」

茅英靜靜聽完，向東方鐵叫道：「東方二哥，這歌詞含意極佳，深入淺出，勸人淑世，可見作歌之人，決非俗士。」

東方鐵點頭道：「在如此深山，如此深夜之下，那裏還會有尋常俗客？何況可以由歌詞含意

聽出，此人勸人積德修心，存忠存孝，顯然是正非邪，我們不妨前去，結識結識，或許可從此人口中，問出些有關『蜈蚣嶺』的訊息，也說不定？」

茅英自然點頭，兩人遂向山坳走去。

入得山坳，見坳中地勢甚廣，左邊是百尺懸崖，一條飛瀑，右邊則是一片不大不小的松林，有位灰衣老翁，坐在積瀑成潭的潭邊石上，石旁並放著一枝長柄藥鋤藥囊。

東方鐵因坳中未見別人，顯然適才歌聲，便是這灰衣老翁所作，遂走前幾步，抱拳笑道：「老人家月夜高歌，眞是雅人深致。」

灰衣老翁向東方鐵、茅英看了一眼，笑道：「老弟與這位姑娘，月夜遊山，也可稱雅興不淺。」

東方鐵道：「老人家是一向隱居這『九迴山』中……」

一語方出，那灰衣老翁便搖頭笑道：「不是，不是，我的來路遠呢，是特來此處採藥……」

茅英向這山坳之中的清靈景色，掃了一瞥，含笑說道：「像這等山清水秀，石怪松奇之處，委實是世間靈氣所鍾，往往會出產罕世所珍的芝苓藥物……」

灰衣老翁連連搖手，截斷茅英話頭，向她笑道：「姑娘你猜錯了，老朽來此目的，並非掘出芝苓靈藥，而是企圖捕捉一種罕見毒物！」

茅英人極聰明，反應十分敏捷，聞言之下，揚眉笑道：「老人家意欲捕捉的罕見毒物，是不

是一條蜈蚣？」

灰衣老翁「咦」了一聲，對茅英投過一瞥詫訝目光問道：「惡毒之物，多得不計其數，姑娘怎會猜得出是條蜈蚣呢？……」語音至此，彷彿若有所悟地，伸手指着那片松林以後的蜿蜒峯脊，揚眉笑道：「我明白了，姑娘大概是由於這『蜈蚣嶺』的地名，才發生聯想。」

東方鐵與茅英聽得自己竟誤打誤撞地，到了「蜈蚣嶺」，不禁相視一笑。

這時，灰衣老翁的語音方了，茅英便接口說道：「若非老人家相告，我們還不知此處是叫『蜈蚣嶺』呢，但蜈蚣似是極爲尋常的百足之蟲，老人家爲何加上『罕見』二字？」

灰衣老翁聞得茅英此言，含笑說道：「姑娘既發此問，足見對於此間之事，確實陌生，這『蜈蚣嶺』下的『百脚林』中，出產一種蜈蚣，與尋常世俗所見，有三種不同之處。」

茅英頗爲好奇地，向那灰衣老翁笑道：「老人家能否將三種不同之處，說將出來，讓我們開開耳界，增長見識？」

灰衣老翁道：「當然可以，第一點是尋常蜈蚣，雖名『百足』，不過僅有數十隻脚而已，但這『百脚林』中所產，却在身軀兩側，各生五十，整整湊足『一百』數。」

東方鐵道：「如此說來，這種蜈蚣身軀，定然特長特巨。」

灰衣老翁搖頭道：「這倒不然，此處所產蜈蚣，雖不太小，也不太大，長度極爲整齊，一律都是四寸。」說至此處，從懷中摸出個扁扁酒瓶，飲兩口酒兒，繼續說道：「第二點不同之處，

是此處所產蜈蚣，頭部均呈淡金色澤。」

茅英「呀」了一聲，微篤說道：「『金頭蜈蚣』？委實世所罕見，聽說毒得很呢！」

灰衣老翁頷首說道：「不單毒力甚強，牠們並還在身軀兩側，各生了一對肉翅，這就是與一般蜈蚣有異的第三點不同之處。」

東方鐵駭然道：「那不是傳聞裏世未之見的『飛天蜈蚣』麼？」

灰衣老翁失笑道：「『飛天』乃過甚之詞，牠們雖生肉翅力量不強，只適宜在樹間滑翔飛行，縱竭全力，也不過僅可竄出丈許遠近，便將勢盡落地！」

茅英目注這位灰衣老翁，秀眉微蹙，問道：「老人家自稱從遠路而來，但不知你不辭勞苦地，趕來捕捉這種奇毒蜈蚣則甚？」

灰衣老翁答道：「天生萬物，無不有用，這『蜈蚣嶺』下所產的『百脚飛蜈』，雖具奇毒，但若用來配製煉藥，却是療治極重內傷的無上妙品！」

東方鐵聽得靈機一動，向灰衣老翁抱拳說道：「在下請問老人家一聲，老人家是否來自山西？」

灰衣老翁「咦」了一聲道：「老朽口中，絕無河東語音，老弟是怎會猜出我來自山西的呢？」

東方鐵如今業已猜出這位灰衣老翁來歷，遂含笑說道：「在下只覺老人家既精於煉藥，必深於知醫，遂想起一位極受武林人物尊重的『北嶽神醫』仲孫達老人家來……」

灰衣老翁「哈哈」一笑，說道：「老弟猜得一點不錯，老朽正是粗知一理的仲孫達，但對於老弟的『北嶽神醫』四字，以及『極受武林人物尊重』之說，却愧不敢當！」

東方鐵笑道：「良醫濟世為懷，功同良相，自應受人尊重，至於『北嶽神醫』四字，更是實至名歸，仲孫老人家不必太謙了吧。」仲孫達手捋銀鬚，兩道溫和目光在東方鐵、茅英身上，略一掃視，笑道：「老弟與這位姑娘，神采出群，顯係當代武林之威鳳祥麟，明珠仙露，不知可否賜告姓氏，彼此結個忘年之交？……」

東方鐵聞言，俊臉一紅，赧然笑道：「在下複姓東方，單名一個鐵字，這位乃……義妹茅英，尚請仲孫老人家見恕失禮之罪。」

仲孫達對於茅英之名有點陌生，對東方鐵却有所聞，含笑問道：「難怪老弟如此英姿颯颯，卓立不群，原來就是後生可畏，秀拔江湖，人稱『乾坤小八劍』中的『四海遊龍』東方大俠……」

東方鐵窘得俊臉通紅地，抱拳接口笑道：「老人家千萬不可如此稱呼，在前輩人物面前，東方鐵縱有斗膽，也不敢承受『大俠』二字，仲孫老人家肯叫我一聲老弟，已使我畢生榮幸了。」

仲孫達微笑道：「少年人多半意氣飛揚，東方老弟這等持重謙冲，委實世所罕見。」

話語至此，忽然有所憶地，目注茅英，笑道：「茅姑娘，我記得『乾坤小八劍』中，尚有位姓茅的『追風劍客』茅浩，不知與茅姑娘可是一家？」

這句話兒一出，把這位茅英問得頓時淚眼盈盈，神色異常慘淡！

仲孫達知道其中必有蹊蹺，正想移轉話頭，茅英已含淚答道：「仲孫達老人家，問得對了，『追風劍客』茅浩，正是先兄！」

「先兄」二字，使仲孫達聽得眉頭一蹙。

東方鐵嘆道：「啓稟老人家，事情是這樣的……」

跟着，他便把茅浩遭難之事，向仲孫達說了一遍。

茅英邊自舉袖拭淚，邊自幽幽嘆道：「可惜當時沒有你老人家這等神醫在側，否則，我哥哥或許可逃得過這場劫數。」

仲孫達不勝吁噓地，嘆息一聲，道：「想不到茅浩老弟如此英年，竟遭不測，東方老弟與茅姑娘請把那種毒刺拿來給我看看。」

東方鐵立即取出那黑色小刺，向仲孫達雙手遞過。

仲孫達接過一看，「嘖嘖」讚道：「長江後浪推前浪，塵世新人換舊人，想不到，茅浩老弟的功力，竟深厚到這等地步了！」

茅英因自己兄長「追風劍客」茅浩，業已中人暗算，身遭慘禍，仲孫達却尚誇他功力深厚，不禁微帶不悅地，目注對方似有譏誚之意。

仲孫達語一出口，便知略有語病，再見了茅英的雙眉聚蹙神色，忙向她陪笑說不是：「茅姑

娘請勿誤會，老朽是看出這種小刺上所淬毒質，劇烈異常，眞所謂見血封喉，令兄茅浩老弟胸前中了三枚之多，仍自負傷回家，囑咐老僕買藥，這份內功修爲，豈非太以深厚？」仲孫達陪笑說着。

茅英妙目之中，珠淚又流，悲聲說道：「功力深厚又有何用？任憑我大哥再怎樣蓋世英雄，已在萬惡賊子的暗算之下，飲恨九泉，化作南柯一夢，仲孫老人家慣走江湖，行醫濟世，見識定極淵博，你看不看得出這種毒刺來歷，指點我一條爲兄報仇之路？」

仲孫達搖頭道：「這東西，我尚是初見，不敢妄下斷語，但察其毒質，似乎比昔年一度威震江湖的『天荆刺』，還要厲害一些，可能也是什麼戾氣所在的天生毒物，這種東西，中原甚少，多產邊荒，我們大家都留意一點便是！」

茅英滿心期盼能在這位『北嶽神醫』的指點之下，獲得一些端倪，聽得仲孫達如此說法，不禁好生失望。

東方鐵因見茅英神色悽惶，遂設法移轉話頭，指着潭水對面的那片松林，向仲孫達問道：「仲孫老人家，那片松林，是否就是你適才所說的『百脚林』？」

仲孫達點頭笑道：「嶺是『蜈蚣嶺』，林是『百脚林』，這名稱聽來着實有幾分險惡。」

東方鐵繼續問道：「老人家所欲捕捉配藥的『百脚飛蜈』，是否產於『百脚林』中？其他地方……」

他的話猶未了，仲孫達便搖手笑道：「他處絕對沒有，因爲『百脚飛蜈』的巢穴，是在林內幾株樹腹中空的古木之內，每天到了一定時間，才出來於樹梢一帶，游行飛翔，『百脚林』因而得名，那些『百脚飛蜈』也不會出林半步。」

茅英聽至此處，一面自行拭去頰上淚漬，一面向仲孫達問道：「仲孫老人家，你來此之意，既是爲了捕捉『百脚飛蜈』，怎麼不去『百脚林』中，却坐在這潭邊石上？」

仲孫達道：「時辰未到，那些『百脚飛蜈』，尙藏在樹腹之中，不會出現，故而早去無益，樂得在這潭邊石上，嘯傲作歌，先享受些……」

茅英靈機激動，插口問道：「那些『百脚飛蜈』，在這一天中，出現幾次？」

仲孫達伸出兩根手指，向茅英含笑說道：「兩次……」

一語方出，茅英又急急問道：「那兩次？是不是除了子、午兩時以外，絕不出現？」

仲孫達「咦」了一聲，以一種奇詭眼光，望着茅英笑道：「茅姑娘委實聰明，你怎會猜得絲毫不錯？」

茅英笑而不答，却指着那根倚在石邊的長柄藥鋤，向仲孫達問道：「仲孫老人家，那『百脚飛蜈』既是活物，又能飛翔，你却怎樣捕捉牠們？這根長柄藥鋤，似乎不合用吧？」

仲孫達含笑道：「那藥鋤只是途中有所遇合時，掘取藥物之用，至於捕捉『百脚飛蜈』，却另有絕妙之物……」

說至此處，伸手取出藥囊，從囊中取出一根長約一尺二三的金色羽毛，遞給東方鐵，茅英二人觀看。

茅英從未見過這樣美麗的羽毛，邊自把玩，邊自向仲孫達問道：「仲孫達老人家，這是什麼東西的羽毛，眞美麗得是我生平僅見的呢！」

仲孫達拔開酒瓶塞口，飲了一口酒兒，微笑說道：「這是『身毒金鷄』的尾端毛羽，『蜈蚣』與『鷄』，天性相尅，我只消憑藉這根極爲罕見的金色鷄毛，便可以捕捉上幾十條『百脚飛蜈』，足敷煉藥之用了！」

仲孫達把話說完，東方鐵與茅英二人，却愕然相對地，默默無語。

仲孫達發現他們的神情有異，不禁詫聲問道：「東方老弟，茅姑娘，你們爲何發怔？是否以爲我所說之語，有什麼不實在麼？」

東方鐵劍眉微軒，向仲孫達含笑說道：「老人家武林長者，世之奇俠，東方鐵與英妹怎敢懷疑你所說，有什麼不實不盡之處，我們只是想起了兩句話兒。」

仲孫達聽了十分好奇地，追問道：「這是兩句什麼話兒？東方老弟可否說來給我聽聽。」

東方鐵道：「我們在『青陽鎭』外，向鄉人打聽『蜈蚣嶺』的所在，那鄉人指點方向後，囑咐我們記住『蜈蚣不惡金鷄惡，子午二時最斷魂』。」

仲孫達把這「蜈蚣不惡金鷄惡，子午二時最斷魂」二語，在口中吟誦了兩遍，點頭說道：「

第二句沒有問題，『子午二時最斷魂』，那些『百脚飛蜈』確實是子午二時，才會出現，人若無防範的，於子午二時闖入『百脚林』中，眞難免要身遭慘禍，斷魂畢命的呢！」

茅英接口說道：「第二句雖沒問題，第一句『蜈蚣不惡金鷄惡』的問題，可就多了，第一個問題是『金鷄』究屬何指？第二個問題是什麽樣的『金鷄』，才會惡於『蜈蚣』？」

仲孫達撫弄着手中那根「身毒金鷄」的金色羽毛，苦笑說道：「所謂『金鷄』，會不會是指我這根金色鷄毛？」

他的語音方住，茅英便連搖雙手說道：「不可能，不可能，有兩點不可能，第一，仲孫老人家身邊有這金色鷄毛，那『青陽鎭』的鄉人，根本無法得知，第二，這根金色鷄毛，也絕不可能比那『百脚飛蜈』，更有什麽惡毒之處！」

仲孫達笑道：「茅姑娘雖然說得有理但那『金鷄』二字，却該怎樣解釋？」

茅英秀眉一蹙，尙未答話，東方鐵已在一旁插口說道：「如今猜測，雖然困難，但再過一會，便可豁然貫通，得知究竟了！……」

茅英叫道：「東方二哥，你此語是否指少時我們便可自行去往那『百脚林』中求證？」

東方鐵點頭道：「正是此意，英妹請看天光，再過片刻，便是子時，我們可以前往『百脚林』中，一面瞻仰仲孫達老人家怎樣捕捉『百脚飛蜈』，一面看看是否有甚比『百脚飛蜈』更爲惡毒厲害的『金鷄』出現？」

茅英榛首微偏，目注仲孫達問道：「仲孫老人家，我和東方二哥，在進入『百脚林』前，要不要作什麽特殊準備？」

仲孫達道：「若是你們單獨進入『百脚林』，確實要對那些可以滑翔丈許遠近，毒力頗強的『百脚飛蜈』，嚴加防禦，如今既和我一齊進林，那些『百脚飛蜈』却根本不會對你們作任何攪擾……」

語音至此，仲孫達略略一頓，又含笑說道：「這是因爲『蜈蚣』與『鷄』，乃天性世仇上我身，既有那根『身毒金鷄』的羽毛，那些『百脚飛蜈』的目標遂有專注，不會胡亂攻擊！」

茅英皺眉問道：「仲孫達老人家，那些『百脚飛蜈』，既將集中向你攻擊，你却怎生抵禦？會不會有甚危險？……」

仲孫達笑了一笑，正待答話，東方鐵已向茅英笑笑道：「英妹怎會替仲孫老人家擔起憂來？仲孫老人家是特意前來捕捉『蜈蚣』煉藥，自然有尅制妙法！」

仲孫達從藥囊取出兩紅兩白，四粒丹丸，紅丸較小，僅約黃豆大小，白丸則大若鷄卵。

他把這四粒丹丸，遞向東方鐵道：「東方老弟，你與茅姑娘各取一紅一白兩粒丹丸，藏在身邊備用。」

東方鐵知道對於這等江湖奇俠，不必推辭，遂雙手接過，並向仲孫達含笑說道：「長者所賜，不敢辭！但老人家既有厚賜，索性再請說明一下這兩粒丹丸，有何妙用？」

仲孫達道：「紅丸是極有效的解毒藥物，東方老弟與茅姑娘各留一粒在身，以備不虞之需……」

東方鐵聽至此處，連連稱謝說道：「多謝，多謝，我與英妹所訪仇家，便擅用奇毒暗器，這兩粒靈丹，可以防身保命，委實太有用了！」

茅英笑道：「東方二哥，你不要打斷仲孫老人家的話頭，他老人家還未說出那兩粒白色丹丸的妙用何在？」

仲孫達笑道：「那是兩粒上好『雄精丸』，茅姑娘與東方老弟佩在身邊，一切蛇蟲毒物，都不敢向你們輕易襲擊！」

茅英「咦」了一聲道：「仲孫老人家，你方才不是說『百脚林』內的『百脚飛蜈』，目標已有專注，只向你身藏金鷄羽毛的一人攻擊……」

仲孫達不等她再往下說，便自接口道：「茅姑娘，你忘記了那比『蜈蚣』更惡的『金鷄』了麽？我送給你們一人一粒解毒靈丹，和一粒『雄精丸』，便是爲了預防入林以後，有甚特殊變化，倘若平安無事，再留作後用便了。」

茅英看看天時，揚眉說道：「子時近了，我們準備進那『百脚林』吧。」

仲孫達點頭笑道：「好，我準備好兩件應用東西，立刻就去。」

說完，他竟把那根「身毒金鷄」的金色羽毛，插在左鬢之上，左手也戴了一隻軟皮手套，並

把一隻皮囊，懸掛在左面腰下。東方鐵與茅英看得頗有趣味，茅英並揚眉叫道：「仲孫老人家，看來你是打算讓那些『百脚飛蜈』向你插在左鬢上的金鷄羽毛飛來，然後用戴了皮套的左手，把牠們一條條的捉入皮囊以內。」

仲孫達頷首笑道：「茅姑娘猜得不錯，我有了這根『身毒金鷄』羽毛，捉起『蜈蚣』來，眞是輕鬆之極，毫無難處。」

說完，向東方鐵笑道：「東方老弟，我們去吧，老朽當先，你們請緊隨在我的身後，爲我權充護法如何？」

東方鐵心中明白，權充護法之語，這位「北嶽神醫」，是怕自己與茅英衝動冒險，才故意如此說法。故而他心中感激地，應承一聲，便與茅英在仲孫達身後，向那片「百脚林」，緩緩走去。

距離林口，尙有數丈，便聽得林內有「刷刷」飛翔，以及「沙沙」爬行之聲。

茅英問道：「仲孫老人家，這些聲息是否由那些『百脚飛蜈』發出？」

仲孫達點頭道：「不錯，茅姑娘，應該聽得出林中的『百脚飛蜈』，爲數不少吧？」

他們邊自說話，邊自前行，說至此處，距離那「百脚林」口，僅約一丈遠近。

陡然，東方鐵止住脚步，向仲孫達叫道：「仲孫老人家，請你聽聽這是什麽聲音？」於是仲孫達與茅英一齊止住脚步，傾耳細聽！

林中除了「刷刷」飛翔，與「沙沙」爬行的聲息之外，果然不時響起另外一種奇異聲息。

那聲息「格支」「格支」，好似有人在咀嚼什麼堅脆有味食物！

仲孫達「咦」了一聲滿面詫然神色道：「奇怪，這是什麼聲息？難道別人比我們先行進入『百脚林』內，但我們一直都坐在對面山潭之側，怎麼會不曾看見？」

茅英笑道：「或許人家根本就住在『百脚林』內，也未可知。」

仲孫達搖頭道：「不大可能，因爲這『百脚林』內的『百脚飛蜈』太多，成年累月的排洩分泌，以及死去腐爛，業已形成一種極惡毒的瘴氣，人若久居其中，那裏受得住呢？」

他們話方至此，林內咀嚼之聲忽停，有人以冷冰冰的語音喝道：「林外來人止步，即令非要入林不可，也等過了子時再來，此刻林中，都是些惡毒無比的『百脚飛蜈』，你們休要活得太不耐煩，入林送死——」

這幾句話兒，意思雖還不壞，但語氣詞句方面，却十分難聽。

茅英首先雙眉一挑，高聲叫道：「多謝閣下好意，但我們本是爲了捉那『百脚飛蜈』配製藥物而來……」

話方至此，林內人便詫然接口說道：「想捉『百脚飛蜈』？你們難道不知道這種罕見怪物所蘊的奇毒麼？」

茅英笑道：「常言道：『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又道是：『不是猛龍不過江』……」她的話猶未了，林內人便自狂笑接道：「你們不怕毒麼，我就奉送兩條百脚飛蜈，給你們拿走便了。」

話聲一頓，「刷刷」兩響，果然有兩道黑影，從林中射去，向仲孫達、東方鐵、茅英等三人所立之處飛來。

仲孫達一伸那隻戴有皮套的左手，把兩道黑影，接在手內一看，果然是兩條長約四寸，顏色淡金，身軀紫黑，並生有薄薄肉翅的特異蜈蚣，正係自己所尋之物。

他邊自把這條在掌中蠕蠕而動的「百脚飛蜈」，放入左脅下所佩的皮囊之中，邊自向林中內高聲叫道：「朋友，你未免太小氣，兩條『百脚飛蜈』，那裏有用處呢？至少要有個五六十條，還差不多！」

林中人怒聲道：「不行，需要五六十條之多，我却是捨不得！」

仲孫達笑道：「朋友這『捨不得』之語，有點好笑，『百脚林』既非尊府園圃，林中的『百脚飛蜈』，亦非尊駕所調教豢養的靈禽異獸，我們何須你送，可以自行進林來捉！」

林中人「哼」了一聲道：「你們敢，你們只要進林半步，我就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東方鐵一直未曾開口，如今也把劍眉一軒，朗聲叫道：「假如沒有閣下這句話兒，我們或許可以不進此林，如今却非見識閣下的霸道手段不可！」

林中人好似怒極，先把牙齒咬得「格格」作響，然後厲聲說道：「好，你們既要送死，便進來吧，大概根本用不着我有所舉動，你們便難逃化血慘死！」

仲孫達聽了這化血慘死之語，好似心中一動，趕緊又從袋中摸出兩粒淡綠色丹丸，遞向東方鐵、茅英二人，作勢要他們含在口內。

東方鐵與茅英知道仲孫達必非無故，遂連問都不問地，雙雙納丹入口。

那綠色丹丸，才一入口，便覺滿頰生芬，有種清香氣息，令人心神頓爽。

仲孫達點了點頭，表示已可入林，便當先舉步走去。

東方鐵與茅英，因如今情況已有變更，林中另外有人，遂略變原計，不再在仲孫達身後相隨，改成一左一右，對這「北嶽神醫」加以翼護！

仲孫達何等江湖經驗，自然體會得出東方鐵與茅英的一番好意，遂不加拂逆地，含笑任之。

三人入林，便嗅得一種淡淡腥氣。

這種腥氣，初嗅極淡，但片刻之後，便變得極濃，足以使人爲之翻腸倒肚的大嘔大吐！

仲孫達是神醫，自然無恙。

東方鐵與茅英，也因口中預先含了那種綠色清香靈丹，而對林中的奇異腥氣，無所畏懼！

這時，仲孫達暗以傳音密語，向東方鐵及茅英，悄然說道：「東方老弟，茅姑娘，果然不出我所料，這林內竟有比一般毒瘴更爲強烈多多的奇異毒氣，但你們口內所含，是我以雪蓮冰藕所煉的『寒梅清心丸』，一丸在口，百毒皆辟，故可儘管放心，必要時，不妨佯作中毒，給對方上點惡當，倒也蠻有趣味！」

東方鐵與茅英，雙雙含笑點頭，表示對仲孫達之言，領會申謝。

這片林木，外觀範圍不大，但其中縱深，却還相當不淺。

仲孫達、東方鐵、茅英入林已有六七尺遠，林內除了那奇腥氣息之外，居然靜寂無聲。

不但未曾看見適才在林中發話，連意料中必然滿林飛翔的「百脚飛蜈」，也一條都未發現。

茅英忍耐不住，「咦」了一聲說道：「那人不會在林內太深之處呀，否則，方才他怎能把兩條『百脚飛蜈』，隔著那多樹幹枝葉，活生生的擲出林外？」

仲孫達止步不行，雙眉微蹙地，用鼻連嗅。

茅英笑道：「老人家嗅些甚麼？你是在嗅人，還是嗅蜈蚣呢？」

仲孫達道：「是嗅蜈蚣，因爲人不足爲奇，蜈蚣不見却太過奇怪，我鬢邊的『身毒金鷄』羽毛，對牠們的吸引力量太大，照理應該蠭擁飛來，怎會……」

他猶未把話說完，却突然聽得有人急急問道：「你既有『身毒金鷄』羽毛在身，有沒有『身毒』特產『孔雀膽』呢？」

仲孫達含笑答道：「閣下問對了，在下身邊，確實帶有一粒『身毒』特產的『孔雀膽』，但不知閣下爲甚問此，莫非有何需要之處？」

東方鐵與茅英在仲孫達答話之際，雙雙凝神注目，察看那發話人，究竟踪跡何在。說也奇怪，分明從語音聽出，對方人在一丈以內，但任憑東方鐵、茅英兩人，如何目光掃視，都看不見對方的半點身影，或一角衣袂。

茅英有點不信地，秀眉一蹙，暗以「蟻語傳聲」功力，向東方鐵悄然叫道：「東方二哥，這事怪了，難道對方會隱形之術，或是這『百脚林』中，佈置有甚麼足以迷人心智耳目的神奇陣法？」

東方鐵正待答話，仲孫達的聲明身有「孔雀膽」之語，業已答完。

就在仲孫達語音剛了之際，一聲暴響，突起前方。

約莫八九尺外，一株合抱枯樹，突然裂了開來，那些裂碎枯木，紛紛向四外傾倒飛散不已。

這株枯樹，樹身中空，裂碎後所呈景象，可稱奇觀，眞把茅英嚇了一跳！

原來樹腹之中，坐着一個人！

僅僅知道那是一個人而已，他的年齡、面貌，甚至於所穿的是甚麼衣服，都無法知道。無法知道的原因，是這人的身上，爬滿了不可數計的「百脚飛蜈」。頭上、臉上、髮上、身上，整個都被蜈蚣爬滿，那裏還看得出他的穿着、打扮、年齡相貌？

茅英「咦」了一聲，忍不住，向東方鐵低聲叫道：「二哥你看，這人是否瘋了，他藏在樹腹之中，以身餵蜈蚣，簡直像個『蜈蚣精』嘛！」

一語甫出，那滿身蜈蚣之人，怒聲叱道：「女娃兒休得胡言，再不，老老實實，我便命這些『百脚飛蜈』，於轉瞬之間，把你啃成一具白骨！」

茅英聽得對方出語兇狂，正欲反唇相稽，却覺得東方鐵伸手把自己的衣角，悄悄的拉了一下。她懂得這是東方鐵要自己暫時忍耐，一切事兒，都由仲孫達去善加應付答對。

茅英既體會出東方鐵之意，遂冷笑一聲，忍耐不語。

仲孫達自從樹裂人現以後，神情突然顯得異常緊張起來！

但這種緊張神色，不過一現即逝，那位「北嶽神醫」，又恢復了平素的和藹可親態度，向那滿身蜈蚣之人，含笑問道：「閣下尚未答覆我，爲何問起我身邊有無『孔雀』之膽？」

東方鐵見仲孫達對於對方滿身蜈蚣的奇異狀況，竟一語不曾詢及，不禁心中暗詫。

茅英也覺得仲孫達適才對於對方的神情倏變，定有相當緣故。

他們心中都有猜疑，却均無法猜得出其中究竟？

正在內心電轉，那滿身蜈蚣之人，業已冷冷答道：「你不必問我原因，先答覆我的問題好了，到底身旁帶有『孔雀膽』沒有？」

仲孫達絲毫不以對方的冷傲神情爲忤，應聲含笑道：「有！」

滿身蜈蚣之人道：「拿出來，給我看看！」

這是相當不客氣的命令式語氣，仲孫達涵養太好，居然甘於接受命令地，點頭答道：「好，閣下既然要看，在下遵命就是！」

說完，從懷中取出一隻白玉小瓶，啓開瓶塞，由瓶內傾出一粒長約丈許的青綠色膽形之物，托在手中。

這枚青綠色膽形之物，才一離瓶，東方鐵與茅英鼻中，便嗅得一種奇異氣味。

滿佈在那人頭上的蜈蚣，也一陣蠕動，在蜈蚣群中，出現了一對精光炯炯的三角眼睛。

一轉瞬間，蜈蚣恢復原位，仍把這對三角眼遮住。

那人似乎認定仲孫達手中所托，正是「身毒」特產的「孔雀膽」，遂把那冷傲語音，放得略微和緩一些說道：「你方才嫌我不夠大方，如今可肯大方一些，把這口『孔雀膽』，送給我麼？」

仲孫達搖頭道：「不送……」

「不送」兩字才出，那人便聲若梟鳴地，暴怒喝道：「不送，你敢不送？難道一枚『孔雀膽』，竟比你命還值錢？」

話兒難聽已極，包含了蔑視，威脅等種各意味！

仲孫達依然含笑說道：「閣下，你誤會了，我不是不送，而是不肯白送。」

滿身蜈蚣之人，「哦」了一聲道：「你要談生意麼？不妨說來給我聽聽，想需索些甚麼代價

？」

仲孫達笑道：「一不要金銀球寶，二不要武林秘笈，我是想一粒『孔雀膽』，換取六十條『百脚飛蜈』而已！」

那人語音之中，却居然高興得有了笑意說道：「有了『孔雀膽』，我便不需『百脚飛蜈』，慢說六十條，六百條我也給你。」

仲孫達道：「六十條業已足夠，多了無田，我也無法豢養牠們，閣下既要作這樁交換生意，我們就開始吧！」

滿身蜈蚣之人答道：「好，立刻開始，我相信你不敢騙我，我先給你蜈蚣！」

語音才住，一條條的「百脚飛蜈」，便從他身上，聯翩而起，向仲孫達飛來。

仲孫達仍以戴了皮套的左手接取，一條條地，裝入脅下所懸的皮囊之內。

約莫裝了四五十條，仲孫達突然叫道：「停！」

他一叫停，那人身上的蜈蚣，便自停飛，並詫然問道：「爲甚麼停？還不夠六十呢！」

仲孫達笑道：「因爲我這隻皮囊之中，已經盛不下了，你等我另外取隻皮囊，再令蜈蚣飛來。」

這位「北嶽神醫」，邊自伸手入懷，好似換取另一隻皮囊模樣。

但就在此時，突有一絲細若蚊哼的語音，在東方鐵耳邊響起，急急說道：「東方老弟，你趕

快拉着茅姑娘退後一丈左右，並儘量以巾掩住口鼻，暫屏呼吸，詳情少時再說。」

東方鐵聽出這是仲孫達的語音，知曉事有蹊蹺，必須爭取時間，不宜遲緩！

茅英雖然莫名其妙，但手兒既被東方鐵拉住，自也不會倔強地，隨同他一齊縱退。

就在他們身形縱起，尚未落地之時，仲孫達的那隻右手，已從懷內退去。

他並未取出甚麼另一隻皮囊，却電疾似地，向那滿身蜈蚣之人，把手一揚。

七點赤紅火星，從仲孫達手中飛出，那滿身蜈蚣之人，一來似乎行動不便，二來也未料到仲孫達會突施毒手，遂無法閃避地，被這七點火星，打個正着！

才一打中，七點火星便紛紛爆散，化成一片火網，包着那無數「百脚飛蜈」，以及蜈蚣所附着的人體，燒將起來！

頓時慘嚎之聲盈耳，惡臭之氣撲鼻！

茅英大吃一驚，訝然向東方鐵說道：「東方二哥，仲孫老人家此舉，是……」

這時，他們身形業已落地，東方鐵叫道：「英妹暫時莫問，這種惡臭，可能蘊有奇毒，我們快把口鼻掩住，並儘量以『龜息之法』，暫屏呼吸！」

茅英對於東方鐵當然信任，遂如言屏息，暫不多問。

那片火網，似乎火力極強，不消多久便把那成千蜈蚣，和那不知姓名之人，燒得變作一堆白骨！

仲孫達雙袖揚處，接連幾拂，把那一片臭氣，大加驅散，餘焰也予撲滅後，方如釋重負，轉身向東方鐵、茅英笑一笑。

仲孫達道：「東方老弟、茅姑娘，我們今天總算脫過一場災厄，並成就一樁大大功德，有益武林蒼生！」

茅英因已懷疑甚久，向仲孫達急急問道：「仲孫老人家此話怎講？那被你放火燒死之人，究竟是甚麼身份？」

仲孫達笑道：「茅姑娘忘了你所告訴我的『蜈蚣不惡金鷄惡』麼？便是這句話兒，給了我莫大啓示！」

茅英道：「這樣說來，那人的身份，莫非與『金鷄』有關？」

仲孫達點頭答道：「正是，提起此人，兇名甚大，茅姑娘或許出道稍晚，未有所聞，東方老弟則不會不知，他就是昔年號稱『宇宙七魔』之一，心腸最陰，技藝最毒，出手最狠的『金鷄魔君』！」

東方鐵「呀」了一聲，正待答話，茅英已自接口說道：「我聽我師傅，和我大哥都說過這位『金鷄魔君』，但他不是昔年被佛門高僧『無心尊者』，在『高黎貢山』的『四海英雄會』上，以『般若降魔掌』，震散一身功力，跌落無底沼澤之中，早就死掉了麼？」

仲孫達點頭笑道：「茅姑娘說得不錯，昔年的『四海英雄會』一役，我也在場，情況的確如

此，但後來才知那片沼澤之下，是條暗河，『金鷄魔君』於神智已昏中，被暗河冲出一個水洞之口，恰巧被他的情婦發現，悄悄救去。」

東方鐵靜聽至此，揚眉問道：「那『金鷄魔君』的情婦是誰？是不是也名列『宇宙七魔』之內的，『天狐魔姬』尹小苑麽？」

仲孫達道：「正是那駐顏有術的無恥妖婦，但『金鷄魔君』的性命雖然倖保，一身功力却已被『般若降魔掌』震散，更被沼澤毒泥，侵入口鼻，全身癱瘓，成爲廢人，一般俠義之士，料他最多苟延殘喘，無法繼續爲惡，遂也未再天涯海角，加以搜誅，天長日久以來，『金鷄魔君』的震世兇名，便漸漸爲人忘却了。」

茅英聽至此處，朱唇略掀，欲語又止。仲孫達發現她似有所疑，遂含笑說道：「茅姑娘有何話兒要問，儘管請講。」

茅英格格嬌笑，說道：「我不是有甚話兒要問，只是想不通仲孫達老人家，怎生判斷得出那滿身都是蜈蚣，猜不出年齡，看不到貌相之人，定係遁世已久的『金鷄魔君』？」

仲孫達知曉茅英天生仁俠心腸，生恐自己有所誤殺，才出此問，遂加以解釋道：「我有兩種根據，第一種根據是衡理推論，因爲我發現那人嚼食蜈蚣，週身並被蜈蚣爬滿，又復異常急迫地，向我索取『身毒』特產的『孔雀膽』……」

茅英聽得越發一片玄霧，目注仲孫達，苦笑叫道：「仲孫老人家，你能否解釋得清楚一點，

這週身爬滿蜈蚣，以及索取『孔雀膽』二事，與『金鷄魔君』的身份，有何關係？」

仲孫達笑道：「茅姑娘有所不知，那『金鷄魔君』生於鷄窩之中，從小與鷄群一齊長大，生具異禀，最愛活嚼蜈蚣，而他所到之處，蜈蚣也會自然而然地，群集擁來，甘心供他果腹，故而，他本名曹鑫二字，已無人知，武林中人一齊稱他爲『金鷄魔君』。」

茅英連連點頭，恍然說道：「原來如此，但他急需『孔雀膽』之事，定必也有玄妙？」

仲孫達道：「『孔雀膽』是治療久年風癱和沼澤之毒的必須聖藥，據我推測，『金鷄魔君』多年以來，朝夕苦練，功力可能已恢復到六七成程度，但雙腿以下，定仍無法行動，遂在一聞我有『身毒金鷄』的羽毛之際，便追問我有沒有『身毒孔雀膽』了。」

茅英「哦」了一聲，仲孫達又復笑道：「這一點是衡情推理的根據，另外一點則是從回憶中的判斷……」

他的話方至此，東方鐵便接口說道：「我明白了，仲孫老人家昔年也曾前往『高黎貢山』，參與『四海英雄會』，是否你於靜聽那滿身蜈蚣之人語音後，勾起回憶，覺得與昔年的『金鷄魔君』相似？」

仲孫達頷首道：「東方老弟猜得不錯，那『金鷄魔君』的語音怪腔怪調，尤其那梟鳥似的厲笑之聲，與一般絕不相同，任何人只要以前聽過他的怪笑，於再度聞及之下，都會勾起回憶！」

東方鐵笑道：「仲孫老人家適才所發的七點赤紅火星，是甚麽東西？我看那威力之強，遠勝

尋常火彈，不知可是世所罕見的佛門寶物『淨身涅槃珠』麼？」

仲孫達向東方鐵看了一眼，點頭讚道：「東方老弟的見識着實淵博，昔年『四海英雄會』，那位把『金鷄魔君』，擊落沼澤的『無心尊者』，贈送我七粒『淨身涅槃珠』，言道隨身收藏，留備後用，不料今日果然仗以完成尊者的未竟功德，可見佛門高僧，修得靈慧，似乎早有前知，眞令人思而生佩！」

茅英微微一笑，說道：「仲孫老人家，看你老成典則，道貌岸然，誰知道竟相當滑頭……」

東方鐵聞言，向茅英皺眉說道：「英妹，你怎麼了？對於前輩老人，怎可如此失敬呢？」

仲孫達一點都不生氣地，向東方鐵擺手說道：「東方老弟莫要怪她，茅姑娘既然如此說法，想必是我有甚未曾自覺滑頭之處。」

茅英嫣然一笑，揚眉笑道：「老人家先騙了『金鷄魔君』的五十條『百脚飛蜈』，然後才發『淨身涅槃珠』，這樣一舉兩得……」

仲孫達不等茅英說完，便即笑道：「我來此之意，固是爲了捕捉『百脚飛蜈』配藥，但也並非此不可，適才舉措，雖頗滑頭，也是一時權宜，想把『金鷄魔君』先加穩住，再候驟然發難，不給他有任何還手機會！」

東方鐵道：「仲孫老人家，你是否怕『金鷄魔君』若然一還手，我們便無法抵敵？」

仲孫達笑了一笑，目注東方鐵道：「常言道：『長江後浪推前浪，塵世新人換舊人』，我深

知東方老弟與茅姑娘，均是當代武林中秀拔奇才，但多年老魔必有絕藝，蜂蠆之毒，亦能傷人，我們能愼重處，無妨愼重，何必冒此奇險？」

東方鐵莞爾一笑，仲孫達向「金鷄魔君」所藏身的枯樹所在，略加注目，見連人帶樹，以及那無數「百脚飛蜈」，俱已化爲灰燼，餘焰也完全滅盡，遂偕同東方鐵、茅英，出林而去。

茅英邊行邊道：「仲孫老人家，你不要嫌我囉嗦，我還有一個問題。」

仲孫達笑道：「茅姑娘何出此言？你有話儘管請講。」

茅英把兩隻大眼，翻了一翻，問道：「我問的是仲孫老人家適才所說，在『高黎貢山』放走『金鷄魔君』的『天狐魔姬』尹小苑呢？你殲除『金鷄魔君』之際，縱火焚燒，聲勢不小，怎未見她出面？難道尹小苑把『金鷄魔君』放在這『百脚林』中，便不管了！」

仲孫達正自沉吟思索，東方鐵已自軒眉笑道：「『天狐魔姬』尹小苑定然不在近處，否則怎會坐視不救？而她不在近處的理由，至少也有三個……」

茅英妙目流波，瞟了東方鐵一眼，嬌笑一聲，說道：「東方二哥居然也成了推理專家了，請抒你這三大事論，聽聽能否成立？」

東方鐵笑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歲序迭換，壽算無常，倘若那『天狐魔姬』尹小苑業已死掉，自然無法再對『金鷄魔君』關懷照拂！」

茅英白了東方鐵一眼道：「這是當然之理，不用你說！」

東方鐵笑了一笑，繼續說道：「第二個理由是『天狐魔姬』尹小苑爲了替『金鷄魔君』治療癱瘓之疾，遠出尋藥求醫，包括找尋那『身毒孔雀膽』在內。」

茅英點頭笑道：「這倒還像是個理由，二哥再說下去……」

東方鐵道：「第三，『天狐魔姬』尹小苑不是耐於勞苦之人，她雖救了『金鷄魔君』，却不肯與他同住此間，鎮日相伴，多半是另有居所，只是定期來此，略加探看而已。」

仲孫達對東方鐵大爲讚賞地，點頭笑道：「東方老弟分析得妙！不管『天狐魔姬』尹小苑是死是活，大概均不會出得你所說這三項理由之外！」

茅英突然想起一事，皺眉說道：「如今，我們總算來過『蜈蚣嶺』了，也證實了『蜈蚣不惡金鷄惡』之言，但只是上了那老賊的一次惡當而已，關於那老賊的踪跡，和我所失『雌雄雙劍』下落，仍然毫無所得！」

東方鐵憤形於色地，「哼」了一聲說道：「那老賊眞個無恥，看他武功相當不弱，在黑暗中定有點身份，怎會毫無骨氣，這等下流？」

仲孫達一旁問道：「東方老弟，你和茅姑娘口中所說的這個無恥老賊，是何形象？以及甚麼樣的穿着打扮？」

東方鐵尚未答話，茅英已先說道：「那老賊是假扮成一個漁翁模樣，並曾從魚簍之中，突然發出暗器，對我攻擊！」

說完，便把「青陽鎮」上，「四海居」中的那段經過，向仲孫達說了一番。

仲孫達靜靜聽完，含笑說道：「茅姑娘，你弄錯了，那老賊並非假冒漁翁，而是個貨眞價實的老漁翁呢！」

茅英聽得一怔，詫聲問道：「照仲孫老人家這樣說來，那老賊竟與我『天河釣叟』胡太清伯父一樣，是在江湖河海之間，捕魚爲業麼？」

仲孫達笑道：「『大小乾坤稱八劍，江湖善惡兩漁翁』，東方老弟既是『乾坤小八劍』之一，應該聽過這兩句歌謠，如今，你可能想起那漁翁打扮的老賊是誰了吧？」

東方鐵果然被仲孫達觸動靈機，便微一點頭說道：「我想起來了，那老賊便是在江湖中，以心計陰毒出名的『惡漁翁』董沛。」

茅英叫道：「仲孫老人家，你既知道那『惡漁翁』董沛的身份，可知道他的巢穴何在？」

仲孫達搖頭道：「這老賊以捕魚爲業，扁舟一葉，四海爲家，那裏有甚麼巢穴？不過……」

語音至此略一頓，好似想起甚麼事地，含笑又道：「不過據我風聞，在距離『青陽鎮』正南，略略偏西，約莫三十里左右的『黑龍潭』中，出現了一尾奇魚，董沛老賊既是漁翁出身，又曾在『青陽鎮』上現身，多半必去垂釣。」

茅英聽出興趣，目注仲孫達道：「老人家可知在那『黑龍潭』中出現的，是尾甚麼奇魚？」

仲孫達道：「我只是耳聞，並未目睹，據說『黑龍潭』中出了一尾重達百斤左右的黑色巨鰻

，也就是廣東人士所稱的『鱔王』！」

茅英吃了一驚道：「『鱔王』？是不是生飲其血，可令人驟增眞力的那種罕見怪魚？」

東方鐵一旁笑道：「尋常的『鱔王』，不過滋補而已，要身有三條金線的『金線鱔王』，才有使人增長內力功效，只不知『黑龍潭』中的這條『鱔王』，是否有金線？」

仲孫達笑了笑道：「是否有金線，非等把魚釣起，無法知曉，但董沛身爲漁翁，聞得有此怪魚，似乎決無不去動腦筋之理。」

茅英挑眉道：「那好極了，我們且去『黑龍潭』邊，找那『惡漁翁』董沛，索還我的『雌雄劍』吧。」

仲孫達含笑道：「東方老弟與茅姑娘此行，老朽恐怕無法奉陪，因爲必須用活的『百脚飛蜈』煉藥，倘一死去，便將靈效大減！」

東方鐵連連點頭地，抱拳笑道：「良醫煉藥濟世，功同良相，老人家，儘管請便，在下與英妹，不敢躭誤老人家的大事矣！」

仲孫達笑道：「東方老弟與茅姑娘，全是身懷絕藝的秀拔英傑，在功力方面，不會懼怯董沛老賊，但有一件事兒，我却必須對你們提醒！」

茅英恭身說道：「老人家有何金玉良言，晚輩等恭謹受教！」

仲孫達正色說道：「那『惡漁翁』董沛的心機，極爲歹毒，他的簑衣，簑笠，釣竿，魚鈎，

無一不是兵刃暗器，並多半皆蘊奇毒，往往乘人未加注意之際，突施算計，茅姑娘與東方老弟，要對他特別小心！」

茅英想起「四海居」中所遇，猶有餘悸地，頷笑說道：「這倒眞是防不勝防，譬如在『青陽鎮』的『四海居』中，我怎樣也想不到魚簍之中，也曾飛射出大蓬毒刺，幾乎把條小命兒，糊里糊塗地，便自送掉！」

仲孫達道：「『惡漁翁』董沛最厲害的東西，是張『漁網』，除了怕三昧眞火之屬外，尋常刀劍，均所難斷，萬一被他用此物網住，倒也眞頗討厭！」

東方鐵與茅英知道仲孫達絕非危言聳聽，遂把這位「北嶽神醫」所告各語，暗暗記住。

仲孫達囑咐以後，便自攜着他的藥囊藥鋤，飄然而去。

茅英送走仲孫達後，向東方鐵笑道：「二哥，『生薑畢竟老的辣』一語，確實有其道理，在險惡江湖中，經驗的用處，往往超過武功，我們若非巧遇仲孫老人家，或許會在『百脚林』中，遭遇奇險，把性命斷送在『金鷄魔君』之手，也說不定呢。」

東方鐵笑道：「我們確未曾想到，在『百脚林』枯樹腹中，會藏着一個昔日被稱爲『宇宙七魔』之一的『金鷄魔君』，驟出不意之下，着實有點麻煩，難免陷入窘厄！」

茅英秀眉一軒，苦笑說道：「過去的事兒，不必談了，我們如今便趕往『黑龍潭』看看仲孫老人家是否料中，能在潭邊找着董沛老賊？」

東方鐵自無異議，兩人遵照「北嶽神醫」仲孫達所指點的方位馳去。

所謂「黑龍潭」，佔地不大，僅約畝許，大概是因潭水極深，加上崖石等襯托關係，水雖不渾，却呈黑色。

四周都是些刺天削壁，只有一條小路，可以通到潭邊。

東方鐵與茅英並未找着那條小路，好在他們均有一身超絕輕功，只把方位走對，便可從峭壁頂端，翻越而下。

茅英到了壁頂，往下一看，向東方鐵低聲道：「東方二哥，根據仲孫老人家所說的方位距離，來作判斷，下面這片潭水，定是『黑龍潭』了。」

東方鐵點頭笑道：「當然，我們雖然站得甚高，却已看出這潭水黑暗暗地，與尋常水色有異。」

茅英目光一掃，皺眉說道：「但潭邊空蕩蕩地，那有人啊？那『惡漁翁』董沛老賊，根本就不會來此垂釣。」

東方鐵道：「常言道：『見獵心喜』，身爲漁翁，那有聽說『黑龍潭』中，出了如此珍貴怪魚，而不來動牠腦筋之理？至於如今未見董沛踪跡的原因，最少也有三個……」

茅英道：「是三個甚麼樣的原因，二哥請抒高論。」

東方鐵笑道：「第一，董沛尚未獲得潭中出現巨鰻奇魚之訊，或是業已獲訊，却沒有我們來

得快捷。」

茅英榛首略搖道：「不會，根據老賊身爲『青陽鎮』上的青皮靠山一事看來，巢穴必不會太遠，他既是當地的地頭蛇，怎會獲訊的快捷程度，反不如仲孫老人家呢？」

東方鐵笑了一笑，說道：「第二，董沛若是獲訊稍早，可能業已把這潭中奇魚釣走。」

茅英先是聽得雙眉一蹙，旋又搖頭說道：「這項可能，也不太大，董老賊昨日還在『青陽鎮』的『四海居』中，盜去我『雌雄雙劍』，似乎沒有時間，來此釣魚，何況潭中巨鰻，既已將成氣候，也不是那樣容易得手地，被他輕易釣去……」

語音至此略頓，妙目流波地，一瞥東方鐵，向他嫣然笑道：「東方二哥，請講你的第三項高論吧，對於前兩項的推測，我都不大同意。」

東方鐵道：「第三是魚類多具特性，每日有其一定的活動時間，董沛既稱『惡漁翁』，過慣湖海生涯，自然深知奧妙，他不必終日苦釣，或許到了一定時刻，才會前來，免得白費氣力。」

這回，茅英聽得連連點頭地，含笑說道：「同意，同意，我認爲東方二哥的這第三項推斷，最有可能。」

東方鐵笑道：「董沛老賊，不肯苦釣，我們却不得不在此苦等，無論是那項原因，我們都至少要下到潭邊，整整等他一日。」

茅英頷首道：「我們既到此，慢說一日，就是兩日三日，也只好等，因爲除此以外，根本就

無從追尋董老賊的蹤跡。」

說完，當先閃身，從峭壁頂端，向「黑龍潭」邊，巧縱輕登馳落。

東方鐵邊自與茅英一同飄身馳落，邊自笑道：「我們最多在此等上兩日，若無消息，我們便去『青陽鎮』上，尋找那些青皮，或許可以從他們口中，追究出『惡漁翁』董沛老賊的一些蛛絲馬跡！」

茅英目光一亮，「呀」了聲道：「二哥說得對極，董沛老賊，既是他們請來，他們那有不知董老賊的巢穴之理？……」說至此處，目光微瞥，伸手一指說道：「二哥你看，那邊有條小路，可以通至潭邊，我們空自翻山越嶺地，眞是白費了不少氣力！」

這時，他們業已降落距離潭邊，不足十丈之處。

東方鐵見面前有塊突出巨石，周圍並有不少籐蔓之屬，遂伸手拉住茅英，含笑地說道：「英妹，我們不必再下去了，此處居高臨下，又有巨石籐蔓，足以藏身，是個絕妙所在！」

茅英止住脚步，縱目一看，頗以東方鐵之言爲然，遂點頭笑道：「對……」

一個「對」字才出，突然傳來「嘩啦」一聲。

這是水響，引得東方鐵與茅英齊往「黑龍潭」中看去。

只見潭心泛起一片浪花，浪花中有個奇巨蛇頭，慢慢潛入水中，水花也漸漸平靜。

茅英駭然叫道：「不是蛇，那就是又稱『鱔王』的特巨黑鰻，由於牠這一出水，證明了兩件

事兒，一是『黑龍潭』中，果然出了巨鰻，並非訛傳，二是巨鰻既然[illegible]起，『惡漁翁』董沛必來，我們不必再去『青陽鎮』了。」

茅英聽得連連頷首之際，忽然雙眉一挑，悄然叫道：「二哥，你聽！」

東方鐵也聽見壁下山路之上，起了步履聲息，似有兩三人，正向潭邊走來。

於是，他一拉茅英，兩人蹲下身形，悄悄藏入石後。

果然，片刻之後，小徑上出現三人，除了兩個黑衣勁裝大漢以外，另一個便是「惡漁翁」董沛，這老賊仍是那副漁翁打扮，只手上多了根看去有點份量的黑色釣竿而已。

茅英一見董沛，便銀牙暗咬地，向東方鐵以傳音密語，剔眉叫道：「二哥，老賊來了，我們下去！」

東方鐵向她搖了搖手，悄然說道：「英妹別忙，反正四圍皆峯，只有一條小路，少時我們只要把路徑堵住，那怕這老賊會飛上天去？」

茅英聽得東方鐵如此說法，方把雙眉一蹙，東方鐵又自含笑悄聲道：「英妹，我們稍緩現身，頗有好處，你不妨想想，是索回『雌雄雙劍』，來得重要？還是調查向我茅大哥行兇惡徒，來得重要呢？」

茅英不假思索地，應聲答道：「那還用問，自然是查緝兇人，爲我大哥報仇雪恨重要，『雌雄雙劍』，不過是身外之物而已。」

東方鐵點頭說道：「既然如此，我們便應暫不露面，才好竊聽董沛老賊與那兩名黑衣大漢的背後之言，否則，我們少時縱將他們擒住，也未必準能迫問出甚麼眞話。」

茅英終於被東方鐵說服，耐着性兒，在壁上靜觀其變。

這時，「惡漁翁」董沛與那兩名黑衣大漢，業已走到「黑龍潭」邊，選了一塊比較平坦之處，放下魚竿，取出釣絲，彷彿準備垂釣。

兩名黑衣大漢其中一名，向董沛禮貌甚爲恭敬地，抱拳笑道：「請問董護法，何時前往總壇？」

茅英心想東方鐵說得果然不錯，對方才一開口，便聽出「惡漁翁」董沛不知被甚麼江湖幫會，聘爲「護法」之職……

心念至此，只聽得董沛答道：「幫主只是找我，抑或有甚限期？」

黑衣大漢陪笑答道：「幫主倒未下甚限期，只命屬下請董護法早點回轉總壇，以便引見兩位新來護法。」

董沛接口問道：「那兩名新來的護法是誰？」

黑衣大漢答道：「是『毒心秀士』姚遁天，和『紅娘子』劉華等二位。」

董沛略一沉吟道：「『黑龍潭』內的這條奇巨『鱔王』，我不能不把牠釣起看看，因爲萬一若是背有金線，則牠週身皮骨血肉，都對武林人物，用處太大！照我計算，今日必可把魚釣起，

再復略加處理，也需一日光陰，你們上覆幫主，就說我準於後日回轉總壇便了。」

黑衣大漢抱拳恭身，「喏喏」稱是，並對董沛笑道：「董護法，此釣魚之事，要不要屬下等候差遣？」

董沛搖頭笑道：「不必，不必，你們回轉總壇，上覆幫主便了……」

董沛語音至此略頓，好似想起甚麼事地，又向黑衣大漢問道：「昨日我獲得一對『雌雄寶劍』，曾派人以快馬呈獻幫主，幫主收到了麼？」

茅英聽得芳心暗恨，知道自己的「雌雄雙劍」，業已被「惡漁翁」董沛，當作邀功之物送出，不在他的身邊。

董沛語音方畢，那黑衣大漢含笑答道：「屬下等來此途中，恰好遇見董護法派往總舵的送劍之人，如今大概業已送到幫主手內了。」

東方鐵與茅英又知了一件事兒，就是董沛所屬幫會的總壇，離此不遠不近，約莫二三百里光景。

董沛聞言笑道：「你們上覆幫主，倘若我所釣到的，眞是一條『金綫鱔王』，便會帶瓶鱔血，回壇孝敬幫主。」

兩名黑衣大漢，雙雙恭身領命，向董沛告別而去。

茅英靈機一動，向東方鐵悄然叫道：「二哥，由我在此監視董沛老賊釣魚，你悄悄追蹤，擒

住那個黑衣大漢，問問他們究竟是何幫會，總壇又在何處？」

東方鐵點頭道：「這辦法倒屬可行，但英妹請記住仲孫老人家之言，董沛老賊，武功還在其次，其厲害之處，在於鬼計多端，你單獨一人，千萬不要現身與老賊動手！」

茅英笑道：「二哥放心，不要嘮叨，你再若延遲，恐怕追不上那兩名黑衣大漢了呢。」

東方鐵聞言，迳悄悄施展輕功，向峭壁頂端飄去。

果然這數十丈峭壁，難不倒東方鐵，但他爲了不令潭邊那正在專心釣魚的「惡漁翁」董沛，聽得聲息，有所驚覺，便必須躡足潛蹤，比較費時費事。

等他翻登壁頂，再繞到小路出口方面，那兩名黑衣大漢，果已毫無蹤影。

東方鐵不甘白忙一場，施展輕功，追出了三五里外，仍然毫無所得。

他無可奈何，只得回轉，這次他不走峭壁，是從那條小路之上，悄悄掩進。

但尚未走到「黑龍潭」邊，業已聽得潭邊起了打鬥聲息！

東方鐵劍眉一蹙，暗忖茅英眞個太過性急，竟不等自己回轉，便和「惡漁翁」董沛鬥了起來……

東方鐵忖度之間，已到潭邊，目光注處，果然茅英已下峭壁，與董沛二人，正自拳來足往，鬥得好不激烈！

其實，茅英不等東方鐵回來，便即現身之舉，並非性急，而是由於她的義俠心腸！

所謂「義俠心腸」却不是爲了救人，而是爲了救魚！

董沛的「惡漁翁」之名，果非虛得，也不知他用的是何香餌？東方鐵才走不久，潭中魚便上鈎。

董沛釣竿一收，潭中巨魚，負痛掙扎，頓時水光翻動，浪花狂湧。

茅英知道這條巨鰻，不論是否背有金綫，均已將成氣候，屬於世間靈物，就這樣死於董沛手中，未免太過可惜！何況，萬一鰻背果具金綫，其血液可以助人增長內功眞力，則落入董沛手中，不是助紂爲虐，使這個惡煞兇神，更增氣焰……茅英想至此處，決定犧牲自己一柄心愛匕首，救助潭中巨鰻，脫去這場劫難！

於是，她從懷中，悄悄摸出了一柄匕首。

這匕首長度不滿五寸，通體色澤黑暗，無甚奪目光澤，但却無堅不摧，鋒利絕倫，比起茅英被董沛搶走的雌雄雙劍，不遑多讓。

因爲茅英看出，董沛所用的釣絲，似是特製，堅韌異常，若想救那巨鰻，勢非略作犧牲，不克爲功。

主意既定，右臂倏揚，匕首化爲一綫寒光，向潭邊飛去。

這時，董沛正運足眞力，雙手持竿，與潭中業已上鈎，正自翻騰掙扎的巨鰻，相持不下。

對此專注，自然便對彼失神，被那「嘩啦嘩啦」浪響，掩飾了茅英的飛刀破空之聲。

等到他看見了空中電閃刀光，再想阻止趨避，業已不及。

但董沛認爲自己所用鈎絲，乃精心特製，除了怕火之外，刀劍難斷，遂也不怎在意，只是心中驚疑這驀然與自己搗蛋，是何路人物？何時前來？自己却怎會絲毫無甚覺察？……

他的思念未了，刀光已到近前。

這道電掣刀光，不單來得極快極準，並且極爲鋒利，一閃之下，董沛的鈎絲立斷！

董沛突覺手中一輕，心中知道不妙，潭中水花平息，那條脫鈎巨鰻，已告潛入水底。

但削斷鈎絲的那柄鋒利匕首，也落入潭中，沉下潭內。

董沛又驚又怒地，猛一回身，一條矢矯人影，已從壁上飛降。

原來茅英知道飛刀既告出手，人已無法隱藏，遂不再等待東方鐵回轉，從壁上縱身飄落。

董沛怒氣滿腹，本待破口大罵，但一見來人竟是茅英，不禁雙眉微蹙，足下退了半步，並把業已到了唇邊的辱罵之言，嚥了回去。

他不開口，茅英却開了口：「老漁翁，這可眞是『世事由來隨路轉，人生何處不相逢』？你還有沒有甚麼鮮魚，再賣上兩尾給我。」

董沛因茅英已改女妝，遂苦笑一聲說道：「姑娘，『四海居』中之事，只是一場誤會……」

茅英冷笑接道：「誤會，爲了小小誤會，你便以猝有劇毒暗器傷人，心腸是否忒嫌歹毒一些？」

董沛笑道：「當時老夫手下，留了分寸，否則姑娘恐怕不至於平安無損的，故而這『忒以歹毒』四字，姑娘未免對老夫批評得稍嫌過份了呢！」

茅英秀眉一剔，冷冷說道：「這麼說來，我還要承你的情呢？我的雌雄雙劍何在？」

董沛是老江湖，早知她必會討劍，也早就想好對策，聞言之下，從唇邊浮起一絲獰笑，答道：「『雌雄雙劍』現成，但姑娘適才飛刀獻技，不僅斷去我珍貴無比的十丈鈎絲，並使那條罕世難得的金綫巨鰻，脫鈎驚遁，從此無法再捕，却又應該怎麼說呢？」

這位「惡漁翁」早覺茅英既已尋來，惡鬥必然難免，遂在一面佯作發話，一面暗自準備他的厲害殺手。

茅英聽完話後，挑眉說道：「潭中巨鰻，若是背無金綫，你根本釣牠無用，若是背有金綫，則係世間靈物，理應加以愛護，武功之道，貴乎自己修爲，何必指望於草木靈奇……」

話方至此，董沛一聲冷笑，肩頭用力一晃，左右雙手齊揚。

肩頭一晃之下，是從肩上簑衣以內，飛射出三四根簑針，襲向茅英面前。

右手中的釣竿，以一式「寒江掃雪」，向茅英攔腰猛擊。

董沛左手中則洒出一片漁網，宛若烏雲蓋頂般，向茅英全身罩來。

一瞬之間，連發三般攻勢，加上董沛本身功力，又屬一流高手，確實令人防不勝防，避無可避。

換在平時，茅英縱然身手不凡，恐也難逃此厄。

但如今她新被「北嶽神醫」仲孫達提醒，言猶在耳，知曉「惡漁翁」董沛的一身打魚用物，全是惡毒兵器，尤其那張漁網，更是厲害，遂在與對方談話之際，早就存了戒心。

常言道：「眼爲心之苗」，任憑董沛怎樣老奸巨滑，在他暗起兇心之下，雙目以內，仍然不自覺地，已有兇芒閃爍！

茅英有此發現，戒意更濃，暗把一身功力，提到極致，準備在對方發難之際，可抵禦便加抵禦，不可抵禦便電疾閃避。

三四根簑針疾射，一根釣竿橫掃，均未放在茅英心上，但對那漁網所化的蓋頂烏雲，却使她心知厲害，不敢恃技輕易抗拒。

於是，茅英選擇了最安全的辦法，使對方辣手剛發之下，一式「倒躍龍門」，退出了兩丈以外。

董沛料想不到對方應變得如此快捷，何以自己三般暗算，一齊成空，不禁微覺一怔。

就在他一怔之間，茅英脚尖點地，身形又起，竟疾如電掣地，撲了回來。

「瑤台摘花」、「天地撈月」兩絕招廻環出手，掌影如山地，攻向了董沛前身各大要穴。

不論是漁網也好，漁竿也好，都要在相當距離之外，才可攻敵，發展出特具威力。

若容敵人欺近身前，則這種東西，不單難於運用，反而成了累贅。

如今，茅英便是利用董茹吃驚一怔之下，欺近了他的身邊，董沛便想趕緊撤步退身，脫出對方的飄飄掌影以外。

但茅英何等人物，豈肯輕易喪失這項制敵先機，遂任憑董沛如何閃退，她如影隨形般，緊緊進迫對方，不斷發動攻擊。

三四照面過後，董沛業已有點手忙脚亂，險象環生！

驀然間，這位「惡漁翁」發出了一聲厲嘯！

在嘯聲中，一片烏雲暨一條青影，破空飛起。

原來，董沛竟把在手中成了累贅的那根釣竿，和那張漁網，脫手飛出。

釣竿先飛，「奪」的一聲，插入十來丈高的峭壁石縫。

漁網後至，恰巧異常準確地，搭在那釣竿之上。

董沛手中去了累贅，霍然轉身，與茅英硬接一掌。

雙掌接處，彷彿優劣立判，茅英屹立如山，身形未動，董沛則站樁不穩地，足下退了半步。

這時，東方鐵已然轉回，正在遙遙注目。

茅英不肯給對方喘息機會，秀眉微挑，冷笑一聲說道：「董沛老賊，『惡漁翁』名滿江湖，原來徒負虛名，不過爾爾，你再接接我這兩記內家重手！」

語聲方了，雙掌連發，董沛果似有所不服地，又復硬接兩記。

這兩記硬接，不單把董沛震得足下蹌踉，連連後退，並且身軀微偏，把後背賣給茅英，露出了絕大破綻！

茅英正待縱身追前，一掌拍落，即使不能將這萬惡老賊，當場震死，也可將其生擒之際，陡然聽得東方鐵在身後叫道：「英妹休要魯莽，這老賊是漁翁出身，你小心中了他的釣鰲之計！」一言提醒茅英，覺得對方極負兇名，縱然技不如己，也不應敗得如此不濟！

「哈……哈……哈……哈……」這是董沛所發，既含着得意，又蘊有譏刺意味的笑聲，笑聲却並不靜而動，似是凌空飛起。

茅英詫然看去，不禁大感意外。

原來在峭壁頂端，竟有人對董沛加以接應，從壁頂拋落了一條百丈長籐。

董沛一手撈住長籐，由人提往壁上，其所發笑聲，遂因位置變換，似在空中飛動。

不單這老賊從容脫身，並在經過釣竿漁網之處，順手把這兩件獨門兵刃，取了回去。

茅英銀牙一咬，蠻鞋方頓，董沛又在半空中，發話笑道：「姑娘莫要跳腳，只要你敢到『捨身崖』來，我便把那『雌雄雙劍』還你……」

話方至此，語音却略略一頓，提氣朗聲又道：「你要記清了，不是四川峨嵋的『捨身崖』，我所說的『捨身崖』，便在西南百里左右。」

茅英拿他無可如何，只好高聲叫道：「董沛老賊，任憑你在『捨身崖』頭，擺設下劍樹刀山

，姑娘一定前來，你這老賊却不許到時龜縮不出。」

董沛又發出一陣「嘿嘿」怪笑說道：「姑娘放心，百里路程非遙，後日午正，我在『捨身崖』前，恭候玉駕就是……」

話到尾聲，已升上壁頂，失去踪跡。

茅英秀眉微蹙，轉過身來，目注東方鐵說道：「東方二哥，你有沒有追截住那兩名大漢，從他們口中，問出些有關訊息？」

東方鐵搖了搖頭，苦笑一聲答道：「我因生恐驚動『惡漁翁』董沛，潛踪躡足，耽誤時間，以致未能截住那兩名大漢，約莫追出了三五里外，仍無所得，只好折轉，想不到英妹業已現身，與董老賊鬥將起來。」

茅英嘟著小嘴說道：「不是我急於現身，是爲了營救潭中那條罕見巨鰻，董老賊確實有點手段，二哥才走不久，他便使那魚兒上鈎了呢。」

東方鐵聽得茅英現身之故，竟是爲了救魚，不禁點頭讚道：「英妹的這種慈悲心腸，眞是仁人之念！」

茅英被他誇讚得玉頰一紅，看著東方鐵，雙眉微蹙叫道：「東方二哥，剛才若非你出聲喝止，使我慢了一慢，或許不令那董沛老賊，輕易逃出手去。」

東方鐵笑了一笑，道：「英妹忘了仲孫老人家諄諄囑告之語了麼？董沛老賊，詭計多端，全

身上下，盡是大出意外的傷人之物……」

話方至此，茅英便自連連點頭地，接口說道：「仲孫老人家所囑，確非過甚之詞，適才董沛老賊，不單右手發出釣竿，左手洒出漁網，向我猛烈攻擊，連肩頭上也射出三四根多半餵有見血封喉劇毒的簑衣刺呢！」

當下便把董沛動手情況，向東方鐵說了一遍。

東方鐵聽完笑道：「董沛老賊，功力不弱，縱然難勝英妹，似也不應落敗得那等快法！英妹想想，方才他那身形被震，門戶洞開，把後背都賣給你的動作，是否有可疑之處？」

茅英秀眉雙挑，妙目連轉地，想了一想，向東方鐵嫣然笑道：「二哥說得不錯，如今想來，確有可疑，多半是這『惡漁翁』生平用慣的釣魚手段，只不知他準備用什麼毒技，來對我發動暗算？」

東方鐵笑道：「毒技千端，無法臆料，譬如董老賊在背後簑衣之內，藏有甚麼毒刺毒針之屬，則英妹一掌拍落，豈不受傷？而你受傷程度，恰好與你所凝功勁深淺，成爲反比！」

茅英被東方鐵提醒之後，彷彿吃了一驚，但旋又皺眉問道：「二哥，照你這樣推測，我們縱與董沛老賊，在捨身崖再度相逢，也不能殺他的了！」

東方鐵微微一笑，揚眉道：「常言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除却董沛老賊，有益江湖，自是我輩應爲之事，但需隨時謹愼，並特別小心，最好是隔空吐勁，以玄功施爲，儘量避

免與這老賊的軀體接觸！」

茅英雖然覺得東方鐵之語，似乎過於謹愼，但也未加辯駁，只是連連點頭。

誰知就在他們互相商議之時，一道白光，突從壁頂飛下●

東方鐵眼力極銳，看出這道白光，不似甚麼霸道暗器，遂伸手把它接住。

果然，不是暗器，是隻紙摺飛鏢。

東方鐵隨手展開，只見紙上有燒木所書的二十個潦草字跡，寫的是：「人在捨身崖，劍在鴻門谷，愼莫徹宵行，遇廟先投宿。」

東方鐵看了這似詩非詩，似偈非偈的四句話兒，不禁雙眉緊皺。

茅英站在東方鐵的肩旁，發現他臉上的神情，「咦」了一聲問道：「二哥，你皺甚麼眉？這紙上之言，不像是對我們存有惡意嘛。」

東方鐵道：「我不是認爲對方存有惡意，而是在思忖這作書之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茅英笑道：「以四海之大，宇宙之廣，奇人逸士，委實太多，我覺得我們無法臆料，也不必臆料對方是誰？只需研究研究要不要聽從他的話兒，來個甚麼『愼莫徹宵行，遇廟先投宿』……」

東方鐵苦笑道：「此時決定聽與否，似嫌過早，我們只消把話兒記在心中，來個隨機應變……」

茅英連連搖手，截斷東方鐵的話頭，目閃神光，揚眉說道：「我認爲還是聽話爲是，對方若

係一片好意，自然不談，即令有甚麼歹心，我們也可見識見識對方在那『寺廟』之中，埋伏了甚麼樣的厲害陰毒手段？」

東方鐵自然不會違拗茅英之意，聞言之下，對她點點頭，笑說道：「好，我以英妹之意見爲意見，就來個『遇廟先投宿』吧。」

茅英笑道：「既要宿廟，應先找廟，我們往西南去找。」

東方鐵點頭一笑，兩人遂緩步同行，離開這「黑龍潭」，向西南走去。

行約二三十里，天色已曉，並未見甚廟宇，却到了一片小小市鎮之上。

茅英見這小小市鎮，也有酒樓旅店，遂向東方鐵笑道：「東方二哥，董沛老賊與我們訂的是後日午正之約，似乎不必去得太早，就在這小鎮之上，用些酒菜，住一宿吧。」

東方鐵聞言失笑，說道：「英妹大概餓了，但這市鎮甚小，恐怕沒有甚麼可口之物……」

他們一面說話，一面走入酒店之中，但話方至此，店夥業已用隻托盤，送來了一壺酒兒，和四色酒菜。

東方鐵與茅英，見店夥未經吩咐，便送酒菜來，已自略覺驚奇。

等對那四色酒菜，略一注目之下，更感心中大詫。

那四色酒菜是木耳燒鷄、燻獐腿、松菌豆腐、清蒸魚等，前兩色是東方鐵一向所嗜，後兩色則是茅英愛吃之物。

茅英「咦」了一聲，向那正自端菜上桌的店夥問道：「店家，這是誰吩咐你的，你怎麼知道我們愛吃這樣菜兒？」

店夥陪笑答道：「是位老人家於不久之前，吩咐下的，他不單代訂酒菜，連相公和姑娘的一切房飯用費，也都付清，並還給小人一錠銀子，作爲賞賜。」

茅英聽得一怔，皺眉問道：「老人家？是不是一個身披簑衣的老漁翁？……」

當下茅英便把「惡漁翁」董沛的打扮相貌，向店夥約略說了一遍。

店夥連連點頭，陪笑答道：「正是，正是，正是那位老人家，相公和姑娘，請試試酒菜，若有甚吩咐，儘管呼喚小人就是。」

茅英本已舉箸伸向那盤清蒸魚中，聽了代自己預訂酒菜之人，正是「惡漁翁」董沛，不禁皺眉停箸，向東方鐵苦笑道：「東方二哥，這酒菜雖然頗合我們胃口，但恐不能吃了。」

東方鐵劍眉一軒，目注茅英，問道：「爲何不能吃呢？英妹是不是擔心其中有毒？」

茅英頷首道：「既是董沛老賊所爲，我們便應小心一點，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東方鐵邊自聆聽茅英之語，邊自目注桌上菜餚，聽至此處，突然插口問道：「英妹，這松菌豆腐，和清蒸魚兩味菜餚，是否你一向所嗜之物？」

茅英笑道：「這是我極嗜之物，不論是在家，或青城學藝之時，差不多日日少不了呢。」

東方鐵的俊目之中，神光微閃，微笑說道：「既是英妹極嗜之物，我便先嚐嚐滋味……」

說話之間，業已舉箸挾了一枚松菌，入口大嚼。

茅英見狀，急得皺眉叫道：「二哥不要這樣饞法，你縱然想吃，應該等我先用銀針試上一試！」

東方鐵笑道：「英妹若不放心，儘管用銀針試試，但我可以斷定，酒菜之中，定必無毒。」

茅英拔下髮上銀針，在酒菜中一一試探，針身果然光亮如常，毫未變色。

她詫然不解地，向東方鐵問道：「你怎知道酒菜中，董老賊未起惡念，絕無毒質的呢？」

東方鐵笑道：「木耳燒鷄與燻獐腿兩者，我最愛吃，松菌豆腐與清蒸魚，又是英妹素嗜，任憑董沛老賊，再奸再刁，再毒再狠，他也不會有前知慧覺，能算出我們的飲食嗜好。」

茅英也是聰明絕頂之人，聞言之下，恍然有悟地，目注東方鐵道：「二哥言中之意，是認爲代我們預訂酒菜，並付了店飯之資的老漁翁，不是董沛老賊？」

東方鐵含笑說道：「多半不是，董老賊若是對我們起了兇謀，想在酒菜之中，暗下毒藥，必然派遣爪牙爲之，即令親自前來，也會易容變服，不肯令我們得知形相，易起防範之念！」

茅英頗以東方鐵所說爲然，連連點頭，但等到聽完之後，又復皺眉說道：「二哥講得有理，但我剛才曾以董老賊的形相打扮，說給店家聽，他又爲何認定絲毫無錯呢？」

東方鐵微笑說道：「形相可以化裝，打扮更復容易模仿，我認爲定是某位友好的遊戲之舉，

也藉此刺激我們，隨時提高警覺！」

茅英詫道：「某位友好？按理說來，這位扮董老賊形相，向我們開玩笑的友好，應該就是在壁頂傳書，通知我們『身在捨身崖，劍在鴻門谷，愼莫徹宵行，遇廟先投宿』的那位隱形人了。」

東方鐵道：「當然是他，本來我認爲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奇人逸士太多，範圍太大，憑空臆料，根本無從猜測，但如今却又嫌範圍太小，也有點……」

茅英不等東方鐵的話完，便急急接口說道：「什麼叫範圍太小……」

東方鐵向茅英看了一眼，含笑道：「知道我嗜食木耳燒鷄，燻獐腿之人不多，知道英妹愛吃松菌豆腐，清蒸魚之人，也必甚少，至於兼知我們雙方食性之人，豈非少之又少範圍小到極點。」

茅英略作尋思，苦笑搖頭說道：「範圍雖然極小，却也不易猜測，我想來想去竟連一個合適之人，也想不出來。」

這時，東方鐵正舉箸挾了一些獐腿，入口大嚼，他聽完茅英話後，嚥下口中之物，正待答話，却見那店夥，又自匆匆走來。

東方鐵發覺他神情有異，遂揚眉問道：「店家有甚麼事？」

店夥未曾答話，却取出一封書信，雙手呈上。

東方鐵伸手取過，拆封一看，只見其中仍是潦潦草草，似詩非詩，似偈非偈的四句話兒，寫的是：「未到捨身崖，先過飛魂峽，峽中防毒婦，崖下有流沙。」

東方鐵看完，抬首向店夥問道：「這封書信，是否仍是那漁翁打扮的老人家送來的？」

店夥搖搖頭答道：「不是，是位長相英秀相公送來，但却說是奉那位漁翁打扮的老人家所差。」

茅英一旁急急問道：「人呢？此人如今何在？」

店夥陪笑道：「那位相公是吩咐小人，略過片刻，再復呈上此信，如今已去遠了。」

茅英聞言，知曉對方是有意迴避，必然追不上，遂向店夥看了一眼，說道：「你倒眞是聽話，想必那位相公，對你也有賞賜。」

店夥帶著一種訕然神色，笑嘻嘻地答道：「姑娘猜得不錯，那位相公也賞了一錠銀子，連那老人家所賜，幾乎夠我娶媳婦了！」

東方鐵失笑說道：「你要娶媳婦麼？來來來，我也湊湊熱鬧，預先送你一點賀禮。」

說完，便取了一錠紋銀遞過。

店夥當然想接，却又有點不好意思，那副尷尬神情，十分可笑。

茅英笑說：「快拿去吧，替我們準備兩間上房，收拾得乾淨一些。」

店夥滿面堆歡，「咯咯」連聲地，接銀退去。

東方鐵指著桌上的信箋，苦笑說道：「英妹，你看這『未到捨身崖，先過飛魂峽，峽中防毒婦，崖下有流沙』等四句話兒，前途情勢，是越來越複雜了！」

茅英挑眉道：「我倒不覺得什麼，因爲『惡漁翁』董沛既與我們訂了約會，則前途兇險本在意料之中。」

東方鐵道：「這不是尋常埋伏，其兇險程度必高，否則，那位不知名的仁兄，又何必對我們特加提醒。」

茅英想了一想，頷首說道：「二哥說得對，譬如『流沙』一物，最爲兇險，我們若未預知愼防，到了『捨身崖』下，只消略爲大意一些，便難免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東方鐵道：「『流沙』固然厲害，但所謂『毒婦』必然亦非小可，應該愼防！因爲我們既知地有『流沙』，只消細心觀察，定然可以看出端倪，那『毒婦』，却多半善加僞裝，不會把所蘊兇謀，隨意暴露。」

茅英妙目雙翻，嬌笑叫道：「二哥，我有主意！」

東方鐵喜道：「英妹絕頂聰明，定是想出了甚麼辨識『毒婦』妙法！」

茅英秋波一注，便嫣然笑道：「不是『妙法』，只是笨法，反正我們這一路之上，凡遇女子，便加特別小心……」

東方鐵聽得失笑，接口說道：「見『婦』即防，這辦法並不算笨，只是穩妥而已，但……」

茅英見他語音未了即頓，不禁含笑道：「二哥有甚話兒，怎未說完？」

東方鐵笑道：「我同意英妹所說的『遇婦即防』，但覺『一路之間』的範圍，未免太廣一些

，譬如這小鎮之上，便有甚多『婦女』，我們若一個個的，都對她們加以懷疑和防範，豈不……」

茅英不等東方鐵再往下說，便嬌笑著接口說道：「二哥，我明白了，你是要把那『見婦即防』的範圍，局限在『飛魂峽』內。」

東方鐵先是點了點頭，旋又搖頭苦笑道：「照這信箋上的字句看來，理應如此，但我們苦於地形生疏，不知『飛魂峽』是在何處？」

茅英笑道：「常言道：『路在鼻子底下』，我們不會問問那位土生土長的未來新郎官麼？」說至此處，扭頭高聲喊道：「店家快來。」

店夥連獲厚賞，對這兩位客人，自然盡力巴結，聞聲之下即刻趕來，垂手侍立地，向茅英問道：「姑娘有何吩咐，是否還要添什麼酒菜？」

茅英搖頭道：「酒菜都已夠了，不必再添，我是想向你打聽兩個地點……」

店夥聽說要打聽地點，立即陪笑道：「姑娘問對人了，太遠我不敢說，但方圓數百里內大小地點，却多半都會知曉。」

茅英道：「你可知道有個地點，叫作『捨身崖』麼？」

店夥連連點頭道：「知道，知道，『捨身崖』在此處西南八十里外的『陰風嶺』上，但該地窮山毒水，既無出產，又少人烟，有的只是虎豹蛇蟲之屬，地勢險惡無比，不宜旅遊，姑娘問它則甚？」

茅英笑了笑，便又復問道：「『捨身崖』外，還有個『飛魂峽』麼？」

店夥笑道：「有，有，『飛魂峽』就在『捨身崖』前，約莫十里左右，也是由此處前往『捨身崖』的必經之路。」

茅英聽完，正欲命店夥離去，東方鐵却又向店夥問道：「請問店家，那『飛魂峽』的地勢，有無特殊徵象？」

店夥陪笑答道：「『飛魂峽』地勢，並無特殊徵象，只不過山道狹隘，兩崖如削，長度約莫在半里左右。」

茅英遣去店夥，向東方鐵皺眉道：「二哥，既然『捨身崖』距此僅有八十來里，可說舉步就到，董沛老賊爲何把約會定在後日中午，讓我們空出一日時光？」

東方鐵又挾了一塊燻獐腿，邊自揚眉笑道：「他不是讓我們空出一日時間，而是自己需要一日時間才好作惡毒佈置！」

茅英聞言之下，忽告秀眉雙蹙。

東方鐵發現茅英的神色變化，訝然問道：「英妹是在想些什麼？」

茅英道：「覺得有點矛盾……」

東方鐵急急問道：「什麼矛盾？英妹且說將出來，我們研究研究。」

茅英緩緩說道：「董沛老賊既需一日光陰，才可安排惡毒佈置，則向我們投書示警之人却如

何曉得的呢？難道他是董沛老賊的腹內蛔蟲，抑或具有前知慧覺？」

這項問題，把這位頭腦相當冷靜，智慧甚高的東方鐵，問得爲之怔住。

他怔了好大一會，緩緩舉杯，飲了大半杯酒兒，方自目注茅英，點頭說道：「英妹的這項問題提得極好，其中確實有難於解釋之處！」

茅英皺眉說道：「二哥想想，會不會那向我們投書示警之人，仍是董沛老賊黨羽，此舉或是意在迷亂我們心神？或是蘊有甚麼更惡毒的計中之計？」

東方鐵略一沉吟道：「英妹的這種顧慮，雖然有理，但關於對方知曉你我平素口胃的一件事兒，却又怎麼講呢？」

這句話兒，也把茅英問得翻著兩隻大眼，一時答不出口。

東方鐵繼續說道：「故而，我認爲兩次投書的那人，是我們朋友的成分，多於是我們的敵人，但我們在相信他投書示警的話兒之中，也不妨稍稍存疑，略加防範些兒！」

茅英連點榛首道：「對，我們就照二哥所說，保持這種態度，但明日要不要利用時間，先去『飛魂峽』和『捨身崖』，探探情況？」

東方鐵搖頭道：「我看不必，讓那董沛不知我們已獲密報，對他所佈兇謀，預有洞悉最好。」

茅英自然服從東方鐵的意見，兩人於酒足飯飽之後，便分別回房歇息。

第二日整整一日，東方鐵與茅英二人，全調息靜坐地，在本身功力之上，作了準備。

閒暇用飯之時，却不免討論茅浩被害之事，兩人一致認爲「黑煞幫」的嫌疑最大，倘若「惡漁翁」董沛所投江湖組織，竟是「黑煞幫」，則兩事歸一，自然最好，否則，也應在明午赴會時，設法擒住董沛，多半可以從這著名兇邪口中，問出一些有關「黑煞幫」的來龍去脈。

晚飯過後，茅英靜坐行功，入了內家妙境。

東方鐵却未曾通知茅英地，悄悄單獨一人溜了出去。

他這一溜，爲時不短，約莫去了兩個時辰左右，才轉回小鎮旅店。

東方鐵去時空手，回來時，手中却多了一隻白玉小瓶。

但他似乎對茅英有甚秘密，在抵達旅店之前，便把這隻白玉小瓶，揣入懷中。

回到房中，聽隔室毫無動靜，東方鐵知道茅英用功方勤，遂也帶著滿面笑容，盤膝入定。

次日清晨，茅英便來叩門，喚起東方鐵，一同離開小鎮，行向西南。

數十里山路，尋常人雖需一日行程，但在東方鐵，茅英這等身負絕藝的英雄俠女腳下，却是轉瞬即達。

他們因董沛約在午正，遂等於散步閒遊，絲毫未趕，却也未到已牌，便已行入了萬山重疊之處。

緩步之間，東方鐵一面眺望烟嵐，一面隨口笑道：「英妹，我們離鎮以來，雖然豈不到八十里路，總也將近七十，那『捨身崖』……」話方至此，茅英秀眉微挑，止步說道：「二哥，你聽

。」

東方鐵傾耳一聽，聽見有種極其低微的女子哭泣，隱隱隨風傳至。

他正待循聲注目，茅英已手指前方道：「這哭聲不在近處，似是從左前方那狹　山道入口之中傳出。」

東方鐵向那兩崖夾立的山道入口，看了一眼，點頭笑道：「照路程看來，快要到地頭了，假如那狹　谷道，便是『飛魂俠』，則這哭泣之聲，便有可能是所謂『毒婦』……」

「毒婦」二字，才一出口，便使茅英吃了一驚，面含苦笑，說道：「不是二哥提起，我倒忘了『毒婦』一事，一聽得哭聲，只以爲有甚婦女遇難，起了趕去救人之念……」

東方鐵笑道：「英妹俠義情懷，仁慈惻隱……」

茅英向東方鐵異常嫵媚地，拋去一個白眼叫道：「二哥，別替我戴甚高帽子了，我們是否循這哭聲走去？」

東方鐵點頭笑道：「當然要去，是『毒婦』，我們應去消毒，是『難婦』我們應去救難，那有不去之理！」

茅英聞得東方鐵這樣說法，身形一閃，便向那谷道入口縱去。

東方鐵既恐董沛設有厲害埋伏，又恐茅英閱歷不夠，粗心有失，遂寸步不離，跟在她的身側。

兩人才到谷口，便瞥見一旁山壁上，鐫有兩行字跡。

想因年代久遠，字跡已淡，但注目之下，仍可辨出寫的是：

「白骨如山誰蛻化？

英雄到此也飛魂！」

茅英目光一注，指着那「飛魂」二字，向東方鐵點頭微笑，說道：「二哥，你的推想對了，此處果然正是『飛魂峽』，則谷中……」

說至此處，業已聽出谷中傳出的，是女子禁受不住的輾轉呻吟之聲。

茅英略一傾聽，皺眉說道：「二哥，這哭聲好生悲慘，不像裝假，我們……」

東方鐵接道：「我們看看去吧，常言道：『耳聞爲虛，目睹是實』，縱令對方把哭聲裝得逼眞，但只要存甚毒念，便難以逃得過我們眼目！」兩人邊自說話，邊自走入這狹　山峽入口。

不單是東方鐵提足功力，雙掌護胸，連茅英也相當小心地，竭盡了耳聰目明，防範有甚突變？

但行完丈許狹路，竟絲毫無甚意外。

丈許過後，狹勢漸開，並越來越不狹　。

茅英妙目遙注，口中「咦」了一聲，向東方鐵壓低聲音叫道：「二哥你看，這種情形，我認爲不是假冒的了！」

原來前面數丈以外的一片峭壁之下，正有一紅衣孕婦，正在捧腹翻滾，痛苦呻吟。

看情形，是她懷孕足月，已將臨盆，只不知此婦以待產之身，來到這荒山野嶺則甚？

東方鐵注目之際，茅英已喜形於色地，一軒秀眉，毅然說道：「孕婦待產，人人應該援手，我不相信這種事兒，還會有假……」

她是邊自發話，邊自前行，說至此處，走得距離那紅衣孕婦，僅約兩丈遠近。

東方鐵突似有甚發現，猿臂一伸，把茅英的去勢，加以攔住。

茅英愕然道：「二哥攔我則甚？莫非發現了有甚不大對勁之處？」

東方鐵向那紅衣孕婦看了一眼，道：「人倒看不出甚麼問題，但由於草色略覺不勻，使我對孕婦身前的這片草地，起了疑念！」

話完，突然揚手一掌，凝足功力，向那紅衣孕婦的身前草地，隔空劈去。

掌力到處，「轟」然一聲，那片草地，果然立即陷落了好大一塊，成爲巨坑。

坑中並有無數毒弩，毒針等物，銳嘯懾魂地，紛紛冲天射起。

茅英看得好不驚懼，心想若非東方鐵看出破綻，伸手攔阻，自己多半業已失足落入陷坑，如此情況之下，縱令功力再高，應變再怎敏捷，恐怕也必受重傷，甚至於難逃劫數。

這時，那紅衣孕婦見陰謀業已敗露，自然不必再裝腔作勢，從地上翻身躍起。

她這一躍起，便使假腹，頓告消失，並從那假腹之中，取出了一對五行輪來。

東方鐵見對方一身紅衣，年約三十上下，容貌妖艷，神情異常冶蕩，所用兵刃，又是一對頗爲罕見的五行輪，遂恍然有悟問道：「你是在『桐柏山』一帶，頗著兇名的黑道女冠『紅娘子』

杜芳？」

紅衣艷婦不加否認，點頭笑道：「我不想作『女俠』，故而你叫我『女寇』，我不生氣，『黑道』，『白道』更是毫無關係，但『紅娘子』杜芳，除了『凶名』『艷名』，尤其是『淫名』之中的床第絕技，敢誇蓋世無雙，你怎麼忽略過去，不會提一提呢？」

東方鐵想不到這位「紅娘子」杜芳，竟如此口沒遮攔，倒被她說得俊臉通紅，不知如何答話？

杜芳見他冠玉似的俊頰，突然紅了起來，不禁「咦」了一聲說道：「咦，你怎麼臉紅了呢？難道你有了這樣漂亮的一個女朋友，還不會……」

話方至此，兩道目光，已從茅英身上收回，水淋淋地，盯在東方鐵臉上，吃吃地媚笑道：「難性，難性，那妞兒還是個鴻濛未闢，不通人道的清水貨呢……」

東方鐵生恐茅英聽不慣「紅娘子」杜芳的這些淫言穢語，雙眉剔處，「嗆榔」一聲，長劍業已出鞘。

杜芳「喲」了一聲，向東方鐵神情冶蕩地，拋過一瞥眼風。

杜芳朗聲說道：「怎麼這樣急呀？對於各種打鬥，我『紅娘子』無不樂於奉陪，但最好還是和我到紅羅帳去，鳳倒鸞顛地，鬥上一夜時光，包管使你茅塞頓開，欲死欲仙，領悟人生眞趣！」

東方鐵不願再聽，猿臂拋處，一劍分心刺去。

杜芳格格蕩笑道：「嗯，夠快，夠狠，可惜用的是劍，若用別的東西，有多過癮！」

這位妖艷女寇，口中雖在浪言浪語，對東方鐵故意挑逗，但手中却未絲毫大意，五行輪左右雙分，向東方鐵所刺來長劍鎖去！

東方鐵好似看不慣杜芳的妖態，聽不慨她的穢語，心中恨極她，想把「紅娘子」一劍刺個對穿！

故而，對這分心一劍，施展得只夠狠，而不夠靈，換句話說，就是招式略嫌用老！

杜芳以雙輪鎖劍之際，東方鐵彿彷要想變招，而因換式稍慢，手中青鋼長劍，竟被五行輪鎖住。

杜芳五行輪先套上劍身，再左右雙分，緊緊鎖住後，雙眉微挑，冷笑說道：「名列『乾坤八劍』中的『四海遊龍』，原來也不過如此……」

「不過如此」的最後「此」字，剛剛出口，突然繼之一聲慘哼！

原來東方鐵憤於此女神妖語穢，決心一上來便叫她吃點苦頭！

適才佯作招式稍爲用老，等到杜芳以雙輪鎖緊了劍身之後，才突運內功，猛一震劍。

這一震，東方鐵雖未竭盡全力，也已把功力凝聚到十足十方始施爲，「紅娘子」杜芳那裏能禁受得住？

「嗆榔」一陣長吟，兩隻五行輪，首先被震得寸寸斷裂，成爲廢鐵。

杜芳緊握五行輪的雙手虎口，也被震裂，立時涔涔出血地，發出慘哼！

東方鐵冷笑道：「名震黑道群雄的『紅娘子』杜芳，原來也不過如此！」

在「原來不過如此」一語中，加了一個「也」字，便成以子之矛，刺子之盾的針鋒相對之言！

「紅娘子」杜芳似受不了這種還敬刺激，銀牙一挫，飛身拔起了三丈六七。

東方鐵還以爲她是要居高制下地拚命飛撲，遂注目空中，蓄勢以待！

誰知東方鐵目光才注，却瞥見壁頂有人，拋下一根長索。

茅英見狀，揚眉叫道：「二哥小心，對方故技重施，她毫無鬥志，是想跑了，最好不要讓她跑掉。」

但她發話之時，杜芳業已伸手接住長索，被壁上之人，三把兩把，扯了上去。

東方鐵知曉追已無及，對方可能並另有埋伏，遂向正欲飛身追撲的茅英笑道：「英妹，窮寇莫追，反正我們還未到『捨身崖』呢……」

茅英接道：「二哥說得對，我們還有與這『紅娘子』再見機會。但下次相逢，却請二哥把她留給我鬥！」

東方鐵點頭笑道：「好，我知道英妹看不慣她那副妖形怪狀，定必起除去此獠之心……」

茅英的玉頰一紅，目中神光電閃，微頷榛首，朗聲說道：「這個『紅娘子』著實太無恥了，留著她只貽婦女之羞，我若再見她時，不會像二哥這樣，把她放走，誓爲江湖中除此一害！」

東方鐵向茅英看了一眼，俊臉上微現窘色地，婉言辯道：「英妹，你說錯了，『紅娘子』杜芳，不是被我放走，是由她同黨在壁上……」

茅英「噗赫」一笑道：「二哥，你不要和我爭論字眼好麼？我知道你不是故意放走她的，像『紅娘子』杜芳那等妖蕩婦人，那裏會使你這位頂天立地的『四海遊龍』，對她起甚憐香惜玉之念？」

東方鐵拿茅英無辦法，也不便追問她是否有甚言外譏諷之意，只得面含微笑地，緩步向「飛魂峽」外走去。

所謂「飛魂峽」內，別無凶險花樣，但剛剛走出峽口，目光注處，却令東方鐵、茅英二人，齊都一怔！

就在正對峽口的一座山崖的壁間橫生小樹之上，掛著血淋淋的四顆人頭。

人頭之前正是竹笠簑衣的「惡漁翁」董沛，但手中却未持有他那具有相當威力的釣竿、漁網。

右面一人正是適才在飛魂峽內，假扮孕婦，欲對東方鐵、茅英作惡毒圖謀，終被東方鐵震裂雙手虎口，毀碎五行輪，倉惶逸去的「紅娘子」杜芳。

三人當中一人，則是位貌相尚稱英秀，但略嫌眉目間帶有陰鷙狠辣之氣，三十四五歲的白衣中年書生。

東方鐵與茅英，才自「飛魂峽」中走出，那白衣書生，便自抱拳含笑說道：「東方大俠與茅英姑娘，認不認識在下？」

東方鐵搖頭道：「恕我眼拙，但足下一表人材，爲何竟與董沛、杜芳等群賊爲伍？」

白衣中年書生笑了一笑，目注東方鐵，雙眉微揚，搖了搖頭說道：「彼此江湖一脈，武林中萬派同源，東方大俠的這個『賊』字，未免下得太重一點！」

東方鐵懶得和對方多作口舌之辯，遂向這看來神采不俗的白衣中年書生問道：「足下何人？」

白衣中年書生道：「小弟姓姚……」

一個「姚」字剛剛出口，東方鐵便恍有悟地，接口問道：「我明白了，足下就是江湖中頗有名頭的『毒心秀士』姚遁天。」

白衣中年書生頷首道：「小弟正是姚遁天，但『毒心秀士』四字，只是微名，比起東方大俠的『四海遊龍』的震世俠譽，未免相差太遠！」

茅英一旁冷笑說道：「對，多來兩個才可以打得痛快一點，免得像『紅娘子』、『惡漁翁』兩人動手便逃。」

話方至此，那位「毒心秀士」姚遁天，向茅英搖手含笑叫道：「茅姑娘，你弄錯了，姚遁天與董兄、杜姑娘在此等待你們之舉，並非是彼此動武……」這句話兒，使茅英聽得一怔，心想彼此分明已成敵對，這「毒心秀士」姚遁天却爲何滿面含笑地說是並無動武之念？

姚遁天見了茅英神情，知道她心中所想，遂側身指著壁間所掛的四顆血淋淋的人頭，微笑叫道：「茅姑娘，這四顆頭顱之中，可有你認識之人？」

茅英略一注目，榛首略偏，便向東方鐵說道：「東方二哥，這四顆人頭之中，有一顆似頗眼熟，是不是青陽鎮『四海居』中的青皮混混王大彪？」

東方鐵尚未答話，那位「毒心秀士」姚遁天，便接口笑道：「茅姑娘看得不錯，這四顆人頭之中，其餘三個，也是在『四海居』中，開罪於你，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混混們。」

茅英又向那四顆人頭，看了兩眼，微帶詫異地，向姚遁天問道：「姚朋友，這王大彪等四人，是被何人殺死？」

那「惡漁翁」董沛，從臉上浮現一種相當詫異難測的笑容道：「是我殺的！」

茅英聽得董沛這樣說法，不禁大感驚異地，目注這「惡漁翁」問道：「你不是王大彪等的靠山麼？爲何反而殺了他們，並把人頭懸掛此處？」

董沛臉上又換了一種令人看來不太舒服的奸刁笑容，應聲答道：「當初老朽因不知茅英姑娘暨東方大俠來歷，才致略有冒犯，如今，殺了王大彪等，懸頭在此之舉，便是向你們表示歉意！」

茅英詫道：「表示歉意？……」

一語未畢，姚遁天便含笑說道：「茅姑娘，我方才業已說過，姚遁天等在此相候，是完全善

意，絕無半點惡念！」

茅英從鼻中冷哼了一聲，目光微瞥那「紅娘子」杜芳，挑眉說道：「既是善意，爲何還由這位『紅娘子』，在飛魂峽中，假扮孕婦，設下惡毒佈置則甚？」

董沛尚未答話，那「紅娘子」杜芳，已一陣格格媚笑，說道：「『飛魂峽』中設伏，只是久仰茅姑娘與東方大俠威名，想試試你們的膽量機智，以及武功修爲而已……」

語音至此略頓，媚目流波地，瞟了東方鐵一眼，對他賣弄風情地，銀牙微咬下唇，呢聲說道：「誰知你這位東方大俠，相貌雖長得英秀挺拔，却毫無憐香惜玉之心，不單毀去我五行雙輪，並把我的雙手虎口，震得裂開近寸。」

東方鐵不等「紅娘子」杜芳話完，便自微微一笑，接口說道：「杜姑娘，話不是這樣講法，倘若我與英妹，不曾識破機關，落入你身前陷坑之中，則必被毒弩、毒針等物，射成隻刺蝟一般。」

茅英不願東方鐵與「紅娘子」杜芳多打交道，向姚遁天等朗聲問道：「姚朋友，我們不必多費唇舌，請你把你適才所說的『善意』二字，解釋得清楚一點！」

姚遁天笑道：「所謂『善意』，便是本幫意欲邀請茅姑娘與東方大俠，一同加盟，彼此共圖武林霸業。」

茅英聽得方自目閃神光，雙眉微剔地，意欲加以駁斥，東方鐵却不肯放過這探聽機會，搶先

開口，向姚遁天含笑問道：「姚朋友，你邀請我們加入貴幫，却爲何尚未將貴幫的名稱，地點，告訴我們？」

姚遁天「哦」了一聲，連連點頭地，向東方鐵含笑說道：「東方大俠責問得對，是我忘記說明，本幫定名『黑煞幫』，總壇設在『鴻門谷』內，幫主黑煞眞人，禮賢下士，網羅舉世才俊……」說至此處，略爲側顧左右，又道：「姚遁天與杜姑娘，董兄等，便是被『黑煞幫主』禮聘爲本幫護法。」

茅英冷笑道：「姚朋友，你一派花言巧語，雖頗好聽，却顯然其意不誠！」

姚遁天聞言一怔，目注茅英問道：「茅姑娘此語何來？」

茅英目射神光，向「惡漁翁」董沛盯了一眼，揚眉朗聲說道：「我的『雌雄雙劍』，被董沛在在『四海居』中，以詭計盜去。」

姚遁天笑道：「這事不成問題，只要茅姑娘與東方大俠答應加盟本幫，立刻便可奉還『雌雄雙劍』。」

東方鐵抓住對方的言語漏洞，劍眉雙挑，截斷姚遁天的話頭說道：「倘若我們不答應加盟貴幫呢？貴幫幫主黑煞眞人是否便打算將那兩柄『雌雄雙劍』，據爲己有？」

這幾句話兒，詞鋒相當犀利，把「毒心秀士」姚遁天問得雙眉一蹙。

茅英也被東方鐵提醒，想起應該利用機會探查兄仇，遂向姚遁天道：「姚朋友，關於『雌雄雙

劍』之事，暫時擱下不談，我另有一事，要想向你請教。」

姚遁天正感尷尬之際，聽得茅英這樣說法，立即點頭笑道：「茅姑娘有甚事兒，儘管說出來，姚遁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茅英取出身邊所藏殺死大哥茅浩的黑色小刺，向姚遁天問道：「姚朋友你認不認識這件東西？」

姚遁天目光一注之下，居然毫無遲疑，連連點頭地，含笑答道：「當然認識，這是本幫獨有的厲害暗器『黑煞刺』，茅姑娘此物何來，並突然問起則甚？」

茅英銀牙一咬，厲聲道：「既然如此，姚朋友還多費口舌，企圖邀請我與東方二哥加盟則甚？我與『黑煞幫』，恨似一天二地，仇如四海三江……」

姚遁天聽至此處，愕然問道：「茅姑娘何出此言？本幫人物，不過在『青陽鎮』的『四海居』中，略爲開罪於你，如今，業已懸頭壁上，這等處置，難道還不夠麼？」

茅英冷然道：「你們既知我姓茅，莫非不知『追風劍客』茅浩，是我胞兄，他就死在這種『黑煞幫』獨有的『黑煞毒刺』之下！」

姚遁天似乎確實不知茅英便是茅浩胞妹，聞言之下，不禁怔在當地。

茅英秀眉雙剔，目注姚遁天道：「姚朋友，你在當世武林中，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對於『好漢作事好漢當』一語，覺得有無道理？」

姚遁天仍然毫不遲疑地，應聲答道：「有道理，若不能作到『好漢作事好漢當』，便算不得是條漢子！」

茅英暗佩這「毒心秀士」與其他惡寇不同，居然有點風度，便遂順著姚遁天的語氣接道：「姚朋友既然如此說法，便請把殺害我大哥之人，喚將出來，與我會上一會。」

姚遁天聞言，面有難色地，苦笑一聲，說道：「這事，要請茅姑娘多加原諒，恕我無法辦到，因爲，姚遁天雖爲首席護法，但在『黑煞幫』中，畢竟仍是個新來客卿……」

茅英聽至此處，接口又道：「姚朋友既不便將此人喚來，請將其姓名告訴我好麼？如此，則冤有頭，債有主，免得我兄仇心切，傷了其他的無辜之人！」

姚遁天略一尋思，點頭說道：「這倒使得。」

姚遁天從懷中取出一張白紙，並向身後隨員，索得一根黑色短棒，似在紙上寫字。

東方鐵見狀之下，暗以「蟻語傳聲」功力，向茅英耳邊說道：「英妹，你不要以爲姚遁天是好人，我看這『毒心秀士』，目光閃爍，有點笑裏藏刀，恐怕比什麼『紅娘子』和『惡漁翁』，還要來得陰險了！」

他的密語方畢，姚遁天也已寫完，把那張白紙，摺成一隻飛鏢，拈在手中，向茅英笑道：「茅姑娘，殺害令兄之人姓名，業已寫在紙上，但姚某却要藉此請茅姑娘顯露一點絕技，讓我開開眼界！」

茅英心中暗忖：「東方二哥的看法不錯，這位『毒心秀士』果然天狐顯尾，花樣來了！」想至此處，姚遁天恰好語畢，茅英遂目閃神光，點頭答道：「武林中人，貴乎坦白，不忌切磋，姚朋友有甚道兒，儘管劃下就是！」

姚遁天右手微揚，手中紙鏢，化成一道白光，電疾飛出！

茅英起初以爲這紙鏢一定是打向自己，誰知居然料錯，白光竟是向身左削壁射去。

姚遁天的內家氣勁，相當驚人，「奪」的一聲微響後，紙鏢陷入石壁離地七八丈處。

茅英見狀，不禁一愣，有點莫明其妙地，目注姚遁天，詫然問道：「姚朋友此舉何意？是否顯示你以柔克剛，飛紙入石的內家氣勁？」

姚遁天笑道：「茅姑娘猜得錯了，姚遁天不是自行炫技，江頭賣水，弄斧班門，只是想藉此瞻仰瞻仰茅姑娘的輕功絕技，一開眼界而已。」

茅英向那枚離地七八丈，半插壁中的紙鏢，略加注目，軒眉問道：「你是要我取下這枚紙鏢？」

姚遁天微微一笑，說道：「涉嫌用『黑煞刺』，加害令兄之人的姓名，就在壁上紙鏢之上，茅姑娘只消取下一看，便會明白……」

語音至此，略略一頓，又從臉上浮現出他那神秘陰森笑容，繼續說道：「七八丈的高度，暨一片陡削石壁，自然難不住茅姑娘這等身懷絕技之人，但姚遁天却明人不作暗事，先告訴茅姑娘

，其中有點小小埋伏頗具凶險，茅姑娘最好不必獨力爲之，無妨與東方大俠一同上去。」

茅英挑眉道：「常言道：『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又道是：『不是猛龍不過江』，上壁去取一枚紙鏢的區區之舉，也要我東方二哥隨行保護，則茅英未免太以窩囊，我還報的什麼兄仇？稱的什麼俠義？」

姚遁天看她一眼，點頭說道：「茅姑娘巾幗奇俠豪氣干雲，姚遁天好生敬佩，請你多加小心！」

茅英回過頭來，向東方鐵嫣然一笑，低聲說道：「二哥，你會不會怪我有點狂傲？請你在壁下與我打個接應，我會特別小心……」話方至此，東方鐵便接口說道：「無須前往壁下，我就在此處，遙爲英妹掠陣便了……」

語猶未了，便改用第三人無法與聞的「傳音密語」，向茅英耳邊說道：「因爲據我推斷，姚遁天出語不誠，其中有詐，他所謂『凶險』，多半不在『壁上』，却在『壁下』！」

茅英把一雙大眼，眨了兩眨，也以「蟻語傳音」功力，向東方鐵問道：「二哥認爲壁下有何凶險？」

東方鐵傳音笑道：「英妹忘了那『未到捨身崖，先過飛魂峽，峽中防毒婦，崖下有流沙』麼？」

茅英悚然一驚，先是雙眉緊蹙，但目光略轉之下，眉頭又展，向東方鐵傳音笑道：「對，二

哥提醒了我，在那削壁之下，定是無底流沙，我們只一走近，定必慘遭滅頂，但小妹已然想出了避開『流沙』，取那紙鏢之法，如今便勞二哥，替我掠陣打接應吧！」

話一說完，雙臂抖處，一式「長箭穿雲」，便凌空拔起了四丈高下。

但茅英並非直接縱向姚遁天的插鏢石壁，而是向她身邊的石壁之上縱去。

等到了石壁之上，再施展極上乘的「游龍術」，「壁虎功」，像隻「美人蟹」般，向那插有紙鏢的石壁，橫行而去。

姚遁天見狀，雙眉略蹙，與「惡漁翁」董沛，「紅娘子」杜芳二人，交換一瞥詫異眼色！

這時，茅英已然橫行度越到那片插有紙鏢的石壁之前，果然未遇任何凶險。

茅英以右手食中二指，挾住紙鏢，以內力巧勁，把紙鏢緩緩從壁中拔出。

轉瞬間，茅英已將紙鏢從石中拔出，茅英急於得知殺兄之仇人姓名，遂立即展開觀看。

誰知道不看還好，這一看之下，竟使這位青城女俠，峨眉倒剔，滿面都是怒色了！

就在此時，那「毒心秀士」姚遁天突一揚手，從袖中飛出六七點寒光，向正在壁上觀看紙鏢，滿面怒色的茅英射去。

幸虧東方鐵早就凝足功勁，隨時提防突變，他一面雙手齊揚，以強勁劈空罡氣，橫越姚遁天所發寒光，一面向茅英高聲叫道：「英妹留神，小心暗算！」

那六七點寒光，被東方鐵的劈空掌力，擊落一半，另一半也被茅英及時閃避地，躲了開去，

空自把石壁之上，打得火星四射！

「紅娘子」杜芳嘴角間浮起一絲獰笑，她乘著這剎那忙亂，竟在右手之上，戴了隻鹿皮手套！

東方鐵目光如電，籠罩全場，不肯放過任何一人的任何細緻動作。

他一發現杜芳戴上了鹿皮手套，便理道「紅娘子」杜芳定將施展什麼極惡毒的暗器！

平時或可恃技托大，故作不知地，看個究竟。

如今，茅英身懸削壁，情況不利之下，東方鐵自然要儘量制敵機先，不肯作絲毫冒險！

是故，「紅娘子」杜芳在戴鹿皮手套之際，東方鐵正在拔劍。

戴手套的動作，自然比不上拔劍動作，來得快速。

杜芳剛把鹿皮手套戴好，寒芒電掣，東方鐵業已欺身探臂，一劍橫掃而來！

這一劍發得快捷無比，不僅出於「紅娘子」杜芳意外，也使姚遁天、董沛兩人，驚於變生突然，來不及對「紅娘子」杜芳加以援手。

換了別人，多半會被這攔腰一劍，斬成兩截！

杜芳畢竟身懷絕藝，功力甚高，於萬分危殆中，居然身形疾仰，幾乎平貼及地，來了式內家「鐵板橋」之中的「瑤階望月」！

身軀渾然平貼及地，東方鐵的攔腰一劍，自告掃了個空。

但只要東方鐵來得及變式回身，「紅娘子」杜芳倒絕難逃得過這第二劍之險厄了！

要知道，凡屬施展「瑤階望月」「臥看天河」等鐵板橋功，以避險招之際，多半均須足跟蹬地，來上一式「金鯉倒穿波」，向後竄退出一段距離，方能重整旗鼓，與對方一決勝負！

在如此情形下的動手雙方，所比較的，只是一個「快」字。

倒竄得快，便可脫離險境，回劍變式得快，便可使對方在劍下分屍！

東方鐵與杜芳之間的比「快」，在一剎那間，便有了結果。

比較快的，是東方鐵，他一劍掃空之下，立時變式，回手反劈而落！

這時，「紅娘子」杜芳不是尚未後縱，而是正在足跟蹬地，向後縱去。

換句話說，也就是在動作方面，東方鐵雖然較快，但並非比「紅娘子」杜芳快了多少，只不過快了那麼一瞬之間。

於是，劍光落處，人影亦竄。

「紅娘子」杜芳總算未曾在劍下分屍，但她那隻戴上鹿皮手套的右手，却被東方鐵劍鋒所及，齊腕削落！

常言道：「十指連心」，何況整隻手掌，都被削落，這種劇烈痛苦，縱令那「紅娘子」杜芳，再怎悍潑過人，也有點禁受不住！

就在她一聲慘嗥之下，又有漫天掌影，向「毒心秀士」姚遁天，「惡漁翁」董沛二人，飛洒

而落。

這漫天掌影，是茅英所發。

她因知身在壁上，會遭受圍攻，太以受制，遂乘著姚遁天、董沛必須照應杜芳，無暇攻擊自己的難得機會，趕緊脫離險地。

果然，姚遁天與董沛二人，爲了照拂那一掌方斷的「紅娘子」杜芳，不及分神，對付茅英，被這漫天掌影，逼得連退幾步！

「捨身崖」下的大片石地，看去完全一樣，辨不出所謂「流沙」，究屬何在？但東方鐵與茅英都心中明白，姚遁天與董沛若能走得，自己必也無妨，只要記準對方所經行的部位，以及儘量避免接近適才飛插紙鏢的削壁左近，便不致於慘遭滅頂了。

東方鐵與茅英會合，略一計議之間，姚遁天已命隨行嘍囉，先把已受傷的「紅娘子」杜芳送走。

「惡漁翁」董沛也取了件奇門兵刃在手。

這一件奇門兵刃，不是他以前用過的魚竿、魚網，而是一隻長約三尺的巨型魚鈎。

「毒心秀士」姚遁天倒仍相當蕭洒地，依然空著雙手，不曾取甚刃兵。

東方鐵因覺「惡漁翁」董沛一向心機歹毒，這雙巨型魚鈎之上，不知又有甚麼惡毒花樣，遂向茅英低聲說道：「英妹，那赤手空拳的『毒心秀士』姚遁天，由你應付，董沛老賊，交給我了

。」

說完，便自手橫青鋼長劍，向那咬牙切齒，神情相當獰厲的董沛走去。

茅英自然遵從東方鐵之言，邊自走向姚遁天，邊自冷叱道：「姚遁天，你枉在當代武林之中，稱了一號人物，却怎的這樣無恥？」

姚遁天詫道：「茅姑娘，本幫幫主，好意相邀，願意接受與否，在於你們，雙方縱成敵對，也不該胡亂罵人，我要請教一聲，姚遁天的『無恥』之處何在？」

茅英怒道：「你還要請教，對人蓄意欺騙，難道不是無恥？」

姚遁天道：「我欺騙了誰？……」

茅英聽他這樣說法，不禁勃然震怒，面罩嚴霜，一剔雙眉問道：「你沒有欺騙我麼？你說把『黑煞幫』中，涉嫌殺害我大哥之人的姓名，寫在紙上，却爲何只是白紙一張，根本不會寫字？」

姚遁天靜靜聽完，「哦」了一聲笑道：「茅姑娘，我還請教一下，本幫之中，倘若有人涉嫌殺害令兄『追風劍客』茅浩大俠，姚遁天自應將其姓名，寫在紙上，但若是本幫中並無涉及之人，則又該如何呢？」

茅英叱道：「你又想賴，你剛才不是業已承認那根刺兒，是『黑煞幫』中的獨有暗器『黑煞刺』麼？」

姚遁天笑道：「我並未否定這項承認，但『黑煞幫』爲本幫特有暗器，是一回事，兩者不能

混爲一談！」

茅英挑眉道：「怎麼不能併爲一談？那根『黑煞刺』，是在我大哥的遺體之上取得……」

姚遁天搖了搖頭說道：「那我就不知道了，但茅姑娘在未取得眞憑實據之下，似乎不能僅憑一根小刺，便把殺害茅浩大俠的罪行，加到『黑煞幫』的頭上。」

茅英一挫銀牙，狠聲道：「姚遁天，你休想抵賴，『黑煞幫』惡行無數，殺人如麻……」

姚遁天不等茅英再往下說，只聽到此處，便「哈哈」大笑道：「常言道：『好漢作事好漢當』，何必加以抵賴？姚遁天可以代表本幫幫主，承認『黑煞幫』委實惡行無數，殺人如麻，但却絕對無人殺害令兄茅浩大俠。」

茅英忍無可忍，瞋目厲聲叱道：「好，不管你們『黑煞幫』中，是否有人殺害我大哥，就憑你適才承認的『惡行無數，殺人如麻』罪狀，便可替天行道，爲莽莽江湖，除去你們心胸歹惡，擧措邪惡的魑魅魍魎！」

語音方落，功力臨處，已向姚遁天相當猛烈地，接連攻出兩掌！

姚遁天一面揮掌接架，一面雙眉也挑，目閃厲芒地，冷然叫道：「茅姑娘，你莫把自己看得太高，須知強中更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

姚遁天這句「能人背後有能人」，尙差兩個字兒，不曾說完，便「咦」了一聲，接連退出兩步！

原來他揮掌接架之下，發覺茅英雖是女流，其眞力之強，却遠出自己意料！

茅英冷笑道：「姚遁天你知道厲害了吧，若不交出我殺兄之仇，今天你就休想離開此地。」

功力掌招，隨著話聲，不斷增加強度，轉眼之間，已把「毒心秀士」姚遁天，圈入了一片漫天掌影以內！

這時，東方鐵與董沛二人，也已鬥得如火如荼！

「惡漁翁」董沛的一隻巨型魚鈎，雖然怪招百出，極爲厲害，但遇到東方鐵，却像遇著尅星，或攻或守，均不如往昔靈活，漸漸在對方的青鋼劍下，有了相形見絀之勢。

但東方鐵雖佔上風，要想取得勝利，制住董沛，恐怕至少還須戰個百十照面。

說來有點奇怪！以東方鐵與茅英二人而論，自然要數這位既號「四海遊龍」，又列名「乾坤小八劍」中的東方鐵，功力造詣稍高。

以董沛與姚遁天二人而論，則是以那號稱「毒心秀士」，並身爲「黑煞幫」首席護法的姚遁天名氣較大。

照這種已知情況，加以推斷，東方鐵既然尙須百十來招，始能制勝「惡漁翁」董沛，則茅英對付姚遁天，應該更爲艱難才對。理雖如此，事實不然。

茅英用了青城絕學「天屏六十四掌」以後，居然便把那位「毒心秀士」姚遁天的身形圈住，無法突圍，有點左支右絀，呈現敗象。

茅英起初以爲姚遁天心機打惡，是故意如此，引誘自己上當。

故而有兩次故意裝出貪功心切，把招式用老，試試對方是否將奸謀敗露，乘勢加以反擊？

但試驗結果，姚遁天居然似乎是僅能勉強自保，根本無力反攻，雖見茅英露出招式用老破綻，也並無反擊舉措。

縱然如此，茅英仍未完全放心，目光冷注姚遁天，朗聲喝道：「姚遁天，你枉負黑道凶名，莫非竟無實學，且再接我這『天屏六十四掌』之中的『驚天三式』，嚐嚐威力如何？」

語音一了，「天旋地轉」，「天搖地動」等三絕招，立即迴環迸發。

茅英在第一招「天旋地轉」，和第二招「天崩地拆」上，都只以九成功勁發掌，保留了三成眞力。

萬一發現姚遁天藏奸使詐，敗露凶謀，則她尙足有餘力，與敵周旋，不會爲所制！

倘若姚遁天並非做作，則茅英在第一二招上，已可把姚遁天逼得手忙脚亂，第三招再以全力出手，這「毒心秀士」，便多半難逃公道！

計劃不錯，結果如何？

結果是茅英施展出青城「天屏掌」中「驚天三式」的第一二兩式之際，便把這位「毒心秀士」姚遁天，逼得手忙脚亂！

於是，茅英不再猶疑，第三招「天搖地動」，便以全力出手！

姚遁天本已手忙脚亂，自然無法避得開這威力增強的精妙招式。

無奈之下，他只有揮掌硬接，只聽悶哼一聲，身形被茅英的全力一掌，震得飛了起來！

天下巧事眞多，姚遁天身形飛起，竟恰巧撞上了被東方鐵逼得正在後退的「惡漁翁」董沛。

董沛因爲確知身後是「毒心秀士」姚遁天，不是敵人，才這等放心後退。

誰知姚遁天竟如此不濟地，敗於茅英之手，起了這種意外變化？

董沛既被姚遁天飛身撞上，自然撞得不輕，使這位「惡漁翁」足下站不穩脚地，向左蹌踉幾步。

妙事來了，慘劇也接著發生！

董沛左移三四步後，仍告未能穩站身形。

但這所謂「未能站穩」，並非指董沛身軀搖晃，而是指他身軀竟如落入水中，而不識水性一般地，急劇往下沉去！

東方鐵與茅英，見了這種情況，不禁異口同聲地，詫然驚道：「果然有『無底流沙』……」

這「無底流沙」四字方出，「惡漁翁」董沛的身軀，業已沉到頸部，他那巨型魚鈎，早已拋掉，滿面恐怖之色，雙手亂抓地，大聲叫道：「姚……姚……」

只叫了兩個「姚」字，整個身軀，業已下沉入了宛如無底的「流沙」之中，人世之上，也再見不到「惡漁翁」董沛的獰惡身影！

東方鐵看得倒吸了一口涼氣，目光凝住茅英，面含微笑說道：「英妹，你看這『無底流沙』，有多可怕，絕非人力能抗，適才若是你一時大意，陷身其中，情況便……」

他一語未畢，茅英忽然挑眉叫道：「姚遁天呢？」

這句話兒，提醒了東方鐵，趕著橫劍護胸，閃目四矚，觀看姚遁天，人在何處？並防禦這位「毒心秀士」，又對自己等趁隙偷襲，施展甚麼歹毒手段？

誰知縱目看去，近處已寂然無人，只在百丈以外的高峯半腰，奔馳著一條兎起鶻落的矢矯人影。

遠遠望去，這條人影正是從外型看去，相當瀟洒的「毒心秀士」姚遁天。

東方鐵似乎有點惺惺相惜地，失聲讚道：「這位『毒心秀士』姚遁天，若非身入邪道，眞是武林奇才，這身功力，却有多俊……」

話方至此，茅英愕然叫道：「東方二哥，你怎麼這樣稱讚姚遁天呢？照我看來，他的武功造詣，並不很高，僅僅三十來招，便敗在我青城『天屏掌』下！」

東方鐵聞言，向茅英看了一眼。

茅英發現東方鐵目光之中，似有不信之意。

茅英連忙說道：「二哥莫要不信，姚遁天便是中了我『天屏掌』驚天三式以內的一招『天搖地動』，身形震得飛起，才撞上董沛，把那位『惡漁翁』，活生生地撞入地獄之中！」

東方鐵皺眉說道：「這事有點奇怪，姚遁天的功力，若是不濟，他怎會被『黑煞幫主』，禮聘爲『黑煞幫』中的首席護法？……」

茅英接口道：「也許是此人徒負虛名，並無實學……」

東方鐵手指那百丈以外的山峯說道：「就在我們驚心於『惡漁翁』董沛，生葬浮沙的剎那之間，姚遁天已奔出百丈左右，上了高峯峯腰，這份輕功，換了你我，都未必準能辦得到呢。」

茅英聽得亦告怔住，秀眉雙蹙地，想了一想，方對東方鐵說道：「或許是這『毒心秀士』姚遁天，對於輕功方面，具有特長，其他功力，未必均有同樣造詣。」

東方鐵點頭道：「目前情況，也只有這樣解釋，否則，便矛盾甚大，令人想不通了！」

茅英突然「哎呀」一聲，妙目流波地，凝住著東方鐵，揚眉叫道：「二哥，今日一戰，你斬斷了『紅娘子』杜芳一隻右手，我則逼得姚遁天把『惡漁翁』董沛，撞得陷入流沙，收獲方面，雖然不小，但對於兩樁正事，却仍然毫無裨益！」

東方鐵道：「兩樁正事，英妹意思是指……」

他的話猶未畢，茅英的妙目之中，業已微閃淚光地，接口說道：「第一樁正事，自然是去『黑煞幫』總壇，尋察兇手，爲我大哥報仇雪恨！第二樁正事，則是設法奪回我那『雌雄雙劍』……」

東方鐵聽至此處，伸手握著茅英的玉掌，向她安慰道：「英妹錯了，今日之戰不是對那兩樁

正事，毫無裨益，而是大有裨益！」

茅英有些不懂地，把兩隻大眼，眨了幾眨，望著東方鐵道：「二哥此話怎講，裨益在於何處？是不是剪除了『黑煞幫』的羽黨，使對方減少實力？」

東方鐵點頭笑道：「削弱對方實力，當然對自己有利，英妹請想，『黑煞幫』中的三大護法，已然一死一傷，如今我們縱然放得過對方，對方也決不肯放過我們，那裏還要擔心會找不著『黑煞幫』總壇何在呢？」

茅英恍然道：「二哥之意，是可以『以逸待勞』，我們不必辛辛苦苦地，去找他們，等他們前來找我？」

東方鐵道：「照理說來，那『毒心秀士』姚遁天在逃走之前，應該與我們訂下後約……」

茅英接口道：「姚遁天不曾留話訂約之故，可能有二：第一，他害怕若不快跑，我們會一併誅戮，不放他走！第二，或許他覺得事態弄大，不敢作主，要去見幫主黑煞眞人，請示請示。」

東方鐵含笑道：「英妹的想法，和我完全一樣，只要『黑煞幫』總壇，離此並不太遠，必然過不多久，便有人來。」

茅英道：「照二哥這等說法，我們暫時還不宜離開此地，應該等待『黑煞幫』傳訊息。」

東方鐵笑道：「這『捨身崖』左近，景色尙稱不惡，我們不妨略爲遊賞。」

茅英對於這位「四海遊龍」東方鐵，已生情愫，自然連連點頭，贊同他這就在左近遊賞，看

看「黑煞幫」中，是否有人前來，送信訂約之意。

他們剛一舉步，茅英目光注處，發現適才生生活葬「惡漁翁」董沛的無底流沙，業已變成一片毫無異狀的灰色石地。

她見狀之下，悚然一驚，向東方鐵叫道：「二哥，這『無底流沙』，多麼厲害，我們若非事先獲得高人指點，則今日生葬其中的就未必是那『惡漁翁』了！」

東方鐵道：「這『無底流沙』的厲害之處，就是在於只一陷足其中，便全身用不上勁，生生等待死亡，不知已有多少山民樵子，無辜慘死……」

茅英似被東方鐵一語提醒，目閃神光地，向東方鐵揚眉說道：「二哥，我們身爲俠義，不該聽任這片『無底流沙』永遠害人……」

那幾句話兒，不禁把東方鐵聽得一怔，以兩道詫然目光，看著茅英問道：「英妹說得雖對，但你有甚辦法，能把這『無底流沙』填滿？或是移山倒海地，把它除掉！」

茅英軒眉答道：「我打算弄點炸藥，把那片百丈峭壁，炸得坍塌下來，大概總可以填沒『無底流沙』，使它不再成爲萬惡『陷人坑』了。」

東方鐵點頭道：「英妹此計甚好，但這是日後之事，至少也要等我們剿滅『黑煞幫』，誅殺兇手，爲我茅大哥報仇雪恨之後，才可付諸實施。」

茅英道：「治本雖俟日後，治標可在眼前，我打算先給那些山民遊客，獵戶樵夫，留下一點

警惕字樣！」

說完嬌軀一閃，仍然故技重施，從側面登壁，並以上乘「遊龍術」，橫移至「無底流沙」後時，才在滿佈苔蘚，綠油油的峭壁之上，運指如飛地，寫了「壁下有流沙」五個極爲醒目的擘窠大字。

東方鐵看得連連點頭，等茅英書寫完畢，飛身落地後，撫掌稱讚道：「英妹俠膽仁心，此舉造福生靈，委實非淺，區區五個字兒，不知會使多少人，免却殺身之禍！」

茅英玉頰微紅，嫣然笑道：「二哥莫要誇獎我了，如今事已辦完，應該開始我們的遊山節目……」

說至此處，秀眉略挑，走到山壁之前，弄了一段長約三丈左右的山籐，盤好提在手內。

東方鐵問道：「英妹弄這山籐，要來則甚？」

茅英笑道：「這一處『無底流沙』，雖已經人指點，但我們於登峯渡壑之際，未必不可能遇上另一處『無底流沙』，有盤山籐在手，無論是保衛自己，或營救他人，都會有相當作用的呢！」

東方鐵微笑道：「英妹慮得有理，足見細心，但你還是把山籐拋掉吧，因爲我身邊帶有比山籐合用得多，索長十丈的『蛟筋飛抓』，適才生葬之人是『惡漁翁』董沛，自然不必管他，若是善良百姓，我早就出手相救。」

茅英聽東方鐵這樣說法，自然便把那圈剛剛盤好的山籐棄去。

他們並肩緩步，轉過「捨身崖」，約莫行了里許山路，突然有所發現。

就在前面，不太寬敞的窄窄山路當中，停放著一口未曾上漆的薄皮棺材。

此時此地，尋常山民百姓，似乎絕無把口棺材，棄置在這山道當中之理。

故而，東方鐵根據江湖經驗，一望而知，斷定這口棺木之中，必然藏有某種蹊蹺。

茅英目光注處，秀眉微挑地，口中「咦」了一聲，詫然說道：「二哥，這是誰家的『孝子賢孫』竟將先人棺木，棄置在這山道之中？」

東方鐵笑道：「英妹莫去管它……」

他這一語方出，茅英略爲凝神側耳，便向東方鐵搖頭嬌笑說道：「二哥你聽，我們是行俠仗義之人，對於這種事兒，恐怕還不能不管！」

原來那口未曾上漆的薄皮棺材之中，此時竟有種極爲低弱的「哼哼唧唧」聲息傳出，似乎棺中之人，並未完全死去，或是有甚復甦的罕有跡象。

東方鐵略一傾聽，劍眉微皺地，向茅英問道：「英妹打算如何管法？」

茅英道：「還用問，自然是行把棺蓋打開，看看棺中人是死是活再說。」

東方鐵道：「照理說來，固應如此，但我推斷，尋常百姓決無千辛萬苦把棺木運入如此深山，再如棄置情理，這多半又是姚遁天等那群『黑煞幫』中的惡煞兇神，所弄的陰險毒辣伎倆！」

茅英冷笑一聲道：「他們能弄出多厲害的伎倆？連姚遁天、董沛等生龍活虎的魔頭，我們尚

且不怕，使他們鍛羽而逃，難道會怕一個棺中半死之人？……」

東方鐵道：「英妹莫對群魔輕視，常言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茅英不等東方鐵把話講完，便接口說道：「二哥不必囑咐，我會小心，請你站在一旁，監視對於在我開棺之際，有其他陰謀便了。」

說完，她便向那具棺木之前，緩步走去。

東方鐵知難勸止，遂隨在茅英身後，一面把內家功力暗暗提足，貫注雙掌。

這時，棺中的「哼哼唧唧」之聲，仍未停止，但越來越見低弱。

茅英也頗小心，不肯俯身伸手，去揭棺蓋，她是先用脚尖微挑，試上一試。

誰知一試之下，竟覺得那棺木的棺蓋，並未用長命釘釘死，只是虛覆其上，可以輕易揭開。

茅英遂不再考慮地，脚尖用力，猛然向上一挑。

這一挑，那虛覆棺蓋，自然應足而飛，但也有東方鐵所預料的惡毒陰謀，隨同發作！

「轟」然一聲巨響！

原來，這口棺木滿貯炸藥，起爆引綫，就裝在那虛覆棺蓋之上。

並在棺中弄了些能發出奇異音響的小小裝置，只要有人好奇，一揭棺蓋，棺中所藏炸藥，便立即「轟」然起爆炸裂開！

茅英提防棺中藏了活人，提防棺中裝有暗器，甚至於防範棺中有甚麼奇毒蛇蟲之屬。

但却絕未防到棺中所藏蘊的，竟是如此猛烈的特殊惡毒手段！

儘管事出意外，人有防禦本能！

巨響才作，茅英雙掌已推。

內家罡炁，果然驚人，那迎面飄來，宛如無數鏢箭的散碎炸裂棺木，竟大半被茅英的猛推掌力，震成粉碎，或是往外斜飛！

但那股奇強炸力，却仍有點非人力所能抗拒，竟把茅英嬌軀，震得凌空飛起。

東方鐵不過只在茅英身後兩步有餘，三步不到遠近，却因事變太快，仍告搶救不及。

等他聽得「轟」然一響之際，茅英的嬌軀，已被震得不由自主地飛了起來。

尙幸她所飛方向，是正對東方鐵，東方鐵遂趕緊雙伸猿臂，把她一把抱住。

才一抱住茅英，東方鐵便差點兒淒然落淚！

因眼隨手到，東方鐵剛把茅英抱住，便發覺她四肢綿軟，知覺已無，全身都是血漬！

在這種情況下，叫他怎不以爲茅英業已身遭慘禍，玉殞香消，心酸得幾乎垂下淚來！

但東方鐵鋼牙堅挫，伸手一探茅英胸前，方知這位青城俠女，並未命絕，只是被震暈過去。

至於她那週身血漬，則是碎飛棺木，爲數太多，迎面一片，雖被茅英所發的罡炁所擋，但肩臂腿股等處，仍然中了不少，每處均沁出血漬，遂使茅英成爲個幾乎把東方鐵心膽嚇碎的大血人兒。

東方鐵發現茅英氣息未絕，雖然雙眉仍蹙，但已從唇角間，展露出寬慰笑容。

他先抱起茅英，找了個避風所在，然後把她放下，從懷中摸出隻白玉小瓶。

這白玉小瓶，就是在小鎭旅店中，東方鐵趁茅英入定用功時，單獨外出，所取得的那隻。

東方鐵啓開玉瓶，取了一位龍眼大小的類似丹丸之物，納入茅英口內。

但茅英因臟腑受震，內傷太重，人已暈絕，知覺全失，自然無法下嚥。

東方鐵無可奈何，只得把玉瓶中的一些液汁，先行傾入自己口中，然後再摟住茅英，嘴對嘴地，運氣度進，使她把液汁暨那丹丸似的東西，一併順喉入腹。

等到把藥汁度完，東方鐵才滿頭大汗，如釋重負地，吐出了一口長氣。

他輕輕放下茅英嬌軀，又取出一瓶江湖人物身邊必備的刀傷靈藥，替茅英敷在肩臂腿股等受傷之處，以求止血收口。

敷完傷口，東方鐵仍不得閒，又復伸掌貼上茅英後心，隔體傳功，緩緩用力，以本身眞氣，極其柔和地，幫助茅英體內的氣血運行，這樣作法，不單可以加速藥力靈效，並可幫助茅英療傷益元，提早甦醒。

約莫半個時辰過後，茅英醒了，口中「嚶嚀」一響，發出呻吟聲息。

東方鐵心中的一塊巨石，終於放下，他這時仍是把茅英嬌軀，半擁半抱地，摟在懷中，遂湊向她的耳邊，低聲叫道：「英妹……」

茅英悠悠醒轉，妙目微開，發現自己，被東方鐵摟在懷中的這副情狀，不禁一片羞紅，電佈玉頰地又復重行閉上雙目。

東方鐵的臉上，也是一片燥熱，他目中神光閃處，索性把茅英摟抱得更緊一點，偎在她的耳邊，以一種極溫柔的語音，低低地說道：「英妹，常言道：『事貴從權』，當時你臟腑間受震過鉅，業已人事不知，牙關緊咬，我只得設法爲你哺藥度氣……」

茅英適才是在神志昏迷之中，自然不知東方鐵與她唇舌相接的哺藥度氣情況，聞言之下，益發嬌羞不禁，那副神情，委實嫵媚透頂。

東方鐵軟玉在懷，嬌容入目，不禁情意滋生。

東方鐵含笑說道：「英妹不必害羞，只要你看得起我，我們便海枯石爛，也不分離……」

這「海枯石爛，也不分離」等八個字，宛如一服神醫靈丹，仙家妙藥，使茅英聽得周身清涼，心頭欣喜萬分地，熨貼已極！

她索性撒嬌似的，倚在東方鐵的懷中，不睜雙目地，閉著眼睛道：「二哥，我……我怎麼身上好痛？」

東方鐵知曉她還不明瞭適才的驚險情況，遂嘆了一聲，低低說道：「英妹，你且睜開眼來，看看你自己這種驚險萬分的狼狽情況！」

茅英聽得東方鐵這樣說法，自然立即睜開雙目，對自己略作打量。

不打量還好，這一打量之下，不禁把茅英驚得駭異萬分地，尖聲叫道：「我……我……我怎麼一身是血？……」

東方鐵笑道：「英妹這周身血漬，不過是肩臂股腿等處的碎木輕傷，根本無關緊要，適才最危險的情況，則是你臟腑間了受劇烈震撼，內傷太重，整個人兒都四肢綿軟，失去知覺，成了虛脫狀態……」

茅英果覺肩臂腿股等處的傷並不重，遂目注東方鐵，揚眉問道：「二哥，我既內傷太重，已將虛脫，你却怎樣使我迅速復原的呢？是給我吃了甚麼功能起死回生的罕世靈丹，神仙妙藥？」

東方鐵笑道：「英妹先調調息，行行功吧，試試你的臟腑傷勢，是否業已平復痊癒？抑或仍須加以療治？」

茅英自東方鐵懷中掙起，盤膝坐好，立即運氣行功，以內家妙訣，察探體內情況。

頓飯光陰過後，茅英把兩隻垂簾妙目一睜，神光如電地，盯著東方鐵，詫聲叫道：「二哥，你把我弄糊塗了，爲什麼我臟腑之間，不單毫無傷痛，至於眞氣內力方面，反再進益，約莫增強了一二成的光景呢？」

東方鐵含笑道：「不應該只增強一二成吧，這大概由於英妹重傷初癒之故，你只消找個靜處，好好作上半日工夫，我認爲最少也會增強三成以上的眞氣內力！」

茅英知有蹊蹺，急急問道：「二哥，你到底給我吃了什麼『千載雪蓮』抑或『九天芝草』？」

東方鐵失笑道：「一非『千載雪蓮』，二非『九天芝草』，我只是給了你一粒『黑龍丹』，和一瓶『黑龍血』而已。」

茅英問道：「這『黑龍丹』和『黑龍血』，是什麼東西？二哥是從哪裏弄得來的？」

東方鐵道：「英妹怎麼如此健忘，你忘了你與『惡漁翁』董沛曾起衝突的『黑龍潭』麼？」

茅英是絕頂聰明之人，聽得東方鐵如此一點，立告省悟問道：「二哥所說的『黑龍血』，莫非就是『黑龍潭』中那條『金綫巨鰻』的血液？」

東方鐵點頭道：「不單如此，連英妹所服的『黑龍丹』，也就是那條罕見巨鰻的腹內丹元！」

茅英詫異問道：「二哥，你於何時？以及用甚麼方法？把那條罕見巨鰻，釣起來的？」

東方鐵搖頭道：「不是我釣起來的，是那『惡漁翁』董沛，用金鈎，香餌，所建功勞！」

茅英越發莫名其妙地，翻著兩隻大眼，看著東方鐵，愕然叫道：「二哥，你在和我打甚禪機啞謎？『惡漁翁』董沛業已葬身於『無底流沙』之中，他雖是釣魚專家，也絕對無法……」

東方鐵緩緩說道：「根據英妹告訴我的情形，董沛在『黑龍潭』，是以香餌金鈎，使巨鰻上鈎，雙方僵持不下之際，才被你飛刀斷却釣絲……」

茅英連連點頭，嫣然笑道：「當時情況，正是如此！」

東方鐵道：「我聽了這種情況，心想巨鰻力大無窮，倘若吞鈎不深，則雙方僵持之際，必被掙脫，既未掙脫，足見吞鈎必深，釣絲雖爲英妹仁心俠膽，不惜丟棄寶刀，飛刀所斷，但那巨鰻

，恐仍難逃劫數……」

語音至此，頓了一頓，又復目注茅英，含笑說道：「故而，我乘英妹在旅店中用功入定之際，悄然重返『黑龍潭』，想去看個究竟？免得聽任這對武林人物用處極大的『金綫巨鰻』，平白糟塌，暴殄天物！」

茅英問道：「二哥去到『黑龍潭』邊，莫非那條『金綫巨鰻』，業已死了？」

東方鐵笑道：「沒有，我去得恰巧及時，『金綫巨鰻』雖仍未死，但已肚朝天向，浮上水面，只剩奄奄一息！」

茅英皺眉道：「二哥不加搭救，竟殺了牠？」

東方鐵苦笑道：「我並無生死人而肉白骨的奪天地造化之能，連救人都苦於無甚把握，何況是條生理與人類迥然不同的大鰻魚呢？英妹這問我爲何不設法救牠之語，未免有點過份強人所難了吧？」

茅英也爲之啞然失笑，但仍然白了東方鐵一眼，佯嗔說道：「二哥縱然不能救牠，也不必殺了牠，還要奪牠的丹，取牠的血！」

東方鐵被她責怪得搖頭說道：「英妹，你講不講理，那條金綫巨鰻，因吞鈎入臟，業已肚腹朝天，即將死去地，隨波漂流，我若不適時取走牠身上這種對武林人妙用無窮的難得奇寶，豈非暴殄天物！」

茅英知曉東方鐵此舉，並非不合情理，遂也不再責怪，向他含笑問道：「二哥本意是要取那鰻魚血液，結果怎會弄來一粒丹元的呢？」

東方鐵笑道：「我在取那金綫巨鰻的血液之際，發現偌大一條巨魚，血量却極爲稀少，知道必有奇異，終於尋出牠已把全身精華，煉成一粒內丹，總算這場辛苦不是白忙，使英妹能夠起死回生，仗恃它渡過一場刼數！」

茅英心中十分感激地，又向東方鐵拋過一瞥極嫵媚的白眼說道：「二哥的心思好深，對於這件事兒瞞得死死，一點兒都未告我知道。」

東方鐵含笑道：「我知道女孩兒家的心腸，比較慈悲，遂決定在未曾用著巨鰻寶血，和牠所煉內丹之前，瞞著英妹，免得你獲知以後，心中或許會有點難過。」

茅英頷首道：「二哥慮得一點不錯，我的心中，如今仍覺得不大舒服……」

東方鐵不等她往下再說，便自接口道：「英妹是明白人，不應該再有這種想法的了，不取鰻丹，任其自毀，以及取了鰻丹，援救一位武林俠女，究竟是哪一樁來得較有價值……」

茅英搖手叫道：「二哥不必再和我辯論是非了，如今，此舉已成事實，我越發不該浪費掉巨鰻修爲，應使牠那丹元，發揮最大靈效！」

東方鐵頷首笑道：「這事容易，英妹如今已能行動，我們且找個清靜所在，讓你好好行功，只要一口眞氣，行遍週身，便可立竿見影，對修爲增進不少！」

茅英聞言，遂站起身形，與東方鐵一同併肩起步，找尋適合用功的清修之處。

她一面緩緩前行，一面向東方鐵問道：「二哥，依你判斷，適才那條棺中毒計，是那個惡賊所佈花樣？」

東方鐵略一沉吟道：「那姚遁天既有『毒心秀士』之號，這種惡毒佈置，或許是他……」

茅英一向都信服東方鐵之言，但聽至此處，却連連搖手說道：「不是，不是，這條棺中毒計，絕非那『毒心秀士』姚遁天所爲！」

東方鐵詫道：「英妹怎替姚遁天辯護起來？」

茅英笑道：「不是我替他辯護，二哥請想，在『惡漁翁』董沛，被撞入流沙，生生活葬之際，姚遁天嚇得心膽皆裂，亡命奔逃，他所逃方向，與那口內藏詭詐棺木，恰巧相反，哪裏來得及折回佈置？棺木中藏炸藥，外設引綫，要費相當時間，方能佈置妥當的呢。」

這番話兒，把東方鐵聽得連連點頭，目注茅英，含笑說道：「英妹說得極有道理，除非姚遁天是未雨綢繆地先行佈置好那口毒辣棺木，他難以來得及匆匆折轉，行此毒計。」

茅英見東方鐵對於姚遁天既已完全釋疑，遂也不再辯駁，只嫣然一笑，手指前方笑道：「二哥你看，那是甚麼？」

東方鐵順著茅英的手指看去，見是竹林掩映，密翠浮天的一角紅牆，遂向茅英問道：「那角紅牆，定是廟宇，英妹指它則甚？」

茅英「咦」了一聲，妙目中閃射神光，看著東方鐵，嫣然笑道：「二哥難道忘了我們『黑龍潭』邊，所獲奇人飛書上寫的：『人在捨身崖，劍在鴻門谷，愼莫徹宵行，遇廟先投宿』麼？」

東方鐵道：「英妹這樣說法，莫非想進廟投宿？」

茅英笑道：「一來遇廟投宿之舉，符合那奇人指示，二來寺廟之中，定是清靜，我也好用用功夫，以師門吐納妙訣，幫助所服藥物，發揮最大靈效！」

東方鐵聽茅英這樣說法，自然大表贊同，他點頭含笑說：「好，我們就去看看，這是一座甚麼廟宇？」

二人行近前，方發覺那角紅牆不是甚麼香火鼎盛的菴觀寺院，竟是一座荒廢已久的無人廢廟。茅英一見那寺門半已蛛網塵積情狀，便「呀」了一聲道：「原來是座無人主持的頹廢廟宇……」

東方鐵笑道：「越是無人，便越是清靜，我來替英妹打掃打掃，好讓你把師門嫡傳的『青城練氣妙訣』，圓通無碍地作上一遍。」

茅英道：「這套功夫，需時不少，尤其到入了妙境之際，簡直物我兩忘，二哥是否在一旁爲我護法？」

東方鐵失笑道：「當然，英妹不必爲此操心，這是我份內應爲之事，也是我的光榮差使。」

說完，便進入那油漆剝落，但尚可避風雨的大殿之中，替茅英打掃出一片潔淨盤坐之處。

茅英果然在略進乾糧之後，對東方鐵嫣然一笑，便盤膝垂簾地，用起功來。

她倒七情不染，一心湛然地，漸漸入了內家妙境，但一旁護法的東方鐵，却心神不定，思緒如潮！

他首先盤算的是，今日經過，太以驚險！

假如不是有隱名奇人，命店夥傳交了那張「未到捨身崖，先過飛魂峽，峽中防毒婦，崖下有流沙」的柬帖，自己與茅英怎生猜度得出對方有那等惡毒安排？

峽中「毒婦」一關，縱或僥倖度過，對於「崖下流沙」，委實太以難防，只要一步踏錯，雖有通天本領，也難逃生葬之厄！

尤其茅英最後的開棺中計，被強烈炸力，震得臟腑重傷，倘若非自己巧獲巨鰻內丹，恐怕只有眼看她玉殞香消，返魂無術！

過去如此，未來如何？

爲了替大哥「追風劍客」茅浩報仇，爲了替茅英追回所失「雌雄雙劍」，更爲了替莽莽江湖除却爲惡巨梟，東方鐵必須闖入「黑煞幫」總壇之中，與黑煞群凶，放手一搏！

這場血鬥，勢所難免，由於身入虎穴，力量太孤，其凶險程度，必將比已往所經，有過之而不及……

東方鐵想得憂心忡忡一頭冷汗之際，茅英倒是神光閃亮，到了天人合一境界。

驀然間，廟外響起了幾聲懾人心魂的淒淒鬼哭！

東方鐵自然不信神鬼之說，認定是江湖人物所弄惑人靈智的鬼域伎倆。

換在平時，他必然出殿察看，如今却穩坐茅英身旁一動不動。

因爲他護法責重，生恐倘若出殿察看，會中了敵人的調虎離山之計，對茅英有所不利。

那是內家高手的「蟻語傳聲」，向東方鐵耳邊，不斷叫著他飲譽江湖的「四海遊龍」外號。

東方鐵眉頭一皺，緩步走向殿門，但心中業已暗自打著主意。

他所打的主意是自己決不離開大殿，只走到殿門口，向外看上一看。

誰知人才走到殿門，眼前寒光已掣！

東方鐵聽風辨位，知道這暗器不是衝準自己打來，遂岸立如山，不加閃避。

果然，寒光從他面前掠過，「奪」的一聲，釘在殿門之上，震落了一片灰塵。

東方鐵目光注處，見那暗器是柄長約七寸的雪亮鋒利長刀。

刀柄之上，還有張紙條，正自迎風飄舞。

東方鐵對於這種「飛刀投書」手段，付諸哂然一笑，徐伸兩指，把刀柄上的紙條取下。

紙條上只有十個字兒，寫的是：「鴻門明設宴，有膽請光臨！」

東方鐵冷笑一聲，手指字條，目注飛刀來處的沉沉暗影之中，朗聲發話道：「來人請轉告『黑煞幫主』，就說茅英、東方鐵，明日準赴『鴻門』，叨擾盛宴！」

一大片亂石叢中，果然騰起兩條輕功身法相當不俗的黑影，匆匆馳去

東方鐵一轉身，腦後突起微響！

內家高手的耳力方面，多半極其敏銳，不單可以聽出暗器所打方向，並可聽出暗器的大概種類性質，甚至威力程度。

如今，他覺得腦後這絲微響，來勢雖疾，威力似乎並不十分凌厲！

東方鐵本來想伸手接取，但一轉念間，又覺與這群萬惡賊寇周旋，還是儘量以不涉險爲上，遂身形微閃，右飄數尺。

「奪」的一聲，殿門上插了一物。

東方鐵略一偏頭，閃目看去，發現殿門之上所插的，又是一隻紙鏢。

他微怔之下，先不取那紙鏢，轉過身去，目光電掃地，朗聲說道：「那位高人，請出一會。」

沉沉暗影中，根本無人應聲答話，也未見有甚麼其他動靜！

東方鐵知道這類奇人多半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非到必要之時，不肯現身與自己相見，只得嘆息一聲，轉身走到殿門之前，把門上紙鏢，伸手取下。

「神龕有寶！」

這「神龕有寶」四字，把東方鐵看得愣然，心想所謂「神龕」，難道就是荒頹寺廟大殿中的神龕不成？龕中又會有甚麼寶物？

不論如何，也得相信紙鏢上所寫之語，看上一看。

東方鐵掩好殿門，輕輕走到供桌後的神龕之前，伸手把那佈灰塵的黃幔揭開。

龕中哪裏有甚寶物？只有一尊身披袈裟的胖胖含笑佛像。

「二哥！」

這聲「二哥」，雖是茅英的語聲，但因突如其來，仍把東方鐵嚇了一跳！

他轉頭看去，茅英入定已醒，正妙目中神光湛湛地，看著東方鐵，含笑說道：「二哥是否獨自太以無聊，才走去瞻仰佛像？」

東方鐵未答所問，反問茅英道：「英妹怎麼這樣快便把功夫用完，你感覺如何？在眞氣內力方面，是否有所增益呢？」

茅英點頭笑笑道：「神旺體和，眞氣瀰沛，小妹受益不小，多謝二哥的成全之德！」

東方鐵這才放心，含笑答覆茅英剛剛所提的問題，緩緩說道：「我方才不是無聊得想去瞻仰佛像，而是想覓取寶物！」

茅英詫異萬分地，向東方鐵看了兩眼，秀眉雙蹙，訝聲問道：「二哥，你說甚麼？這神龕之中，會有寶物？」

東方鐵微微一笑，把那隻上書「神龕有寶」的紙鏢，向茅英遞過。

茅英接過紙鏢，略一注目，不禁向東方鐵以一種愕然神色問道：「二哥，這紙鏢從哪裏來的

？方才我聽你從殿外歸來，莫非是有甚麼風吹草動麼？」

東方鐵點點頭道：「適才『黑煞幫』徒前來傳訊，聲稱明日在『鴻門谷』中，設下『鴻門宴』，邀我們屆時一會。」

說完，遂把當時情景，以及隨後又飄來紙鏢等事，對茅英講了一遍。

茅英聽說，略一沉吟道：「這樣看來，紙鏢定是暗中曾對我加以指點的那位隱名高人，所發的了。」

東方鐵道：「我們別無幫手，只能這樣猜測。」

茅英笑道：「這位隱名高人，對我們幫助不小，他好像對『黑煞群凶』的陰謀毒計，都能事先預知，神通著實廣大！」

東方鐵苦笑道：「世上不會有萬能之人，這位隱名高士也有所言不確……」

話方至此，茅英便已聽出東方鐵的言外之意，秀眉微軒，接口問道：「二哥何出此言，是不是你在那神龕之中，沒有尋著寶物？」

東方鐵道：「神龕之中，只有一座佛像，別無他物，那位高人，爲何以紙鏢傳語？難道那座神像，竟是有求必應的活佛不成？」

茅英站起身形，含笑說道：「不管那佛像有無靈應，我先瞻仰瞻仰再說。」

東方鐵笑道：「對，英妹靈心慧眼，反應敏捷，或許在一看之下，就可以看出寶物何在？」

說話之間，他已伸手把龕外黃幔拉開，讓茅英瞻仰佛像。

茅英目光方注，便「咦」了一聲道：「二哥，這尊笑口常開的胖胖佛像，不是各處廟宇中，常見的彌勒像麼？」

東方鐵點頭道：「不錯，彌勒佛像正是這種造型。」

茅英皺眉道：「彌勒佛一向都是敞著胸膛，挺著大肚，二哥見過身披袈裟的彌勒佛麼？」

東方鐵被茅英問得怔了一怔，劍眉微蹙地，連連點頭道：「對極，對極！經英妹這樣一說，我也覺得彌勒佛的身上袈裟，有點多餘。」

茅英笑道：「在通常情況之下，多餘的東西，屬於累贅廢物，但在那隱名高人，指明神龕有寶的情況下，或許便是那所謂『寶物』？」

東方鐵道：「英妹果然高明，說得極有道理，我來把彌勒佛像身上所披的這件『多餘袈裟』，取將下來，細細加以檢視，便可獲得答案。」

說完，便即伸手龕中，準備把佛像身上所披袈裟揭下。

茅英含笑叫道：「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二哥，還是先行凝功截脈，化指成鋼，然後再取袈裟，以防對方暗在其上，淬有甚麼劇烈毒質！」

東方鐵笑道：「不單如此，我除了凝功截脈，化指成鋼，防範淬毒以外，並會用無形罡炁，佈在身前，防範會從彌勒佛像的肚腹之中，噴出些針弩刀鏢等厲害暗器！」

說至此處，他業已伸手去揭袈裟。

袈裟倒是一揭即落，但袈裟以內，却並非世俗習見光光胖胖的彌勒金身。

原來還有一層閃閃發光的非綢非布之物，纏在那彌勒佛像之上。

茅英目光凝注，首先玉頰上顏色大變地，發出一聲驚「咦」！

東方鐵笑道：「果然有寶，看來這幅綢非非布之物，似是『天蠶絲』加雜人髮所織，纏在身上，可避刀劍暗器，甚至於不太重的內家掌力！」

茅英雙眉緊皺，目注東方鐵道：「二哥，你認不認識這件東西？」

東方鐵一面伸手把那幅閃閃發光之物，從佛像身上揭示，遞與茅英，一面搖頭說道：「我不認識，適才所云，只是根據此物形狀，以及神龕有寶之語，大概猜測的……」

話方至此，發現茅英臉上的神色有異，不禁好生驚奇地，詫然問道：「英妹，你爲何雙眉緊皺，像是有甚嚴重心事？」

茅英嘆息一聲道：「二哥，你還記得我曾向你說過，『天河釣叟』胡太清老人家，於歸隱之時，將生平珍愛的兩件武林異寶，贈我兄妹，其中『雌雄雙劍』，被『惡漁翁』董沛老賊，於『四海居』中，以詭計奪去，如今不知落在誰的手中？另一件『天孫軟甲』，本由我大哥著以防身，在他遇害之後，也不知被誰盜走……」

東方鐵聽至此處，已有所悟，指著自己剛剛遞交茅英手中的閃閃發光之物問道：「聽賢妹之

言，莫非此物就是胡太清老人家所贈的武林至寶『天孫軟甲』麼？」

茅英苦笑道：「正是此物，它當初如何失去，業已啓人驚疑，今日在此出現，更是意料不到，怎不把我弄得糊里糊塗，莫名其妙了呢？」

東方鐵道：「不管怎樣，珠還合浦，總是……」

『總是好事』的『好事』二字，還未出口，却見茅英一雙妙目之中，已爲淚水佈滿，並如同晶瑩珍珠一般，奪眶滾滾而出。

東方鐵不禁大驚，慌忙的問道：「英妹，你……你怎麼了……」

茅英雙手撫摸手中那幅又稱爲「天孫」的「天孫軟甲」，悲聲說道：「見物思人，我……我想起我……我的……大……哥……」

茅英這一提起茅浩，東方鐵盟兄在念，至友關情，心中也不禁愴然欲絕，幾乎照樣地流下了英雄虎淚！

但他爲了安慰茅英，只得強忍悲懷，設法激動茅英巾幗英氣地，一挑雙眉，朗聲地說道：「慘禍已成，悲痛何益？英妹不必落淚，我們要振作精神，爲大哥報仇雪恥，才是正理！」

茅英聞言，果然立即拭淚，恨聲說道：「走，二哥，我們立刻就去『鴻門谷』，找『黑煞幫』的幫主，『黑煞眞人』算賬！」

東方鐵握住她的手兒道：「英妹怎麼這樣急法，對方已然鴻門設宴，生死之決，就在明朝，

我們要鎮定從容一些，不可躁急，把一切都準備停當再去。」

茅英道：「準備？我們別無幫手，就是雙劍闖鴻門，四掌鬥黑煞而已，還有甚麼可準備的？」

東方鐵笑道：「怎麼沒有？譬如英妹先把這件珠還合浦的『天孫軟甲』穿上，便可避免此去『鴻門谷』許多意料中的陰謀凶險！」

茅英神情變得柔媚起來，向東方鐵投射過兩道含情目光，低聲叫道：「東方二哥，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兒。」

東方鐵說道：「英妹有何話兒，儘管直說，怎麼突然對我客氣起來？」

茅英舉著手中的「天孫軟甲」，向東方鐵以一種關切神色，緩緩說道：「這件『天孫軟甲』，本是我大哥貼身穿著之物，如今大……大哥已……已遭慘禍，我想便把它送給二哥，希望二哥，不……不要推……」

東方鐵不等茅英話完，好生感激地，接口含笑說道：「多謝英妹美意，但你我不是外人，說句不客氣的話兒，英妹雖得青城眞傳，但江湖閱歷和對敵經驗方面，比我還要差上一點，故而這幅『天孫軟甲』，還是由你穿上防身比較來得合用！」

他說完之後，見茅英秀眉雙蹙，似有所爭辯，遂又復含笑說道：「英妹若是定欲把這防身至寶送我，我也接受，但時間明必須放在鴻門宴以後。」

茅英何等玲瓏剔透，冰雪聰明，自然領略得出東方鐵對她的深切關懷情意，不禁在一雙大眼

眶中，佈滿了晶瑩淚水。

東方鐵詫道：「我句句實言，又不會說錯什麼話兒，英妹怎又傷心起來？」

茅英一面伸手拭去目中淚水，一面從嘴角浮起一絲甜笑，脈脈含情地，凝望著東方鐵，低聲道：「二哥，我不是傷心，是感激你對我關切愛護，甚於自己的眞摯情意，心中便喜極而泣。」

這幾句話兒，聽得東方鐵心中電佈了一片溫馨，反而不知如何繼續答話。

不知如何答話的最好辦法，便是岔開話題，東方鐵遂輕撫茅英香肩，向她柔聲笑道：「我到殿外去站一會兒，英妹把這件『天孫軟甲』，貼身纏好，等到東方透曙以後，我們便可前去『鴻門谷』，赴那『鴻門宴』了。」說完，不等茅英再置可否，便自站起身形，走出大殿以外。

這是最聰明的辦法，男女雙方，在交情夠了以後，遇事爭執之時，往往以一個斷然命令，反而比軟語商量，來得有效。

果然，東方鐵對茅英下了一道命令之後，這命令立即生效。

茅英眼見東方鐵走出殿外，帶好殿門，遂立即遵照他的命令，脫去外衣，把那件新自神龕中獲得的「天孫軟甲」，貼身纏好。

但她纏甲之際，又不禁自然而然，心中悽惻地，興起無窮感慨！

睹物思人，悼念她大哥「追風劍客」茅浩，只是感慨之一。

其餘，不能說是感慨，應該說是懷疑，因爲這件「天孫軟甲」，不可能是被「黑煞」凶徒，

從大哥遺體之上剝去，則此物怎樣失落？是否便由於此寶之失，才使大哥遭了殺身之禍？

至少，這位送還「天孫軟甲」的隱名高人，總會曉得一些有關大哥究竟是被誰所害之事。

爲甚麼這位高人既肯一再揭穿「黑煞」群凶陰謀，又肯送還這件「天孫軟甲」，却偏偏不肯告知這樁最重要的隱情，偏偏要讓自己與東方鐵老在黑暗之中，苦苦摸索？

茅英想得滿頭玄霧之間，殿外傳來東方鐵的一聲輕輕咳嗽。

茅英懂得東方鐵的這聲輕咳，可能含有雙重用意：

第一種用意，自然是代表詢問自己是否更衣已畢。

第二種用意，則可能是發現殿外有甚情況，而催促自己趕快結束。

故而，茅英一聞嗽聲，便趕緊穿好衣裳，輕輕走到門口，開了殿門，向門外站在黑影之中的東方鐵，低聲含笑問道：「二哥，我已經把『天孫軟甲』貼身纏好，你是否有甚發現？」

東方鐵見她聽從了自己話兒，遂帶著滿臉熨然微笑，伸手向右前方一指說道：「英妹，你看那片林木之中，最粗大一株的近根之處，是否有異光閃爍？」

茅英目注一看，點頭說道：「不錯，那株大樹樹根部份，被人塗上燐光，像是故意引人注目！」

東方鐵揚眉說道：「既然引人注目，定是針對我們，我們且過去看看，又有甚麼樣鬼域花樣？」

茅英抬頭看了看天上的星月之光，擺了擺手，攔住東方鐵，含笑說道：「二哥，我們何必明知故犯，上人圈套？還是留點精神，去赴『鴻門宴』吧，你看，再有片刻，曙光便現，等到天光亮後，再細察對方用燐光塗在樹根上，是何花樣，也還不遲。」

東方鐵聞言，喜形於色地，凝望著茅英的絕代嬌靨，連連點頭笑道：「英妹能如此持重，再好不過，我們不必進殿，就在此處賞眺黎明之前的黑暗夜景，對方如有其他凶謀，也逃不過我們耳目！」

茅英笑道：「這樣最好，我用了一遍功夫，使靈藥效用，儘量發揮，已覺氣旺神和，毫無倦意，正嫌殿中氣悶，在此仰對星辰，委實情調甚美！」

東方鐵問道：「英妹打算和我談些甚麼？」

茅英問道：「二哥還記得在前途中，那位高人代我們預先點荣之事？」

東方鐵道：「當然記得，那些荣兒，點得極好，都是你我平素所嚐之物。」

茅英揚眉說道：「根據點荣能合我們的素嗜口味，根據一再揭破『黑煞幫』的陰謀，以及根據今日送回這件『天孫軟甲』等業已發生的事實，加以判斷，我們可以肯定說，那隱名高人，對你，對我，以及對『黑煞幫』，都有相當深刻的了解程度！」

東方鐵頷首道：「當然，這是不爭之理！」

茅英從一雙妙目中，閃射出迷茫神色，秀眉微蹙地，看著東方鐵道：「那麼，二哥我要問你

，那位隱名高人，連從我大哥手中遺失的這件『天孫軟甲』，都能替我們尋著，並肯送回，則是誰殺害了我大哥，那隱名高人，決無不知之理！」

東方鐵應聲答道：「照這些跡象看來，他確實應該知曉。」

茅英問道：「他既知曉，爲甚麼單單吝於此，不把凶徒是誰，告訴我們，直到如今，還讓我們要自行設法地，苦苦在暗中摸索？」

這個問題，適才在殿中使她百思不解，如今也把東方鐵問得怔住。

茅英見了東方鐵的發怔神情，嘆了一口氣，憂形於色又道：「二哥，我……我……我擔心一件事兒，假如被我不……幸料中，眞……眞添了不少難處……」

東方鐵見她說起話來，有點吞吞吐吐，不禁好生奇詫，急急問道：「英妹所擔心的是甚麼事兒？你且說將出來，我們研究研究。」

茅英雙眉深蹙，緩緩說道：「我擔心殺我大哥的凶手，會不會就……就是一再暗助我們的隱……隱名高人？」

東方鐵聽得大吃一驚，滿面奇詫神色地，向茅英訝然問道：「英妹怎會有這種想法呢？」

茅英道：「假如不是他自己，他爲何於一再傳書示警之下，單單不肯把凶手姓名，告訴我們？」

東方鐵皺眉道：「我要反問英妹一句，假如凶手當眞是他，他除却我們，尙恐不及，怎會一

再暗中幫我們呢？」

茅英道：「我想這個問題，二哥所向我反問的問題，表面看來，確實矛盾，但仍被我想出了合理答案！」

東方鐵目注茅英道：「甚麼合理答案，英妹請抒高論。」

茅英軒眉道：「我的想法是倘若對方並非有意，而是無心失手，誤殺了我的大哥，天良生咎，遂在一種贖罪心情之下，一再暗中幫助我們。」

東方鐵不以爲然地，搖頭說道：「不對，不對，倘若對方只是誤發毒刺，失手傷人，則連愧悔尚且不及，那裏還會跟踪再度行凶，把大哥人頭取走。」

茅英銀牙一挫道：「這問題我也想過，或許前後行凶者，不是一人，前者只是誤傷，後者才是眞正凶手！」

東方鐵覺得茅英這種推斷過於主觀，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故而不便置答。

茅英見他不曾作聲，知曉東方鐵對於自己所說，不太同意，遂向他問道：「二哥，你是否不以我所說爲然？」

東方鐵接著圓滑地，含笑答道：「我並非完全同意，也並非全不同意……」

茅英一撅小嘴，佯嗔接道：「二哥滑頭……」

東方鐵不等她往下罵，便即笑道：「我不是滑頭，是覺得如今業已將去赴『鴻門大宴』，整

個眞相，不難大白，何必事先費甚心思，苦苦猜這啞謎！」

說至此處，東方夜空之中，業已微露魚肚青色，顯得長夜已過，黎明在即。

東方鐵口中雖在與茅英閒談，但一雙俊目的炯炯神光，却始終都在不停掃視那片小林，以觀察對方是否在林中設伏，而用樹根塗燐之舉，作爲誘敵伎倆，期待自己與茅英，中計上當。

但從黑夜看到黎明，也未看出那片小林之中，有任何動靜？

東方鐵自心中盤算，猜不透對方用意之際，茅英已自苦笑一聲，說道：「二哥，天亮了，我們該去『鴻門谷』，赴那『鴻門宴』了，但那『鴻門谷』，却又在何處呢？」

這句話兒，倒把東方鐵問得一怔。

曙色既透，天光明得更快，轉瞬之間，已非暗影沉沉，四周可辨景物。

茅英見東方鐵劍眉雙蹙，一時無法回答自己的問題，遂柳腰略擺，閃身一縱而出。

東方鐵說道：「英妹，你……你去哪裏？」

茅英身在空中，含笑答道：「如今天色已明，不怕人弄甚鬼計，我去看看那樹根塗燐之舉，究竟是甚麼花樣？」一來天光已明，二來知道茅英人甚機警，功力也高，三來她身上又多了一件足以防身，保命的「天孫軟甲」，東方鐵遂不太擔心地，站在原處未動，不曾跟去。

他不曾跟去之意，不是對茅英不再關心，而是站在遠處，注目四週，替她警戒，可以看得格外清楚一點，萬一發現敵方陰謀，也不會來不及加以喝破救助。

茅英兩個起落，便縱到那株近根處塗有燐光的大樹之前。

但她身形落處，除了把兩道目光，盯在樹幹之上以外，竟別無其他動作。

東方鐵見狀之下，訝然叫道：「英妹，你……你看些甚麼？」

茅英並未回答東方鐵的問題，只是把手向後一招，高聲叫道：「二哥你來！」

東方鐵聽得她這樣一叫，自然立即縱過，並向茅英含笑問道：「英妹發現了甚麼希罕事麼？」

茅英笑道：「不是甚麼希罕事兒，我是把二哥叫來，認認前往『鴻門谷』的路徑。」

東方鐵詫道：「英妹此話怎講？剛才你還發愁找不到『鴻門谷』的所在，如今怎又……」

茅英不等東方鐵再往下說，便自嫣然一笑地，截斷他話頭說道：「我如今有了地圖，自然不會再發愁找不著『鴻門谷』了！」她邊自伸手向那大樹幹之上，指了一指。

東方鐵目光注處，發現樹幹之上，果然被人用尖銳物件，劃出了一幅地形圖，在最後一處兩山夾峙之間，並刻了「鴻門」二字。

他看出樹上所劃，果然是指示由此處前往「鴻門谷」地形圖，不禁恍然說道：「原來樹根塗燐之意，是要吸引我們，加以注意，來此觀圖，可見這位隱名高人，眞是對我們關切照護得無微不至！」

茅英苦笑道：「這位高人的關切熱誠，著實令人感激，但他偏偏却把我最迫切需要知曉的那樁凶手姓名秘密，來個諱莫如深……」

東方鐵道：「英妹不要胡亂懷疑，我們已得驪珠，看『鴻門谷』尚不甚遠，如今可以去了，到了『鴻門宴』上，自然眞相大白！」

茅英挑眉道：「好，我們立刻前去，照這圖上所示，還得翻越好幾座高山峻嶺，等到了地頭，也快正午了！」說完，便與東方鐵雙雙展開輕功，遵照圖形指示，向「鴻門谷」趕去。

東方鐵恐茅英急報兄仇，怒令智昏地，心情過份衝動，遂邊行邊向她含笑說道：「英妹，『鴻門宴』上，一切仇怨，必作決斷，但越是到了這種最後關頭，越是要保持冷靜……」

茅英懂得他言外之意，接口笑道：「二哥不必叮嚀，我知我們深入虎穴，形勢太孤，必須小心應付，決不能有甚麼輕浮暴躁的舉措。」

東方鐵聞言，慰然一笑，足下加疾地，與茅英並肩飛馳。

就在他們翻越了兩座山頭之際，陡然面前人影一閃，從崖角之後，閃出了兩個人來。

兩人之中，一人陌生，另一人便是曾經會過的「毒心秀士」姚遁天。

姚遁天一見東方鐵與茅英，便滿面堆歡地，一抱雙拳，含笑說道：「本幫幫主，生恐東方大俠與茅姑娘不識『鴻門谷』的路徑，特命姚遁天遠迎大駕……」

茅英哼了一聲道：「不敢當，姚朋友請回，我們找得著『鴻門谷』的！」

姚遁天碰了一鼻子灰，神情不悅地，雙眉微挑道：「好，算是姚某多事，我們『鴻門谷』見！」

說完，也不再向東方鐵茅英行禮招呼，便與另外那人，轉身馳去。

姚遁天才一轉身，東方鐵與茅英的雙目之中，便射出相當驚奇詫異神色！

因爲那名凶名甚著的「毒心秀士」姚遁天的背後，不知被誰貼上了一張紙條。

紙條上共有四句話兒，分作兩行，寫的就是：

「酒可以飲，菜不可吃，

鞭後藏刺，箸尖餵毒！」

區區十六個字兒，自然使東方鐵與茅英，過目不忘地，一看便均記住。

等到姚遁天與另外那人，身形杳後，茅英對東方鐵，低聲叫道：「二哥，看來這借用『毒心秀士』姚遁天的身體傳語之舉，又是那位隱名高人的傑作！」

東方鐵點頭笑道：「除了此公之外，那還有別人，但『毒心秀士』姚遁天的武功不弱，人更精明，在他背後，貼了一張紙條，而使他毫無所覺，著實不是一件容易事呢！」

茅英笑道：「這位高人，著實高明得令人可佩，但他未免過份神秘，直到如今，尚不肯對我們揭示殺害我大哥的凶手姓名，萬一被我料中，凶手居然是他，眞叫我左右爲難，不知如何是好？」

東方鐵起初尚有點不以茅英的這種猜測爲然，但如今細想起來，却也眞有可疑之處，遂把劍眉一剔，向茅英正色說道：「英妹不必左右爲難，倘若此人眞是殺害大哥凶手，則不論他曾經幫過我們多少忙兒，此仇仍屬必報！」

茅英聞言，向東方鐵報以一瞥感佩眼色，銀牙微咬說道：「二哥說得對，一切都等眞相大白再說……」

說至此處，伸手指向前面兩座插雲高峯，目光電閃，朗聲說道：「二哥，根據地圖指示，前面那兩座高峯之間的山谷，便是『鴻門谷』了。」

東方鐵點頭道：「已到地頭，『鴻門之宴』就在眼前，英妹請提高警惕，把『毒心秀士』姚遁天背後所貼紙條上的『酒可以飲，菜可以吃，鞭後藏刺，箸尖餵毒』等四句話兒，牢牢記住。」

茅英道：「『黑煞幫』的這群凶人，著實奸刁，一般下毒，都是在酒中，他們却下在菜裏，定有甚特殊用意！」

東方鐵道：「我先前對此，也有疑思，但從那四句話的最後一句『箸尖餵毒』上，獲知了『黑煞』群凶的陰毒心思！」

茅英問道：「大哥有何妙思？」

東方鐵揚眉說道：「我認爲酒菜之中，均未下毒，這樣一來，我們縱用銀針探試，也無跡象可尋，但等安心舉箸用菜之後却必然中了那箸尖所餵的劇毒暗算！」

茅英失驚道：「二哥猜得對極，這種措置，太以使人難防，若非那隱名高人，先加揭示，我們還眞難免大上惡當，聽人擺佈了呢！」

他們邊談邊行，已至「鴻門谷」口。

谷口已有十餘武林人物，佇立相候。

東方鐵與茅英目光注處，只認得其中的「毒心秀士」姚遁天，以及被東方鐵削斷了一隻右手的「紅娘子」杜芳，其餘則均陌生不識。

姚遁天舉步當先，向東方鐵、茅英一抱雙拳爲禮。

姚遁天含笑說道：「東方大俠，茅姑娘敢來赴約，眞是好漢，本幫重要首腦，均已出谷相迎，我來替你們引見一下。」

說完，首先指著中立一名身材魁武、面如青蟹的紫袍道者，軒眉笑道：「這位就是本幫幫主『黑煞眞人』……」

跟著又手指一個身高六尺四五，頭如巴斗，眼若銅鈴，看去必然膂力奇強的相貌凶惡大漢，以及另兩位瘦削青袍老者道：「這是『大力鬼王』常獨，與『滇海雙煞』賀吉、賀昌兄弟，他們三位，是在『黑煞幫』中，擔任內三堂堂主之職。」

東方鐵與茅英向黑煞幫群寇，淡淡一打招呼，當下便由黑煞眞人肅客進谷。

谷中地勢，著實不小，所謂「鴻門大宴」，只是陳設在平坡以上的一席盛筵，坡下便係一片廣場，分明準備動武之用。

東方鐵與茅英飄然入座，相陪的則有黑煞眞人，「大力鬼王」常獨，「滇海雙煞」賀吉、賀昌兄弟，「紅娘子」杜芳，以及那位「毒心秀士」姚遁天。

姚遁天等到東方鐵與茅英坐定，把手一揮，侍應的嘍囉們，立時酒菜紛呈，相當豐美。

東方鐵與茅英目光暗閃，四下打量，想看看那屢次相助自己的隱名高人，是否在場？以及究竟是何身份？

但他們空自矚目，却那裏看得出絲毫端倪？東方鐵遂向姚遁天搖手叫道：「姚朋友不必張羅酒菜……」

姚遁天有所誤會，不等東方鐵再往下講，便微微一笑地，接口說道：「東方大俠放心飲淡，不必顧忌，這些酒菜之中，決無花樣，倘若放心不下，有所懷疑，姚遁天便每樣先行嚐試嚐試！」

說完，果把桌上酒菜，每樣都吃喝一些，以示安然，絕無凶險。

東方鐵晒然一笑，也不揭穿對方的箸尖餵毒凶謀，只向姚遁天叫道：「姚朋友不必試了，東方鐵與茅英不是爲飲酒吃菜而來，彼此既係江湖人物，應該痛快點，大家還是免去囉嗦打開窗子說亮話吧！」

黑煞眞人聞言，點頭笑道：「東方大俠快人快語，本座對於你這『四海遊龍』素所欽羨……」

東方鐵冷笑一聲，略爲擺手，截斷了黑煞眞人的話頭說道：「客套之語，也請全免，東方鐵與茅英此來，並非應聘『黑煞幫』，是有事向幫主請教！」

黑煞眞人才一開口，便碰了一個釘子，不禁雙眉微蹙，但他畢竟身爲一幫之主，比較沉穩，忍住胸中怒氣，緩緩說道：「東方大俠有何話兒，請說無妨。」

東方鐵遂從懷中取出拔自大哥「追風劍客」茅浩屍上的那枚黑色毒刺，遞向黑煞眞人，目光炯炯地逼視他，朗聲問道：「請問幫主，這根刺兒，是否『黑煞幫』中的特有之物？」

黑煞眞人接過那黑色毒刺，反覆看了一看，雙眉方蹙，東方鐵又加重語音道：「道長身爲一幫之主，份量特殊，希望尊重自己，以實言相告，不可虛僞推托！」

黑煞眞人似乎被逼無奈，只得點頭答道：「不錯，這是本幫中特有『黑煞刺』，並係『大力鬼王』常堂主所用之物！」

茅英一聽此言，目中神光電射，眉間仇火高騰地，向那「大力鬼王」常獨，厲聲叫著道：「常獨，這樣說來，我大哥『追風劍客』茅浩的那筆血債，應該找你要了！」

「拍！」

這一聲「拍」的脆響，是那右手已斷的「紅娘子」杜芳，用她那隻殘餘左掌，猛的拍在桌上，滿臉並呈露出悻悻之色。

這種動作，極不禮貌，連「黑煞幫」的幫主黑煞眞人，也雙眉微皺地，向「紅娘子」杜芳，詫然注目。

杜芳眉騰殺氣，目閃凶芒地，凝望著茅英，冷笑一聲說道：「茅姑娘，你們不要只會要債，不會還債，『惡漁翁』董沛董護法的一條性命，和我杜芳的一隻右手，又該向誰要呢？」

她的語音方落，東方鐵便劍眉雙軒地，笑了一笑，接口說道：「杜姑娘，常言道：『冤有頭

，債有主』，『惡漁翁』董沛是被『毒心秀士』姚朋友，撞跌入流沙，慘遭活葬，這筆債兒，似乎不應該算到我的頭上！」

說至此處，故意把目光微瞥「毒心秀士」姚遁天，姚遁天似乎被他看得有點不好意思地，帶著滿臉訕然神色低下頭去。

東方鐵語音略頓之後，又復提高地，目注「紅娘子」杜芳，朗聲說道：「至於杜姑娘的一隻右手，則好漢作事好漢當，確是斷在東方鐵的長劍下，但不知杜姑娘對於這筆血債，打算怎麼要法？」

杜芳冷然說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砍斷我一隻手兒，我自然也要砍斷你一隻手兒！」

「哈……哈……」這是東方鐵所發出的一陣震天狂笑！

「紅娘子」杜芳被他笑得玉頰通紅地，一剔雙眉，怒視東方鐵道：「你……你笑些甚麼？難道只該茅姑娘向常堂主討債，我就不該向你討債？」

東方鐵笑道：「不是該不該討，而是能不能討？」

杜芳道：「此話怎講？」

東方鐵似因身入虎穴，聲勢太孤，應把群凶激怒，使他們怒令智昏，亂了章法，得便先除一名，就減却一分敵勢，故而聽完杜芳問了這句「此話怎講？」以後，笑吟吟地說道：「杜姑娘請想，你有兩隻手兒之際，尚且被我斷去一隻，如今，只剩一隻左手……」

話猶未了，杜芳便厲聲喝道：「你這是甚麼意思？是自鳴得意，輕視我這斷了一手之人，便沒有報仇之力麼？」

東方鐵笑道：「事實勝於雄辯，力量勝於一切，杜姑娘何必枉逞剛強……」

杜芳似氣滿胸膛，無法再忍，霍然站起身來，挑眉叫道：「來，來，來，東方鐵，你不要以為你這『四海遊龍』，有甚麼了不起？如今，你就試試我這業已斷了一隻右手的『紅娘子』，有沒有力量來向你索還『捨身崖』下的那筆血債！」

語音一了，便離席走向廣場，顯然是邀約東方鐵互作一搏！

東方鐵用傳音密語，向茅英囑道：「英妹記住『箸尖藏毒』之語，不要有所大意，我去會會這『紅娘子』杜芳，索性大下辣手，給他來個債上加債！」

茅英也以傳音問道：「二哥，你要殺她？」

東方鐵點頭悄道：「眼前局面，敵衆我寡，既已身入虎穴，起不得慈悲心腸，對於這些凶名素著，罪惡滔天的黑道強徒，只有殺一個少一個了。」

他們密語未畢，「紅娘子」杜芳已在廣場之中，等得不耐煩地，揚聲叫道：「東方鐵，你怎麼還不下場？倘若膽小怯陣，便自行替我把右手砍下……」

最後的「砍下」二字，才一出口，東方鐵便站起身形，但他並未直接下場，却先向那位「黑煞幫」的幫主黑煞眞人，一抱雙拳，含笑問道：「家有家規，幫有幫令，幫主是今日之會主人，

東方鐵身爲客位，理合請教一聲，可不可以……」

他這幾句話兒，明是按照江湖禮節行事，其實却暗譏「紅娘子」杜芳，率衆叫陣，不遵幫規，等於是向黑煞眞人臉上，摑了一記耳光！

黑煞眞人何等江湖經驗，不等東方鐵話完，便已知其意地，接口含笑說道：「可以，可以，古代『鴻門宴』，也有項莊舞劍之舉，今日何妨以武會友？東方大俠便請一展高明，讓我開開眼界！」

東方鐵笑道：「切磋技藝，自然無妨，但杜姑娘是懷著復仇之念下場，萬一刀槍無眼……」

黑煞眞人一陣狂笑道：「東方大俠放心，常言道得好：『瓦罐不難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生爲武林人物，生死二字，看得太重，你儘管把一身絕藝，放手施爲便了，免得有所遺憾！」

這位「黑煞幫主」的嘴皮子，也頗厲害，言語之中，竟暗含東方鐵縱然盡展絕藝，也難免會死在「紅娘子」杜芳手下之意。

東方鐵這才慢條斯理地，舉步下場，但邊行邊自心下警惕，知道「紅娘子」杜芳，敢以單手應戰，必有所恃，自己倒要小心一些，免得中了她的甚麼惡毒暗算？「紅娘子」杜芳見東方鐵業已下場，走到距離自己八尺以外，止住脚步，遂冷笑一聲，注目問道：「你向茅英鬼鬼祟祟地，說些甚麼？是否知道難免血債血還，預先安排後事？」

東方鐵毫不動怒地，含笑說道：「杜姑娘，你發了半天狠勁，大概不是僅僅仗恃舌劍唇槍，便向我討血債吧？」

杜芳臉色一沉，冷冷說道：「當然不是，東方鐵，你既然是急於要作死，我便讓你見識見識我這條『追魂帶』吧！」

說完，杜芳回手腰間，解下了一條長約七尺的絲質腰帶，持在手中。

東方鐵雖然見這腰帶並不起眼，但因對方彷彿頗有所恃，却也不敢怠慢，遂回手掣出了自己的青鋼長劍，向杜芳笑道：「杜姑娘請施展，東方鐵要領教領教你這條『追魂帶』，有甚麼追魂奪命之能？」

杜芳冷笑一聲，左手抖處，那條長長腰帶，便化成長虹一般，向東方鐵當頭罩來。

東方鐵怎肯讓她罩住，身形一飄，向右側方閃出了五尺遠近。

杜芳哂然叫道：「東方鐵，你爲何不敢接招，在『捨身崖』前，斷我一手的威風何在？」

東方鐵笑道：「我不是不敢還招，是因已開罪杜姑娘，才打算讓你三十合！」

杜芳雙目之中，射出熊熊仇火來，厲聲叫：「小賊休狂，你能在三十回合之中，保住性命，就算是造化不小！」

語音一落，手中絲帶揮舞，越發加強，化爲一片氤氳彩霧般，把東方鐵的俊挺身形，密密籠罩。

茅英方爲東方鐵凝神掠陣，突然聽得黑煞眞人向自己叫道：「茅姑娘，彼此縱成敵對，也不

必枵腹作戰，來來來，我敬你一杯，並擔保這酒中無毒！」

茅英記得「酒可以飲」之語，則黑煞眞人舉杯相敬，遂淺淺喝了一口。

黑煞眞人又復笑道：「常言道：『寡酒難飲』，茅姑娘怎不用些菜呢？這盤『紅燒鹿尾』，是本幫名厨彭五的特製山珍，風味確實不錯！」

茅英知道對方先勸自己飲酒，再勸自己吃菜，其實是在暗用凶謀，使自己大上惡當，遂嫣然一笑，對黑煞眞人之語未加理會。

這時，突然聽得那「紅娘子」杜芳得意語聲，帶著「哼哼」冷笑說道：「東方鐵，我沒有誇大話吧，才不過二十五六回合，你已難以支撐，再接接我這『天旋地轉』！」

茅英聞言一驚，同時果然發現東方鐵被杜芳的「追魂帶」密密圈住，有點身法凌亂！

她秀眉深蹙，方想離席下場，對東方鐵加以援手，突又雙眉一展，恢復了冷靜神色。

「紅娘子」杜芳說完之後，一招「天旋地轉」，絲帶如同龍蛇飛舞，向東方鐵攔腰纏去。

東方鐵先已有些身法凌亂，脚步蹌踉，再被杜芳這加勁一攻，竟告頹然倒地！

杜芳厲聲叫道：「東方鐵，你『四海遊龍』空負盛名，原來技也僅此，先還我一隻手吧！」

厲叫聲中，猛一拈手，竟從腰帶以內，抖出一柄緬刀，向業已身形仆倒的東方鐵，狠狠剁去。

「黑煞幫」的幫主黑煞眞人，正覺場中分明情勢凶險，茅英的神色，却鎮靜得出奇之際，陡聽東方鐵一聲狂笑說道：「未必見得！」

刀光落處，劍影也騰，剛剛仆倒下去的東方鐵，突又翻躍而起！

刀光劍影，乍合即分，東方鐵翻躍七八尺外，抱劍卓立！

「紅娘子」杜芳則在原地未動，但以左手挂刀，低頭不語，似在想甚心事。

東方鐵劍眉挑處，目光如電地，向「紅娘子」杜芳，朗聲發話說道：「杜芳，你不要怪我陰險，只怪你不倚仗眞實武功，爭取勝利，却在甚麼『追魂帶』上，暗淬迷神藥粉，想等我被迷神之際，再以帶內所藏緬刀突下辣手，我遂將機就計，佯作中毒神昏，在你得意掄刀疏於戒備時，以一式『倒挑珠簾』，送你一劍……」

黑煞眞人這才明白，茅英神色先是震驚，旋又鎮靜了下來之故，定是東方鐵怕她擔心，把他心中打算向茅英傳聲相告。

東方鐵一面發話，「紅娘子」的身軀便一面在微微顫抖，其顫抖程度，並越來越見厲害。

等東方鐵說到「以『倒挑珠簾』，送你一劍……」的話音時，「紅娘子」杜芳突然緬刀先軟，無法支身地，倒地一動不動！

原來這名紅粉魔王，黑道女寇，適才已被東方鐵翻身一劍，刺中要害，結束了一生罪惡！

「毒心秀士」姚遁天見狀，向東方鐵軒眉叫道：「東方大俠，你不單劍法極精，心機也妙，來來來，請先歸座，姚遁天要敬你三杯美酒，和一些佳餚好菜！」

東方鐵覺得和這股惡寇業已開門見山，無須再多作無謂應酬，遂冷笑一聲道：「姚朋友，你

是有名的『毒心秀士』，心機之妙，恐怕誰也妙不過你！」

姚遁天愕然道：「東方大俠，此話怎講？」

東方鐵朗聲道：「這酒菜之中，雖無花樣，但我與茅姑娘所用箸尖之上，却均淬有奇毒，你們吃了，可以安然無事，我們若一食用，便上惡當，到了相當時刻，毒力發作，豈不人爲刀俎，我爲魚肉聽地，憑宰割？」

這番話兒，把黑煞眞人，常獨，賀昌，賀吉，以及姚遁天等，聽得都面面相覷，好生驚疑！

他們驚疑的是這種高度機密，怎麼會被東方鐵知曉得這般清楚？

東方鐵語音略頓，目光朗若冷電地，一掃黑煞群凶，軒眉喝道：「東方鐵與茅英，慢說和你們有誓不兩立的殺兄之仇，即以江湖正氣，此身既忝爲俠義，也不容『黑煞幫』這邪惡幫會，荼毒武林，稱威作福，故而今日不必多說廢話，還是彼此在藝業上，分高低，論生死吧！」

黑煞眞人聞言說道：「好，東方大俠快人快語，我就以一根『黑煞鞭』，領教領教你這『四海遊龍』的驚世絕藝！」

茅英也霍然而立，戟指那長得宛若巨靈的「大力鬼王」常獨，厲聲喝道：「常獨，你既是我殺兄之仇，何必再作延捱，趕緊下場一搏！」

「毒心秀士」姚遁天一旁笑道：「茅姑娘眞會逞強，你雌雄雙劍，現在我處，難道僅憑赤手空拳，便鬥得過神力絕世的常堂主麼？」

茅英聞言，目光一注，果然發覺這「毒心秀士」姚遁天的手中，持著自己在「青陽鎭」四海居中所失的「雌雄雙劍」。

照這情形看來，「惡漁翁」董沛盜去「雌雄雙劍」以後，是呈獻給黑煞眞人，討好邀功，黑煞眞人則把這兩柄削鐵如泥的劍兒，送給「毒心秀士」姚遁天，而姚遁天偏偏又把「惡漁翁」董沛，撞得跌入流沙，慘遭生葬。

茅英對於那「雌雄雙劍」，正自注目出神，「大力鬼王」常獨却獰笑說道：「在下上陣，用慣了一對銅鎚，茅姑娘要不要在下面兵器架上，挑件稱手兵刃？」

茅英道：「好，便請貴屬借給我一柄尋常劍兒。」

茅英毫不托大之故，是因這「大力鬼王」常獨既然傷得自己兄長，藝業必不等閒，不敢恃技驕人，有甚輕視對方之念。

常獨笑道：「尋常劍兒，會吃虧吧，我的兩柄銅鎚，有五百一十八斤重呢！」

茅英挑眉說道：「徒恃蠻力，有甚麼用？武功妙訣在於一巧勝百拙，四兩撥千金……」

話方至此，東方鐵突然笑道：「英妹，四兩撥千斤固然是內家巧技，但『一力降十會』，也是外門秘訣，你何妨選根齊眉鋼棍，讓常朋友領教領教紅粉金鋼的沉雄內勁，是否不輸他這『大力鬼王』？」

東方鐵這樣說法，是覺「大力鬼王」常獨的雙鎚，既然重達五百一十八斤，則茅英若以普通

長劍對敵，未免太以吃虧，好在她新服金綫巨鰻內丹，必然神力大增，索性叫她以力鬥力，倒可給黑煞群凶一記當頭棒喝！

他的這種打算，雖極正確，却未料到其中蘊有變化，幾乎把茅英糊里糊塗地，送到「枉死城」內。

茅英聽了東方鐵這樣說法，自然懂得他言外之意，遂點頭嬌笑說道：「好，二哥，我聽你的話兒，就來個鴻門較膂力，紅粉鬥金剛吧！」

說完，起身下場，果然在兵器架上，選了一條重達數十斤的極粗膂齊眉鐵棍。

「大力鬼王」常獨幾乎不敢相信她，目光凝注茅英，詫聲問道：「茅姑娘，你當眞要和我以力鬥力？」

姚遁天一旁笑道：「常堂主，這有甚麼稀奇？常言道：『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又道是：『不是猛龍不過江』，今日這紅粉金剛之舉，著實可以令姚遁天一開眼界！」

常獨顧左右，高聲喝道：「鎚來！」

當下立有侍應弟子，把他所慣用的兩柄八角銅鎚，抬到演武場上。

這時，黑煞眞人也向東方鐵面帶獰惡笑容地，一軒雙眉說道：「東方大俠，既有好戲，不妨連台，我們也別閒著，就以你的青鋼劍，鬥鬥我的黑煞鞭吧！」

東方鐵本意是爲茅英掠陣，把黑煞群凶，次第誅戮，但聽黑煞眞人這一發話，却又覺得不便

示怯地加以拒絕……

他心中正覺有點爲難，耳邊突然聽得有人以細若蚊哼的傳音密語說道：「東方賢弟放心下場較技，這『黑煞幫』今日必然瓦解冰消！」

這幾句耳邊密語，聽得東方鐵好不驚疑？

他明知一路之上，都有位隱形奇人，在幫助自己與茅英，故而對於耳邊有人以「蟻語傳音」之事，並不太覺意外！

他驚疑的是密語之中的所用稱呼。

一聲「東方賢弟」，表明了這位隱形奇客，非僅不是陌生之人，並與自己有相當交往情誼。

苦於傳聲密語，細若蚊哼，東方鐵無法辨別語音，只能從生平交往之中，試加推測。

他還沒有推測出個所以然來，那位黑煞眞人業已「咦」了一聲道：「東方大俠，你怎麼了？是否以爲我這一身藝業有點不堪承教？」

東方鐵知道自己心中想事，略有失態，遂微微一笑，目注黑煞眞人道：「幫主說哪裏話來，東方鐵亟願領教幫主威震西南的黑煞絕藝！」

他們兩人，方一下場，茅英與常獨那邊，業已鬥得相當激烈！

「噹！」「大力鬼王」常獨手執兩隻八角銅鎚，才一到達場中，茅英便毫不客氣地，發招「棒打華山」，惡狠狠地，給了他當頭一棍！

這一棍，含有三種用意：

第一、茅英是急於兄仇，不必客氣，恨不得一棍便把常獨砸得腦漿迸裂！

第二、知道對方號稱「大力鬼王」，想看看這所謂「鬼王」究有多麼大力？

第三、常人飲了「金綫鱔王」鮮血，便將力大無窮，自己服了那「金綫巨鰻」內丹，何不乘機試試，內力增強到甚麼程度？

雖然有這三種原因，但武林對敵，最忌把實力暴露過早，故而茅英這招「棒打華山」，雖則顯得狠疾無常，却也不過只用了九成眞力！

常獨既有「大力鬼王」之號，怎甘示弱，雙鎚舉處，向上便擋！

他因知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不敢怠慢地，凝聚了約莫十成內勁！

「噹」然巨響，齊眉棍與八角銅鎚等兩般兵刃互相一震而開，似乎未分軒輊。

換句話說，就是茅英的九成眞力，與常獨的十成眞力，約莫威勢相等。

茅英喝道：「『大力鬼王』不過徒負虛名，原來也只有和我差不多勁力……」

喝聲中，原式不變，再度以「棒打華山」，向常獨當頭猛砸！

不單招式未變，連勁力也絲毫未變，仍然凝的是九成眞力。

茅英這不變式之舉，是表示負氣不服，不變勁力之舉，則是另有深心！

她在第二招「棒打華山」之上，仍用了九成眞力，毫不加勁，是要使「大力鬼王」常獨，誤

以爲自己的內家勁力僅有如此程度，起了輕敵懈怠之心，然後在第三招上，以十二成眞力，出其不意地，猛力一擊，對方必然大吃苦頭，上了惡當！

「大力鬼王」常獨見對方仍是「棒打華山」，招式不變，遂也雙鎚交舉，猛往上擋。

第一次，常獨是用十成眞力接架，與茅英秋色平分，則在第二次上，便自然而流地加了一成內勁，以十一成眞力接架。

一聲震天巨響起處，鎚棍交擊之下，這次果然是「大力鬼王」常獨佔了便宜！

常獨巍立當地，絲毫不動，茅英則似乎連齊眉棍都險些被震脫手地，嬌呼了「哎呀」一聲，身形站立不穩地，往後連退兩步！

茅英玉容變色下，常獨向她冷笑道：「茅姑娘，不必再較量內力了吧，我這『大力鬼王』之譽，大概還名不虛傳……」

話方至此，茅英心中已暗笑：「無知狗賊，你即將大上惡當，却還如此狂妄囂張，自鳴得意！」

她心中如此想法，表面上却一挑雙眉，以一種不服氣的神色，咬牙叫道：「我不服氣，你再接我一招！」

話完，進林，掄動齊眉鐵棍，又是一招「棒打華山」，惡狠狠地向常獨當頭砸下！

這一次，她不再客氣，竟毫未保留地，凝足了十二成眞力。

常獨則仍然方才佔便宜的打法，以十一成眞力應敵。

他的十成力，與茅英的九成力，約莫銖兩悉稱，則茅英的十二成力，自然要比常獨的十一成力，強出多多！

這一下，把常獨震得雙臂酥麻，虎口欲裂。

常獨兩隻八角銅鎚，幾乎握不住，「登登登」地，一連退出了五六步遠！

茅英一聲狂笑，縱身追撲，又是一招「棒打華山」當頭擊落！

常獨驚得張目發怔！但他在武林中，向稱神力無敵，仍略有不服地，還想再試一試。

鐵棍當頭，銅棒再舉。

這次，常獨放棄保留，也把十二成的內家勁力，貫注於雙臂之上。

四度合手之下，常獨這「大力鬼王」，仍非新服「金綫巨鰻」內丹的紅粧女俠對手。

他不單又被震得身形搖晃地，退出了三四步遠，並連雙手虎口，都微被震裂，涔涔見血。

茅英縱聲狂笑道：「堂堂名震江湖以膂力稱雄的『大力鬼王』，竟然敵不過一個紅粉女流，眞足貽爲武林笑柄，你這兩隻八角銅鎚，空有五百一十八斤，却又濟得何事？還不如換成一十八斤，或許還靈活一點！」

這幾句諷刺得相當刻薄的話兒，聽在耳中，眞能把位「大力鬼王」常獨，氣成「大肚鬼王」。

但他沒有工夫生氣，因爲茅英口中的刻薄語音方了，手中的凌厲棒影，又復宛如泰山壓頂般

，帶著「呼」然銳嘯，向他當頭罩落。

常獨不敢再硬接了！

一來雙手虎口，已被微微震裂，不宜再作硬碰，二來第四記全力一接之下，已明知所恃膂力，實非對方之敵，遂不待棍影臨頭，便一閃身，飄出丈許！

茅英哂道：「『大力鬼王』應該改外號了，我還你一個『膽小鬼王』如何？」

一面訕笑，一面施展開一套風聞傳自宋太祖趙匡胤，極爲精妙的「江山棒」法，化出千重棍影，把常獨身形，密密裹在其內！

常獨忍受譏嘲，不予還口，並儘量騰挪閃展地，躲避茅英攻擊，但心中却暗自忖道：「賤婢休狂，你哪知我這雙鎚之中，別具神妙，最多片刻以後，便教你聽憑宰割，死無葬身之地！」

他們這一對已有優劣之分，顯然是茅英佔了上風，把常獨迫得幾乎招架乏力！

但另外一對，却呈現膠著狀態！

黑煞眞人不愧爲一幫之主，武學極爲精湛，一枝「黑煞鞭」施展開來，威力極爲凌厲！

起初二三十招之內，黑煞眞人的「黑煞鞭」，不過沉雄剛猛，勁力甚強，但到了卅招後，招式却變得詭異絕倫，忽剛忽柔，忽而全是鞭招，忽而全是劍式，有時甚至於鞭頭所指，均是東方鐵的周身大穴，當作了判官筆，或是點穴橛用！

東方鐵的一身藝業，在當世武林的所謂「乾坤小八劍」中，雖非頂尖，也算前數名人物，手

中一柄青鋼長劍，居然有點應付爲難情狀，相當不容易於黑煞眞人的「黑煞鞭」下，搶佔上風！

東方鐵心內大驚之下，拿定主意，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手中青鋼長劍，看關守式，嚴加防守，把戰況維持膠著狀態！

但這一來，東方鐵便必須抱元守一，專心應付黑煞眞人，無法分神照拂到茅英與常獨之間，驚天動地的另一戰場方面。

這一戰場，漸呈膠著，另一戰場，則起變化！

所謂「變化」，不是「大力鬼王」常獨的功力增強，而是茅英的功力減弱！

幾乎毫無跡象可尋，茅英那根揮舞得凌厲無儔的齊眉鐵棍，竟越來越見遲緩，彷彿有些乏力，連身法步行，也有些呆滯不靈起來。

「毒心秀士」姚遁天一旁觀戰，看得雙眉微蹙地，突然高聲叫道：「常堂主，你眞高明，你是用甚麼手法，使對方於不知不覺中，有中了迷神藥物情狀？」

常獨因勝券已操，便得意忘形地，怪笑答道：「姚護法有所不知，我這對八角銅鎚的鎚頭之上，鑿有無數細小孔穴，穴中藏貯無形無色無味的迷神毒粉，茅英賤婢幾度上仗恃膂力，棍砸雙鎚，兵器互震以下，戰場上空，盡爲無形毒粉佈滿，我吸入，自然無妨，她若吸入，不消片刻，便將聽我擺佈！」說至此處，茅英一棍又落！

常獨知曉時機已至，不再閃避地，雙鎚猛舉！「噹」，一道黑影，飛上半空！

那是茅英因中了奇毒，神迷力弱，把握不住，被震得脫手飛去的齊眉鐵棍！

不單鐵棍被震得脫手飛去，連茅英也從雙目中閃出迷茫光輝地，搖搖欲倒！

常獨一聲狂笑叫道：「茅英賤婢，你適才威風何在？替我……」

常獨這句「替我納命來吧」的最後「納命來吧」四字尚未出口，便聽得姚遁天急急叫道：「常堂主，且慢！」

這聲「且慢」，止住了「大力鬼王」的高舉雙鎚下砸之勢，使他側顧姚遁天，含笑問道：「姚護法，是否你看中了這個雌兒，尚具有幾分姿色，想留下她一條小命？」

姚遁天搖頭笑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小弟無此憐香惜玉綺念，只是覺得常堂主用雙鎚殺她，不如用她自己所用的『雌雄雙劍』，殺她更妙。」

大力鬼王常獨聞言之下，哈哈笑道：「姚護法說得有理，請你把『雌雄雙劍』借我用上一用！」

他邊自發話，邊自把手中那兩隻極爲沉重的八角銅鎚放下，準備接取「毒心秀士」姚遁天正含笑遞來的「雌雄雙劍」。誰知他剛剛放下八角銅鎚，眼前寒光忽閃。

「大力鬼王」常獨作夢也未想到姚遁天突然倒戈，猝不及防，距離又近，寒光一閃之下，便被那破空飛來的「雌雄雙劍」，插入左右胸脅。

另兩名堂主，「滇邊雙煞」賀昌賀吉兄弟，見狀之下，驚得愕然起立。

但他們身形猶未站直，便告頹然仆倒在地！

原來姚遁天的手脚，快捷無倫，他剛把「雌雄雙劍」，脫手飛出，儒衫大袖立即左右雙揮！這一揮，揮得桌上所置，準備給東方鐵茅英大上惡當的淬毒竹箸，凌空飛了起來！手法既快，準頭更巧，那分飛毒箸，恰好插入賀昌賀吉的太陽穴內，使這凶名頗甚的「滇邊雙煞」，立告糊里糊塗地，變作「鴻門雙鬼」！

這時，「大力鬼王」常獨，雖然兩脅中劍，氣尚未絕，人也未倒，正瞪著兩隻牛眼，向姚遁天投注了疑詫憤怒的交織厲芒。

茅英也帶著一種莫名其妙的疑詫神情，向姚遁天茫然注目。

姚遁天微微一笑，從懷中取出一藥巾，在臉上一陣拭擦。

神奇的易容藥物，既被拭去，那位「毒心秀士」姚遁天，居然變成了「追風劍客」茅浩！

先是一陣驚奇，佈滿了茅英心中，但跟著便是明白一切的恍然大悟。

她知道兄長茅浩定是倚仗身上穿有「天孫軟甲」，故而雖被「大力鬼王」常獨的「黑煞刺」打中，却並不受甚傷損。

茅浩將計就計，佯作重傷，誘賊追踪返家，將其殺却，梟首易衣，僞裝已遭毒手！

大概「毒心秀士」姚遁天於應聘前往「鴻門谷」，投效「黑煞幫」時，已被茅浩巧遇誅却，茅浩遂以神奇易容手段，借用姚遁天的身份，混入「黑煞幫」，企圖爲武林除此邪惡組織！

這樣一來，屢次暗助的隱名奇人身份，「天孫軟甲」突然出現，姚遁天爲何那樣湊巧地，把「惡漁翁」董沛，撞入流沙，慘被生葬，以及迎賓之際背後傳書等所有疑問，也都迎刃而解！

這些事兒，說來雖長，但在心中電傳，却只是一剎那間……

茅英只把妙目連眨幾眨，便自恍然，帶著滿面喜色，高聲叫道：「大哥……」

「大哥」二字方出，她陡然身形一震，並聽得「咕咚，咕咚」連聲響起，有兩人同時仆倒！

這是怎麼回事？

這是他們這邊的突發情況，影響到正在另一邊生死相搏的黑煞眞人暨東方鐵二人。

茅英的失利情況，首先影響了東方鐵的心情，他在藝業方面，本已略遜於黑煞眞人，心情再一大受影響，立被對方尋出破綻，一鞭擊中左臂！

東方鐵「唷」了一聲，臂痛欲拆，趕緊閃身退出丈許，生恐黑煞眞人來個趁勢追擊！

黑煞眞人方自得意一笑，突然瞥見情況又變，自己仗爲羽黨的內三堂堂主，全遭毒手，那位深獲自己愛重，尊爲首席護法的「毒心秀士」姚遁天，居然在一眨眼間，變成了「追風劍客」茅浩。

他鋼牙暗咬，驀地按動彈簧，從黑煞鞭的鞭尾之中，飛出一蓬「黑煞毒刺」，分向茅浩茅英兄妹飛去。茅浩曾經向東方鐵、茅英所傳書的「鞭後藏刺」之語，便是指這黑煞眞人的所用黑煞鞭而言。但秘密雖知，對方的發放時間，却無法加以預料。

常言道得好：「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這一蓬從鞭後飛出，無聲無息的黑煞毒刺，竟把茅浩、茅英兄妹，打個正著！由於方向關係，茅英被打中前胸，茅浩被打中後背。

茅英因有「天孫軟甲」護身，雖被毒刺打中，並未受傷，只是身形一震。

茅浩却「呃」的一聲，隨同那剛剛氣絕的「大力鬼王」常獨屍身一同仆倒！

東方鐵見狀大驚，顧不得左臂鞭傷甚重，鋼牙挫處，向黑煞眞人縱身飛撲，不令他獲得空暇再去傷害茅浩茅英兩兄妹。黑煞眞人冷笑道：「敗軍之將，還敢言勇？」

冷笑聲中，一招「子胥報楚」，揮起黑煞鞭又向東方鐵業已受傷甚重的左臂擊去。

東方鐵連理都不理，一式「卞莊刺虎」，以那柄冷森森的長劍，向黑煞眞人分心便刺！

這是放棄防守的進攻，也就是與敵偕亡，同歸於盡的拚命打法。

常言道：「一夫拚命，萬夫莫當」，東方鐵這打算挨一鞭換一劍的舉措，却使黑煞眞人不敢加以接受。因爲他這一鞭，縱然打中東方鐵，也不過廢了東方鐵的一隻左臂，但對方的穿胸一劍，却直刺心窩，足以要得了自己的性命。

故而，黑煞眞人被迫得使自己所發那招「子胥報楚」，半途而廢地，收回黑煞鞭，身形閃處，左飄數尺。東方鐵不肯放鬆，跟踪追擊，挺劍再刺，不論黑煞眞人反襲他任何部位，都一樣放棄防守。

一連幾記這樣的拚命進攻，不單使黑煞眞人未能接近茅浩茅英兄妹，反而把這「黑煞幫主」

，逼得退出了兩三丈遠。

這時，業已仆倒在地的「追風劍客」茅浩，似乎緩過一口氣來，勉強掙扎著站起身來。

茅英因有「天孫軟甲」護身，未受「黑煞刺」傷，急忙顫聲叫道：「大哥，你……你……你怎麼樣了？」

茅浩見她跌坐原地，未曾趕來，方想起茅英中了「大力鬼王」常獨的雙鎚之中所藏毒粉，定是頭暈肢軟，難以行動，遂趕緊走到常獨遺屍之旁，先在他身上，搜出個白玉小瓶，啓過瓶塞，嗅了一嗅，遞與茅英，命她把瓶中藥丸，服下三粒。

茅英服下藥丸，果然毒力漸消，人便恢復，從地上霍然起立。

茅浩又從常獨遺屍之上，拔下雌雄雙劍，交給茅英。

茅浩急急說道：「英妹快去幫你東方二哥，收拾黑煞眞人，其餘黨羽，我早有安排，因他們領導階層，凶惡過份，太以作威作福，幫中早已離心離德，只要有外力突破，誅却首惡『黑煞幫』便……便即冰……冰消瓦……瓦解……」

茅浩吸了一口氣，略爲定了定神，目注茅英，搖搖頭說道：「這『黑煞刺』的毒力雖然厲害，我……我暫時還可以支撐……」

茅英聞言，忙把手中的白玉小瓶遞過，皺眉道：「這不是解毒藥麼？大哥怎不吃上幾粒？……」

茅浩搖頭道：「藥不對症，『黑煞刺』的解藥，只有黑煞眞人才有，何況他又從來不肯帶在身邊，只收藏於無人知的秘密所在！」

說至此處，語音微頓，向茅英揮手說道：「英妹不要管我，先去幫助東方賢弟，解決黑煞眞人，那厮武學湛深，功力甚高，你東方二哥左臂已受鞭傷，如今所採取的是放棄防守的拚命打法，暫時雖……雖可得勢，恐……恐怕不……不容易支……持得……得久……」

他說到後來，額間冷汗又現，氣力也略見不繼，語音斷續……

茅英雖見兄長情勢可慮，但一來無法可想，二來對於東方鐵，也同樣關心，遂只聽從茅浩之語，手執雌雄雙劍，向黑煞眞人與東方鐵的鬥場撲去。這時，黑煞眞人因受東方鐵拚命的打法所制，一時相當受窘，不禁勃然大怒地，厲吼一聲，將那根「黑煞鞭」，脫手擲往半空。

他並非無故擲鞭，是要施展不會受制於人的另一種功力。

就在東方鐵愕然注目，一時間不明白他拋鞭用意之際，黑煞眞人的一雙手掌，業已由白轉紅，由紅轉紫，並由紫漸漸轉黑！

東方鐵目光瞥處，知道難怪這黑煞眞人有稱霸西南的妄念的雄圖，原來，他已竟練成了極爲難練，也極爲罕見的「黑煞鬼手」！他不等黑煞眞人雙手完全變成黑色，便又向他挺劍縱身飛撲！

但這回黑煞眞人不怕他拚命了，右掌揚處，凌空一劈，便有股奇寒徹骨，並帶有微腥氣味的

勁氣狂颳，向東方鐵當胸撞到！

這種以內家勁氣，隔空襲擊的方式，使東方鐵無法再用先前放棄防守的手段，和他拚命。

假如東方鐵仍舊想拚，則只有一種方法，就是也用內家氣勁，與黑煞眞人的「黑煞鬼手」，來個硬碰硬地，彼此凌空相搏！

東方鐵久聞「黑煞鬼手」厲害，不肯輕攫其鋒，收住挺劍前撲之勢，吸氣飄身，右臂猛然一掄，向左撲飛數尺，避過對方一擊。但黑煞眞人不肯干休，接連追踪，又向東方鐵凌空猛劈兩掌！

這兩掌，雖然也被東方鐵以靈巧身法避開，但由於黑煞眞人把功力凝貫舒暢，兩雙手掌，業已成了令人怵目驚心的烏黑色澤！第四掌上，東方鐵不肯避了。

他要試試這名震武林的「黑煞鬼手」，究竟有多麼厲害？遂以劍交左手，凝足十一成功力，猛揮右掌，凌空接了一記！

這一記硬接，雙方在威勢強度上，並沒有太大懸殊，使得東方鐵知道黑煞眞人對這「黑煞鬼手」的修爲，尚有欠缺，未達爐火純青境界。

在威力相等之下，雙方難免均會受到相當強烈的血氣震盪！

東方鐵的左臂鞭傷，傷勢不輕，氣血猛震之下，不禁疼得俊臉發白，冷汗涔涔地，從額間滾落。

黑煞眞人看見了他的痛苦神色，也猜出了他的痛苦情由，濃眉挑處，獰笑叫道：「東方小兒膽敢逞強，看你還能接我幾記『黑煞鬼手』？」

「黑煞鬼手」一語方出，橫刺裏人影疾飛，茅英已從另一戰場，趕來助陣！

東方鐵生恐茅英不知厲害，輕身涉險，趕緊急急向她叫道：「英妹小心，這廝練的是『黑煞鬼手』，雖然只有九成火候，却也相當厲害……」

話方至此，茅英便在半空中嬌聲叫道：「二哥不必操心，連『大力鬼王』都已死在我的手中，我還怕什麼『黑煞鬼手』的？」

黑煞眞人聽得自己手下最得力的「大力鬼王」常獨已死，不禁怒火中燒，蓄意立將茅英置於死地，遂明知對方從橫裏飛撲而來，仍絲毫不加理會！

直等疾風人影，已到當頭，黑煞眞人方身形微偏，雙掌凝勁拍出！

這是一招「雙懸日月」，其中並含蘊了三種以上的玄奧變化！

黑煞眞人認爲茅英不論怎樣凌空閃避，也逃不出自己的玄奧掌招，只要一掌擊實，包管她玉殞香消，立時便告斃命！誰知黑煞眞人的算盤完全打錯。

他認爲茅英不論怎樣閃避，都逃不出他那招「雙懸日月」所蘊的精微變化之外，却不料茅英毫無閃避意圖，彷彿是不顧一切地，向黑煞眞人直撲而來！

這一來，使黑煞眞人頓覺一怔，那招「雙懸日月」的精微變化，也成了毫無用處。

於是，黑煞眞人別無選擇，只有舉著他那兩隻業已色澤烏黑的「黑煞鬼手」向茅英當胸，惡狠狠地擊了出去。「蓬蓬」兩響，擊個正著！

他這「黑煞鬼手」何等威力，連東方鐵尙且不敢輕攖其鋒，茅英那俏生生的嬌軀，自然應掌而飛，被震得凌空翻跌出一丈外六七尺遠近！

雖然，茅英貼身穿著那件武林至寶「天孫軟甲」，但「黑煞鬼手」是黑煞眞人性命交修的內家掌力，威勢比起「黑煞刺」那等小巧暗器，自然不同，強烈震盪之下，茅英仍被震得五臟翻騰，耳中雷鳴，雙眼金花亂轉！人在半空，嗓喉便已發甜，等到身軀「砰」然墜地，自然忍不住地櫻口一張，把滿口鮮血，像飛泉般地噴了出去！但茅英的身形雖被震飛，却在黑煞眞人身上，留下一點東西！

她所留下的，是她新被茅浩交回，用以殺死了「大力鬼王」常獨的兩柄雌雄短劍。

茅英是謀定而來，她倚仗著有「天孫軟甲」護身，遂加以掌劍互換的與敵來一拚！

她先把兩柄短劍，隱於肘後，直等黑煞眞人那隻「黑煞鬼手」，即將打中胸前的剎那之間，才驟然翻腕獻劍，向黑煞眞人的兩臂一送！

黑煞眞人雖見劍光耀目，但此時雙掌發出，胸前門戶大開，招式已然用老，那裏還來得及有所收招變式？他既避不開雙劍刺脅，所能作到，也必然照作的，便是把全身氣力，都貫注雙掌，向敵方施出了十二成功力的「黑煞鬼手」！

故而，茅英雖有寶甲護身，臟腑間仍被黑煞眞人毫無保留的奇強眞力，震傷極重！

茅英噴出大口鮮血，五臟狂翻之際，黑煞眞人又向她緩緩走來。

這位「黑煞幫主」的神態委實嚇人，兩脅露出兩截短劍劍柄，劍身已然深入腹內，但兩隻墨黑如漆的「黑煞鬼手」，却仍然十指箕張地，擧在空中。

黑煞眞人面向茅英，緩緩走來，擧步雖慢，但足下却一步一個脚印，臉上神情，更是凶睛暴瞪，拚命打法。一時之間，這位「四海遊龍」竟自驚得呆了！

使東方鐵驚得發呆的，自然是茅英突襲，一擧奏功，在黑煞眞人兩脅留下了雌雄短劍，以及她自己顯受極重內傷的口噴鮮血情況！

發呆，也就於一瞬之間，因爲立刻就有事兒，刺激得東方鐵恢復靈智，不容許他再復呆將下去。

所謂「事兒」，就是黑煞眞人的中劍未倒，仍向茅英擧步！

東方鐵怎能再任他向茅英出手，靈智一復之下，立卽縱身揮劍。

分明他那冷森森的劍鋒，在黑煞眞人腰脚，電疾掃過，黑煞眞人竟宛如未覺地，依舊向前擧步！

東方鐵又呆了，他不明白這黑煞眞人究竟是人？是怪？是妖？是鬼？

呆念方起，更刺激的事兒，也跟著發生！黑煞眞人竟來了個上下分工，他適才已被東方鐵一

劍揮成兩截，下半身戾氣猶存地，仍往前行，上半身却帶著肝腸五臟，一齊頹然倒下！

沒有上身的兩條人腿竟會走路的情景，自然是千古奇跡，但這種奇觀，極爲短暫，只是曇花一現！約莫走了兩步，那兩條腿兒，也告頹然倒地，鮮血餘臟，更是到處狼藉！黑煞眞人既死，東方鐵自然不顧自己臂痛地，立卽趕到茅英的身旁，竟欲察看她的傷勢如何。

但這時茅英業已掙扎著站了起來，略定心神，向東方鐵揮手說道：「二哥，我不要緊，我們趕快去看大哥，他……他他這次是當眞的中了『黑煞毒刺』……」

等東方鐵、茅英二人走到茅浩的身邊，茅浩雙目之中，神光漸散，人已奄奄一息！

東方鐵與茅英異口同聲地，失驚叫道：「大哥！你……」

茅浩強提餘力地，搖頭苦笑道：「這『黑煞刺』的毒力，太……太……太以厲……厲害……我……我不……不行了……」茅浩要過東方鐵與茅英的每人一隻手兒，使他們緊緊握在一起！

這動作，自然表示他希望妹子茅英與義弟東方鐵二人從此同心，結爲了劍侶！

結侶是人間至喜之事，死別是人間至悲之事，這至喜至悲兩件事兒，接踵而來，委實令人茫然，不過喜是將來，悲是現在，遂使東方鐵與茅英這一雙鐵鑄肝腸的英雄俠女，雖然雙手緊握，但面頰之上，却佈滿了悽然欲絕的縱橫淚漬！

他們滿面淚漬，茅浩的面上却反而展現出慰然微笑，向東方鐵低聲說道：「賢弟不要傷心，雖然，你斷了一條左臂，英妹挨了兩記『黑煞鬼手』，我送了一條命兒，但是，『黑煞幫』從此

瓦解冰消，一般凶邪，也均被誅戮，造福武林，爲益非小……」說至此處，這位「追風劍客」，似已油盡燈乾，雙睛徐徐闔攏……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眼前金光連閃，茅浩胸前七處要穴之上，竟插入七根細細金針！

跟著，響起個蒼勁語音叫道：「東方老弟與茅姑娘，恕我一步來遲，茅浩老弟，你也決不能死，因爲方今武林中魑魅紛紛，凶邪蠭起，亟需你們這些巾幗奇俠，血性男兒來扶持乾坤正義！大破『黑煞幫』之舉，我未及盡力，這爲你們療掌傷，續斷骨，和祛解『黑煞刺』劇毒的責任，便交給我仲孫達吧！」